

寫我

南方

盛世

2012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指導：高雄市政府

主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規劃執行：印刻文學生活誌



# 目次



序 深耕筆墨，形塑高雄城市文化 高雄市市長／陳菊 008  
序 新秀輩出 筆耕高雄 高雄市文化局局長／史哲 010

## 一般組

### 小說類

總評／令人肯定的熱忱／彭瑞金 013

首獎 炮仔聲／陳沛宜 014

評語／楊 翠 024

評審獎 霉事／周紘立 026

評語／鍾文音 034

第二十四號箱子／王正良 036

評語／李 喬 048

優選 回家的路上／何志明 050

評語／彭瑞金 064

出海□／陳文偉 066

評語／鍾文音 078

航行的旅程／林逢展 080

評語／蔡素芬 092

小說類決審會議記錄 094

散文類

總評／從南方出發／吳 晟 103

首 獎 鳳邑夢華錄／唐 墨 104

評語／劉克襄 110

評審獎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倪惠娟 112

評語／周芬伶 118

老屋／柳 一 120

評語／周芬伶 126

優 選 雨月聚／陳柏言 128

評語／林文義 136

菩提鳳梨／卜敏正 138

評語／陳 列 144

濱海的願望／吳建興 146

評語／吳 晟 152

散文類決審會議記錄 154



寫我  
南方  
盛世

新詩類

總評／大高雄的地誌精神與詩意 陳義芝 167

首獎 魚說 吳鑾益 168

評語／鄭炯明 170

評審獎 茄荳，魚塭裡的身世 林餘佐 172

評語／陳義芝 174

我從山中來 林德義 176

評語／陳育虹 178

優選 阡陌邊緣 田旻甄 180

評語／李敏勇 182

艱難的海洋 莊仁傑 184

評語／陳育虹 186

兒童病房 趙韓文 188

評語／曾貴海 190

新詩類決審會議記錄 192

臺語新詩類

總評／語言該先活起來，文學創作會較順範／李魁賢 199

首獎 柴山的思念筆記／林姿伶 200

評語／方耀乾 202

評審獎 高山組曲——第二章濛霧，大霸尖／陳正雄 204

評語／陳昌明 208

坂井德章è觀點／施俊州 210

評語／廖瑞銘 212

優選 永遠唱袂煞的歌聲／陳胤 214

評語／林央敏 216

我佇神話中清醒／梁明輝 218

評語／林央敏 220

各種的批信／取消得獎資格

評語／林央敏 224

臺語新詩類決審會議記錄 226



寫我  
南方  
盛世

青衫組

散文類

總評／看到更深一點的東西／法爾索 233

首獎 從缺

評審獎 平庸之城／張順華 234

評語／胡淑雯 238

從缺一名

優選

魚人／薛仲恆 240

評語／法爾索 244

逐鹿圖書館／徐志丞 246

評語／劉芷妤 250

從缺一名

散文類決審會議記錄 252

極短篇類

總評／這裡沒有失敗，請繼續向前／法爾索 257

首獎 從缺

評審獎 墜落／李芹漁 258

評語／法爾索 260

從缺一名

優選 這是我的顏色〈薛仲恆 262

評語/劉芷妤 264

在地的鑿井師——阿公的腳趾頭〉瞿映 266

評語/劉芷妤 268

捕〉徐志丞 270

評語/胡淑雯 272

極短篇類決審會議記錄 274

新詩類

總評/南方情感圖像/凌性傑 279

首獎 上學，城市印象〉郭珩 280

評語/凌性傑 282

評審獎 南方之戀〉趙映程 284

評語/陳雋弘 286

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趙韡文 288

評語/陳雋弘 290

優選 甕〉蔡文溥 292

評語/夏 夏 294

鑽石悲歌〉洪政賢 296

評語/凌性傑 298

航行〉邱文儀 300

評語/夏 夏 302

新詩類決審會議記錄 304

「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徵稿辦法 310



## 深耕筆墨，形塑高雄城市文化

陳菊

高雄縣市合併之後，結合大都會與小城鎮之美，其自然生態與風土人文豐富多變，但我們始終不忘，一個城市之所以偉大，立基於她擁有令人讚嘆的文化，而文化的核心之一即是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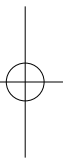
文學家與文學作品是塑造城市印象的重要元素，文學獎則是檢驗一個城市是否擁有深厚的文學能量與大量的在地創作者的指標之一。打狗鳳邑文學獎延續原高雄市打狗文學獎與原高雄縣鳳邑文學獎的成績，不但挖掘出在地的創作新人，讓他們有一展才華的機會，更讓沉潛的文壇老将重新出發，以文字勾勒個人生命及這座城市的美好願景。

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分為一般組的小說、散文、新詩、臺語新詩，以及針對十五至二十歲本市就讀學子所設置的「青衿組（散文、極短篇、新詩）」等七種文類，總投件數達四百七十六件。評審委員咸認，雖無驚豔絕世之作，但不乏亮眼佳作，且題材多元，與社會議題息息相關，是今年的一大特色，這顯示創作者對日常生活與大環

境的觀察與省思，之後更試圖以文字表達出來，值得肯定與嘉許。

正因為文學與生活可以如此緊密結合，因此，在大高雄硬體建設全面啓動之際，我們期許以「打狗鳳邑」為名的文學獎，能鼓勵更多創作者在高高雄深耕筆墨，以文字形塑城市印象，以篇章留下磚瓦史蹟，並以此為出發點，展開壯闊而豐盛的文學之旅。







## 新秀輩出 筆耕高雄

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吸引了四百七十餘件作品參賽，其中，有多位得獎者是相當年輕的新世代生力軍，更有多篇得獎作品屬於彰顯在地文化的優秀創作，在各方努力下，打狗鳳邑文學獎不但成爲全臺亮眼的文學燈塔，更朝向大高雄文學盛世的方向大步邁進。

今年文學獎推出小說、散文、新詩、臺語新詩、極短篇等多元化的徵稿文類，其中新詩類最爲踴躍，共有近百件的作品參賽，散文、小說則有近百件作品參賽。延續去年開辦的臺語新詩與青衿組青少年文學創作，也持續引進新的文學能量灌注，讓更多人投入文學之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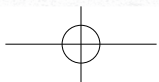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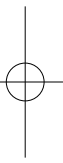
爲了挖掘更多新秀，選出最好的創作，今年評審團集結了文學大師、文學評論家與近年文壇中生代及新起之秀，陣容整齊完備。評審們在逐一審閱投稿文章，經過充分討論後，選出得獎作品；對於這次創作品質的提升以及得獎作品的新趨勢，評審們均給予肯定，尤其今年散文、新詩、小說、臺語新詩的首獎都與大高雄有著密切關聯，呈現出創作者在地深耕的豐碩成果，展現了南方文學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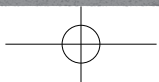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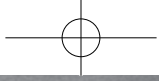
氣象。

比如，散文首獎〈鳳邑夢華錄〉以高超靈動的文字技巧，細數大高雄地區的繁華囂鬧；新詩首獎〈魚說〉以一張老照片敘述港都的滄桑過往；小說首獎〈炮仔聲〉講述南臺灣女兒看著母親再嫁的心路歷程，炮仔聲代表最真摯的祝福；臺語新詩首獎〈柴山的思念筆記〉則在大高雄最具代表性的柴山上，透過歷史的流動，表達對這塊土地的無限思念。

此外，新人輩出也是今年文學獎的一大特色，有多位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寫作者奪下極高獎項，代表江山代有新人的薪傳意義，也象徵眾人在大高雄文學土地上生根茁壯，文學新血輪持續灌注，南臺灣的文學追夢之旅從不停歇。

以筆墨努力耕耘的文字創作者，奠定大高雄文學向上提升的豐沛能量，更是打造文學盛世的堅實基礎。我們期望，更多文學愛好者爲書寫這座偉大城市而發光發熱，讓我們仰望這座壯偉的文學之城巍峨誕生。







## 一般組・小說類

總評 >

### 令人肯定的熱忱

彭瑞金

本年度的打狗鳳邑文學獎一般組小說類，是由李喬、楊翠、蔡素芬、鍾文音和我五位評審委員共同評選出來的。本屆小說獎一共有九十一篇作品通過主辦單位的資格審核，進入複審和決賽。複審時，按照主辦單位所訂的「遊戲規則」，每位評審挑出二十篇進入決賽，結果有五十五篇、過半數的作品獲得一票以上的肯定，獲二票以上的也多達二十六篇，獲三票及四票者共十一篇，最後得獎的都在這十一篇之內。雖然複審時也有兩篇二票的作品，因委員們的討論、再議進入決賽名單，可惜最後還是未能得獎。

所以交代這樣的評選過程，主要是強調今年度參選的小說，整體程度相當整齊，但同時也顯示並沒有出現耀眼奪目之作，委員們的討論發言、對個別作品的看法，評價並不一致就是證明。第一輪投票，獲得四票的兩篇作品都沒有成為最後的最大贏家，也是一項證明。有些作品也僅以些微之差不幸落選，並不完全是文不如人，只是獎額實在有限，落選者大可不必因落選而灰心喪志。

徵文獎通常都不能免俗的有徵文「宗旨」，也常常成為應徵者的想像空間，參加打狗鳳邑文學獎的作品是否一定發生在高雄，其實並非評審考量作品好壞的絕對因素。本次得獎作品中，也有在他處文學獎的漏網之魚，不是評審眼拙，不知作者只是換了小說中的場景地名，以符合徵文宗旨，純粹是不同的評審組合，形成不同的評選「機制」。平心而論，經歷過不可數計的評審經驗，我也無法提供參賽者「機關」何在，身為評審之一，但願這樣的評審結果能給得獎的人帶來激勵，落選者不致因此損及對小說創作的熱忱。

## 炮仔聲

陳沛宜

爬了一夜才攀上天空的朝陽，卻捧下一抹晨光，掉進遮得老公寓臥房黑乎乎的兩大片窗簾間的縫隙，落在雙人床上，不停扭動著彎曲歪斜的光影。冒冒失失闖進黝黑室內的不速之客，驚動了原本就睡得不安穩的阿琴姊。睜眼就著一絲微曦望了望牆上時鐘，像害怕未完的一場好夢會被偷走似地，沉甸甸的眼皮立刻把光線趕出眼眶。然而，在混沌一片的腦海裡再怎麼覓尋，夢已無影無蹤。

扯了扯被子，翻個身，蜷縮在偌大眠床邊上。側耳聽著隔鄰不時飄過來的啾啾鳥鳴、送報送羊奶乍停還響的機車撲撲聲、巷弄裡晨運老人的道早寒暄、甚或輕風拂動窗台上盆栽枝葉廝磨的沙沙聲響……眾聲嗷嗷，好似吆喝著寂寂屋外的世界依然熱鬧精采；更彷彿絮迴在耳邊的喃喃細語，每個孤單醒來的早晨不停訴說多少瑣碎往事，在腦中摩呀擦地拖出一道道痕跡，提醒阿琴姊走過多漫長的這一條路。

今天開始，卻要走向迥然不同的另一條未來。  
聽著想著，又翻回過身，睜睜望著大床另一邊頂著新

刷過水泥漆白森森的那堵牆。阿爸老笑說睡覺像是打旋陀螺的阿琴姊，從小到大經常睜開眼一腳就垂掛在地上，也不知從眠床摔下過幾回。婚後把床頂靠著牆壁，魁梧粗壯的男人擋在外頭，任憑如何翻滾打轉，那些年再沒從睡夢中摔醒。一覺好眠的時光卻何其短暫。男人走後，即便是超大尺寸的雙人床也盛裝不下夜夜輾轉反側的浮思亂緒，總是漫溢過夢的邊界，流淌著一床溼漉漉無邊無際的孤寂。又幾次三番地摔落，不敢喊出聲的痛往往痛到讓阿琴姊不知眼前黑漫漫的歲月怎麼捱？沒想到二十年流光瞬眼即逝，依舊滿床翻來滾去，磕碰得那面牆壁坑坑疤疤，也常撞得手腳瘀青紅腫，但已不再跌落冰冷苦痛的現在，偶想起那時候的不爭氣，自己都不禁莞爾。

瞌睡蟲已被劃過胸口那道愈來愈明亮的光芒殺退，往事舊夢也被亮晃晃的嶄新一天趕進腦海深處匿藏。對這張滿是回憶、故事的老床縱有再多眷戀，終究要起身告別了。阿琴姊撐起上半身斜靠著布質的床頭板，目光在這方生活近三十年的黯淡斗室左逡右巡，不停摩挲著物品收拾

清理一空卻仍塞滿依依不捨的桌櫃櫥架。嘆了口氣，阿琴姊條地下床赤腳走到窗邊，用力拉開厚沉沉的簾幕，敞開房間讓睜大眼在外頭窺伺許久的一天光明正大進來。

盥洗完盥回到房門口的阿琴姊驀地驚覺，雖然家具全原封不動地固守在各自地盤，豁然明亮的房間卻似空蕩蕩地攤在眼前。向來堆滿一大摞佛經和幾疊雜誌週刊清光之後的床邊小矮櫃，新婚時亮燦燦的漆面光澤已黯然失色，木紋更是漫漶模糊一片；少了衣服雜物填塞的達新牌布櫥像是洩了氣的充氣玩偶，褪色泛黃的塑料布面乾癟著難以掩飾的空虛；往日成堆瓶瓶罐罐之間夾放著一疊疊訂單、帳單或四處散落著記事備忘便條紙的梳妝台，清理乾淨後才發現偌大檯面上刮痕處處污漬斑斑，全是擦抹不掉的過往……目光最終停落在橢圓化妝鏡最頂端的小小雙鬚剪刀。盯著老舊臥房裡唯一的簇新事物發呆許久，才回過神的阿琴姊卻猛然看見鏡子裡男人在牆上凝視的笑容。

「媽，快來吃早餐，阿滿姨待會兒就要過來幫妳化妝嘍！」

女兒婉玲輕輕一句叫喚，卻喚醒在阿琴姊雙頰沉睡已久的羞紅。循著豆乳鮮腐混雜的獨特氣味走到緊挨著廚房邊的小餐桌，看見向來被麵包牛奶霸占的早餐竟出現為配合女兒所好又為怕吃不完而割捨多年的稀飯醬菜，止不住的饑涎忽地湧上眼眶。

「咁哪咱二咧人，妳煮這多哪呷會完啦？」阿琴姊習慣性地沒話找話嫌念了兩句。

「吃不完就冰著嘛，我『一個人』慢慢吃！」女兒也一如既往般立時接口頂了回去，還特別加重「一個人」的語氣。

瞥見女兒邊說邊促狹地瞄了自己一眼，面頰上花朵般的紅暈再次綻放。悶聲扒了幾口已不燙嘴的白粥，忽地攔下筷子，又開口問著：

「粥是幾點著煮啊？看妳熨禮服熨甲彼晚，不攔歸暝攏無暝？」

婉玲搖了搖頭，唏哩呼嚕喝了幾口特意盛得稀稀的米湯，夾了塊豆腐乳伸長手攔進母親碗裡，才說：

「別只顧著管我，先管管你自己！時間來不及了，還不快吃？」

母女倆不再吭聲。心事混雜著稀飯醬菜和各自不斷咀嚼的話語，一口口全又囫圇嚥進肚子。盯著碗裡滿滿都是女兒一筷筷夾來的菜心脆瓜豆汁豆乳，阿琴姊一碗白粥愈吃愈是鹹甜酸澀五味雜陳。待看見從小就莫名厭惡稀飯的女兒早放下碗筷，胳膊撐著那張薄粉輕施分外明艷動人的臉蛋正脈脈望著自己，梗在喉嚨分不清什麼滋味的那一坨黏稠，更是難以吞嚥。

被搶著收桌洗碗的女兒趕出灶間的阿琴姊，進房前忽

瞧見盤放在電視櫃角落好大一卷鞭炮和透明膠袋裡為數不少的排炮，忍不住扯開喉嚨對著廚房大喊：

「會記ㄟ卡電話乎恁王叔叔，提醒伊車一入巷仔口炮仔著緊放，才袂吵甲驚死人ㄟ！」頓了頓又加喊一聲：

「愛會記ㄟ卡喔！」

凝坐梳妝台前，對著鏡子放下半長及肩一鬚昨晚才洗燙過的蓬鬆波浪，阿琴姊隨手抓起梳子，心不在焉地爬梳著滿腦袋彎扭纏繞的，愈理愈亂的一絡絡煩惱絲……

經營雜貨店的阿爸農曆初二、十六必拜，拜完必會放幾個排炮，阿琴姊每聞炮聲也必定嚎啕大哭。不爲了什麼，就是害怕。尤其逢年過節，除了家裡串串鞭炮、左鄰右舍祭祖拜神的炮聲綿綿之外，總有客人在店門口就放起冲天炮、大龍炮，嚇得阿琴姊大過年成天地哭。幼小心靈從不相信炮仔聲能解穢祛災驅鬼，鞭炮才是嚇死人的惡鬼！

所以當年和自小父母雙亡無顧無忌的男人結婚時，儘管爸媽親長都說迎娶不放鞭炮會招惹惡鬼凶煞糾纏不吉利，對自己百依百順的男人還是如長輩口中所說的結了個「啞狗仔親」。當時，眾人也不過搖搖頭而已，後來意外發生，異口同聲地竟全成了阿琴姊的過錯。

「阿福仔咁真是我害ㄟ？」

甩甩頭想用開垂蔽住視線的一絡髮絲，卻如同嘴上死

不承認內心偏又摺不開的念頭一般，這許多年來總是不五時地撩撥一下已不再那樣畏懼炮仔聲的麻痺心靈。想起情深緣淺的男人，是阿琴姊剛畢業進加工出口區學做車縫時就結識的。多挺拔踏實又有志氣的年輕人。讀完高工從學徒做起，服完兵役仍回到廠裡，幾年勤奮學習，習得一身修護各式針車機台的好工夫，加上認真負責，和阿琴姊談戀愛時已是深獲廠長倚重的少年老師父。結婚時男人用多年積蓄付了這間公寓的自備款；不久便不讓懷了孕的阿琴姊出外工作；不僅薪水全數奉交，下了班還四處接單幫人維修機具，日苦夜熬，就爲了能給妻女一個無憂無慮的生活——也確實過了幾年不富裕，卻有著無數歡笑任憑揮霍的愜意時光。直到徹夜幫人修完機器的男人騎著車，竟從日日往返的堤岸道路被鬼拖著般地失速衝下堤防。沒有煞車痕跡，沒有其他車輛擦撞的證據，就這樣把男人連同阿琴姊母女倆的人生摔得肢殘骨碎……

「欸，若不是惡鬼纏身，嚙人想會曉的事故攔是按怎發生ㄟ？」

嘆了口氣，又瞥見鏡裡才三十出頭的男人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手，機械般不停上下來回。鬚曲的髮絲驀地纏住梳齒不放，使勁拉扯卻扯下一絡才漂染過的烏黑頭髮，髮根隱隱透著染不到底的絲絲蒼白。心頭突地抽了一下，索性攔



下梳子，怔怔盯著再怎麼花費心思也矯飾不了的、歲月和命運拖磨過的容顏。

「恭喜喔！」姊妹淘阿滿洪亮的道賀聲，瞬間沖走阿琴姊起床後始終凝結不散的鬱鬱愁緒。

「甘苦這多年，妳嘛總算是欲出頭天啊……」拉著阿琴姊的手，阿滿笑呵呵地說著說著竟紅了眼眶。乾擤兩聲，連忙接著說：

「來，來，來！咱緊來甲尙水入新娘啊化一咧尙水入妝！」

驀地又盛開的兩頰嫣紅，緩緩飄落鏡裡男人深邃凝望的眼底。

香煙裊裊，伴隨著默念的喜訊，冉冉飄向杳冥天府。溼潤著眼，婉玲默想父親若真聽得見臨終的懸念到底有了依歸，應該會比母女倆更加歡喜才是。

凝滯在童稚腦海的一幕從未被流光沖淡。課上到一半就被面色鐵青的外公接走，匆匆趕到醫院，默默穿過一堵堵白牆間隔出的一條條彎來拐去的走道，婉玲茫茫然四處碰壁的目光，最終順著母親奔流的淚水滑落在瞳孔已渙散的父親眼裡。沒有哭，只是眼睜睜望著吃力地直比向母親的那隻緊裹著層層白布的手，直到被拉近床邊被摀下頭，才痛得淚流滿面。二十年來，奄奄牽掛著母親的那一

隻手，始終揪住婉玲的心未曾鬆開。

插好香，合十鞠躬拜了三拜。身旁的母親猶自擎香過頂，呢喃著含糊夾雜的絮絮話語。凝視淚水輾花了楚楚妝容，彷彿流光輾過漫漫孤寂的、守寡的青春。婉玲不覺間又朦朧的視線轉過身後，環顧母親耗竭二十年心血汗水，才慢慢刷洗掉傷痛貧苦，重新漆上一層層溫暖富足的這個家。瞥向牆上遺容，八歲時的父親，才不是這樣含笑撇下我和母親而去的。剛想著，那隻纏繞著白布的手又從腦海探了出來。隨著年紀漸長，漸懂得少了父親的困頓，也漸發覺兒時記憶中那個總是嘻嘻呵呵的母親已躲得無影無蹤，婉玲才漸漸明白，至最後一刻癱垂在病床上仍指著母女倆的那隻手有多沉重……或許，又瞥了笑得燦爛的年輕父親一眼，婉玲心想著或許再見不到母親之後，多年緊纏裹著憂心罣礙的那隻無能為力的手，也將就此放開了  
吧？

「不通擱哭啊啦！」阿滿姨邊說邊接下香枝插進爐裡：「今仔日愛歡歡喜喜出門才對，恁福仔嘛才會歡喜！」待瞧見母女倆忽又驚聲尖叫：「唉叻，妝攏乎恁噉甲花糾糾啊！緊，緊入來去補妝啦！」

阿滿姨一筆一畫細細勾勒，母親立體的五官輪廓漸漸伴隨著漫漶模糊的歲月刻痕，在婉玲的眼裡、腦中一一浮現……

家計、房貸，和體弱多病的婉玲像是成衣廠裡針車車下的一道密密麻麻的縫線，把父親走後又回工廠上班的母親車進了牢不可破的困厄深淵。白天上工，晚上接著趕做家庭代工的針線活，原還能勉強溫飽；但自從外婆突染惡疾，離世撒手，不再約束向來迷戀六合彩的外公之後，獨生女的母親終得再扛起日虧月欠的龐大賭債。雪上加霜的是，成衣業已如科技島上落入大海彼岸的夕陽，能兼差的活兒愈來愈少，就連廠裡的工作眼看也是岌岌難保。在阿滿姨的引介之下，母親轉而在城市彼端一個新興社區裡新開設專營婚喪喜慶花籃花圈罐頭塔的花店學習「拈花惹草」。從此，在農民曆一頁頁「宜：祭祀嫁娶動土修造安門安床安灶安葬入宅入殮破土啓攢拆卸出行開市納財……」的「好日仔」摸索柳暗花明的門路，才一針一線慢慢拆掉那些年被哀傷窮苦和看不見未來的忡忡憂煩密密縫得透不過氣的層層禁錮。

「阿玲，妳過來這坐。」

不知何時已補好妝的母親坐在床沿輕聲叫喚。相對坐視，就好像一直以來相互梳妝打扮、談笑傾訴，甚或哭罵爭吵過的多少回一樣。婉玲幾度囁嚅，不知曉該先說哪樣的一肚子話語盤旋吞吐而終究無言以對。母親粗糙的手捻著支眉筆，手勢抑揚，宛如濛濛煙雨般灑落密密叢叢的憐愛；換支唇筆，迥異往日不厭其煩的絮絮叨叨，只是默默

地一遍遍細細描畫婉玲緊抿的雙唇。精心梳染的烏溜溜頭髮，卻有一絲藏不住的蒼白過往垂在眼前晃蕩；凝睇母親厚厚幾層粉掩不住的風跡霜痕，心中明白，那全是生活巨輪一歲復一年輾深的憂、拖長的愁。

婉玲記得，國小下了課總先騎到那一棟瀾漫著花香和墨水味兒的透天厝等待母親下班。三層樓坐北朝南一色水泥抹牆未貼瓷磚的灰白建築。房子旁鐵皮頂偌大車庫擺滿一列列花圈，向另一側延伸出去的塑膠浪板底下排放一堆堆罐頭塔。起初見到母親，不是蹲在屋後空地一塊塊搓洗如山一般的海綿再丟進超大橘紅桶裡泡水，就是吃力抱著一大捆一大捆剛從花農進貨的鮮花入倉堆放。像學徒更像傭僕。一段時日過後，母親的蹤影時而出現在根根花圈竹架密密麻麻的縫隙間，戴著粗棉手套緊握鐵絲圈纏繞捆紮勞力謀生的結實骨架；有時跟在老師傅身旁堆疊罐頭塔一層層生活的沉重；之後便愈來愈常見到母親端坐濃香花海，雙手利索地安插著一籃籃或編織著一圈圈色彩繽紛的花籃花圈和撐過一個個酷暑寒冬的夢。上了國中，摩托車都不會騎的母親已有了汽車駕照，還經常開著台漆色斑剝的發財車順道來接自己放學。隨著母親在小貨車上，一路搖晃過二十世紀末製造業不斷被島嶼日新月異的腳步踢開，而迎來一波波金融、服務業的洶洶狂潮，勞苦的日子才晃到了另一個轉折的渡口。

雙手飛舞分掌合擊，母親將族繁不及備載的粉、霜、膏層層抹在婉玲姣好依舊光潤不再的面容。迅如電閃，急切切彷彿要在如此貼近又如此短促的時間內掩平修補歲月，抑或母女之間齟齬不斷的傷痕。母親從不放心的嘮叨碎念和婉玲從不信服的一言九「頂」無止境地對抗了許多年，忽發現就要南北兩地分隔，再想回個一言半語可不知得等多久？相依為命的漫漶記憶霎時洶湧現，婉玲驀地好懷念沒完沒了的罵來嚷去聲嘶力竭歇斯底里乃至最終相擁抱頭痛哭。心一酸，淚，差點又忍不住。

「新娘水咚咚喔！」忙著幫母親換穿禮服的阿滿姨嘴上沒閒著，當看見換好一身長裙曳地的婉玲，又補上一句：

「阿玲實在真水ㄟ，攔來著緊換妳喔！」

「欸，這幾年朋友同事來厝攔查通查某歸大陣，也不知伊緣分到底是叨一咧？」罕聽見的，平平幽幽的語調。

「妳免煩惱啦！」撥弄梳理著母親額前劉海，阿滿姨接著說：

「阿玲人水，攔好性地，頭路嘛穩定，追伊ㄟ無知排隊排到叨勒，」話鋒一轉，卻轉過身對著婉玲笑說：「是講妳嘛欲三十啊，不通太會揀，若無緊嫁喔，恁阿母是會煩惱甲袂吃袂暍ㄟ……」

一貫地微笑默然以對。這些年對於日益頻仍的「關心」、「忠告」，婉玲已近似麻痺地安之若素。看著阿滿姨繼續東拉西扯地替母親調整簡單樸素的一襲新娘服，視線洞穿過母親垂下的頭紗，目光未曾離開自己的睜睜眼眶，似乎又泛紅了。

四目凝對無言。或許，都在想著那段心照不宣的過往吧？

四年大學，一場自然而然的戀愛，不料男孩入伍前冷不防向婉玲求婚。一來毫無心理準備；也不想毫無經濟基礎的年紀如此早婚；更重要的，是壓根兒不捨得丟下母親一個人。就這樣，深信會和男孩牽手走到旅途終點的初戀情夢，軌道只鋪設到入伍火車開出婉玲淚眼汪汪送別的車站，就斷了。愛情的列車，從此不再靠站。

不會，也不知如何告訴母親分手的緣由。似不明白女兒為何會被「兵變」，卻又有意無意地不時在婉玲身旁念叨著：「查某人總是愛有一咧歸宿」、「阿母嘛無法度陪妳一世人」、「妳若緊嫁，阮嘛卡清閒，才會凍甲恁阿滿姨四界去行行ㄟ」……之類意有所指的言語。自從婉玲不再單獨帶男孩子回家，也探無戀愛的蛛絲馬跡，更愈來愈不耐煩精心頻繁的相親安排，話也就愈說愈淺白：「也不緊嫁嫁ㄟ，恁厝內歸工咁哪會曉應嘴應舌」、「不知ㄟ人還想講是阮這咧無廷ㄟ老查某甲妳纏條條勒」。三番兩

次總是如此不知是和婉玲賭氣還是疚責自己的叨叨碎念，已成了這兩年母女激烈爭吵的唯一導火線。明白母親不願拖累自己，但生氣的是，爲何就不了解女兒的不忍與不捨？

尤其，花店頂讓後，沒了紅布條白布條滾滾流動和花籃花圈汲汲來去的那座時而張燈結綵、時而披麻戴孝的鬧烘烘舞台，母親孀居的腳步又退回新寡時落寞孤靜的黯然斗室。不再憂衣愁食卻也不再忙碌充實，成天和自己鬥氣似漸成爲生活殘存的意義。五十歲不到的母親，入定老僧般對身處的花花世界了無塵念，心湖只剩下女兒這尾活生生的小魚。婉玲不敢想像真嫁了人，一攤死水如何還有生機？

對於這場意外的婚禮，婉玲滿心祝福、喜悅與欣慰母親終有老伴陪著往後半生走下去。卻也不禁揣想，或許母親這回不再迂迴拐彎。十年來，對於王叔叔苦追死等始終視若無睹的母親會忽轉而接受這份情感，該是對自己逼婚的撒手鐮吧？

「來啊，新郎來啊啦！」阿滿姨突喊一聲，震破沉沉靜默。

若有似無地，炮仔聲隱雜在迎親車隊此起彼落的喇叭聲中，一聲響過一聲地從巷仔口斷斷續續飄來。

端坐床沿，看著女兒、姊妹淘，和幾位老鄰居進進出出忙得不可開交卻幫不上忙的阿琴姊，心緒彷彿鞭炮炸開後漫天飛舞的紅紙皮，亂紛紛血一般的點點滴滴。

隨著歡聲笑語音浪潮水般一波波湧進房間的禮盒滿地擱淺，雖已允照阿琴姊的主張，多以象徵性的紅包替代了光聽就瑣碎繁重的禮節習俗，但一封封燙著金邊的紅包袋在日頭注目下依然光閃閃得刺眼，不樂見也不得不見。老王雖年長好幾歲，這款人生大事卻是頭一遭。談論婚嫁時，每每按捺不住想對喜孜孜一頭熱的老王當頭潑澆冷水，總被橫死男人搓揉出混雜著恐懼和愧疚的那坨疙瘡梗住，終只將不知打哪兒問來的一長串繁文縟節省略省減、簡化一二而已。只是一想到梅開二度竟比當年小姑初嫁還招搖，阿琴姊總感覺目光所及盡是渾身不自在的異樣，更遑論還有多少聽不見的竊竊私語。

終於，在阿滿姨的前引下，母女倆十指緊扣步出房門，新郎憨厚樸實的笑容，浮現在斗大遺照炯炯注視著的目光底下。一個模子似的輪廓神態。男人若健在，該像是一對兄弟吧？健碩的身影挺挺佇候，捧著好大一束香水百合，粗厚的手掌結滿勤勞苦作的老繭。這雙手，應能帶來下半輩子牢固的依靠才是。畢竟，這雙手已默默無怨守護了自己十年。

在那個新銀行新分行新據點春筍般在民營金融機構大

幅開放的霏霖甘霖裡爭相冒竄的服務業黃金年代，汽車展示間、保險銷售點、房屋仲介，甚或KTV等亟須並渴望人氣好運的一間間新開張店面，全追索飽蘸金粉銀粉的一個個吉祥字在花籃花圈的大紅紙上鎮守著生意興隆財源廣進的門道順暢無阻。阿琴姊工作的花店也順勢做起了連鎖業務。抵押房子加盟之後，開幕喬遷做醮酬神婚喪喜慶都躲不了噼哩啪啦的串串鞭炮聲響，阿琴姊還得在內心汨汨湧冒的惶惶慄慄和硝煙瀰漫喧囂鬧嚷多重夾擊下，邊綁著花圈堆排罐頭塔或搭建棚架時，強撐起笑臉和客人或東道主交際周旋。久而久之，還真像男人在世時常講的：人真的很難被誰或為誰而改變，卻是如此容易被環境或為現實所左右。魔鬼般嚇死人的炮仔聲仍讓阿琴姊嫌憎厭惡，卻已坦然將其納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些年，「琴姊花店」的日子像記錄訂單的複寫紙，一張張反覆寫滿緊張忙碌的筆畫，卻也寫出了存摺愈看愈讓人欣慰的數字。曲折蜿蜒的窘困流光，終淌入寬遼開闊的湛藍藍海洋。

加盟店某些花材須自行進貨，也就這樣認識了世代花農的老王。

業務往來沒多久，阿琴姊就隱約感受到這個年過不惑卻仍單身的偌大一片花田的老闆別有圖謀。南北來回好幾百公里的車程都是親自送貨；總會加送幾枝罕見的奇花異

卉，或沿途買來各地的點心小吃；及至沒貨叫送也三不五時來店裡義務幫忙，「居心」自是不言而喻。

卻未曾在阿琴姊已如止水的心中激起一絲漣漪。偶爾會招來家裡和女兒一塊兒吃頓飯，或打烊後陪著小酌幾杯，相互聽著彼此的牢騷叨念，好朋友一般相扶相持，如此而已。老王從不曾逾越默契的界線，但阿琴姊了然，老王始終在心門之外默默等待……

行禮如儀。道賀、祝福聲在街坊、好友間如蝶似燕穿梭，一隻隻悄然飛落在阿琴姊已顯鬆弛的酒窩，濺起一朵朵小小的、花樣的笑容和暈紅。是應該歡歡喜喜的。終能走出長年清冷陰霾的這一刻，自己不也期盼了許久？不該讓一絲絲眼下感傷，羈絆住春天好不容易才又降臨的腳步才對。阿琴姊不斷這麼想著，卻做不到。特別是看到女兒笑開懷的額頭、眼角那縷縷細紋，卻瞧不見身旁有雙撫平悲喜痕跡的伴侶溫柔的手，阿琴姊便不由得懷疑這個決定是對是錯？原該是自己獨守這間老公寓陪著牆上男人的，如今卻丟給了女兒……沸沸揚揚的氣氛逐漸膨脹瀰漫，喜洋洋的交談聲在屋內嗡嗡亂鳴，彷彿照片裡的男人也跑來耳旁忿忿怪責……亂糟糟的神魂在鬧烘烘的音波聲浪裡載沉載浮，房子裡的一景一物，以及和男人、女兒曾發生在房子裡的一幕幕，倏地在腦海不停盤旋打轉，轉成一圈圈急乎乎擴大的記憶漩渦洶洶朝阿琴姊捲來。

眼見一身雪白婚紗罩不住魂魄失落的阿琴姊搖搖欲墜，驀地樓下炮仔聲震天響起。

「良辰已到！」阿滿姨歡聲大喊著：「新娘出門嘍」

鼻頭一酸，雙膝不由得要跪下向母親叩別的婉玲，被王叔叔和眾人連忙扶起。王叔叔和陪同迎娶的一行人先下樓準備出發。接過阿滿姨點燃的香枝，母親再次與父親絮絮話別。婉玲特意躲到阿滿姨身後。沉重的送別，讓舊日常陪母親穿街入巷送過多少白底大大藍色奠字的花圈花籃和搭過一座座沉甸甸告別式場的豔白畫面再次浮現：

即便匿藏在窄巷深弄裡，和親人永別的場所自有一股迴異凝重與濃稠的淒涼空氣縈迴裊繞。裝好鐵架，鋪上深藍哀傷的桌布，罐頭塔雁翅般排列兩側，一架架白紙花圈把街道巷弄拱成一座無法回頭似的奈何橋……婉玲已不記得父親走時是否也有相同的告別式場，但每回身處如此場景，一定會想起父親，和那隻直指著母親的手。

甩了甩頭，用力想甩開這莫名不宜不當的聯想。再也顧不得妝又花掉的母親，任由淚水淌過婉玲朦朧的視野，漫溢過理智已崩潰的、強顏喜樂又故作冷靜的堤防。

死別或者生離，怎能不哀傷？

相擁抱頭大哭的母女倆急壞了一旁的阿滿姨和男方

的媒人。好不容易在眾人的勸說安慰下止住淚水，略加整理了儀容，婉玲才緊勾著母親的手走出家門。款款步下階梯，禮車早已就位苦候。媒人依習俗掏出把摺扇……又一連串炮仔聲爆開紙花點點如淚。

「愛會記ㄟ每日卡電話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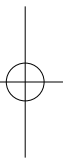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出門記得把高血壓的藥帶在身邊，別讓人擔心！」

震耳欲聾的炮仔聲中，婉玲和阿琴姊緊緊握住彼此，啞聲嘶喊著殷殷叮囑和說不完的依依不捨。

……佇立煙霧瀰漫之中，婉玲怔怔望著地上那一把剛被母親丟出車外的扇子，孤零零地躺在滿地殷紅如血的爆竹碎屑堆裡。

「一定要幸福喔！」

婉玲心中的反覆吶喊，猶似耳邊轟轟回響的炮仔聲，追隨著母親漸行漸遠的模糊車影，一路遠去。



評語

〈炮仔聲〉寫的是一場婚禮，經由婚禮前夕的對鏡梳妝，映照出母女二人的心靈顯影。這部小說最特別之處，是單親女兒把母親嫁出去，置換了一般母親嫁女兒的婚禮形式，在母女關係、女性生命史的刻劃上，力道更深，層次更豐富。

〈炮仔聲〉的文字風格，長於情境描繪，語言富有詩意，對於角色心境轉折的幽微處，刻劃細膩。小說的敘述手法，採取雙重視角互換的策略，分別由母親阿琴姊、女兒婉玲的視角交替，經由回憶，重回過往，今昔交織，母女對話。這種敘事策略的效果，至少在兩個面向：其一，讓過去與現在的線性時間關係斷裂，形成今／昔兩條時間軸，相互對視、對話，以現實的幸福，改寫過去的不幸。其二，母女二人互視，母親的回憶觸及前一場婚禮，以及情深緣淺的女兒父親，而女兒則回返父親臨終前，父親「奄奄牽掛著母親的那一隻手」，以及自己與母親這些年的親密與爭執。經由雙方意識的流動，兩條軸線編成一個密織網面，讓小說的層次感顯得更豐富。

楊翠

小說還有幾點值得一提。其一是「鏡子」的中介意象，母親臨出嫁前夕，對鏡梳妝，以鏡面作為引渡與穿越的「中介」，今昔往返、母女相互顧盼，成功地拉開雙重敘事軸線。其二是以「炮仔聲」象徵幸福，第一樁婚禮沒放炮，成為阿琴姊「婚姻不幸」的心結，第二樁婚禮中，女兒以轟轟作響的炮仔聲，送走了母親。

最後，女兒完成父親的臨終託付，讓母親去尋求幸福，小說結尾收得很好，母親與女兒抱頭大哭，母親依依不捨上車，從禮車裡丟下扇子。母親出嫁，而女兒留守家中，餘韻十足。



## 陳 沛宜



### • 作者簡介 •

一九九三年生。總在名著經典與動漫同人、古典音樂與日潮韓流間浮沉擺盪的雙子座，現任學校鋼琴研習社社長的專五生乙枚。

曾獲懷恩文學獎、十分黑琵生態童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臺中文學獎等獎項。

### • 得獎感言 •

透過小說中一對母女共同經歷過的歲月和各自內心轉折的故事敘述，嘗試捕捉些許生命永恆的價值。

感謝老爸的校稿，更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以及主辦單位提供這座文學舞台。關於寫作，青澀懵懂的文字會努力尋覓小徑繼續向前。

## 霉事

周紘立

她覺得眼前的任何事物都發了霉，黑黑點點夢一般，到處長著白絲莖黑帽頭的黴菌。電視裡的女人們，不是一個，而是每隔三分鐘換一個笑容彷彿的女人，中空的小蠻腰盡了力地扭摺，應該很痛吧那樣，她想。但女人們的臉迎著日頭發出光，兩丸幽黑深邃的眼睛像無底的深潭，定睛看向電視外的她，並且笑著。她們不知道站在哪個擁有長長沙灘、海風獵獵的海邊，身上的兩段式緊身比基尼搭配脖子上的尼龍絲巾，絲巾也在飛，恍若有人扯著線，硬往天空的方向逃。接著，她發現這群比她年輕不知有沒有二十歲的女孩們，統統姿勢固定的，背倚著一根矗立黃沙中的枯朽的木頭，右手彎至後腦勺，又是一個笑，鏡頭裡她們的腋下全都沒長毛，剃刮得乾乾淨淨。不對，當她挪了挪脂肪沉澱而顯寬大的屁股到電視機前時，那些隱約的皺褶之間，竟像萌發了無數的霉，一點一點。

她哈哈大笑，那個彷彿美好也不那麼美好的畫面，像一則提早破眼且漏洞百出的笑話。然而，她揉了揉眼皮，等待視線再次由模糊漸轉清晰，打算看仔細，畢竟，最近她

覺得自己看任何東西都像發霉，譬如從巷子口買來的剛出爐的紅豆麵包，解開結，卻驚覺透明塑膠袋裡的麵包表面滋生許多黑點，她將它扔到垃圾桶；或者某日她端詳鏡中的自己，兩頰顴骨處，亦滿布芝麻般的黑顆粒，當然她無法扔掉自己的臉，她只是敷了層非常厚重的粉底。她的婆婆從垃圾桶撈出紅豆麵包說：「還香的。」用一根乾癟的食指滑過她的臉，河清見底，笑著說：「老人斑。」她像事跡敗露，羞赧得可以，頭低得不能再低。可在她心裡，她慫恿自己確實看見了霉。

真的發霉了！那些女人的腋下統統都是。

她很想告訴其他人，這陣子她的眼睛沒有問題。

這房子正在逐漸被黴菌包圍，馬桶蓋底下、廁所腳踏墊、瓷磚接縫處……全都覆蓋一層黴，她兩手套長肘手套，掌上的菜瓜布沾吸各款各式的清潔劑，蝦屈身體，奮力地刷，刷刷。剛開始，她的婆婆還以為年過五十的媳婦熱中家事，原本一塵不染的家經她手，愈發閃亮亮起來；她走至她背後，那一抹露假牙的笑，媳婦是看不見的。

可這件事愈來愈奇怪，婆婆忍不住：「有髒到這種地步嗎？」她回過頭，擦著汗：「發霉！發霉！」婆婆靦腆眼成一條線，貼近她手指指向的地方，完全沒看見霉跡啊，「佳敏哪！」「嗯？」「妳怎麼了？」

佳敏也不知曉自己怎麼了。她無法準確告知別人那些瞬間消失的黴究竟去哪了，也無能看見那些拚命發芽似的黴就在眼前，她非常氣餒。她喪氣垂頭，毛毯般柔順的黑毛，腳掌隨便一動，連翻滾翻像海浪，微微搔著腳底板。

唉，她嘆了口氣，又長又緩慢的一口氣。

只有她自己才懂，這屋子過於潮溼，導致處處萌黴。

電視旁的跑馬燈勇往直前總不停歇：「好女子熱線，〇七/二五七八三三……」有時是越南新娘，有時是中國新娘。佳敏想，這好像購物頻道，待價而沽嘛！她來自的地方夏不雨冬不雪，每個人的皮膚紅咚咚的，像顆內裡熟爛的桃子，一點也不像這裡，雨落不停，屋頂漏水似的滴滴答答。

她的皮箱就是她的人生，她的腳帶她走到這裡，過了不遠的海，腳就站在孤島，四面是海，處處都在燒透與喜相逢。她摀住口鼻，卻無法讓腥臭味冷靜，紛紛灌滿她的胸腔，呼吸換氣，她想快點離開海邊，卻驚覺，不遠的遠方始終湛藍藍的一片，上岸又退潮，就在她的腳跟前，世

界慢慢慢慢縮成一個小小的點。

這座平房那時還沒有這麼老，瓦片沒有爬滿綠藤，雖然坐落巷子裡，但沒有高樓華廈遮住陽光，天晴她的腳掌迎光曝曬，她動了動腳趾頭，一根兩根地驅使著它們短暫分開，八個U形的缺口，迎著轉角過來的海風，黏腥腥的，她恍惚以為再繼續下去雙腿就快綴滿牡蠣，在撕破天空的一聲汽笛尖鳴後，她起身抖擻麻痺的腳，離開陽光離開海，轉身進幽暗暗的家。現在就不是如此了。水泥樓動輒以二十往上累積層數，彷彿巨大的墓碑栽在自家門前門後，陽光來的時間短，巷子鋪的柏油像滯水，哪裡也去不了，除了鼻子還可聞嗅到一點兒海水的腥與臭，汽笛聲被層層阻隔，對她來說這是一塊新大陸，近三十年了，落地生根住下來。

像霉，一塊人影般的霉，被釘在牆壁上。

也像她的丈夫，兩條腿總耷拉著，安穩地跨在腳踏板上，一個她從來不見他有什麼情緒的坐在輪椅上的男人。屋內的空間專為他設計，沿牆皆有一道矮矮的無障礙坡道，他兩隻跟蒼白凹臉不搭的粗糙大手轉著輪子，爬上滑下的。沒有多餘的擺設，所有有稜角的桌椅全纏著膠布，佳敏第一次來，他帶領她走進這座迷宮，她沒有試著幫忙略顯吃力的男人，只癡傻傻地跟在後頭。這是客廳、這是浴室、這是媽媽的房間，而這是我們的臥房。

丈夫說的「我們的臥房」，她住了有多久呢？她有點記憶恍惚，數不清了。

許多的夜裡，窗子內外的世界實在太靜謐，靜謐到讓人擔心。她遲遲無法入眠，身旁的男人早已呼呼大睡，每隔幾秒就打一聲急促的鼾。她觀察他，鮮少日照的皮膚白如紙張，底下的血管、青筋細細的鋪張開來，薄而無肉的嘴唇，使她想起一句話「唇薄情淡」，而他的下巴的鬍鬚像剛收割的田，淡綠色的。佳敏不知道自己幹嘛睡在這男人身邊，甚至厭惡男人、別人稱呼他為她丈夫的男人，她很想拿起靠背的鵝毛枕，用力的，朝他的臉壓，壓到真空狀態，使他不再打鼾為止。不過她沒有做，就只是安靜的，刻意調節呼吸頻率，仔細望著熟睡中的男人，像個巨大的嬰兒，無傷的做著夢。

夢中的他應該還有能跑的腳，有幾回，他揮舞著手，往垂掛吊扇的天花板抓著空氣，聲嘶力竭地喊：「爸爸別跑別跑，我追不上你。」他口中的爸爸，以及他的事情都是由來店裡送洗冬季棉被的老女人說的。她不怎麼想聽，可耳朵持續開放，像只接收訊息的衛星，「癩嘍！剛上高中就少了兩條腿，真可憐。」老女人並不真的憐憫，她只是當作一則談資，逢人便說，尤其得知佳敏遠嫁來此，更顧不得祕密不祕密，悉數說出口。

那天天空陰暗無光，卻是一個早晨，丈夫與未曾謀

面的公公騎一輛鐵馬，不知怎麼，等人發現躺在路面的兩人時，一個斷氣不呼吸，一個自膝蓋以下爛如泥，分別面地、面天躺著。聽說那天旗津的海水惡臭至極，肉體腐壞的味道壓過廢油、淤泥、翻白肚魚等氣息。「好多蒼蠅哇！就停在妳丈夫的斷腿上面、妳公公的眼窩，像是一顆好久沒清理的眼屎，」她回頭看側頭打盹的丈夫，看他安好卻少了截的腿，佳敏忽然覺得他早已死去，死人是會說話的，他的事只有他自己明白。「他的女朋友，那時候的啦，被妳現在的媽媽揮著掃把趕出門，還說：『別回來，快走快走！』人家後來雖然生了兩個孩子，依舊很漂亮哇。」老女人的手平舉達肩，指著巷子頭臨渡船口的地方戳了戳，說，就住在那邊。

佳敏自木櫃探頭出來，不知道老女人說的是哪兒。這個習慣維持很久，久到老女人出殯那天，一堆披麻戴孝的兒孫跪地爬行過家門，海風強勁地讓這群人只能摸地前進，走一步落一滴淚。她亦不改其志，日日望著樣式雷同的建築物猛瞧，看不出個所以然，距離老女人死去的日子，有沒有十年了呢？她支頤浮想，時間從來不是屬於她的，屬於每個惦記何時能來取衣的顧客的，牆面的大字日曆、白底黑字的時鐘，報的全是別人的時間。她的，在來到這座四季悶燒的城市時，就不見了。

她不是她，她的時間泰半在等待，在近屋後竊占一點點防火巷的空間，擴打出去形成暗暗的廊道，沒窗也不開燈，三架鏽蝕的機具貼著薄牆站過去，第一台水洗（最便宜的等級）、第二台乾洗（白的與黑的須分開，免得染成雜花色）、第三台烘乾機（前兩者分批入內三溫暖）。通常是早晨五點半，佳敏一籃又一籃的把客人的衣物或棉被依照標籤指示扔進該進的滾筒，綠色按鍵點一下，它們集體發動引擎，轟隆隆的，比雷聲更沉重。她很想睡覺，上半身伏在烘乾機鐵殼，規律的運轉聲跟她的呼吸與心跳相仿，隱隱約約的熱氣讓人想做夢，她會偷偷眯眼補個神，淡淡的氣體包裹她。夢是最不可靠的記憶，她甦醒過來時，自己的衣服有洗濯劑的香味，也有溼漉感，她不記得夢見什麼，夢的起點在何方，佳敏拉提籃子努力回想，太久了，該忘的早忘光。搶在日光露臉的時刻，她必須甩開仍微溼且結皺的衣物們，晾曬在前門橫擋著的竹竿上，透透氣。像一串又一串的烤人影，正迎海風鼓脹，她想，是人也該喘口氣。

另外的二分之一，乖乖坐在店門口，她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回憶。

她最常思考的問題是，自己還要坐在這裡多久呢？二十一歲到如今的五十三，加減之後三十二，如果我們有孩子，她或他應該談了幾場戀愛或者相握對方的手步進彼

此的生命，她想。可是丈夫不能給她，一句話一場汗淋淋的做愛，都不行。她好想有東西進入她的內裡，刺激刺激衰老的肉體，可是輪椅上的男人不能給予，佳敏變得格外珍惜每月的月經，她端看、聞嗅腥紅的衛生棉，不知曉自己離所謂的老去還有多少時日。

一陣海風鑽進巷子，那些T形的上衣翩飛起來，好小好小喔！

她撫摸自己坐在高腳圓凳而圓凸出來的肚子，又沒有孩子，它憑什麼像脹氣球般的逐漸圓潤，那些S或M號的衣服彷彿童裝，佳敏心想，自己再也不能套進它們的其中之一了。

她感覺自己開始萎縮乾扁，過季很久的水果，漸漸內陷。

她的婆婆拄著拐杖邁出店門，走進日光裡的柏油路，慢速地朝左方渡口去，「這個自私的老女人。」佳敏喃喃咒罵，罵一個仇人的態度，向單薄遠迢的背影持續抱怨。她想，當初婆婆看著手腳粗茁、臀部有肉的自己，笑得異常開心，直說：「林家有後嘍。」但她搞不清楚的是，問題在她的兒子，不是她。

一家三口吃著幾碟菜，有些是昨日冷菜入鍋炒。

婆婆勤勞地夾菜給她給男人，發皺的暗沉的嘴說，多吃多吃。這樣的動作逐日遞減，婚後一年不可復見，各吃

各的，眼睛鎖定飯碗，嘴巴咀嚼狼吞下肚。佳敏還記得，初始婆婆迷濛的眼神，彷彿有光地：「真好、真好。」

她卻打從心底的厭惡，一點兒也不好，她好想吐。

不是因為懷孕，是因為這個家始終纏繞著陰影，不見天日，溼陰陰的，連木製砧板的邊緣都因此培養出一朵象牙白的鴻禧菇。唉，都是這個女人，「本人比照片好，很好。」一通電話幾封信，輕而易舉地攔腰折斷她的青春。

直到那天，巷子灌來風，竹竿上的衣物卻飄飛得很艱辛，機器剛烘乾的衣物不該如此的。她原本的日常狀態有了改變。

佳敏拿Y形木叉頂了件白棉衣下來，成群結隊的螞蟻聚攏在布面的各個角落，兩根觸鬚來回交錯著；她用食指拇指搓揉，黏黏的。然後她將所有顏色迥異的短袖、長袖、外套、背心……平鋪在門前凳子，無一幸免，遠看像發了霉，近看則爬滿數以百計的螞蟻。

怎麼回事？

發現有一顆糖果……

佳敏告訴婆婆，她在第一架洗衣機的底槽發現一張被洗得殘破的糖果紙，是巧克力還是其他飴類已不可辨識，當然也無法查出由哪件衣服或褲子的口袋掉落的，它，融化滲透進纖維，混染不規則褐色塊，亦引來眾多微細的螞

蟻。

也引來這批送洗的客人。有的微笑說衣服不貴沒關係（怎麼好意思呢！這個月送洗全免費）。有的面有難色卻不發難（怎麼好意思呢！這個月送洗全免費）。有幾個雙手環胸準備來吵架姿態的就不容易打發了（怎麼好意思呢！這兩個月送洗全免費）。婆婆一逕笑咧咧，難纏的多送一個月，他們鼻子摸摸也感覺賺到，轉身就走。她對佳敏說：「水洗的，通常不那麼貴。」貴的全進乾洗槽，一些英文字母拼成的名牌，發音也不一定發得準，好險。客人把他們洗了第二次的衣物統統帶走，唯獨一件黑色雪紡紗的上衣還在，公告已經貼了一個月，該拿走的已被領取，只剩下這件。

她試圖按照顧客填寫的電話聯絡，沒人接應。

鈴鈴鈴，請問是陳太太嗎？

陳太太站在店門口查看自己的衣物是一個半月後了。她面無表情，佳敏趕緊學舌地說：「這個月送洗全免費。」身材纖弱、臉上掛著藏不住的滄桑的女人看了看她：「沒關係，反正是黑的，看不大出來。」「怎麼好意思呢！」陳太太提著衣服朝大馬路的那頭走過去，像隻鬼，腳跟不著地的離開。而她是這批獲得免費送洗的顧客當中，少數會折返回來的。

一週一次。一週兩次。一週三次……免費送洗的這

個月內，女人總共來了十次，洗的依舊是當初的那件黑色雪紡紗上衣。不知是否因爲一顆莫名糖，客人少了，他們全進婆婆口中描述「像小賓館」的自助洗衣店，只有陳太太，她的衣服顯現於眼前的機會與時間增多，袖口滾著蕾絲亦是黑的，彷彿一隻蝴蝶標本串在店門口的竹竿上。

有時佳敏無衣可洗，單單一件陳太太的。

她摺疊、平放、倒洗衣精，機械轟聲大作，應該有千軍萬馬，但裡面確實僅有陳太太的黑上衣，沒有其他人的。五點半：早上的，佳敏起床盥洗滌衣烘乾；下午的，佳敏等待陳太太的出現，她總是趁天色昏昧、夕陽的火光被高樓壓滅的時刻來取衣。她不懂這個姓陳的女人爲何總穿一身黑，像隻影子，從巷子口慢慢飄忽過來，「生意還好嗎？」佳敏很想說還不錯，但原本店內外應該懸滿頭頂的衣物一件也沒有，「只剩妳這件了，領完就沒啦！」她想起這個月來，自己晨起無非只爲她，讓佳敏有種錯覺：居家的喜悅。不是別人的髒衣褲，彷彿是家中某個成員的；故當她在筆記本上標註的日期已然是一個月後，佳敏不知道自己幹嘛有些許的傷懷，不該有這種情緒的！

女人，望進不點燈的客廳，人呢？

婆婆在路口公園踩鵝卵石步道，丈夫在房內休息。

日子還可以嗎？我是指……吃的用的。

佳敏正覺得怪，恍若她比她更了解這個家，不，應該

說更富關懷。女人撥攏劉海至耳後，視線轉回佳敏，苦苦地笑，卻沒有出聲，接著把裝在塑膠提袋的黑衣掛在右手腕，離開了。她想，她再也不會回來了。然而，半小時之後，女人復又折回來，左右兩手的特大號塑膠袋裡，有小學制服、帽T短褲、西裝襯衫，還有那件黑色雪紡紗上衣，「全送洗。」陳太太依舊吝於臉龐展現情緒，她腋下夾著長條形的黃銅扣皮夾，一千二，女人卻給了兩千，說剩下的下次送洗時再扣吧。然後融進無光的巷子，走了。

整個星期，竹竿晾曬著陳太太一家的衣物。

她每隔兩天來一次，袋子內偶有缺隻的襪子，一床被單也來了。

佳敏經不住連翩亂想，幾乎可以把那些有形有體的衣物的主人，憑空想像出來，襯衫的尺寸由小男孩至男人，依照尺碼，她預估這家中男的有三個；唯獨一件（還是那件）黑色雪紡紗是陳太太的。它們一家團聚於竹竿，風透纖維，沒有歌聲。她在想，他們的聲線是高是低，如此一想，她連陳太太的聲音也忘記了。

她看著黑上衣發愣，覺得自己記憶力真不好。

然後，就那麼一瞬間，她驚覺，從黑色雪紡紗開始，所有所有的衣物全都發霉了！風吹掀一件，就髒一件，她揉眼並大叫。婆婆就近觀察，「哪來的霉，天氣還沒有那麼壞。」雖然這是個沒有日照的星期三，但佳敏真的看見

了霉，像是一張篇幅不夠用的地圖繪紙，接連黑下去。

不管是越南抑或中國待賣的女人，腋下發霉也不算什麼了。

這僅是增添她眼中所視之物千真萬確地受潮，等孢子爆炸，它們無處不在。

妳還覺得這房子正在發霉嗎？

沒有，最近太陽辣，不怎麼看見了。

那就好，別那麼緊張兮兮，吃飯吃飯。

他們菜盤子裡依舊有前天的剩菜，連飯都重蒸得有點焦。佳敏很想問問丈夫，你是否也看見那些霉，就在我們餐桌上的天花板開綻出一朵黑色的複瓣巨花。但她沒有問。她清楚不過，輪椅上的男人如此無用，敷衍的詞彙乏善可陳：「真的？」「不是吧，妳想太多。」「如果是這樣，妳問媽媽吧！」……諸如此類有問等同沒問，肉包子打狗，反正事情的結論總要回歸到七十好幾的老母親，由她敲落定音槌：「多睡一點，不要把夢帶到現實來。」肯定是這樣，她那張散發酸臭氣息的嘴巴已經說過好幾遍這句話。

多睡一點，不要把夢帶到現實來。

她卻想，是現實僭越至夢裡了。

那朵龐大的霉雲跟著佳敏走。睡前她熨貼完陳太太一

家的衣物，絲絲縷縷的蒸氣飄升到天花板便融入霉裡去，母親跟丈夫已然入睡，她抬眼看時間，時針分針重疊於十二，一天又過了。她使散銀光的熨斗屁股著地，她走至日曆前狠狠地撕下一張紙——唰——鮮紅的粗字體露臉，旁有小字：「今日不宜嫁娶」。

她把陳太太一家的衣物有條不紊，沿著肩線安然對摺，接著把他們一家人分別塞進透明薄膜中，再塞進特大號的手提霧白塑膠袋。唯有那件陳太太的黑色雪紡紗上衣乖乖躺在像極衝浪板的熨檯，袖口與衣擺無力下垂，彷彿斷氣一陣子的模樣。它的死亡氣味是香的，死的樣子也很體面，她想，她把衣服拿起貼臉摩挲，冰冰涼涼，好清爽。

連身鏡足以含括另一個佳敏。

她一絲不掛，肩膀、肚腹、胸部、屁股、大腿……的肉朝外擴張，因為皮膚的包覆不致跌落地，卻顯得鬆垮垮的，好險，膚色仍雪白，只是不透紅罷了。她左左右右、前前後後地凝視，胖了，老了，她想。然後她的上半身艱難地穿套進陳太太的衣服，實在太小，佳敏有種火車過不去山洞的感覺，等到柳暗花明時，鏡子裡的她看起來很可笑，每吋豐腴的肉或脂肪被拘束得現形。她感到冷，從下體的孔洞麻冷上脊椎。她貓步無聲鑽入棉被。

欸，你有沒有看見這房子發霉了？



嗯啊呵呀……

你就這次回我話行不行？

縱使佳敏想發脾氣，然她知道丈夫在做夢，他輕緩側身背對她的臉，連帶使那些話問攀爬不過去，摔下來。當初她不就是因为愛上這個男人的嗎？沉睡時那麼無辜的臉，彷彿稍微一用力，他就會碎爛。她不知道他的夢，他卻從她開闔不斷的嘴得知她的所有。今晚她無比感到空虛，無論怎麼調整睡姿就是不得入夢，喉頭發癢想說話。

她牽握他的手，順著身體的起伏帶著走。

緊閉的眼皮，抵成線卻顯露兩顆虎牙，喉嚨好癢，疑似有螞蟻在裡頭走動。

忽然睜開眼，瞎眼的吊燈之上又出現那團霉。像滲血似的，液體逐漸漫漶拓展領地，蓬成一具屍體。

佳敏不敢張揚，只得眼睜睜看著霉雲變幻。由小漸大，那裡是頭，那兒是四肢，內收的地方合該是腰，天花板變成一顆培育它的子宮。

她再不敢看，怕那剪影會愈加清晰地長成她以為的人。搖撼著男人的手臂，喂喂喂醒醒，男人轉回身還是睡，佳敏看見了。丈夫的下巴、人中芽生一層霉。她自梳妝台取來拋棄式藍柄刮鬚刀，兩片刀刃蝕黃，縫隙填滿許多黑團。

不會痛，最近天氣潮溼，刮掉就沒事。

冷涼的刀片一碰觸到丈夫的肌膚，他就醒了。

妳……半夜不睡覺在幹嘛呢？

沒事沒事，替你刮鬚子。

這是白天的事。說完男人倒頭便睡，沒有多餘的時間醒著。

佳敏忽閃過一個畫面，她發覺丈夫的聲音是如此的低沉沙啞帶磁性，非常適合套在陳太太送洗的男性西裝襯衫的領子上，嗯，好合適。她再也不肯睡，那件黑色雪紡紗令她呼吸急促，畢竟太小件，但佳敏真的不在乎，亦不怕使其撐破、綻線，她的腦袋還在想自己的丈夫也應該試一下陳先生的整套西裝。

她握著他的手，感到幸福，像什麼都不明白的那個結婚的當下。

那是多久之前了呢？兩個人躺在一張床上做著夢，她耳鳴，卻也聽見海潮奮勇拍岸的唼唼聲，這座島上只有她與他，這時所有的航班都暫停，他與她都出不去，佳敏希望陳太太今天不要來拿衣服，她需要多點時間來思考這個問題。

而霉影正增殖出最後的頭髮。

她顫抖地握緊散銀光的刮鬚刀，心中默數，與男人的聲息同拍子，耳邊的海浪又漫漶上岸，她想，要在下一波浪潮來臨前將這些霉徹底剷除才行，她想。

評語

〈霉事〉全篇以「霉」來作為象徵與意象的。象徵了生命內在的寂寞世界充滿著不斷增生的「霉」，無所不在的霉，有如永遠存在於生活的每個角落。

實？現實成夢？

而結尾的刮鬍刀，隱隱帶著殺氣與夢感，夢成現實？現實成夢？留給讀者想像空間。

鍾文音

通篇寫出了越南女子嫁給臺灣殘障男的哀歌，外籍新娘的婆媳相處與生活的邊緣難題，在心理層面上有非常細緻的書寫。尤其擅長以抽象的意念表達生活的具象，文字很感性，但卻能夠表達那種被生活無奈與寂寞所侵蝕的潮溼感，乃至於發霉。通篇也帶著迷幻感的霉味，不是很聚焦的模糊感，或許讀來清淡，但卻也感到一種壓抑的庶民百姓之苦。

幾個角色連環帶出彼此的關係，藉著「洗衣店」的空間，將時間推展，一件衣服的送洗，意味著天氣（又是發霉的可能）與洗滌（和發霉的對比），時間（一件外套送洗的時間）和身體（每一件衣服都有各自的「主人」）……層層環環意有所指。全篇有個小瑕疵即是是否為了合乎這個獎的特質，而使作者刻意安排發生在高雄的「旗津」？旗津是否有這麼潮溼的想像？

## 周 紘立



### • 作者簡介 •

一九八五年出生，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就讀臺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曾出版散文集《壞狗命》（台北：九歌，二〇一二）及寫作舞台劇劇本《私劇本》、《粘家好日子》。

### • 得獎感言 •

謝謝周芬伶老師，謝謝林禹承。

謝謝流年不壞，讓我得這個獎。

謝謝我在打字，牠在旁邊睡覺的黑嚕嚕，我的狗。

## 第三十四號箱子

王正良

○ 有人問我記不記得雄女開學典禮那天的事。老實講，很模糊很瑣碎，隱約記得校長、訓導主任與師長等致詞，言談刻板。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唱校歌，座位左後方的同學高聲亂唱，我意識到接下來風雲變色的場景。導師氣炸了，規定明天早自習抽唱，不會唱的同學，除了寫悔過書，還要請家長到校說明。班上同學應該跟我一樣，那位自以為聰明的同學，把場面弄到跟導師緊張對峙，我開始思索如何「教誨」她。還記得她個子嬌小，戴一副黑框圓形眼鏡，蘋果臉，後腦勺的頭髮挑染淡淡的墨綠色。那天晚上，雄女校歌緩緩陪我入夢：「巍巍壽山，浩浩海洋。敲歎吾校，瀛島西南……」二十六歲的我，仍能精確唱出前四句。

— 我念壽山國小四年三班。其實小學畢業前一直都是三班，同學也沒變，只是對四年級別有感觸。那一年春天來了轉學生，男孩，叫游盛。老師安排他坐我旁邊，我第一次發覺當班長有好處。游盛長相清秀，臉十分白，色澤溫潤，彷彿臉底下裝了黃燈泡，讓人忍不住多看他幾眼。因為協助適應新環境，很多活動找他參與。生物老師交代養蠶，觀察蠶的一生，記錄細節，我順理將他編入同組。每晨提早集合，繞路先到附近壽山的荒野摘桑葉。有一天，不知為何，只有游盛出現。等了五分鐘，我提議先去摘桑葉，兩人往山坡小徑前進。山路徘徊幽長的寂靜，他的腳步聲在我左後方。「還習慣新學校的生活嗎？」「嗯！」「這裡還不錯，有空走到山頂，還可以眺望……」「小心！」游盛突然捉住我的手往後拉，站到我前方，用手指，原來有蛇攔路。還好他不知道我姨丈在六合夜市賣蛇肉，我並不怕蛇，還是假裝怕蛇的樣子。跟他道謝後，

打消採桑葉的念頭，二人返回學校。那一天，蠶開始吐絲結蛹，同學下課盯著，上課偷看。偶爾警覺自己盯著游盛的次數多了，假裝跟同學一起看蛹。蠶吐絲將自己包圍，薄絲纏繞成橢圓的蛹，還能看到蠶蠕動。原來，作繭自縛就是這樣子。我想像蛹中的蠶停止動作的一刻，到底是爲了蛻變而等待？還是就此沉睡在自己編織的樂園？到了夏天，游盛轉學，聽說到臺北。後來他寄了張卡片給我，上面寫著：「有一天，我會陪你到壽山看海。」只是，沒料到如此簡單的承諾，他很難完成。

## 二

我喜歡聽零錢投入公車零錢箱的聲音，因此，母親經常帶我到火車站前的公車總站，聽排隊的人上車投幣。零錢箱的投幣口，寬如烤吐司機的夾口，各種幣值的零錢往裡頭鑽，它們似乎沒想過，這入口同時是出口。當然，我不是暗示偷錢的竅門。往下掉的聲音很清脆，那是一種活著的重量，流沙般的時間憑藉聲音交換存在，我想像有多少人上車，各自在什麼地方下車。「媽，這幾路車？」  
「三十六路，到前鎮的。」我開始默背沿路站名，中山一路口、七賢國小、中正路口、民生路口……臺鋁新村，外婆家住這附近，很久沒看到她了，還是不碰面好，每次來

家裡，藉故躲進廚房，抽油煙機並不能遮蔽她啜泣的聲音。我清楚外婆傷心的理由，我是獨生女又是長孫女，她對我期望很高，我也沒辜負外婆，除了這一次，我沒辦法修正的錯誤。回神繼續細數站名，啊！夢時代，聽說是逛街的好地方，我打算找時間過去。叮叮砵砵，又有一部公車進站，零錢義無反顧地掉進箱子，爲了抵達目的地奉獻卑微的價值。

## 三

我在夢中的草原奔跑，沙漠奔跑，月球表面奔跑，在無垠的星空奔跑，感覺無比自由。我以為沒有邊界的夢是好事，後來十分後悔。任何遼闊空間，有個中繼站或休息站比較好。倒不是疲憊需要停下休息，而是時間一久，容易麻木，失去感應，奔跑徒然，恍若空中打轉的風箏。現實中，我的確喜歡慢跑。考上雄女那年暑假，每天清晨到學校慢跑。校門進去右彎有座蓮花池，我在池旁陰涼處暖身。拉筋時，凝視盛開的蓮花，常聯想到《金剛經》：「昨日之心不可得，今日之心不可得，未來之心不可得。」把蓮花設想成整個宇宙的舍利子。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當時眼見蓮花可能暗示生命即將轉向，帶給我小小的意外，可惜我無法預知。

四

國二，全家搬到鄰近雄女的社區大樓，從十四樓的陽台可以眺望愛河。母親說為未來準備，我卻以為搬家與否，並不影響成績。父親老家在壽山下，經營製墨，工廠有二十幾位工人，內外銷都做，因為訂單穩定，收入豐厚。母親嫁給他，雖是自由戀愛的選擇，但我知道她最愛的不一定是老爸。母親和外婆都從雄女畢業，外婆嫁給空官，母親嫁給從商的父親，身為女人的直覺加上一點敏銳的觀察，對於愛情，她們似乎都有無以名狀的遺憾。並非外公或老爸不好，也許自我優越感的作祟，又或許根本沒有男生能圓滿她們的心靈。我猜想，自己大概也會踏上她們走過的路。外婆跟母親從未背叛婚姻，倒是父親，前年跟小三跑到大陸，音訊全無。他把財產過戶到母親名下，保留最後形象。得知父親離開的消息，我哭狀慘烈，母親沒有任何反應。我知道父親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比母親還愛我，可是他找不到愛我的方式。

五

父親從工廠返家，往往超過十一點。我擱下書本，

和他到陽台觀賞夜景。關上鋁門窗，他在風尾抽菸。「怎樣？考試有信心嗎？」「嗯！」「爸，這是今天第幾根菸了？」「晚上，第五、六支吧！」「白天呢？」父親拿出菸盒往裡探，支吾說：「反正，還不到兩盒。」父親不喝酒，就是菸抽得凶。「你不是答應我這個月改成一天一包嗎？」「沒辦法，工作多，不抽菸，精神不集中。」「藉口。」我撇頭向外，與愛河幽暗的水流對峙。父親熄了菸，安慰我：「好！老爸改，明天，從明天起，一天最多一包，好嗎？」「那我考上雄女後，你要戒菸。」「可以，一言為定。」我和父親打勾勾，夏日的夜風實踐彼此的約定，然而秋季的暴雨很快毀壞彼此的承諾。

六

我從來不遲到，雄女開學第二天成爲畢生遺憾。前一晚，我躺在床上聽蕭邦的〈夜曲〉，順便複習校歌的曲調。鋼琴的琴鍵輕快優雅的跳動，與我口中低聲呢喃的校歌交疊，父親新購的床頭音響如海潮拍拍我的背部，恍惚睡著了。我很少失眠，偶爾做夢，通常夢醒就忘，除了輕鬆或恐怖的夢。那晚的夢很怪異，夢中的我騎腳踏車沿愛河往出海口，車身唧唧作響，大概車鍊沒上黃油。河景依舊，陌生人穿插左右。悠閒的時光，注定夢醒遺忘，只是

在夢中，無法洞悉虛幻的本質。騎著騎著，不知為何墜入草叢，身材縮小，下意識地不斷往上攀爬，很像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情節。我困在草叢，草葉形成巨大幽暗的陰影籠罩我。時間不知過了多久，意識閃閃爍爍，察覺這可能是夢。失去光線反射的夢境，一片幽暗，我不斷摸索可能的出口。粗糙的莖弄得手指痛，我以為憑藉痛能醒來，然而最終只是等待。這夢，怎麼這般久呢？我不耐煩地嘗試喚醒自己。終於，我醒了。有人正在拍我的背，窗外似乎有秋風撞擊，兩相唱和。我以為自己跌進另一個夢。

## 七

拍我背的人叫阿娟，四十五歲，家裡有六個小孩。老媽在住家附近三百公尺的老舊社區，租了三房的屋子，讓阿娟一家棲身，請阿娟偶爾住我家，和母親輪流照顧我，隨時可以回去看顧小孩。阿娟四十歲又生一個女孩，笑聲很可愛，名叫可可，有時將她接到家裡住。阿娟的大女兒、二女兒已經嫁人，老公控管嚴，各在恆春、臺東。老三是唯一的男孩，當兵，但從金門返臺休假，逃兵去了。老四念高職夜校，老五念國中，兩人幫忙照顧可可。阿娟按摩我的身體的時候，我憑藉頭顱與脖子晃動的方向，猜測她的動作。阿娟很會照顧病人，時間久了，感覺我是她

的第七個女兒。阿娟跟我說話，餵我進食，幫我洗澡，處理排泄諸等雜事，這只是她的例行工作，可是，我以為她比母親還像母親。阿娟過世時，可可念小學四年級，老媽收她當乾女兒。現在，可可念國三，龐大的考試壓力逼得她常向我哭訴，語出驚人：「姊，妳比我親姊姊們更像我的親姊姊。」我呆坐輪椅上，很清楚自己什麼事都沒做。

## 八

發生了什麼事呢？無比煎熬的階段早已消逝，現下心境坦然多了，卻還是會問。父親說，那一晚他回家，我和母親都已入眠，他正盥洗，突然聞到很濃的煙味，社區警鈴大作，意識到火災，趕緊叫醒母親，再跑到我房間。當時，煙塵瞬間滾滾，視線難辨，父親強忍咳嗽，跪爬到我房間，企圖搖醒我，沒動靜，趕緊一把從床上拉下我，使盡氣力拖出門外，之後昏厥。母親說，老爸搖醒她後，已然嗆傷，在濃煙密布的黑暗中，她先爬到門外，躲在逃生梯的安全門後，煙霧稍被阻絕，暫時透過樓梯間窗口的空氣喘息。樓上鄰居往下逃竄，手電筒的光芒晃啊晃的，照得她心神不寧。隔了幾分鐘，未見父親和我，緊張得拉開門要再爬回去，突然被人拉住：「不要再回去了。」

「不行，我老公，我女兒……」「我去，妳哪一戶，待這

別動。」「一四之二，尹先生家。」那人扳開安全門衝過去，先拉了父親出來，再把我救出。接著，消防車的聲音出現了，母親背著我，那人背著父親，又有下樓的鄰居協助攙扶，很快抵達一樓。母親說，後來才知道是保全張先生。而我，等到三年後，才當面向他致謝。

## 九

如果早知成了這等模樣，真的不想被救，說道謝是違心之論。在醫院昏迷三個月，恢復意識的第一個驚嚇，不是身處無邊黑暗的恐懼，而是聽見自己所說的話，含糊不清。當時，我以為看不到是暫時的，身體不能動也是暫時的，只有聲音，我害怕自己喪失基本的表達能力。過了幾天，等我知悉原因是十二樓住戶的廚房悶燒，大量濃煙向上竄，幸虧火勢沒擴展。適應自己的現狀，醫生解釋：「主要是吸入過多濃煙，造成中樞神經受損，以致脖子以下失去知覺。眼球並無受損，而是大腦收不到訊號。至於舌頭，有部分神經受損，需要長久復健，才有辦法恢復說話。」總之，我近乎全身癱瘓，想要活下去，要訓練說話。我開始消極抵抗，不說任何話，不做任何反應，和外界僵持一年後，阿娟找來我的國小導師。重點不是導師，而是導師帶來另一個人。當我發現是游盛，好想躲起來，

我不願意他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殘缺不堪，毫無立足的尊嚴，我已經毀滅的一切，在他面前又毀滅一次。我不停哭泣，把靈魂所有的水分都榨乾了，身旁的黑暗像一具無底的器皿，重新匯集這些迷失的水分。停止的時候，游盛在我耳邊輕聲說：「別哭了，我回來了。」頓時，我的心境安頓下來，開始說話，也開始練習說話。

## 十

每週三天，阿娟固定帶我到醫院找語言治療師矯正發音，算是一種復健。沒想到當了一輩子的班長，講了一輩子的指令（其實只有國小到國中九年），現在必須聽從治療師的指示。語言治療師跟母親年紀差不多，聽她的聲音，低沉冷靜，令人安定。因為舌根運作不順，治療師往往將竹板放進嘴中，壓住舌根不同位置，提醒正確發音的方式。幾個月後，語言治療師旁多一位女孩，年紀跟我相仿，叫鐵如寄。治療師說是她女兒，躁鬱症發作，住在八樓病房，偶爾偷溜下來。奇怪的是，日後現場都有她。練習的過程，鐵如寄常常在一旁哼來哼去，透露鄙視之意。我斟酌自己處境，沒有任何反擊的餘地，況且連話都說不清楚。一年半左右的訓練，說的話終於有點像「大舌頭」了。治療師說，這大概是極限，我的情況比較特殊，很難



再進展。我想了一下，跟她說：「謝謝，這樣就夠了。」  
鐵如奇忽然插嘴：「反正已經這樣子了，再壞也壞不到哪  
裡去。」我很高興，這是我想說卻沒說出口的內心話。

## 十一

二十歲，是我最難過的一段歷程。這一年，阿娟因病過世，我少了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輩。游盛從臺大醫學院準備轉學到美國哈佛醫學院，意味彼此碰面的機會更少。同一年，父親到上海開拓事業。所謂生離死別，原來對我還有影響。阿娟的死，或許我有責任，畢竟照顧我十分費神，母親曾經累到倒下，休息兩個月，阿娟一直支撐。游盛和我重新碰面那年，從建中轉學到雄中，聽說跟父母爭執甚久，冷戰半年才妥協。直到他考上臺大醫學院，才回臺北家。至於父親，我不清楚他為何到大陸設廠，阿嬤總是埋怨，賺的錢夠用，根本不用到大陸。我猜想，當時父親應該希望賺更多的錢，也許日後醫療技術進步，有機會讓我恢復「正常」。一下子，能夠陪我說話的人，只剩媽媽、阿嬤（只聽懂三、四成）、可可，以及不常見的語言治療師，還有治療師的女兒鐵如奇。周遭親友都不喜歡鐵如奇，說話尖酸刻薄，可是我和她卻產生莫名的共鳴。她來探望，言談之間我才能恣意大笑，一種陌生而奇怪的笑

聲，從嘴巴穿透耳膜，釋放我。

## 十二

阿娟走後三個月，老媽找到協助照顧的人。是位大叔，三十五歲，光頭，身材壯碩。聽他說話，我終於懂得「黃鶯出谷」的意境。他明確表示有「男朋友」了，是同志。母親願意試用他的原因，除了合格的看護證照，這位大叔念過哲學系，畢業後當過游泳教練、巡山員、潛水教練、出海捕魚、開計程車、廚師，也曾在壽山動物園擔任馴獸師，歷練豐富。更神奇的是，他居然聽懂我說的話（原來他交往十年的男友說話大舌頭）。適用階段，他念大量的書給我聽，科學的、人文的、經濟的，龐雜廣博，我有不懂的地方，他幾乎能提供完善的解釋。同時，他激發我思考較為嚴肅的哲學命題。後來，是我求母親讓他工作。

## 十三

這位大叔姓王，我習慣叫他老王。老王有一次念《潛水鐘與蝴蝶》，男主角跟我遭遇相似，也癱瘓。我比他幸運的是，我還能說話，他比我幸運的是，他還有一隻眼

睛，可以觀看世界。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用不清楚的語言能力，跟他交換視力，我想看長大後的游盛。這本書很薄，斷斷續續，大約一個早上結束。「怎樣？有沒有什麼想法？」「想法？作者想的跟我想的差不多，幸運的是，他很快就離開這個世界，而我不知要多久。」老王很少停頓，這次讓我等了一會兒。「尹小姐，我真是敗給你了。妳的生命狀態，其實就是整個世界的縮影，不管妳像我一樣活蹦亂跳，或者長久維持現在這種『活著』的方式，並沒有改變什麼。妳的心，仍在這裡。」老王用力戳了我的額頭，我不懂他的意思。「太難了，我只想脫離現在。」「現在有什麼不好？」「當然不好，有誰願意跟我一樣？」「我。」「你是怪胎，而且我懷疑你騙我。」「老王從來不騙人。」我知道他不會欺騙，然而在處境上，我仍有別想。我想走路，想看得見，想讀書，想跟一般人一樣。可是我坐在這裡，窩在永遠的黑暗，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想寫作嗎？」「我對寫作沒興趣，也沒能力提筆。」「試試看吧！我當妳的筆。但條件是妳自己也要練習寫字。」「我怎麼寫？」「妳還有頭可以轉動，我找人設計適合的溝通輔具，讓妳能自己寫作。」「怎麼？你要辭職離開？」我追問。「不會啦！我至少陪妳十年。我只是認為，有些事情能獨立完成的話，就想辦法自己做。」彼此交換意見，我決定接受挑戰，寫一本有關自己

的書。老王說：「以妳身在黑暗為主題好了，再旁及生活瑣事。」黑暗嗎？是啊！我的確看不到。

#### 十四

人情世故都差不多，但有關黑暗的探索，很少人能確切表達。我發現自己中了老王的計，是他知道黑暗中活著的感受，於是把我變成他的探針，試圖釐清黑暗的本質。我跟老王開玩笑：「你把自己眼睛弄瞎，就能寫書了。」「好像建議不錯。」老王答道。「但是，我不能亂來，要對男女負責。」「除非他同意是吧？」「嗯。」「說你怪你還不信，這種事最好不要自己決定。」「妳變聰明了。」「我本來就很聰明，聰明到老天不讓我發揮。」「又變笨了。」我和老王一來一往，隨即切入寫書計畫的討論。「應該寫成散文吧！根據真實感受的話。」「形式上也是散文比較恰當，如果能完成，最後藉由編輯，再處理篇章先後問題。」「怎麼起頭？」「讓妳思考一個問題，黑暗像什麼？再慢慢延伸妳真實的感受，以及其他想法。」「黑暗嗎？」我陷入無端沉思。

## 十五

黑暗什麼都不像，它一直跟我在一起。除了像我，還能像誰？文章如果只是發牢騷，或純粹自言自語，應該沒有市場。在真實與表現技巧之間，我有些為難。老王叫我找答案，我發現的全是疑惑。寫著寫著，都是零星段落。有一天，老王說：「別想了，我帶妳出去走走。」

「去哪？」「旗津啊！我請妳吃海鮮。」「可是出門麻煩。」「別擔心，除了我，還有可可，鐵了心。她們待會就到。」「鐵如寄嗎？她不是在北京工作？」「休假吧！臨時找人，沒料到她在臺灣。」一會兒，可可先到，她和老王是莫逆之交，一碰面便聒噪不休。可以吊車尾的成績考上雄女，老媽很高興，似乎可可成爲我的影子。我替可可感到高興，也有些悲哀。可可不比以前的我，當時我以前五名的成績考上雄女，可可念書顯得吃力。她跟我說想當廚師，新的志願是當臺灣第一位女阿基師，最近和老王聊創意料理。我其實不願意可像我，一旦她太聰明，跟以前的我一樣，可能讓我更悲傷，換成我變成她的影子了，也不知道母親會怎麼想。可可成爲我的學妹，三年後，考大學又是一場煎熬。我萌生讀大學的念頭，最早是游盛告訴我他推甄上臺大醫學院的事。他家幾乎是醫生世家（除了父親在調查局任職），但既然有機會當醫生，或

許想辦法解決我的困境，一如以前爲我預先抵擋蛇的攻擊。又或許我想多了，平常他不多話，我也不敢問太艱難的問題。「光頭佬，可可粉，我來了。」一聽，知道是鐵如寄。老王招呼眾人，驅車旗津。以前父母常帶我到旗津，有時搭渡輪，有時走隧道。癱瘓後，阿娟帶我來過兩三次，之後我很少出門，旗津像陌生人一樣。可是，旗津怎會陌生？小時候我很喜歡在這裡的沙灘奔跑，腳趾激起浪花，浪花帶給我夢想，如今我只能吹海風。老王買了烤魷魚，剪成一片片餵我，我吃了兩片，示意不吃。可可拿冰淇淋餵我，我勉強舔了兩口。「光頭佬，你和可可粉去玩水，我陪昭雲。」「有事叩我，我手機夾在胸肌間。」

「別噁心了，快走。」隨著可可的笑聲遠離，剩下鐵如寄在我身旁。「我在北京遇見妳父親。」

## 十六

「聽我說，妳別問。」鐵如寄總是盛氣凌人。「事情是這樣的，有朋友到北京找我，我帶他四處逛逛，就在王府井大街側邊的巷道，看見他在賣哈密瓜。」我愣了一下。「我往三輪車上丟兩張百元人民幣，說包起來，別賣了。」我彷彿看見她對父親張牙舞爪。「我丟下朋友，強拉他到一旁。罵他，你跟伯母的感情問題我沒權力

管，但對昭雲，太殘忍！身為父親……」我沒聽鐵如奇的責罵，只想到父親為何淪落北京？日子過得如何？海風吹拂臉龐，嘴角感覺海鹽結晶，有些苦澀掉進喉嚨。回想以往，我的日子像天堂，父母疼愛，師長嘉許，同學愛戴，鄰居總說羨慕的應酬話，如今才知道自己虛華空洞，即使如此，命運有必要這樣對我嗎？父親離開，只讓我覺得對不起他，老爸那麼努力救出我，我卻添重他的心理負擔。老王說小三當道，把老爸騙走了，我卻以為事情沒那麼簡單。父親即使不愛母親，也不可能拋棄我，或許我癱瘓的事實，讓他壓力龐大，不知如何面對。有次他喝了酒，回家胡言亂語，聽見他邊哭邊喊：「女兒，老爸對不起妳，沒能早點救妳出來，是我的錯，我的錯……」老媽和阿娟急著遮住父親的嘴。原來，我們都在折磨自己。旗津的海風吹著吹著，有些涼了，以前父親總會呼喚：「雲兒，雲兒，回家吧！」現在，我很想對父親說，快回來吧！鐵如奇的聲音打破我的想像：「對了，伯父要我跟妳說，他戒菸了。」

## 十七

從旗津回來，開始為不同感受的黑暗編號，並逐一整理特徵。一號是蠶蛹，黑暗是一種無法破繭而出的蛹。

我記得小時候捉迷藏，曾經躲進裝蘋果的大紙箱，幾個小洞透進光來，我屏息等待，那感覺很像在蛹中，只是這次很想快點被人找著。二號是公車上的零錢箱，對我而言，黑暗中只有聲音的顯現，才有價值。母親的零錢包也有類似效果，有時外賣送餐到家，我聽她拉開拉鍊，錢幣相互撞擊，隨而又封鎖在包包裡。三號是含苞的蓮花。蓮花不開，有它專心等待的美感，我覺得其中黑暗寂靜無比，反而可以依賴。四號是墨條的外形，從小看著製墨作業，突然覺得自己也是即將被買賣的一支，沒人辨認出我。五號後依序是菸盒、鋼琴的黑色琴鍵、排泄物……直到十七號，老王打斷我：「妳一直活在記憶，或類似箱子的譬喻，這些無法表現現在的妳。妳在黑暗中，似乎沒認真過日子。」我癱瘓，而且看不到東西，怎麼認真過日子？」我語氣激動。「對不起，我的意思是妳太悲觀，連接不上過去的妳，也連不上未來的妳，要這樣斷裂嗎？」老王說的話突然像鐵如奇，更為嚴峻。「別說了，我想靜一靜。」難道看不到黑暗，也是我的錯？斷裂的人生，我能奢求什麼。

## 十八—二十

寫作計畫雖然擱置，我仍持續編號，然而從十八號到

三十號，全是空白。空白的意思十分矛盾，黑暗本身不可能是空白，只是我放棄墜入回憶，努力觀察現在的我，似乎只有這兩字可以形容。日子真的很無聊，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過下去。然而，我又無法結束自己的生命，尋死的意志異常堅定，卻毫無力量。很悲觀嗎？我不否認，我的確還沒辦法完全釋懷，面對現在的自己。十年了，不是躺在床上，就是窩在輪椅上，如果有些歡樂可喜的事，都是面對親友，我不希望她們受我影響。悲觀的心，我只願留給自己。

## 三十一

游盛回國前，我夢見他。他手裡提著燈籠，隱微白光閃動，我居然看見。他跑到我身邊，噁哩咕嚕說了好多話。那是一場美夢，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分，感覺永恆。夢境一直呈現黑色調，白光忽然浮現後，漸次有了繽紛的色彩。我和游盛凝望眼前，萬象流動，不可思議，我的身體跟著靈魂奔跑，身心再次合一。游盛牽著我的手，帶我飛向美國，介紹他念書的地方。我聽著，看著，嗅聞著，觸摸到他的存在。啊！即使醒來，我以為我看見了現實中的光。

## 三十一

傍晚，估計游盛到訪，我請母親幫我上些淡妝。門鈴響，老王開門。「伯母，您好。」聲音很像游盛，但稍顯活潑。「我是游盛的雙胞胎弟弟，叫游隙。縫隙、白駒過隙的『隙』。」「請進。」老王客氣地招呼。「伯母，可以借一步說話嗎？」大概五分鐘後，老王過來說：「昭雲，我整理一下東西，要出門，游盛在其他地方等妳。」母親和游隙走回客廳，空氣中冷清擴散。「要去哪？」「附近不遠，妳熟悉的地方。」老王回應。我沒追問，只希望趕緊碰見游盛。約莫一刻鐘，下了車。適才感覺盤旋向上，我問道：「是壽山嗎？」「厲害，這樣妳也猜得到。」老王說。我聽見不遠處似乎人群聚集，我一靠近，聲音隨即沉寂。「尹太太嗎？妳好，我是游盛的父親，這位是他母親，其他人待會再介紹好了。」「妳就是昭雲，早該來探視妳的。」我不敢說話，只點頭示意。游盛呢？怎麼不先跟我打招呼？游爸爸接著說：「各位朋友，謝謝大家今天趕到這裡。首先，請大家以輕鬆的心情，看山海，順便問候一下昭雲小妹妹，謝謝。」聲音突然嘈雜起來。「大家排隊，別擠。」鐵如寄控制場面，也協助翻譯我不清楚的語句。「昭雲，我是妳的國小導師，今天不只全班到了，全年級也幾乎到齊。」壽山國小就讀人口不

多，我記得那時候一個年級最多三班。我的成績優異，很多人都認識我。一下子，我覺得有點尷尬。一會兒，國中同學打招呼，甚至雄女只當一天同學的那班，也來寒暄。

「鐵姑娘，原來妳跟昭雲很熟？」「對啊！」「怎麼不跟班上講，自己私下聯絡感情？」「班上沒人問我？況且這是恰巧。」「鐵如寄，妳是我高中同班同學？怎麼沒跟我說？」我插嘴。「哈，妳又沒問？」果然是鐵式風格。跟高中同學熟絡，才知道當年那位亂唱校歌的女孩，就是鐵如寄。陸陸續續，可的姊姊們、語言治療師、救命恩人張先生，都在現場，我也聽到外公外婆的聲音。可是，游盛呢？「各位朋友，請安靜一下，我讓游盛的弟弟念封信。」「爸，媽，尹伯父，尹媽媽，昭雲，還有各位長輩以及關心昭雲的朋友們：很抱歉，麻煩你們從各地趕來，也很感謝，幫我完成最後的心願。」聽到這句話，突然耳鳴，有些不祥預感，強忍內心激動。「……我很滿足，因為我有愛我的父母兄弟，也有我能去關心的人——昭雲。今天聚在這裡，包括我，一起陪昭雲看山看海，看高雄港，吹吹海風。我想，唯一虧欠各位的，是一聲道謝，只好請弟弟代勞，幫我跟大家說一聲，謝謝，謝謝大家！」是遺言嗎？我滿心疑竇，不知問誰。「昭雲，很抱歉，這是游盛的意思，他希望今天才告訴妳，他已經過世的消息。」游爸爸的聲音，把我推進深淵，隨即失去意識。

三十二

我在哪裡？

十六歲，醫院清醒那天，是我生日。我想忘記。

二十六歲，壽山上，聽見游盛離開人間，也是我生日。為何不帶我走？

黑暗呢？已經是我習慣的枕頭，讓我一直入睡吧！

光？我看見自己內心的一道光，撥弄劉海，撩撥額頭搔醒我。

清醒？活著？游盛，你應該告訴我答案，而非轉身就走。

深秋了，我知道。

我知道未來的我一定明白，凡事都有原因。

游盛從不跟我提他有白血病的事，難怪臉色蒼白。後來到美國念書，主要是接受弟弟的骨髓捐贈，進行移植手術，念書只是幌子，這件事也沒說。今年初病情復發，他親自寫信請託所有與我有關的親朋好友，聚集壽山之上。已經過世三個月，我是最後知道的人。當天來的，是他的骨灰罈。我覺得自己又害死一個人，一個我心靈非常倚重、非常……

游爸爸把我的父親找回，那天他躲在遠處，不敢靠近。我的人生課題是寬恕、救贖，還是愛？我們仍是一家

人。母親不能原諒父親，叫他住其他地方，偶爾探望我。

至於我，終於死過一次。游盛教我的，原來是這件事。

游隙轉交大量的錄音檔給我，他說，哥哥交代只有我能聽。我把那隨身牒擱在抽屜的小盒子，請老王寫上編號「三十四」。目前不想聽，日後也不會聽。我早知道他想跟我說的話。

深秋的傍晚，涼風從陽台吹入。

我聞到盆栽裡桑樹的葉味，一種無形的煙，繚繞整室。我想起《潛水鐘與蝴蝶》的蝴蝶，似乎就在屋子裡，振翅盈耳。

陽台外，我看見，遠方的愛河安安靜靜地，穿越我的心，順勢點亮一盞燈。



評語

李喬

〈第三十四號箱子〉是一篇敘事結構細密周延的好小說。全文是倒敘的，妙在「回憶味」很淡，是偷走了讀者的「時間感」，而國小國中點滴瑣碎，在結尾都是必要的因素。一開始就感覺「回憶」，會失去趣味。

主線平穩，但不霸占太多篇幅，讓副線有說故事空間，這是短篇小說最難處。而副線情節又豐富了主線的厚重感人。

主角失明癱瘓的設定，是作者的終極挑戰。「黑暗」既無形又無容，然則如何形容之？作者想出「編號箱子」以「無形容形容之」。最最不忍的還有編號「三十四」的箱子……

然而不堪的生命處境，仍有一群不甚光鮮亮麗的親友圍繞在旁。父母無情苦情，作者並不強解；此處不陷於濫情，可嘉。不過就讀者言，游盛就此走了，叫人受不了。

文學是很主觀的。筆者坦言：最佩服這一篇。



## 王 正良



### • 作者簡介 •

一九七一年生，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畢業。創作以新詩為主，曾獲全國學生、新北市、磺溪、竹塹、臺南等文學獎。小說則為新近嘗試，今年獲磺溪文學獎。

### • 得獎感言 •

今年三月，莊馥華小姐偕其母邱梅珍女士蒞臨中興大學演講。大多數時間，邱女士以「馥華說」開頭談女兒的生命歷程。莊小姐很安靜，小說以她為底本，渲染喧嘩而無力的悲愴。小說幽隱，但願更多人認識她，認識自己。

## 回家的路上

何志明

列車頭拉著凜冽的寒風在暗夜中狂奔，鐵軌顛簸著，車廂發出咯噠、咯噠的聲音，你沉重的疲憊片刻間被碾碎。

「爲什麼要去北部？我喜歡家裡那盞昏黃的吊燈，溫暖又安靜……哦！對了，是女兒要我去她家住。」你產生方向上的思考。

週末夜，坐在一路往北最後一班夜快車上，你嘔起的嘴角隨轉彎的車體傾斜，手裡捏著一張「新左營—板橋」的莒光號車票。座位上寥落數人，恍若幾噸重的寂寞都貯存在整座車廂裡。封閉空間內的空氣，漫溢著沉甸甸的異味，你嗅到某種陌生的猜疑與詭謀的動靜，儼然有雙矚視的目光浮在空中，正在監視自己的舉止。

這兩天，你始終覺得暗地裡有人如影隨形。你瞄了右後方一眼，走道座位上端坐一位山本頭中年男子，陰沉的臉，鼓鼓的腮幫子，偏執的嘴角像在盤算些什麼，你連皮膚都可以感觸到那炯炯有光的眼神。

「要鎮靜！」你耳朵裡聽得見自己的呼吸在奔跑，你決定要用從容自若的姿態，抵禦所有未知的恐懼與危險。你刻意將頭撇向閤靜的車窗，鼻尖貼近玻璃張望，欲揣知列車當下的座標。而窗外偶爾閃現稀微的燈火，彷彿人生裡的微光若隱若現。夜色昏暗，車窗玻璃上一片黯墨，但清楚映現出自己左右相反的面貌，或者心情。

「窗裡的陌生老人是誰？」蒼髮皺顏的你與自己的眼波對視，心中暗忖你一直不想被凶狠的歲月發現自己，但眼前卻是一副頂級的荒寒景致。你自我提醒要把時間放在視線裡面，對你而言那是人生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火車持續飛奔，宛若怕被時間超越，你視覺無法穿透玻璃的車窗，而茶鏡般窗面裡那個不是自己的自己，和不是真實的真實車廂，就像湖泊的表面湛藍，其實不是自己的顏色，而是仿效深邃的天空，甚至禽鳥輕拂掠過水面的倒影，全部都是相反的。

「那把時光倒映反轉呢？」你推想著順勢把手錶靠近玻璃窗，發現窗面倒映的秒針違反了圓形的鐘面規則，以

逆時鐘方向倒走。某種奇異感突然在你腦海內流動，心底浮起環狀波紋的漣漪，從外圍最大的迴圈逐步縮小至水花收斂後，一顆石頭蹦出……

你闔上眼睛，身軀鬆軟裡含有堅決的睡意，但你意識深處卻彷彿聳立於冰崖般清醒。時間開始迅速倒轉，一些選擇性的意象在視覺裡放映。

灰蒙蒙的火葬場映現，火燒紙錢的焰火煙霧從上往下倒吸後，數疊厚厚的紙錢回到手中，不遠處隧道上的高速公路，車流倒行有種撕裂的嘈雜聲。覆鼎金附近大小汽機車也倒退著行駛，地上幾片菩提樹枯葉騰空飛回樹梢，喃喃篤篤的道士誦經聲倒著吟唱，聲音與正常吟誦卻毫無差異。火葬場周邊粗獷如沙礫般的空氣仍凝滯不流動。你深深的嘆息變成倒吸一口氣，身旁子女汨汨滑下的眼淚倒流回紅腫的眼眶，淚溼的手帕面紙回到口袋及包包，幾個小孫兒女倒退行走的動作有點可愛。手錶秒針以沉重的姿勢一格一格的倒行逆走。妻子的骨骼，從玉石骨灰罈裡倒抽上來，頭蓋骨、腿脛骨等碎片灰燼收回至鐵板容器上，而後整個退回至火化爐中。熊熊烈焰的火舌於爐內狂舞後熄滅，爐門退開一具棺木。

畫面的流動感像前仆後繼，或者後仆前繼的海浪，湧起，退走，破碎。當行進至某一情節時銀幕卻定格

住，逆時針的手錶倏忽停滯，視窗形成一道厚重黑暗的牆壁，影像被濃稠邪惡的黑色占據，彷彿沒有任何光源可以穿透。零晦的影子重壓著你的視線，眼球裡感覺仙人掌芒刺般疼痛。

張開眼睛，驚懼的空氣如海上盤旋的風暴……所以，來了，來了嗎？

妻子過世前，你與她結縈了四十一年，估計有四十年長的嚷嚷鬧鬧，有一年的緘默沉靜，記得那一年，她的喉嚨長繭，動了兩次手術。

婚姻是一種願望的泊岸，或者是自由的擱淺，抑或是慾望的圍欄，對你而言，其實都是，也都不是。

你愛妻子，但與愛情無關。妻子是憑媒妁之言所認識。未婚前你曾經有鍾情的女孩。那女孩叫小玉，小你五歲，在左營裁縫店幫忙，是老閩娘的親戚。春日時節，你修改衣服結識了她。除了小玉的微笑，其餘都是無關緊要的风景。她那柔情的眼神，讓你對自己百分之百誠實的心臟第一次繳了械。你從小愛吃香甜的車輪餅，本來以為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但彼時你認為最美好的東西必須重新定義。有段時日，你狂愛仰望星空，或者不自覺傻笑。你總是站在裁縫店門外，偷偷隔著透明的玻璃窗凝睇，你喜歡這個渴望的位置。你靜靜的等候好消息，期盼

自己的天空掉下來好多的車輪餅。但，一切僅止於你自己浪漫的想像。小玉她像是在河的彼岸。

就揣測情人心思這件事情，對你來說，簡直比猜想螞蟻的心事還要困難許多。小玉給你的感覺，有種模糊的腳躄。她有若迷濛夜霧裡的海上孤島，難以辨明看清。

也許明天，也許……你默想。

漫長等待中，你在心裡構築一條維繫感情的輸送管，小心翼翼的控制閘閥開闔，就像你在高雄煉油廠上班，管控輸油管的安全閥，既不敢完全調節放鬆，也不敢太用力旋緊。直到有一天，你心裡的閘閥瞬間爆開……

「我要嫁給別人了！」

你耳朵突然聽見這幾個字。

小玉吞吐的說她與男方很早就認識了，他們家在大社開工廠，男生對她以及家人都很好。頓時你心房像被縫紉車針猛力穿刺，之後丟進石臼研磨搗碎。而你身體恍若躺在馬路上，一大群重型戰車轟隆轟隆從你的胸肚輾壓而過……呆滯的你，如蛤蚧一般語塞。

雨來了，小玉說不能再和你一起躲雨，轉身的姿勢很優雅。

愛情，當一邊靜謐無聲後即表示另外一边的存在變成零。你默默接受。算命的說，你的長相不錯，但適合用力悲傷。

此刻火車車廂廣播響起，「各位旅客，善化站到了……」聽著失去重量的播音，聲音比車外寒風的線條更沒輪廓。你凝視窗面的國字臉，揣想，應該是那如岩塊般的顴骨，你恨透這張有稜有角的臉型。眼又闔閉，睡吧，你說。只有黑暗才能讓你忘卻為自己長相負責這件事。

感情挫敗後，你收拾起人生的陰影，立志孝順，遂聽從年邁父母的規勸，終結戀愛故事的冒險，履行婚配繁衍後代文明的義務。

新婚妻子素月，在地本省女孩，小你一歲。外貌中等，這不重要，你已全然不相信眼睛所見之表象，譬如小玉，或者魔術。當然你也覺得就算眼睛看不見，也不能認為它就不存在，譬如風，或者心裡的悲傷。

你眼裡的素月刻苦能幹，一連為你生了兩個小孩，她身軀裡好像有消耗不完的燃料，白天既要到楠梓加工區工廠上班，下班還要照顧三代同堂一家老小。當然，燃料除了供給艱苦日子的能量外，它也會引燃夫妻扞格生活的躁鬱。尤其她「歹性地」的脾氣，這點就像空氣的存在無法否認，你婚後經歷幾次「震撼教育」遂心知肚明。

你相信婚姻久了，生活自然容易變得污濁，一如魚缸。水族箱裡封閉的氛圍，魚兒豈懂得什麼是方向，時間遺失了，自我存在的重量也跟著迷失。日子在幽閉的家宅裡敗壞掉，無法修理，你有種難以詮釋的恐懼。

素月向你埋怨從婚後開始即因語言溝通不良，和外省腔的公婆產生嫌隙。她自認對於老人家所表達晦澀難懂的密碼，已盡量正確譯解，卻仍被奚落成是一個蠢笨的媳婦。素月說你母親對她百般挑剔，諸如菜餚口味、家事清潔都念念有詞，她們之間的空氣正醞釀著某些變化。你夫妻倆關係緊張，婆媳芥蒂是很確定的元素。

某夏，港都酷暑滾燙的風從紗窗灌進屋子裡，烈日燠燥，屋外石頭都快蒸發了。正值青春期的兩個小孩都窩在叛逆的房間裡。做家事的素月全身盤桓著熱汗，熱氣流竄在她的臉頰滴下汗珠。你聽到素月記帳時嘴裡念著「今天是禮拜天，明天是禮拜六……」你不明瞭她為何語無倫次，也不知道她心情已貼近赤道。你唐突冒出一句：「素月，妳怎麼老是要和媽吵嘴，晚輩忍耐一下老人家不行嗎？」素月怒火燃起，片晌，近似蠻荒世界的午後雷聲乍響，她發出一道耳鳴的強光，紙鎮扔擲的拋物線超越你的領空後，落進魚缸，一隻金魚跳在地板上癱攣瞪眼。

你右耳聽到素月控訴你母親不僅只是個「婆婆」，還是隻喋喋不休的「鸚鵡」，或者吃素的凶猛「恐龍」，她憎厭被張牙舞爪地反覆叨念。你左耳傳來孝親房裡不斷槌打桌面的聲音，你知道是母親喚兒的空襲警報。

你無法分辨哪邊是光明或者黑暗？你深覺自己像是出海口的灘地，在河水與海水相互拉鋸與溶蝕下，不知身體

的重心該擺在哪裡。兩邊不停的對抗交鋒，你好懷念沒有條件的微笑。

當慍火難消，詈罵的言語就不再謹慎選擇字彙，你與素月鋒利的語刀於是亂射，齟齬咒罵聲嘩剝爆響。那怨憤像是喉頭的濃痰，吞下去自己難受，只好吐出來讓對方難受。夫妻倆爭吵鏖戰暫歇，你陡然抬頭長嘆，望見天花板上小蟲黏在蜘蛛網中動彈不得，你感到自己正以如許姿態，在困厄裡做無效的掙扎，抵抗的力量愈來愈微弱，微弱到只得放棄。其後，素月又掀起口角，你完成心靈的自我裏傷後，又繼續應戰。

「爸媽，你們離婚吧！」汗涔涔的大兒子衝下樓說。他隨即拿起掃帚將蜘蛛網一掃而下。表情空洞但有皺褶的女兒也自動出現站在哥哥的背後。客廳裡的光線變得好好安靜，空氣燥熱的振幅也降成水平線，溫度逃亡了嗎？聲音也死了嗎？每個人似冰封的蠟像般，完全凍滯。你感覺像沉落到馬里亞納海溝底床一樣死寂。

桌上電話鈴聲響起，如撒落滿地的豆子般，但沒人去撿拾。中斷五秒後，不甘心的鈴聲又狂響，你接了起來。

「喂……你打錯電話了！」錯誤，錯誤，人生就是謬誤？你不解。

夜闌人靜，窗外雷雨驟起，雙人床上有種疏離的擁擠。枕頭沉默，你耳裡卻低迴淚水在眼眶加溫的聲音。背

對你的素月泣訴，她說自己需要遼闊的草原，坦白說你很想冬天種樹。

「只是一時席捲的暴雨，等天亮雨停，清醒了就好。」你回答她。素月轉身，你愕然驚覺她低血紅素的面容比想像中壯烈。眼角、額頭的地形地貌已徹底改變，你猶記得她昨日還綠鬢朱顏，今日卻抵擋不了時間的偷襲。她臉上被恣意雕刻，留下失敗的痕跡，而歲月在她頭頂潑漆增生的白髮，不像是預約的幸福。

你自我催眠的認為白髮皺紋又不會疼痛，但梳妝台上妻子厚厚的藥袋則是一種暗示。你省思，身為丈夫，自己有種過剩的虧欠。在將要來臨的黃昏，你決定要溫柔，或者聾啞。

人生是一霎，你覺得。

你年邁的父母未隔數年都生了大病，相繼離世，日子也變得冷靜下來。嗯，既冷又靜，就像現在，火車又停了下來，民雄站幾乎沒人上下。列車彷彿忘記開動，也許火車頭疲累了，需要休息一下。你昏沉裡想著，那歷經炮聲隆隆焦躁的家庭氣氛，也該像歇息的火山一樣有休眠期。

素月在公婆過世後，脾氣收斂許多，她雖然還是偶冒星火，但僅止於細小摩擦。你的心情遂得以手舞足蹈。你溺愛兩名子女，你把自己的艱苦貯存起來，兌換成子女

的願望，讓他們覺得驕傲。你勉勵自己的責任要在時間的內側，盡量的放大。你老覺得全家人在一起總要留下些什麼。於是，某日你心血來潮，欲拉著他們至照相館拍攝全家福相片。光這件小事，又形成冷暖不同的空氣團，一道滯留鋒面陰霾了家裡。素月繃著臉說你愛出點子亂花錢，把你過往一些難堪的舊帳拿出來重新計算。執拗的兩個小孩不是目光盯滯電視螢幕，就是呼頭大睡不願起床。

你獨坐窗前，隱忍滿腹即將爆炸的情緒，宛如女性月經前的窒悶。頃刻，你聯想到非洲的杜茲肺魚，在驕陽似火長期缺水的旱季，魚兒身體蟄伏在乾涸的淤泥裡，用一種堅決的忍耐，等待雨季的來臨，以獲求新生。忍，是的，你要微笑。

你把冥頑的空氣放進盛滿開水的笛壺裡，直到沸騰發出快樂的聲音。你泡壺好茶全家品啜後，你找到一個溫柔的角度取悅妻子，用近乎軟語的父愛說服了子女。終於，你如願以償。

你交代相館老闆，要用最好的顏色記錄下美滿的風景，以治療過去難以痊癒的傷痛。小孩則玩笑口吻要求老闆：「請把我爸媽臉上裝飾微笑並修圖美化，若有不雅的部分請打馬賽克，因為我們家非常需要和平。」相片沖印出來後，你沉浸於全家並肩挨擠中幸福的畫面，而目睨有些沙啞。

兩名小孩陸續自大學畢業後，各自完成終身大事。他們只信仰光鮮時髦的臺北，全都竄離這個成長的巢穴移民北部。他們不相信高雄，只相信政府的偏心。偶爾年節回來，亦如蜻蜓點水過客般不願駐留。老屋破敗陳舊，斑駁牆壁上滋長的霉斑，早已攀援著思路，逐漸長成一株惱人糾葛的藤蔓。人亦會老，你說。

員林站過，火車繼續載著你飛馳，但，前進的方向卻是與家相反。窗外真實鮮明的漆黑，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的靜謐，如同那個晦暗中震盪的畫面，讓你腦海的底層記憶跌跌撞撞。

你和素月退休後，兩老鎮守著偌大黯然的空巢。素月的身體卻比樸舊的家宅更先一步崩老。你曾比擬素月是頑強的野草，有一種近乎完美的堅韌，和接近無限的拗強。在你設定的理論上，她根本就是不用插電的電動生物。你只要忠實的穿上服從的外衣，細心體貼她一點就像體諒風的任性，然後你就能放心的躺在地球上，盡情呼吸安全的空氣。不過，粗糲磨蝕的生活，已大把揮霍掉她的健康，她豐沛的人生能量被消耗殆盡。糖尿病、高血壓、胃潰瘍等大大小小的疾病，積存在她的身體裡，在有需要時則分別或集體提領出來。於是，周折反覆的就醫住院成爲家常便飯，暖風晴雨的日子，也都只是在死亡與衰病的邊

境上徘徊。

「我不想吞藥丸了！」素月陰鷙的情緒如沉悶的低氣壓。

「那我們來練氣功。」你已習於判讀不穩定的天氣，輕拍她的背脊說。

寒冬已至，候鳥仍未南飛。素月哀嘆子女無法隨侍身旁，又擔憂他們請假回來會影響北部的工作。有次素月住院，請假回來的兩名子女就在病房裡，面紅耳赤的互相指責，爭辯彼此孝順武功的高下。你說，當母愛貶值以後，親情就是最疼痛的發明。

「今天不痛了，但我想睡。」孱弱的素月淚涕滿面，像隻垂著鼻涕的蛞蝓，她神情木然的說。

你感覺連黃昏都已失去。心底微涼。

百病纏身的素月又不慎摔斷腿，裹著石膏行動不便。

「我要奔跑，或者永遠離開。」情緒躁動瀕臨崩潰的她說完，整个人趴倒在地啜泣。你安靜的幫她清理失控的排遺穢物，並設法理解她所有滿溢的憤恨，你把她尖銳嚷罵的聲音當作重聽復健的療程。

「會好的，別沮喪。」你亟欲尋找所有安慰有效的語彙，但卻不知如何脫離自己的人生。即便桌上堆疊基督教與佛教善書，卻看不見任何鼓舞。在被夜色烘亮的房間燈光裡，倦容的你與衰頹的她，默然相望。但你仍有祈盼。

或許，那一刻的你和她，誠如你讀張愛玲私語錄所見：

「透過彼此的皺紋——時間的帶刺鐵絲網，我們望著對方。」一切哭過笑過活過的悲喜，盡在不言中，你想。

你說，遠方會有希望的月台，你會和她一起下車。然，未聽你說完她已沉睡。

某日夜裡素月低曠，她說恍然感覺胸口灼燒，心悸狂跳的悶痛讓她難以喘息，你駭然發現一張末日將臨的痛苦表情。救護車抵達前，你耳朵貼近她翕動的嘴唇，聽見她發出忽明忽滅衰微的氣息。

「胸口好悶……我對不起你，真的對不起……」

「救護車馬上到了，妳忍耐點……」你緊握她的手，眼裡霧光閃動。心肌梗塞的素月到院急救罔效，你子女趕來醫院時，見到的是一塊素淨的白布。

城牆崩塌了嗎？ㄅㄨㄅㄨ……列車輪軌與車體之間律動的碰撞發出抖震的聲音，你意識仍朦朧的醒著，甦醒有時是種勇敢的恐懼，你覺得。

素月猝逝，渾沌的黑暗開始成爲你親暱的朋友，恐懼的深度變得更陡更清晰。你整天關著燈，呆坐於狹仄房間的躺椅上。房間裡沒有風景，沒有夢想，沒有年齡，沒有寧靜，沒有笑話，沒有愚昧，沒有所有的沒有，只有嚴禁害怕。你在黑暗裡凝望。

你思忖，人生能否像車輪餅一樣換面，整個翻轉過

來？

關於喪禮的細節及公式化的禮儀，你統統將它當作空氣的符號視而不見，全部交予兒女處理。素月骨灰罈安置完當日，兩名子女有若世界大戰剛結束，欲立即逃離這個滿目瘡痍的戰場。

「爸，你要好好照顧身體哦！有事隨時叩我。」女兒說。

「爸，你早點休息吧！我還有事情要處理，我要回臺北了。有空我再回來看你。」兒子也跟著說。

子女快閃回北部後，你在家裡打電話叫了一部計程車。

此刻列車瞬時ㄅㄨㄅㄨ……火車速度似有加快之感，腦海裡關於墮落的這段記憶，你把它加速像火車一樣催促往前跑。

晦暗的夜色，計程車迅速停在家門口，你急速拉開車門鑽入後座，車頭飛快駛離小巷。在車內你嘴裡三倍轉速發出聲音，噁哩呱啦和運將臺語攀談。

「……汝愛開查某矣呢？我載你來去……」運將撇著頭，說話速度快得像連珠炮似的講了一大串。

是獨居老人的情慾冒險，或者道德毀滅，你火速定義。人生第一次，不管，你決定要勇往直前。黃色計程車



急速穿越街道，車行速度在快轉下橫衝直撞後，停在一間老舊賓館。你迅速被帶進樓上燈光幽暗的走廊，房間鑰匙速轉一圈後房門開啓，撲鼻的廉價香水味襲來，一長髮女子漾起微笑。快轉滑稽的動作畫面至此恢復正常速率。

「你好，我叫小玲。」你聽口音應是越南籍女子。滿年輕，身材嬌小卻豐腴白皙，鵝蛋臉帶些鄉土味，但大眼汪汪，口紅唇線鮮明，讓人興奮。她清純帶點狐疑的眼神直視著你這位歐吉桑，你視線慌亂起來。

「小玲，我從來沒找過外面女生……」侷促的你按規則先遞了三千塊給她，你心跳仍是二倍速快轉搏動著，胸口的震顫使你難以換氣與呼吸。她微笑的梳理頭髮。電視頻道正播放呢喃震耳的日本A片，年輕女優和禿頂老頭性愛操演，猥瑣的老傢伙額頭還綁上「必勝」字樣布條。你胃裡有食物想爬出喉嚨，立即把電視關掉。

潛意識裡你想找一個正當的理由掩飾罪惡，你說自己充滿壓力。長久以來，你一直謹守行為的戒律，如今你要把生活當作是一種反擊或逃離，就算是行屍走肉，也要讓靈魂服從就範。

她在你眼前胴體裸陳，準備的姿勢很業餘，堅挺的胸部則散發著誘人的頻波。瞬時你手機鈴聲大響，連續重複二循環後化為簡訊鈴聲。你斜睨著手機。

「爸，你不在家喔？媽後事剛忙完，你身體一定累壞

要多休息。女兒。」看完簡訊，你心神瞬轉朦朧恍惚，熟悉的雄性動作跟生理的感覺全然都忘掉了。你內褲裡驕傲的部位像根蒟蒻，軟趴趴地沉靜無聲。某種程度你欺騙自己，做夢是殘忍的。

「先生，你不想做嗎？我可以幫你啲。」小玲輕聲問你。

「小玲，沒關係，妳先走吧！」你推說自己臨時有事。

你的情慾逃走了。對於這種在亢奮剎那才會想起的東西，你有些陌生。畢竟陪伴病妻多年，這檔事已然失憶。也好，生理引擎無法發動就不能做壞事，少了一件業障。你自我安慰著。

火車已轉入海線，沉入情慾冥想的你突然尿急，趕緊跑到隔壁車廂廁所。進入後你拉緊扶手卻凍滯原地，膀胱尿意明明飽脹卻找不到出口。你全身使勁醞釀許久，小便斷續滴答卡彈後，一陣霰彈開花，但列車東搖西晃，濺溼你褲管及鞋頭，手足無措溼漉漉的尿漬就像素月走後你的生活。

素月辭世，空蕩蕩的房子更顯荒蕪。大尺碼的寂寞裡，充滿混濁而龐大的怪味，你瑟縮於陽光眷顧不到的角落，在幽暗中演練身蝨蟻窠裡的感覺，猶如在預習死亡。

這房宅裡所有熟悉的形影都離開了你的視線、你的家、你的生活。你的世界需要聲音。你用回憶鼓舞意志，電視音量轉大攪拌孤獨的空氣，然後偽裝自己是月亮，愣著眼等待黑夜來臨。

白天閒暇你想和兒女電話聊聊，但話筒傳來——

「爸，沒事的話我先忙……爸，我現在沒空講話喔……」  
你掛上電話，無語。

日復一日蟄居在奄奄氣息的屋子，你像條被鎖鍊緊縛的無助老狗，你開始明確的懷疑自己還存活的事實。生病了，你悵然。

你外出回來用一大串鑰匙開家門，怎麼都開不了。找鎖匠來才發現門是反鎖的。因為，你是從後門外出。你把房子反鎖，以及自己。

真的，你忘記了，忘記了自己記得什麼，也忘記了自己忘記什麼。你記憶有看不見的屏障，你開始進行大醫院之旅。

此刻細雨裡的後龍站牌迅速向後倒退，昏晦中不遠處的外海似乎燈火熒熒，應是魚汛季節海面上晃蕩的漁船，你臆想著被捕獲的魚兒眼瞳茫然，與你那次醫院的際遇有著相同迷離的眼神……

關於古老的愛情，感人畫面必須以慢動作呈現，一

如你看瓊瑤電影某些情節就是如此。長庚醫院電梯門鈴聲如微波爐叮一聲打開，但因為是慢倍速，聲音又長又刺耳，電梯門亦徐徐橫移才完全開啓。你慢慢舉起步履踏進門內，眼瞼緩緩張開揚起視線，咫尺的視野內映現一張輪廓……小玉。

銀幕上，男女主角淚眶晶瑩，互喊時嘴巴慢慢張啓，眼神款款交換。你心臟擂起震天價響的太鼓聲，咚——咚——咚，動脈血管膨脹並緩緩在臉頰上綻開紅潮。尚有風韻的她，眼眸靜靜凝視著你……

「都——是——我——不——對。」她低啞的吐出戰慄的聲音。隨後影像畫面轉為正常放映。

「是緣分吧。」你回答。

「我前夫愛賭不顧家很糟糕，結婚不到十年就離婚了……」她說自己的人生睏倦，正等一把手術刀敲醒。

「我內人已過世五年。」你簡單訴說喪偶之事。兩人交談口氣雖有些陌生但感覺美好。

「我今天要開刀拿掉胃部腫瘤。」

「妳安心接受手術吧，祝妳手術順利早日康復。」

「等我！」麻醉前她哽咽兩字，語氣異常沉重。一道電磁波頓時貫通你心底，感人的空氣淹過鼻孔，眼瞳溼潤，你不換氣地猛領首。

揮別離開後，你望見陽光下的塵埃，靜靜落下卻又忽

然揚起，你心裡有種欣然的悲傷。轉身，你憋住快要失事的笑聲，手機裡她留的電話按下刪除鍵。

要換另外一家精神科看病了，你提醒自己。

火車穿越桃園後，黑壓壓的天幕已暈染稀微的亮光，垂危的黑暗仍在遲滯掙扎。小玉的事情縈迴心底時，你默想，有些事情不應該忘記，但有些事情，卻不應該想起來。你大腦旋即啟動運算功能，透過謊言和欺騙程式，在下意識裡不停的在自我說服，反覆解釋自己某些怪異行為的合理性。「海馬迴」也開始處理記憶運轉，你腦部記憶體恣意刪除舊的檔案，或選擇性排斥某些新的檔案。轉瞬，你大腦不自主的亂數複習又陷入胡思亂想……

有段時期，你病痛纏身，兒女回來看到已成廢墟般的家裡，搖頭嘆息。子女幫你清掃房子，你帶著小孫子與外孫女至蓮池潭公園遊憩。

「阿公，什麼是安養院？」孫子問。

「喔，是老人一起居住的地方啊！你問這個做什麼？」你心裡詫異著。

「因為爸爸跟姑姑有說要把這裡房子賣掉，送你去安養院住。」孫子說。

大人殘酷而無情的話語小孩怎懂？你皺紋像乾硬的糞條裂開來。回家時，穿房仲制服的年輕人從門口離開。

你心緒焦躁想要一些解釋，但，算了。走進廚房裡拿了紅豆餅給孫子吃，豈料戴著口罩的媳婦拉了正要咬食的小孩回房間，你隱約聽見告誡聲，「這裡東西很髒不要吃。」

你從他們嫌惡的眼光看見自己是害蟲的影像。當晚全家至飯館用完餐回來，子女圍攏齊聚，客廳散發著虛假的溫暖。但隨後都說要趕回北部，就像小鳥想要立即逃出囚籠。

「我喜歡住在南部，我絕不離開這個房子。」他們上車前你淡淡的說了這句話。

日子繼續毀敗，你身體一如預期開始驚濤駭浪的抵禦病魔。慢性病尚能周旋，然失智及妄想之心神戕害讓你困頓。你記憶被藩籬圍堵，鎮日都兜繞著找鑰匙、遙控器和手機。這尋寶遊戲不好玩。你請求大腦中樞支援，得到的回應是無鍵入資料可查。你把醫生告知你的病症解答，當作一種有預設立場且反覆倒帶的已知預言，潛意識裡排斥理解，你厭倦冷峻的藥物武器。你曾經想過要好好寫一篇遺囑，或者訃文，然後像中魔咒般沉睡，睡到時間腐朽融化，最後等死神來親吻。你甚至給自己買好了元亨寺的納骨塔位，父母和素月都在那裡，你想往生後應該不會再寂寞了。

「爸，我在北部找到一間不錯的安養中心，設施管理都很好……」兒子電話打來說。他老想賣掉老家卻從來沒

想過要接你同住。

「爸，妳來板橋住我這裡……」想盡辦法勸服你離開老家的女兒也傳來簡訊。

你偶爾會有好幾種奇特的想法黏在心底，譬如，子女隱性的遺棄是種合理的謀財害命。對，這透天大宅值不少錢，還有高額壽險。你不停的點頭確認這個殘酷的意念，他們期待牛頭馬面早日帶走自己父親。你想到這裡，四肢癱軟無力起來。

火車經過樹林站後，黯鬱的天色以你察覺不及的速度逐漸變亮，但不久後列車駛入像礦坑般的地下化隧道，車窗又戴上墨鏡，再度陷落深邃的漆黑。你以長斑的枯瘦雙手搓揉眼窩，如同那天在子女面前所做的動作……

某日，兒女兩人突然單獨從北部回來。

「爸，你年邁身體不好，自己一個人獨居實在很不方便……」措辭戰兢的兒子邊說邊觀察你的神色，儼如諜對諜的交涉。你感覺有隻饞嘴的貓，以鼻尖貼近猛嗅，長長的舌頭準備伸出，要舔走你這隻擱淺的魚。

「爸，如果媽還在，她也不放心你待在老房子沒人照料。」說話曲折的女兒，沒說出口的比說出來的更蜿蜒崎嶇。你摹想眼前是兩隻完全陌生的危險生物，只能戒慎恐懼。你蹙眉語滯。

「我很想接你去臺北住，但我房子小，你媳婦和我工作又忙，無法照顧你。但安養院有良好看顧，也有伴較不會孤單，我看把房子賣了吧！」兒子臉上擠著笑容，他自信遊說的功力已經接近滿分。

「對啊！你如果住北部安養院，我們可以常去看你。這裡賣了吧！」女兒說著有點心虛，她忘了曾經要你去她家住。

「好吧。」你雙手搓揉凹陷的眼窩，深吸口氣說。你發出近乎生與死的妥協。

若不同意賣房，他們會對自己不利嗎？你內心滋生起某種細菌，且悄悄的大量繁殖起來。兒女兩人眉開眼笑。你眼角微熱。當晚你與子女閒聊至深夜，兩人亦在家裡住一晚，準備隔日處理房屋託售事宜。兒女熟睡後，你泡在浴缸思索著，是該向老宅告別了。

「各位旅客，板橋站到了……」

你到底是醒著還是睡著，你覺得已不重要。你只知道自己像是困在一個沒有出口的水晶球裡，連衣領都快窒息。而渾身卻輕飄飄的，像被氦氣球拉著無止境的裊裊騰升，飄升至太空中徹底迷失，不過這一切的一切，完全不在計畫之內，但天已亮終究要下車了。火車慢分，手錶的

時針與分針迫不及待的走成上下一直線，六點鐘整。

雙眼尋索光源，你從地下月台隧道區的冥魅當中踽踽而上。移步大廳，視野裡宏偉的建築物仍在沉睡，週日清晨岑靜的空氣裡幾張漠然的表情與你交錯，他們孤獨的影子融進一片闐寂裡。你被方位動線地圖裡迷宮般的解釋吸了進去。你很想玩捉迷藏。兩個小孩童年最愛這遊戲。

「躲好了沒？」你在想，怎麼樣讓他們找不到你。

你拿起全家福相片，視覺鎖定遙遠的往昔，思覺全然沉浸於影像暫停，你腳步則挪往捷運月台。捷運售票機投幣時，你霎時忘卻竟要到哪一站下車，你慌亂的找起手機，少頃，才想起手機早已遺失。你察覺到背後有叵測的視線，發出令人疼痛的銳利目光，那蒼蠅般的眼神牽動你糾結的情緒，你轉身快步離開。

你像隻失去了蹼的青蛙，漫無目的地在池塘裡漂泊著，你在車站內逡巡來回後隱翳在晦暗一隅，靜靜投下失落的影子。你回家，你想回家，你想念高雄的家，而這裡只有沉重的生疏與無盡的黑暗。於是，你步履朝向高鐵指標前進……

平穩的高速列車上，你一動也不動地斜著額頭，眼臉黏閉，嘴唇微張，陷沒於一個五星級的沉睡。當南臺灣澄澈的陽光刺亮車窗之時，熟悉的半屏山景致迅速拉近，

你昏昧中聽見列車到站的廣播揚起。你頂著一頭如宇宙洪荒般渾沌的亂髮，步出高鐵車廂。隨電扶梯上至車站大廳後，你明顯感受到這裡鮮活清晰的明亮，截然不同於北部的臺北天空，像黑色顏料打翻後濁染的水彩畫。就在你重新調整臉部表情時，遽然發現右側方有鬼祟的人影纏擾你的視野。

你用眼光斜角掠過那名黑衣男子，他兩眼微凸癡笑，視焦不時朝你鎖定，就像一隻陰狠且極為小心翼翼的肉食動物。你有種空氣稀薄的恐懼，如同蛇吻後全身冰涼，毒液在體內流竄，然耳朵卻聽見蟲蟻蠶食你腦髓的細微聲音。車站內商店在你眼中開始傾斜，列車時刻電子布告欄裡的數字失控狂跳，白底黑字的圓形大鐘指針旋繞打轉，候車座椅在移動，大廳上鋼骨鐵架向外倒，整個空間在旋轉。而後速度逐漸加快，像離心機一般。你立即坐在候車椅上但仍奮力睜著眼，此時視覺已緩緩墮入一片黑。

你依稀看見深夜的老家燈火隱隱約約，像螢火蟲在黑暗中描繪微光的輪廓。客廳裡兩名子女還在討論要如何賣掉房子及安置你到養老院的事情。你仔細環視著老舊的屋子，察看每一處的角落。院子裡的芒果樹、鏽蝕的鐵馬、牆壁上的污漬、地板上的凹痕、微皺褪色的灰白煉油廠制服，腦海反芻著報廢的陳年往事，一種溫暖的感傷在心底

擴散開來。你要醒來，你要回家，你告訴自己。深層意識的闇黑隧道又迸開一條光亮的裂隙……

昏暗的眩暈感消失之際，你起身但兩腿發軟，一時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後方的黑衣男子旋即向你走來欲做扶持，你心房有個聲音迴盪著：「別相信任何人！」於是你惴惴的撐起雙腿，拖著佝僂身軀朝臺鐵出口樓梯處疾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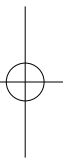
驟然，你迅速擺動的手腳似乎全然融在空氣裡，並逐漸變得模糊起來。你竟然看不見自己的身體，但在隱微中你卻聽見「啊！」一聲，你從陡峭的扶梯上跌倒，一路往下翻滾。你清晰感覺到心跳的力道和果決的意識，你想主題已經形成，不可修改，即使失敗了也不能刪除重來。而事實真相即使沒有目擊者，並不代表沒有人「看見」，但是，你有不誠實的權利，你知道新的一天已經到來。你重重摔滾下來後，頭部直接碰撞地面。黑衣男子衝下來趕緊抱扶起你的頭。

「阿伯，我是你煉油廠同事阿忠的兒子，小時候我見過你，本想和你打招呼的……」黑衣男子囁嚅著拿起手機打一一九。

你口裡湧出大量鮮血，眼睛裡卻沒有痛苦。你突然看見光粒縹緲的港都金色陽光，覺得回家真好。不必住北部老人院了，你心想。

斷氣時，你手裡還緊抓著上衣口袋，裡面塞著那張泛黃的全家福相片，另外還有一張新聞剪報——

「兄妹返回左營老家探視獨居父親，兩人一氧化碳中毒陳屍臥房，老父親卻不知去向，警方正全面追查……」



評語

彭瑞金

在所有九十一篇作品中，我認爲這是最耐讀的一篇作品。主要是作者一定要有相當的人生閱歷，經歷某種年代的臺灣生活，才寫得出這樣的作品。主角是外省第二代，娶了典型的臺灣妻，然而無論怎樣克盡婦職孝道，終不得公婆認同。等到公婆歸天，養大兩名小孩，各自完成終身大事，女主角也如油盡燈殘，百病纏身，猝逝。夾處外省父母與本省太太過一生的主角，剛忙完太太後事，成爲寂寞、性無能、有失智跡象的老人。當他發現一雙兒女正密謀賣掉他的房子，將他送往安養院，老人以「我絕不離開這個房子」誓死頑抗。故事的結局是，老人的兒女在準備隔日處理房屋託售事宜的晚上，雙雙一氧化碳中毒，死在老宅，老人不知去向。雖然作者刻意將故事的結局貼上馬賽克，但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住它所傳達的時代也是社會的悲劇悲情。



## 何志明



### • 作者簡介 •

政戰學校新聞系畢業，曾任大學教官多年。

二〇一一年開始投入寫作，曾獲竹塹文學獎、桐花文學獎、浯島文學獎、二〇一一及二〇一二年好詩大家寫、全國生態文學獎、電信創新應用大賽文學創作獎，及一些徵文競技獎。

### • 得獎感言 •

內心想不出有任何距離，能超越父母親情。高雄太遠，月亮太近，藉書寫身邊故事，為來自南方的異鄉人尋索出口。希冀所有渴望回家的鄉愁，都能堅守幸福的曲線。謝謝！感恩！

## 出海口

陳文偉

如雲美女羅列在美輪美奐的花園洋房外，全等著，等著自己步出豪華房車；鶯聲燕語奔騰澎湃，如浪，一波波晃得人心旌搖曳。嘴刁古巴雪茄笑得合不攏，雙臂張開一攬將美女全摟進懷裡……咦？怎麼碰一個壞一個？破皮斷腿掉胳膊眼珠子滿地滾，驚得、嚇得目瞪口呆，菸都叼不住，落地燎起一片火海，噼噼啪啪，把竟都是紙糊的女子房子車子燒得人心急心疼……火勢冲天一發不可收拾，如浪，猛地朝身上洶洶捲來。

啊！刺眼灼熱裏蜷縮在商務艙的李大元。惡夢又現？明知虛驚一場，恍惚的神魂卻還困在那片富貴榮華逐一化成灰燼的烈焰之中。

航行在風平浪靜一萬公尺高的層疊雲海，機艙內放眼一片寧謐。空姊輕步緩履，正從容為稀疏錯落的旅客遞送菜單。真是不景氣吧！最近一連幾趟班班人滿為患的飛行，商務艙卻總是小貓幾隻，李大元不禁心想，自己是否也該省省了？坐直身子，轉頭望向窗外一如熊熊火光的泛泛霞紅，目光在波瀾不興的雲浪中游移，百思不解最近怎

麼老夢見「燒靈厝」？兀自忐忑不定的李大元忽然好後悔，不應一登機就沉沉睡去，該再好好鳥瞰一次城市樣貌的。這回離開，或許就再不回來了？更深的不捨，是多回望一眼那雙每回送別回潮潤動人的明眸。雖然還是無法確定，那汪依依難捨的神情是真是假？

現在的處境，連生活費那點小錢都無力一如從前了，真假又有何區別？難道真冀望她會癡癡等待？

堅決不為「渴飲一口牛奶而參養一頭牛」的李大元，向來恪守「換人如衣，銀貨兩訖」的買賣準則。每每宣洩完年過半百依舊汨汨莫之能禦的精力慾望後，從來只留下讓女子笑得花枝亂顫的厚厚一疊鈔票，既不留人，更不留情。直到一年前，隨上海同業到海南島的海口打球，竟和這位樣貌神似初戀情人的重慶小姑娘結下難解之緣。

想找回什麼？李大元不知道。只知道此後至多隔個把月，從臺北或上海或其他出差的城市，總會飛去海口幾天，最多一個星期……

「李先生，要再來杯餐前酒嗎？」固定航空公司、固

定航班的固定艙等，頻仍往返一年多的李大元，早已是熟客。

送上冰涼香檳，空姊微笑著轉身離去。李大元又想起重慶小姑娘更柔、更甜的聲音和笑容，隨著緩緩入喉的沁涼，滑進心湖，再次蕩起圈圈情思漣漪。

「我……不知道啦！你好壞，明知故問。」

酒店包廂內初相識的那晚，重慶小姑娘顏孟緊偎身旁坐了整晚，靦腆略帶點稚氣的姣好面容不僅酷似大學初戀的伊人，一雙宛若紫色鬱金香晨露般的水亮明眸汪汪含情，梨窩漾動淺淺春意，無須言語，綿綿遐思便蕩落心底激起橫流的慾望澎湃洶湧。

被李大元握著的白皙柔荑，整晚若有似無地撩劃汗涔涔的掌心，對於一起回飯店欲拒還迎的忸怩羞澀，甚或床第間嬌喘噓噓頻頻皺眉蹙額的可掬憨態……在在讓李大元彷彿逆溯流光，尋回內心早已枯涸的青春泉源。

更讓人怦然動情的，是回回堅要送機，每每緊挽住胳膊，埋首胸膛久久無聲，直待要進閘時才抬起頭，盈眶淚水瞬間便將素來自豪的鐵石心腸淹沒……出海口前一次次宛若生離死別的不捨，起初李大元打心底鄙視這般惺惺作態，幾回做作竟弄假成真似地半信半疑，繼而強烈渴望且一再說服自己：是真的！

用完餐，搖搖頭婉拒了空姊再次添酒的柔聲相詢。李

大元調低椅背，斜身半眯著眼，目送嫋娜背影消失在布簾之後。欸，深深嘆口氣。閉目想養養神，驚醒的神魂卻再難蛻伏，鼓動思緒如潮滾滾翻攪。

哀樂中年多少說不明白的心事？大大小小弄擰了的疙瘩總堵得人難受，更有許多留不住卻也沖不走的惋惜或遺憾，亂流般潛伏四竄，遍尋不到宣泄出口。每次飛越理智藩籬飛來海口，這股無名壓力匯聚成的洪流，總能流入那汪深不可測的溫柔，將排不出的抑鬱壘塊暫時擱淺，遺忘。儘管內心了然，多半只是假象。

也是藉口！李大元很清楚，卻很享受，更沉醉於這份感官與心靈的錯覺。

想到允諾許久卻總有意無意忘了兌現的那幢小洋房。倒不是慳吝或反悔，小姑娘雖從不曾索東討西，但李大元每回給起生活費或主動餽贈珠寶首飾可一點也不手軟，又怎會吝惜市郊沒好多錢的小樓房？猶豫不決的，是心照不宣的那份象徵意義。李大元既害怕給不起一生一世的承諾，更害怕真心終只換來假意。這個臉，還真丟不起！

儘管這次再三保證下回就去訂房子，但若真走到那步田地，也是有心無力了。摀熄了頭頂照明，李大元閉緊雙眼只想躲進無煩無惱的夢鄉，卻又想起這些日子以來接二連三的惡夢……

毛玻璃門終於將壯碩的身影關在視線之外。快步走進洗手間抹把臉補好妝，向排班「的士」出口方向走去的顏孟邊撥打起手機：

「喂——周姊啊，我顏孟啦！」

才走出機場大廳，熱浪便簇擁著鬧烘烘的音波聲滾滾襲來；亮晃晃的萬道金芒刺得久慣於黑暗和霓虹色光的水汪汪大眼睛眯成一條細縫。顏孟從最新款的愛馬仕包裡掏出亮紅粗框鑲綴著點點碎鑽的香奈兒太陽眼鏡，雙手撐開、戴上，繼續扯著嗓門：

「喂！妳大點聲，這兒很吵！」話機貼著耳，搗住被四周噪音淹沒的另一隻耳朵，嗓門扯得更開：

「是呀！老爺回臺灣了……有抄手啊？好，我這就過去。」

一坐進車，撲面而來的清涼雖然攪雜著的士車慣有的淡淡異味，終究把惱人的燥熱拋在身後。想到老家可是舉世聞名的火盆子，海口夏天這點溫度照說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晒，但才來了幾年，卻已覺得酷熱難當。習慣空調了吧？摘下眼鏡，瞄了眼右前方的駕駛員證件，顏孟斜身癱靠著椅背，目光掃過兩旁匆匆退後讓路的一株株高入雲似的椰子樹，緊繃的神經終得以慢慢放鬆。

眯著眼養了好一會的精神，才把手伸進皮包，摸了摸照往例總是厚厚一疊的牛皮紙袋，感覺好像薄了不少。回

想這幾天相處，熱情雖依舊，但一向喜好滔滔大話的老爺卻顯得異常沉默，經常魂不守舍似地發歎、出神……

「啊！不好！」

突然想到，連著幾回老爺買好商務艙機票要顏孟飛到上海，陪同出席臺商間滿室鶯飛燕舞的餐會，周遭全是詫異的神情和嘖嘖稱羨的讚嘆。當時，男人間相互調侃的不入流話語，轟地一下子全在顏孟的腦海湧現：

「李董真有眼光！」咬著老爺耳朵說話偏又如此大聲，色迷迷的目光還不斷在自己胸前遊走。

「嗯，真是漂亮！難怪你肯固定下來……呵呵，我們業界最有名的老船長、黃金『單身漢』也終於淪陷了喔！」叨叨絮絮的胖伯哈哈大笑，還賊兮兮地舉起酒杯向自己虛比了一下。

「就是說嘛！」胖伯身旁形容猥瑣的中年人也湊了上來。「以我對咱們李董事長素來出名挑剔的了解，嫂子非但年輕貌美，想必更是『內外皆美』喔——」

滿桌男女哄笑聲中，面紅耳赤的顏孟刻意緊挽著老爺低頭不語，偶爾才瞟了身邊人一眼，汪汪大眼盡是藏不住的欲語還休，也更招惹得群蜂嗡嗡亂鳴。顏孟知道，這下子老爺肯定更覺臉上光彩無限。

每每陪著參加類似聚會，雖總成爲眾人目光焦點和眾聲蜚短流長的標靶多少讓顏孟不自在，但在這些少說多聽

的場合裡，漸漸了解到枕邊人確是根柢深厚的業界大腕、更是花叢闊綽老手的事實；也在姘紫嫣紅一片吱喳咕噥的耳語聲中，深刻感受到對於老爺這頭「肥羊」競食者眾的覬覦壓力。

想到這，再探手摸了摸的確薄了許多的信封袋，「另結新歡」的恐懼一霎時就像源源吹來的冷氣將顏孟團團籠罩。原本還盤算著邀約姊妹淘慶祝老爺終要買下那幢濱海別墅的一顆心，瞬間冰涼結凍。

「夢寐以求的洋房，可別成了煮熟卻又嚐不到的鴨子肉。」不禁暗暗嘀咕。

看了看手腕上老爺特地從法國帶過來的卡地亞鑽錶。還早，飛機還在天上。轉念又想，這碼事打電話或發短訊息都不恰當，老爺最厭煩女人嘰咕叨叨錙銖必較，貿然質問肯定討不了便宜。

「還是先問問周姊再說吧！」

顏孟始終堅信，只要是男人，周姊肯定有辦法。

十七歲那年，三峽大壩工程搬動上游水源區一百多萬戶人家的遷徙洪流沖到顏孟家的村落。國家分配的水泥房雖然又新又大又牢實，但屋後原本的幾畝地卻沒了。說那是沒產權登記的國家不補償，但是顏孟家在這田地可已經耕種好幾代。少了田裡收成的貼補，本已捉襟見肘的生活更變得苦哈哈。一回，也算是遠親可一向鮮少往來的周姊

返鄉探親，知道了家裡窘況（應該是看上自己長相吧），便熱心引介不想、也無力升學的顏孟到重慶市區的川菜館當服務員。每每回想起名為服務員實同奴僕的那段悲苦，顏孟就恨不能快轉略過。只是再苦也得熬，一個月兩、

三百塊人民幣的工資還真成了爸媽的救命錢……何況，這份工作只是請君入甕的第一步。沒多久，周姊便帶著一個個穿金戴銀、年紀與自己相仿的小姑娘來店裡吃飯；還熱情邀請下了工的顏孟一起上重慶最紅火的「的廳」瘋了一夜。的廳豪華氣派的裝修、轟轟撼人的樂音和炫目的五光十色，全讓初進花花大觀園的顏孟看傻眼也看動了心。小姑娘們整晚吱喳聒絮著一條條掙錢的門道，加上一旁時而敲敲邊鼓的周姊說得天花亂墜，幾天後，編了個周姊不知已經教過多少小姑娘欺瞞家人的謊，顏孟就跟著來到了海口。

這些年顏孟也幾度跟著周姊回鄉招募新血，只不過扮的是當年讓人豔羨的、繡衣朱履的角色。餐館服務員先嚐過努力掙錢的苦，誘人的聲色享樂就更具魅力與說服力，然後就從酒店公主、陪坐、陪唱、陪酒而終於陪睡的一步陷了進去。

愈想愈悶氣。顏孟好言向駕駛員打了聲招呼，搖下窗，點支涼菸深深吞吐幾口。目光穿出霧瘴穿破烈日下城市蜃樓般的幻影，路兩旁三色梅的血紅葉片間點點小白花

楚楚可憐，參差交錯不知名的花草，妝襯出盎然的一片生機。卻被滾滾塵囂披上一層又一層的霧埃俗垢，叫人看不真灰蒙蒙外表下，青春本來的顏色。

轉眼三年了。不只自家，隨著愈來愈多村鄰裡的小姑娘「下海」謀生，窮鄉僻壤爭相冒出一棟棟獨門獨院的樓房。過了這許多時日，想必也沒人相信每個小姑娘都如此容易便在海島的城市發財，只不過沒人願意，更不忍戳破這層用肉體自尊和廉恥換來金絲銀線才織就的遮羞布罷了。想到生張熟魏醉生夢死的這日子，總覺得就好像困在老家冬冷夏熱的盆地一樣。人被重巒疊嶂圍住，心被貧窮災厄困住，在這兒，人生卻是被看不見卻更高更深的慾望山谷禁錮著。下意識按了按手臂的雪白肌膚。都說歲月是女人、尤其是美麗女人最大的天敵，現在看來還好，但二十歲已過，往後可就愈來愈不好。這碗皮肉飯，還吃得多久？好不容易，爸媽鬱積了大半輩子的貧愁苦憂和霉運穢氣終因有了女娃這條疏通洪渠道而得以宣泄出海；自己剛起步的人生，花樣年華卻已須面對「人老珠黃」的困窘與不安，茫茫惶惶的日子還那麼漫長，與日俱增的徬徨恐懼如洶洶亂流起伏奔竄，卻不知找不找得到投靠歸依的出海口。

真失去了老爺，未來咋辦？

「周姊肯定會有辦法的。」顏孟低聲自我安慰著。

大顏孟一輪，際遇相差無幾的周姊，可是海口數一數二最高檔酒店的頭牌「媽咪」。旗下清一色產自「天府之國」的女川娃子本就皮白肉細，在周姊臉蛋、身高、體態的層層篩選把關之下，個個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加上周姊肯花工夫、下本錢，不但會幫每個鄉下來的土包子細細地從頭打理到腳，舉凡斟酒端杯應對進退，甚或床幃房事無不三教四誨，還真要求做到「內外皆美」。尤其，打從海南成了臺商最愛的打球、「休閒」聖地之後，周姊更是費心研究島嶼男人的種種好惡。在國內，酒店小姐大多喚恩客為「老公」，唯獨周姊要求旗下姑娘尊稱「老爺」——說是沙文主義愈興盛的地方，男人愈喜歡這類稱呼。顏孟不懂這些，但每個男人確實都很受用。

像剛認識這位迥然不同於一般尋歡客的臺灣老爺時，周姊的分析研判，諄諄傳授扮純情、裝深情、少說話、多用眉目傳情的錦囊妙計，日後證明無不精準、奏效。所以顏孟很信服周姊對各式男人不但瞭若指掌且能應付自如的好本事。

想著想著，車子已拐進剛來時讓顏孟驚羨得目瞪口呆的這個高檔小區。周姊一個人拚鬥多少年才掙來的這層大廈樓房，看在如今顏孟眼裡卻已嫌窄狹老舊。不禁又想，到坐落在海口最紅火別墅區的那棟純白建築。看過了不少單位，但自小生長在被崇山峻嶺圍困、沒看過海的內陸

盆地，顏孟就是對這幢面向廣袤海洋的洋房情有獨鍾。如果，如果老爺買下這房相贈真代表著默許的承諾，那麼擁有了這幢房子，或許，也就擁有更遼闊的人生了吧！

下了車，才驚覺外頭陽光竟如許耀眼。顏孟抬起了手擋在額前，卻遮不住那一片熾熱、毒辣的烈日當空。

瞌睡蟲終究捉不回來了。索性調正椅背坐直了身子，李大元翻開隨身帶著的那份始終難以置信的半年報，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耐著性子，逐項一一查對。不知已是第幾次了，端詳半天，還是看不出個聊以安慰財務狀況沒那麼糟的會計紕漏。怎麼會？

文件隨手摺在身旁空位，李大元頹倒在厚軟座椅，環顧四下乘客多半已熄燈入睡的一片黑暗，暗暗碎念著：

「庫存出清前，得先設法籌筆現金才能度過眼下這關……」

闔上眼，嘴角浮現一抹苦笑。現金？以前最多的不就是現金嗎？

記得，剛改革開放的那時，從上自中央及地方極盡配合的招商拉攏到天壤落差的消費水平，赫然發現，新臺幣竟如此管用。尤其者，諸多「物美價廉」的聲色犬馬，不但讓芸芸異鄉客子彈充足地在菲菲芳草間汲汲獵豔，而彼岸鶯燕的「敬業」，更讓臺商為之驚豔動容。一個個從

老妻眼見心煩的腦滿腸肥搖身成群芳讚賞的英姿雄偉；從家人口中不知體貼關愛的工作狂脫胎成多金多情的大老闆。金錢萬能！急速扭曲的價值觀猶如雙鋒利刃——揮霍一刀爽快劃破了為家庭為事業多年纏裹束縛自制的層層義務責任與道德，任憑身心壓抑潛藏的慾望漫流四溢；卻也因此因而面對刀刀見骨後，自身赤裸裸的不堪與醜陋。

人性的試煉？抑或是時空際會而生的因果？

就像舷窗外怎麼想都不該動也不動的雲海一樣，李大元同樣不懂箇中緣由。卻深知很多事只有當事人才明白，也唯有身處滾沸煎熬，才有非找到出口不可的迫不及待。情感、慾望如此，事業更是如此。

從染一疋布賺一疋做到毛利不及5%，工人少不了幾個，工資卻像鍋爐溫度不斷飆升；規模再怎樣縮減，照樣源源不斷排放污水似地流走大把大把鈔票。原是數一數二的專業染整園區，鼎盛時期幾百家工廠排放的濃煙足以蔽日遮天，也足以蒙上示威抗議索賠無止境的烏煙瘴氣……曾幾何時，家家賺得黑天暗地的榮景已煙消雲散，敵視的確煙和不利產業經營的愁雲慘霧卻是瀰漫不去。陰霾中但見夕陽落向海峽彼岸，於是，一窩蜂地競逐想像中旭日再升的絢爛美景而遷……誰料得到，染整業多年鬱積的滾滾濁水，宣泄排放的出海口，竟是在多少年勢不兩立的「敵人」土地上。

「李先生，您的咖啡，請慢用。」

依舊忍不住目送婀娜的身影漸離漸遠而再次消失。李大元忖度著煩心亂意的公事雜事紛至沓來，自己愈來愈不濟的體力精神可還能撐過這關？轉念卻又想，這輩子不就是這樣關關難過關關過地一路闖出這番局面？下意識挺直腰桿，加進冰糖和牛奶，混雜著心事攪呀攪地把一切都攪得面目全非，才端起精緻得好似一捏便碎的瓷杯，一小口一小口品嚐著濃郁的苦澀香甜。

世上大概沒有比臺商更樂於成群結夥的吧？集市、睦鄰，相互照應也更方便互相競爭，或倚賴。串佛珠似地一家串著一家，很快又在異鄉連成同業上下游的一長串。彼岸缺錢缺人更缺技術的初時，再如何不濟，登陸後搖身全成了外商，備受禮遇卻也競相擺款。廠區大小廠房規模要比，工人多寡門面奢簡要比，連身旁「伴侶」的年紀樣貌身材無一不明比暗較。十人薪水還抵不上臺灣一份最低工資的那時，設廠土地幾乎無償；沒人管你燒煤燒炭空氣污染，污水多的是大河小溪隨你排放；閒置已將報廢的機器任憑作價，運過海，一出進帳面資產何止倍翻。原該受限於只能「來料加工」轉外銷的臺商，機變靈巧地鑽盡當時不健全制度的大小漏洞，全新胚布權充廢料或瑕疵品核銷沖帳後轉賣內地或另行加工成品轉售，還能申領最高曾達十七%的退稅補貼……多少在島內瀕臨倒閉的同業且

夕之間不但起死回生，甚且大發利市，霎時間，個個全成了不可一世的外資企業家。顯擺？不過是順理成章該有的面子罷了。

李大元也是。順風順水那時，誰記得全是落了難才離鄉背井的？

「欸，自作自受！」擱下杯子，卻擱不下愈想愈悲哀的胡思亂想。驀然憶及不久前，越洋電話中與定居加拿大老妻的那番對話——

「煩死了！火大明天把股份全賣掉，老子不幹了！」說到公事，李大元就不禁大發脾氣。這輩子，大概也就和妻說話才如此直接吧。

「是嗎？」一貫的冷靜與平淡。「真不做了，不會無聊嗎？無所事事的日子你過得了？」妻的反問和揶揄，意味著壓根兒不相信。

「怎麼過不了？」頓了頓，又說：「退休就到溫哥華陪你和孩子，不好嗎？」

李大元清楚記得，妻彷彿思考什麼似地停頓許久，才字斟句酌地輕聲說：

「你確定是要來溫哥華？」忽而故作輕鬆地笑著說：「別逗了，去海口吧？」不容頓時僵住的李大元有何反應，妻立刻接著說：

「你等等啊，妹妹要跟你講話。」說完便把電話交給



了女兒。

此後未曾再提過隻字片語。李大元了解傳統父系家庭長大的妻，對自己在外交際應酬甚或拈花惹草，總有著極大的寬容，卻絕不允許逾越「家庭」這道底線。就像事業剛起步的好多年前，妻對當時那段婚外情早就知悉，卻始終保持距離冷眼旁觀，直到發覺泥淖已深陷，才在話機旁李大元常翻查電話號碼的記事本寫上對方的姓名地址和電話……事過境遷不久，便被立可白塗銷。這回，該也是如出一轍的提醒，和警告吧？

事業遭逢危機、偷情又被捉包的如今想來，以為真能飛天鑽地的自己，不過是妻子眼中只會撒泡尿到此一遊的孫猴子罷了，終歸是條情何以堪的可憐蟲。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但可恨的人呢？

飛機陡地晃了一下。李大元不禁感慨明明風平雲靜的萬米高空，又有誰看得出竟有股股亂流倏然來去？

緋聞洪流在兩岸間不斷來回衝突，激濺起無數專家的橫飛口沫和曝光媒體的眼花撩亂，卻掩蓋了潛伏暗藏的致命漩渦和摧毀一切的、真正的滔天巨浪：就算挺得住人民幣不停升值的壓力，也挺不住產業毛利率大幅萎縮；不到三百的最低工資一路升逼二千大關；改來變去的勞動法規不斷追加「三保」、「五保」等等保險給付以及嚴苛遠勝於「勞基法」的諸多勞動條件。更可怕的是，環保魔爪開

始對染整重度污染的左包右抄……生產成本屢攀新高，日漸完善的稽核制度又堵死能鑽能閃的所有漏洞，十七％的退稅補貼更是一路下滑歸零……畸變膨脹的泡沫一破滅，臺商終被打回逃難者的原形。

大夢驚醒，好一片錦繡江山竟是紙糊的，經不起大陸急速竄起後激烈競爭下擦出的一丁點火花，瞬間便化為灰燼。

如今，出海口的污水已倒灌，華路藍縷屯墾的事業堡壘逐日土崩瓦解。眼看再次泥濘一片的濁流汨汨湧冒滾滾掩來，卻不知道可還有另一個出海口？在哪？

再次躺下閉目養神的李大元，已無力想到那麼遠的問題了。迷糊睡去前，依舊苦思不出銀行陸續收傘的此刻，如何才能得到應付眼下資金缺口的及時雨？

「先別急，事情或許不是妳想的那樣。」專心聽完顏孟憂心忡忡的一番描述和假設，周姊思索了好一會兒，才說出自己的看法。

「很可能因為李董要買房子給妳了，百來萬哪，姑娘！」笑了笑，又說：「想說一家人了，也就當是零花錢給個意思意思……也有可能是在試探妳，看妳會不會計較這點小錢？」輕輕按著顏孟的手，周姊接著說：「要當這種大老闆的女人呀，可千萬別小心眼喔！」

懸著的心多少有了個底。吃了碗紅油抄手，約不到人打牌，顏孟說要上髮廊洗頭就先行離開。

漫步在明珠廣場前新翻整的步道上，偏西的日頭火氣已消，點點金芒竄出路樹蓊鬱的濃蔭，灑遍紅磚道一地的閃閃晶亮。和風送暖，輕輕摩挲著顏孟白皙柔細的臉龐，好似老爺溫暖的手。風陣陣掠過沿路的砂粒、落葉，沙沙作響的聲音彷彿耳畔呢喃的低語，不停訴說著多少前塵往事在腦中摩呀擦地拖出一道又一道的痕跡。

三年神女生涯，真能如夢般就此醒來？

放眼望去，街頭多少打扮時髦的少女也跟自己一樣？同是天涯淪落人，其中拜金虛榮、淪陷物慾、因情、因賭、甚或因毒而墮落煙花風塵的比比皆是，卻也不在少數。確是爲了養家、脫貧。在鋼索般捷徑偷偷綻放的一朵朵青春年華，花容燦爛的時光何其短？枯萎後，霜寒露重的歲月又將何其漫長？說穿了，就是一門生意，和商人一樣都是將本求利；也如同商人一般，貪得無厭、榨乾削盡者雖說大有人在，但更多的，或許是只求有利可圖的細水長流而已。

想起老爺告訴過自己的一個真實故事。

工廠往來的一家染助劑商老楊車禍意外喪生，老爺在醫院目睹到二十歲便和老楊同居了六年的上海姑娘，哭到肝腸寸斷的鼻酸畫面。同業都知道那幢位於高檔小區的

花園洋房本就買在其名下，還過戶了不少公司的股份。老爺就說啦，若毫無感情，上海姑娘好不容易得以「獲利了結」，何須如此裝模作樣？還說他參加了臺北那場告別式，可沒看見未亡人和分到上億遺產的子女們有誰掉了滴淚。

可當老爺聽到顏孟出言大罵老楊家人無情時，卻搖了搖頭說：

「也不能責怪老楊的家人，感情這本家家人都念不好的經，身爲外人，實在難以論斷。」

顏孟曉得老爺是意有所指。畢竟，是老楊先對不住老婆孩子的；也曉得像那位上海姑娘真日久生情的煙花女子只是少數。卻不清楚，對於自己，老爺心中又是怎麼想的？

或許，不完全肯定吧？顏孟深知男人把一汪汪似水嬌柔當作情緒慾念傾瀉出口的同時，也想著自己是排窮紓困的疏洪道。互取所需，互有所依，對多數男人來說，不過是筆交易。老爺呢？不吝餽贈、不惜一擲千金、卻總捨不得一句甜言蜜語的老爺，感情向來諱莫如深。

自己呢？和老爺之間，談得上感情嗎？

老爺從不應允何時再回來，也從未要求等待。誰知道細弱不堪的一縷情絲硬要牽扯住好大一幅好遙遠的未來，經得起世事多變如風？周姊就一再告誡旗下姑娘，千萬別

貪慕英俊瀟灑卻是敗絮其中的繡花枕頭，也不要輕信浪蕩子的滿口天花亂墜，更別奢想談什麼轟轟烈烈的戀愛。好運遇上有實力的大腕，抓住機會趕緊上岸才是正經打算。

周姊還常跟姊妹們說，以前她手下有位滿族後裔，人人戲稱「曹格格」的瀋陽美女，真愛上了位風流倜儻的臺商（周姊託人打聽才知只是個派駐的臺幹），非但沒拿半毛錢，還把辛苦攢下的皮肉錢全借了出去。半年後丟下一句「等我離好婚馬上回來娶妳！」的老掉牙台詞，就從此無影無蹤。傻女孩還真鉛華盡洗不上班，一心只想當「王寶釧」……

自己當然不會這麼笨。但老爺卻是愈來愈常在腦海、夢中出現，這就是相思？或只因老爺對亟欲脫身的自己太重要了？

「你愛我嗎？」

面對心血來潮的問題，老爺慣常以對的靜默似乎更顯沉重。雖得不到肯定回答，但顏孟知道，和老爺之間，身、心都已不再容易一刀兩斷就可以割割清楚。愛？或不愛？或許就沒那麼重要了。

轉過街角，好長一整排的花圃綿延出眼前坎坷不平的漫漫長路。三色梅怒張的紅豔葉片火一般燒亮了整條街，沿途小白花凋落一地，不知已被多少過往踐踏得體無完膚的破蕊殘骸，抹出一道道青春慘白的顏色。忽地一陣風捲

起一瓣瓣落了滿地的過眼雲煙，顏孟隨口哼起老爺總誇說自己唱得神似鄧麗君的那首〈何日君再來〉。

眯睡了一會兒的李大元伸了伸懶腰，收拾好散落空位上的文件，轉過頭望向窗外即將消失的層雲浮浪。想到落地後迎接自己的一大堆麻煩，心情也跟著飛機直直落。向來自豪站在危崖遍賞無邊風景從不墜落，無論情感或事業，自有一條嚴守的底線。不像多少生意一敗塗地的不入流臺商，或如水蛭般專吸同胞血汗的無業無良同鄉，非但花言巧語哄騙得小女生癡盼傻等，更假在地人熟識廣之名，設套埋坑誘騙不明就裡的同行登陸投資，或以詐財牟利或求轉售廠房設備解套。我李大元可不屑！

其實，就算存心墮落，也得有那份豁出一切的狠勁與能耐。

李大元沒有。步步為營的老謀深算，在白手創業的這一路上屢能躲災避禍；謹慎保守的腳步，卻也圈限了事業的版圖。早該投資更新環保設備、盤算不定的企業轉型、垂直整合的成本調控……舉凡不成功便成仁的孤注一擲從不敢輕試。向來安於現狀、滿足於守成，可錯過了風生水起契機浪尖的現在，李大元也明白哪怕是另闢蹊徑抑或左道旁門，也得再覓出口，才能疏通淤積的一生血汗。

剛被大陸快速邁進的腳步一腳踢開，亂流般一股股

染整業五顏六色的污水，漸次向東南亞四竄。下一個出口？抑或又一處深陷的泥淖？誰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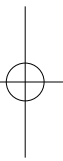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只知道不僅僅科技島，全世界都容不下產業衰老。藍天或綠地，唯有遇害、外遇，或者選舉，臺商才會在寫真寫實的媒體版面和為民喉舌的政客眼裡曇花一現，然後繼續自生自滅。這行業的宿命，如同李大元這群慣用下半身思考的雄性動物一般，不斷生產、製造污濁、可憎又必需的汨汨濁流，卻苦尋不著除開壅滯堵塞的合法、正常管道外的其他途徑宣洩。沉澱穢臭只能漫進永無出口的下水道，踟躕在不見光的管蠶間悲聲哀鳴，甚或轟轟作響……卻無人聽見。

降落前機艙內一片昏暗，只剩下一盞微光閱讀著李大元攤在眼前密密麻麻的心事。熒熒幽光彷彿野火燒亮白紙黑字，因而又想起一再出現的夢境。轉念間，李大元想到跳票傳聞不斷的張董，幾年前那間幾近廢棄的廠房因莫名大火付之一炬。雖招來警方和保險公司繁瑣的盤詰調查，也在業界惹出不少耳語物議，但終究獲得為數相當可觀的理賠，解了當時的燃眉之急。

於是，想到島內不還留有幾間胚倉？年久失修、設備老舊的倉庫最容易起火？飛機猛然著陸後在漫長跑道平順滑行，艙內燈火再度通明……李大元面露微笑，好整以暇地等著其他旅客先行。想著哪間庫房的火險保單還沒過

期，想著該如何把預備報廢的胚布先挪過去，想著海口那一片藍湛湛的大海，也想到海邊那一幢夢幻的小洋房……直到，空姊好似重慶小姑娘般的甜美笑容望著自己，這才緩緩起身，朝著敞開的出口慢悠悠走去。

出口卻未連結慣常通行的「空橋」。踩空階梯的腳步一個踉蹌，李大元忽地就跌坐在梯口。盛夏烈日餘威猶存的灼灼熱氣騰騰襲來，如浪，如夢中那一片不可收拾的熊火光……



評語

鍾文音

這篇的小說感比較淡，反而報導性強。故這篇小說若能以擬仿一種「報導文學」的體例來書寫，將會有更深更廣的視野，也比較合乎這篇文章的報導語法。

帶著說明性與解釋性的段落削弱了小說感（作者跳下來說話），在書寫細節與心理上也偏少。但撇開這小缺點，卻具有「現場感」，有著作者在第一手現場描摹芸芸臺商的真實感。

文章寫出了臺商在大陸日趨困難的處境，與二奶的風花雪月之種種奇情異事。小說文字帶著素人觀察之筆，有如是真實生活經驗的再現，角色寫實，勾勒得很立體。具有非常寫實的動人基礎，故能使人忽略其文學感的不足。

「出海」有很多雙關語，是臺商向海洋商場的延伸，也是感情「下海」的漂流處，兩岸的臺商與風花雪月的小女人悲歡點滴，在在呈現了整個歷史的真實碎片，不失為當代的「臺商版海上花」。

## 陳 文偉



### • 作者簡介 •

大學工程相關學系畢業的「五年級」生，已婚，育有二女。

曾獲：文建會古典詩部落格徵選、中和庄文學獎、林園藝文獎、桐花文學獎、懷恩文學獎、花蓮文學獎、浯島文學獎、臺北縣文學獎、桃園縣文藝創作獎等獎項。

### • 得獎感言 •

剪輯、編纂個人工作經歷中聽聞、目睹過的許多關於大陸臺商、臺幹和彼岸鶯燕的故事片段，試為其間多少碌碌人生探尋迷失心靈的可能出口。

望外之喜！感謝主辦單位與評審老師的青睞，謝謝大家。

## 航行的旅程

林逢展

○ 「曄！好大！好大！」男孩在碼頭上興奮地跳著喊著，他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見識到真正的輪船。

「這是輪船，可以開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男人說明。

「好遠好遠的地方在哪裡？」

「就在海的另外一邊。」男人指著遠方海面。

「另外一邊……我看不到。」男孩蹣跚看了看，嘟著嘴抱怨。

「因為好遠好遠啊！」

「我可以去嗎？」

「等你長大以後。」

「爸爸，你已經長大了，所以你可以去嘍？」

「……」男人搖搖頭。

「爲什麼？」男孩稚氣的臉上，一雙溜溜的黑眼珠不解地望著男人。

○ 男人似笑非笑，若有所思。

「媽，這包香腸要帶回去嗎？」我問。我們家的香腸通常是不夠賣的，少有剩貨。

「放這裡就好，冰箱裡面還有空間。」母親繼續整理攤位上賣剩的豬肉，準備收攤了。

「颱風天生意這麼差，幹嘛還要出來做生意？」從小到大，每次別人放颱風假，只有母親還是風雨無阻出門做生意。

「不做生意你們兄妹要喝西北風嗎？」

「……」

「啊！怎麼這麼多水？淹水了！」循著母親的驚叫聲，我才發覺四周情況有異。

「媽，快跑啦！東西先放著，快跑啦！」我想拉著她趕快離開，卻已經來不及了。水從四面八方圍了過來，攤



子後方地勢較低，水來得又凶又猛；前方是大馬路經過的地方，地勢最高，可是也已經看不見路面了。情急之下，我只好跳到攤子上，順手趕緊將母親拉了上來。水愈漲愈高，過不了多久已經把市場整個淹沒了，只剩下露在水面上的攤位，像是一座一座的小島，我們母子就這樣被困在其中一座孤島上。

母親憂慮地問：「怎麼辦？整個市場都沒人了，我們怎麼回去？」

我拿出手機準備撥號：「糟糕！沒有訊號！」舉起手機朝向不同方位試了試，仍舊沒有訊號。

「救命噢！救命噢！」母親扯著喉嚨求救，但是雨水打在用烤漆浪板搭建的市場屋頂上，滴滴答答，輕易蓋過她呼救的聲音。「救命噢！救命噢！」她不願意放棄。

「媽，算了啦！雨下這麼大，沒人聽得到啦！我們在這裡等一等，說不定晚一些就會有人來找我們了。」我勸她。

「怎麼會這樣？……」

雨勢忽大忽小，卻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狂風也一陣一陣地吹，不時可以聽見東西被吹落碰撞的聲音。所幸水勢雖然奔騰翻滾，水面卻沒有再繼續往上升，看來暫時是不會有事了。我屈身抱膝坐在攤位上，眼角瞟見媽媽不斷用左手掌摩擦著右手腕的關節。

「又疼了？」我問。

「習慣了，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那是多年來不斷剝豬肉、剝骨頭所造成的職業傷害。

那麼硬的剝刀都已經剝壞好幾把，人手是肉做的，怎麼可能不壞掉。

「昨天怎麼沒早一點回來幫你爸過父親節？早上出門前就跟你說過了，又是颱風天，還那麼晚……」

「媽……」我把頭埋進兩個膝蓋中間，不想繼續這個話題。

## 二

家裡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幀老照片，是父母結婚時拍攝的家族合照，也是父親用來教我認識親戚長輩的教材。小時候，父親經常抱著我站在照片前面，用生動的語氣與動作，告訴我每一位長輩的故事，每一則故事內容精采的程度都不亞於史豔文大戰藏鏡人，只是到現在還記得的已經沒幾個了。

還記得有一天，從幼稚園放學回家後，我死纏著要父親再講講照片裡新娘子的故事。本來我就喜歡聽父親說富有的外公如何對母親疼愛有加的故事，今天更是一定要再聽一遍。雖然這個故事父親已經不曉得講過多少遍了，但

還是拗不住我這個小小觀眾的要求，又再多講了一遍。

「怎麼沒有小矮人？」我聽完以後，問了一個以前沒有問過的問題。

「小矮人？」父親一臉疑惑。

「老師說白雪公主旁邊有七個小矮人。」那天在幼稚園裡聽老師講了白雪公主的故事。

「呵呵呵……」父親笑得開心，這回換成我的小臉上掛滿問號了。

小小的我發現一個關於母親身世的大秘密。母親平常習慣將一頭烏黑如絹絲的秀髮用髮夾盤起來，只有在每次洗完頭髮吹整梳理的時候，才會放下那頭絲緞般的及腰長髮，也只有在這一刻，她才會不經意地顯露出真實的白雪公主身分。我問母親為什麼要把頭髮綁起來，她說是為了工作方便，但我心裡不相信這個答案，我堅信是因為壞皇后的追殺，白雪公主才不得不隱藏真實的身分。為了保護母親的安全，我暗自下了一個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守住這個秘密，對誰也不能透露半點風聲。

父親第一次離家的時候，我察覺到自己開始漸漸不再相信童話故事。沒有壞皇后，也沒有白雪公主，只有現實生活中，每天天未亮就出門擺攤，從早市賣到黃昏市，非要等到隔壁鄰居家開始吃晚餐的時候，才匆匆忙忙回家做

飯，而且總是帶著渾身豬油味的母親。有一段時期，我怕她出現在學校，就是因為她身上的豬油味，深怕同學嘲笑我。

父親他其實並非真的離家，至少並不符合離家出走的定義，準確地說，他只是做了一份離鄉背井的工作罷了。

「我已經託朋友幫忙找到門路了，想上船做一陣子。」父親說，雖然極力壓抑，仍難掩興奮的情緒。

「都安排好了嗎？」母親的語氣很平靜。

「嗯……」

次日，幾位好友替父親餞行。「從我第一次看見海洋，就喜歡上海洋了，就算只是聞一聞海風的味道，都能讓我感到心滿意足。以前年少的時候，夢想著有朝一日可以乘風破浪，做個海上男兒，但結婚以後，還是現實生活要緊。本來以為這輩子不會有機會了，沒想到終究還是走上這條路。」酒過三巡之後，父親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感嘆著。

「來！祝你一帆風順！」眾人舉杯祝福。父親笑得開心，母親也笑得開心。

父親轉頭望向我，投射一道年幼的我不能理解的眼神，帶著眯眯的笑臉……

三

「自從我嫁過來到現在，還不曾淹過這麼大的水。以前賽洛瑪來的時候，這個市場的屋頂雖然被颱風掀光了，地上也沒淹成這個樣子。」母親說。

「賽洛瑪？」

「就是你四歲那年的颱風，整個高雄被颱風掃得灰頭土臉。」母親講的是虛歲。

颱風我是記不太得了，只記得父親淋了一身溼，手裡拎著一條魚衝進家門的時候，狠狠在門口滑了一跤，手肘後邊都淤青了，我們這些孩子卻笑得前仰後合。停電的夜晚，享受父親混水摸魚現撈的活魚加菜，人生第一個燭光晚餐，是這樣來的。

「是橡皮艇。喂！這裡有人！這裡有人！救命啊！」我喊叫，馬路上一艘救難橡皮艇如鴨子緩緩划過……「他們沒看到我們。」母親難掩失望。雨聲太大，天色又暗，搜救隊就這麼與我們錯身而過。

「爲什麼？」我問。

「……？」

「爲什麼爸爸要去跑船？」

「那是一個願望。」

爲什麼？我在心裡想過一遍又一遍，猜測他離家的真

正原因。八點檔演出父親與情婦遠走高飛的劇情，夜裡我就躲在棉被裡哭得淅瀝嘩啦。故事書上讀到主角爲躲避債主，改名換姓，浪跡天涯，放學路上我不敢怠慢，隨時提心吊膽，怕遭債主跟蹤。看完詹姆斯·龐德的電影，卻又忍不住驕傲地告訴同學：「我爸去海底城當情報員打壞人了。」

過年前，父親捎來消息，說要回家圍爐，我一口氣將日曆撕到印著除夕的那一張，盼望日子也可以同樣飛快過去。只是隔了兩天，接到父親電話，說是因爲航程更動，趕不回過年了，越洋電話裡交代不了詳情，我只好轉告母親他臨時接到新任務。

父親年後歸來，帶回來許多舶來品，有給母親的香水、給哥哥的拼圖、給我的玩具輪船、給妹妹的衣服……

「你長高了！這是給你的。」父親手拿著禮物說。

「謝謝！……」我說。父親再次離家之前，這是我對他說過的唯一一句話。

天色漸黑，淹水又停電，我和母親困在黑暗的孤島上，靠著這孤島，我和母親才幸免於水中浮沉。遠去的橡皮艇重疊著父親的船在港口啓航的影像，我心裡燒起一把無明火。

「喜歡跑船就去跑船，妳就活該爲他守著這個家

嗎？」我怒吼。

「夫妻沒有什麼活該不活該的。他不在，我守著這個家；他在，我也還是守著這個家。難道有他在我就能不管你們兄妹了嗎？」

（妳幹嘛爲他辯解！）我悶在心裡沒說出來，但似乎瞞不住母親。

「人家說夫妻是互相欠債，其實也不是互相欠債，而是要互相幫忙還債。我沒有幫他還，他就還不了；他沒有幫我還，我也還不完。」

我反擊：「他幫妳什麼忙了？我看都是妳在幫他還，他有盡過一天的責任嗎？」

事實不正是如此嗎？我屁股下面這方攤子是阿公時代傳下來的，父親是獨子，理應繼承他父親的衣鉢，成爲第二代的豬肉販子，雖說做個豬肉販子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行當，但再怎麼說，也總不能丟給自己老婆一個人去扛這擔子吧！

天色全黑，淹水又停電，我和母親仍舊困在黑暗的孤島上，靠著這孤島，母親和我們兄妹才幸免於做路上餓殍。遠去的橡皮艇重疊著父親的船在港口啓航的影像，我心裡燒起一把無明火。

「回來啊！你們眼睛瞎了嗎？沒看到這裡有人嗎？回來啊！」我遷怒地大吼著。

#### 四

父親後來又來來回回跑了幾次船，對於他上船的原因，以及在未知的航行裡到底做了些什麼的興趣，早已被我心中的埋怨蓋了過去。

母親繼續固守著豬肉攤，日復一日。鄉里間大家都稱讚她天生是做生意的好手，從來都是笑臉迎人，嘴甜腰軟，做起事來乾淨利落，算帳速度又快又準，在沒有電子秤的年代，她的心算堪稱市場裡的一絕。市場不大，算來算去，不過五、六十攤，應付我們這個小地方食的需求，是綽綽有餘了。

母親在市場裡極得人和，有一年市場裡新來了一位同行，攤位就租在我們斜對面。初來乍到，生意自然不如我們，也許出於妒意，也許有意下馬威，那位同行三番兩次尋隙挑釁，母親總是極力避免衝突。有一回哥哥和附近幾個孩子在市場裡跑跳玩耍，不曉得做了什麼冒犯對面那位同行的事，一個肥厚粗大的巴掌居然就毫不留情地乍落在哥哥的後腦勺上，哥哥猝不及防，一個踉蹌往前直滾了好幾圈才停下來。母親將一切看在眼裡，趕忙牽起哥哥，安撫好他之後，才去找對方理論。

對方既是有心找麻煩，自然不肯認錯，三言兩語就臉紅脖子粗了起來，甚至有意無意揮舞著手上的刀子，彷彿

作勢恐嚇。母親不肯退讓，非要討個公道，她語氣堅定地質問對方：「事實如何，你心裡都有數，欺負一個小孩子，將心比心，換作是你，你看得起自己嗎？」市場裡的攤販們也在旁邊你一言我一語地責備起來，弄得對方漸覺站不住腳，只得氣憤憤地嘟囔了幾句，藉故離開了現場。既然在這個市場裡立足不住，過不了多久，他也就退租離開了。

母親的生意總是很好，一般來說，像我們這種規模的市場和攤子，每天大約宰一頭豬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但我們家通常都可以賣完兩頭，逢年過節更可以多達五、六頭，這還不包含事先預訂的香腸。從我懂事以來，每回過年過節之前，至少有半個月的期間，我們是全家總動員，利用放學回家以後的時間，幫母親灌製客人預訂的香腸。

「你做得很棒哦！媽媽像你這麼大的時候，只會吃香腸，還不會灌香腸呢！」母親總是像這樣一邊稱讚，一邊指導我們協助她做些雜事。

外公說，母親出嫁前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千金大小姐，連鍋碗瓢盆都分不清，我們兄妹都不相信，認為只是外公故意編派取笑母親的玩笑話。對我們來說，母親每天操著極其熟練的手法肢解豬隻，去骨、抽筋、剝皮、割肉，一氣呵成，沒有一件做來不是自然得像喝水呼吸一樣，彷彿與生俱來就專精這門技藝似的。

「外公你騙人，媽媽本來就很厲害了。」我們兄妹笑鬧著說。

「才不是呢！我是嫁到你們家來之後，才開始跟著你阿公學這些工夫的。」母親向我們解釋。

「哈哈……」但我們三兄妹沒有人相信，一逕大笑，母親也笑了。那是我永遠記得的照片裡白雪公主的笑容。

## 五

雨勢略有停歇，雨點打在屋頂烤漆板上的滴滴答答聲幾乎停止了。四周圍因此變得出奇的靜，靜得稍稍緩和了我先前的火氣。朝天舉起手機想再試著對外聯絡，卻仍然搜尋不到訊號。黑暗中，時間似乎走得很慢。孤島上的母子只能等待救生艇再度接近。

「你下午去一趟港口接你爸爸。記得千萬不要自己騎車去，可以請安仔他爸開車載你去，我已經拜託過他了。」母親交代。

「可是我……」我很想要拒絕，但也明白此時此刻，家裡再沒有其他人有空。哥哥在臺北念大學，媽媽必須照顧生意，妹妹又太小了，我只好硬著頭皮去了。

「記得！千萬不要自己騎車去啊！」母親再三叮嚀。

父親回來那時候，我已經是個高中生了。父親來來去去這十年裡頭，我不會到港口送過或接過他，所以看到我出現在港口，他的表情是一副又驚又喜的樣子，看起來還真有些可笑。

收起臉上的怪表情，他苦笑著說：「今天你來接我？」

「……」（這不是廢話嗎？）我心裡不屑地想。

「我要退休了，以後不出海了。」他邊搔著頭邊說。

我看著他。已經有多久我不曾仔細端詳這張臉了？眼前這張父親的臉變得既黑又皺，那種黑似是嵌在基因底層，與生俱來的黑；而那種皺則是鑿在石像上的刀痕，全然堅硬無解。他的頭髮也因為長年在海上，被海風中的鹽分磨得粗粗糙糙，不僅少了一些，也白了許多。眼前這人，是我印象中的父親嗎？竟有那麼一時半刻我是不大敢肯定的。

「隨你便！」我衝他一句。

「……你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常帶你來海邊看船？」他試探地問。

「你要不要走？」我逕自上了車。

坐在孤島上，我問母親：「既然愛跑船又幹嘛回來？」語氣雖已略微平和，但字裡行間仍舊負氣。

「這是他的家呀！當然要回來。」母親說。

「家是什麼？對他而言，家到底是什麼？」我問。

小學時候老師問我：「你爸爸會參加星期六的家長會嗎？」「不會。」「那就是缺席嘍！」老師一邊做結論，一邊在手上的表格畫記。（缺席？）我雖然不確定什麼叫作缺席，不過以後隔壁家的安仔如果再問我父親的事，就可以告訴他：「我爸爸缺席！」

剛開始我發覺「缺席」這兩個字似乎還挺管用的，因為在我們那個年齡的小孩子，沒有人懂得這兩個字的涵義，所以當我似懂非懂地拋出這個詞兒的時候，真可以唬住人。當一個話題進行到大家不曉得該怎麼接話的階段，這個話題頓時就會變得索然無趣，於是所有人只好很有默契地另外開啓一個新的話題。我就是用這種方式屢次避開說明父親因何缺席的尷尬。一直到安仔不曉得從哪裡學會缺席就是請假的意思，一句：「你爸爸為什麼要請假？」一時間問得我慌了手腳，情急之下只好逞強反問：「你不知道當爸爸是很累的吗？因為很累，所以才要請假。你懂不懂？」

（原來缺席是請假的意思啊！）我當時心裡嘀咕了一下。

「回家真好！」父親踏進家門的第一句話。「看到你

們都長大了，我心裡很安慰。」

「坐享其成。」我跟他後頭進門，諷刺說道。

「……我希望有機會你也能親眼去看看這個世界。」

我沒再搭理他。

以往短則停留一、二個月，長則停留個半年，他就得再背起行囊出船，這次卻連使用了十年的舊行李袋都扔掉了，看來他是真下定決心不再跑船。

說來可笑，父親不當行船人之後，竟改行當起業餘說書人來了。舉凡廟口、大樹下、市場邊，沒有一天不見他在聽眾簇擁下，拿親身在海外經歷的奇聞異事當作題材來講古，儼然成爲我們這個小村子裡的馬可·波羅。然而，我對他講古的內容卻是感到極端地厭惡與唾棄。每回走在路上，我必定設法避開他可能出現的地點，甚至不惜繞道而行，就怕不小心碰上他講古的場合，落得尷尬。豐富的見聞閱歷，使父親一時之間在鄉里上成爲頗受歡迎的人物，而他似也樂在其中，每天早出晚歸，忙得不亦乐乎。母親則依舊每天安安分分守著攤子、秤斤論兩，維護阿公遺傳下來的那一小方產業。

天空忽又風狂雨驟起來，我的心情也隨之再次激動了起來。「家是什麼？對他而言，家到底是什麼？」我問了第二次。

「你爸爸跑船是爲了他這輩子最大的夢想。」母親說。

「狗屁的夢想！」我說。

「你們現在的年輕人不是都說要追求自己的夢想？

他也有夢想，我們這一代的人也有我們這一代人的夢想

啊！」

「夢想當個缺席的父親嗎？他追求他的夢想，那妳

呢？妳守著妳的責任，那他呢？」

「我也是追求我的夢想。」

「我在妳身上看到的只有責任……」

「他和你們兄妹都是我的夢想啊！」

「妳怎麼可以如此認命？」

「無奈的人才需要認命。對我來說，我心裡最大的願望就是看見你們的人生沒有遺憾。我和你爸爸是一起在追求一個夢想。」

「……」天很黑，我看不見母親的臉，但不知怎地，在她的聲音和語調中間，我彷彿又見到幫父親餞行那天她的神情。

「你爸爸最不放心的還是你，」母親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我實在是看不懂，你爲什麼就那麼不能諒解你爸爸？」

「我也不懂他怎麼就那麼自私。」

我低頭看了一下手機，仍舊沒有訊號。我和母親的對

話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就如同手上收不到訊號的手機，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誰。

六

「爸爸，我好喜歡你！」小時候最喜歡向父親撒嬌，每次聽到我這麼說，他總是樂不可支。

然而印象中，哥哥卻不會像我這樣對父親撒嬌。哥哥從小就非常獨立又有主見，考大學那年，他捨棄南部的學校，選擇北上念書。到車站送他的時候，我心裡是很難過的，他卻笑嘻嘻地安慰我：「我先到臺北幫你探路，免得等你考上臺北的學校之後，沒人可以照顧你。」

「我可以照顧自己，而且，我也不去臺北唸書！」我回答得堅定。

豈料哥哥居然一語中的。

我必須承認，父親在家是我離家求學最大的推力。和父親同處一個屋簷下，對我而言是很大的壓力。我整天都得將自己武裝得像隻刺蝟一樣，隨時準備刺傷父親，卻也不時刺傷自己，因此我老早私下決定，等高中一畢業就要趕緊逃離老家。

我考大學那年，哥哥利用暑假返家的期間，幫我打點好一切，然後陪我一起搭車北上。往臺北的路上，我不發

一語。

哥哥問：「擔心到外地不能適應嗎？」

「有一點。」

「……你和爸還是不對盤？」

「嗯……」我苦笑著。

在心裡，我真心羨慕哥哥，他遺傳到父親豁達的心性，對一切都看得很開，也能夠坦然接受父親跑船的事，因此與父親的關係一直都很親近。以前父親跑船在家的空檔，他們倆常常聊個通宵達旦；父親不跑船以後，哥哥雖然已經出外求學，但只要放假回家，兩父子便形影不離。連母親都說他和父親很像。相較起來，我常覺得自己像是個局外人、隱形人。

「我有時候感覺，爸爸跑船好像是為了一個說不出來的原因。」哥哥一邊幫我提著行李，一邊說著。

「……？」

「我無意間看過一本相簿，裡頭是他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所拍的照片。照片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他從來沒有把相簿拿給任何人看過，這一點好像不太合理。」哥哥不經意壓低了說話的音量。

我自顧自地將行李袋打開，逐一取出裡頭的衣物，將每件東西擺放在各自適當的位置。

「弟，別太鑽牛角尖了。記得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走了。」哥哥幫我安頓好之後，留下這句話，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你爸爸他是勇敢的人。」母親的聲音將我從回憶的思緒中拉了回來。

「因為他夠自私！」我說。

「並不是這樣的。他絕對不是個自私的人。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本來已經準備好要上船了，可是外公不希望我嫁給行船人，他爲了不讓我爲難，寧可放棄自己的夢想，婚後也絕口不提出海的事，只有偶爾到海邊看著船出港、進港。那是他心裡唯一的慰藉。」母親繼續說著，「其實你最像爸爸了。還記得你們兄妹小時候，就屬你最喜歡跟著他到海邊看船，別的你都沒興趣。」

「我不記得了！」我嘴硬。

「你那時候天天都吵著說，長大以後要當大輪船的船長，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那是不切實際的志願，我早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

我當然記得父親在海邊教我認識許許多多不同船舶的往事，但我也記得後來我轉而極端排斥大海與船舶的心情。小時候沒想太多，長大後我一直堅信是由於父親去跑船，才使我對大海、對船舶產生了抗拒。

「是因爲你的身體有狀況，那個志願不能實現。你

爸爸一直都很在意這件事，他覺得是因爲我們把不好的體質遺傳給了你，所以才會讓你一生帶著這個負擔。他實在是太愛鑽牛角尖了。」母親一語戳破我偽裝的藉口，也道破父親的心情。

我沒有接話。

「但他同時也要顧慮你哥哥和妹妹的感受，只有默默的、用他自己的方式幫你完成願望，什麼話也不能說，免得他們心理不平衡。十年的時間實在不算短，他一步一腳印走了過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母親嘆著氣。

## 七

黑暗中，一道刺眼的光線投射進來，瞳孔還來不及適應，耳朵就先聽到熟悉的聲音併著橡皮艇的引擎聲劃破夜色而來。「在那裡！在那裡！我老婆和兒子就在那裡。」是父親的聲音。

「得救了！」母親感激著說。

橡皮艇由市場中央走道緩緩駛近我們攤子，救難隊員先將母親接上船，其次才接我去。父親也在橡皮艇上。據說是因爲家人一直等不到我從市場接母親回來，所以救難隊的橡皮艇經過家門口時，父親特別拜託他們幫忙，並央求搭他們的船，一起來找我們母子倆。

父親說家裡的水已經淹到脖子高，所有人只能暫時躲到樓上去，沒水沒電，電話不通，手機也斷訊。母親擔憂著家當泡水的事，父親則在一旁安慰她人都平安就好，（是啊，人平安就好。）我想……突然間，我感覺胸口一陣緊緊的悶痛，呼吸變得愈來愈吃力，我拚命地吸氣直到發出「咻咻」的聲音，卻還是吸不飽活命所需要的一口氣，幾個回合之後，我整個人就好像頓時被抽乾了力氣一樣，癱軟在橡皮艇上。父親趕緊扶著我問：「藥在哪裡？」我在口袋裡摸不到藥瓶子，嘴巴發不出聲音，只能搖搖手示意身上沒有藥。

「趕快回家，家裡還有。」母親催促著說。

「一樓都淹水了，沒藥了！必須先送醫院。」父親將我的頭枕在他腿上，一面安撫我，一面焦急地告訴救難隊的弟兄：「他有嚴重的哮喘，麻煩你們可不可以先送他去醫院，拜託你們！拜託快點……」

我仰頭望著父親的臉，不時有微弱的燈光晃動閃爍著，映在他的眼角似乎顯得特別晶亮。我的意識在大口大口的喘息中，漸漸陷入模糊。昏昏沉沉裡，看到碼頭上有一個男孩和一個男人……

「爸爸，我以後也要當一個船長，我要開船載你和媽媽，還有哥哥，還有妹妹，去很遠很遠的地方玩。我們可

以一起去海的那一邊！」男孩愉快地夢想著。

「好呀！那你要快快長大哦！」男人說。

「嗯！然後，我就可以開著大輪船在海上跑過來跑過去，跑過來跑過去，跑過來跑過去……」男孩像在追逐著什麼似的，興奮地跑著，跑著，跑著，突然間一個仆跌。

男人趕緊上前抱住男孩，關切他是否受傷，但是男孩的情況非常奇怪，手掌緊抓著胸口，臉上露出痛苦而恐怖的表情，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卻好像吸不到半點空氣一樣。他急了，抱起男孩沒命地拔腿狂奔……

「以前發生過嗎？」醫生問。

「是第一次。」男人回答。

「是哮喘，而且滿嚴重的。」醫生說。

「哮喘。」男人機械式地重複著醫生的話，跌坐在椅子上。

「爸爸，我受傷了嗎？」男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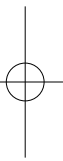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呃……對，不過沒事的，休息幾天就好了。」

「等我好了，我們再去看輪船。」

「好呀！」

「爸爸，醫生說的哮喘是什麼？我長大還可以當船長，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國家去玩嗎？」男孩擔憂地問。

「爸爸會想辦法幫你的……」男人點點頭，抿著嘴，像是在強忍著什麼。



評語

蔡素芬

講述父親因跑船而在自己的成長歷程中缺席了，對比母親負擔家計和教養責任的形象，形成一幅家庭生活圖像。而作為觀看角色的敘述者，娓娓訴說因父親的缺席而產生父子疏離感，最後卻因一場水災，互為救贖親情的隔閡。

以水為意象，遠航的船隻、救生的橡皮艇，乘載個人理想與家庭親情，作者以水患中的攤位比喻情感的孤島，水為分離的導線也是聚合的媒介，設計別出心裁，在一個時間點上追述過往，回溯的節奏自然，是親切生動之作。

## 林 逢展



### • 作者簡介 •

作者為SOHO族，專事文字與企劃創作，喜愛嘗試各種文字運用，對文字表達的藝術充滿熱情，本次參賽作品為首次投入小說創作領域之舉。目前育有一對健康可愛的兒子，享受於觀察與陪伴這對兄弟成長的每一天。

### • 得獎感言 •

小說創作是我人生計畫外的一條路。過去雖也囫圇吞了一些文學作品，卻都是純娛樂、純欣賞，從沒想過自己能寫出點兒什麼來。得獎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肯定，證明了上帝所賦予我的創作潛能還沒有遭我埋沒。感謝評審的不棄！

## 小說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賽委員：李喬、彭瑞金、楊翠、蔡素芬、鍾文音

（依姓名筆畫序）

列席：陳美英、毛麗嵐、田運良

會議記錄：郭漢辰

###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介紹五位評審，並指出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二屆舉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小說類參賽狀況：小說類共有九十一件參賽，由五位委員評審，每人第一波各自選出二十篇，一共選出五十五篇作品，作品票數及圈選者如表列：

2票	3票	4票
<p>〈人型〉（李喬、蔡素芬）、〈丹豔〉（楊翠、鍾文音）、〈苦太陽〉（彭瑞金、楊翠）、〈梵林敦事件〉（李喬、彭瑞金）、〈蚩游〉（楊翠、鍾文音）、〈有陽光的地方就是家〉（李喬、彭瑞金）、〈破面〉（楊翠、鍾文音）、〈滬〉（李喬、彭瑞金）、〈牠是我的狗〉（李喬、蔡素芬）、〈洞〉（楊翠、鍾文音）、〈華山蒙卦〉（李喬、彭瑞金）、〈拾貓記〉（楊翠、鍾文音）、〈大舞台〉（楊翠、蔡素芬）、〈寶藏出土後的隔兩日午後〉（楊翠、鍾文音）、〈林老師的機車〉（李喬、彭瑞金）</p>	<p>〈記憶出軌〉（李喬、彭瑞金、楊翠）、〈一堂課〉（李喬、彭瑞金、鍾文音）、〈生日快樂〉（彭瑞金、蔡素芬、鍾文音）、〈航行的旅程〉（彭瑞金、楊翠、蔡素芬）、〈拼盤式人生〉（李喬、彭瑞金、楊翠）、〈炮仔聲〉（李喬、楊翠、蔡素芬）、〈回家的路上〉（彭瑞金、楊翠、鍾文音）、〈第三十四號箱子〉（李喬、楊翠、蔡素芬）、〈霧面玻璃〉（李喬、彭瑞金、楊翠）</p>	<p>〈出海口〉（李喬、彭瑞金、楊翠、蔡素芬）、〈霧事〉（李喬、彭瑞金、楊翠、蔡素芬）</p>

## 評審標準

委員們推舉彭瑞金為決審會議主席。

蔡素芬：好的作品不多，大部分以傳統方式書寫，語言文字很難有新鮮感。尤其這次有個特色，不少作品寫到外籍新娘，再來是失業等問題，連帶出現以身體為發洩等現象。南方書寫難免有土地書寫，帶著強烈的鄉土情感，我是高雄人，因而讓我感動，在情感上感受到作者對當地感情的投入。整

## 1 票

〈銀座今夜繁華〉（李喬）、〈冰糖觀音〉（鍾文音）、〈蝦窟〉（鍾文音）、〈傳承〉（鍾文音）、〈自囚的意願〉（李喬）、〈抉擇〉（蔡素芬）、〈拍賣人生〉（李喬）、〈金鎖記〉（楊翠）、〈垃圾，請丟棄物回收〉（蔡素芬）、〈戀戀風塵〉（鍾文音）、〈戴著手套的女人〉（鍾文音）、〈螢火蟲的故鄉：那瑪夏〉（彭瑞金）、〈如果不是由你說，那就是讓我講〉（蔡素芬）、〈午夜的情〉（李喬）、〈既生〉（蔡素芬）、〈白老鼠〉（李喬）、〈非關情愛〉（彭瑞金）、〈左營豸養〉（楊翠）、〈籠中鳥〉（彭瑞金）、〈岸線上的畢業旅行〉（楊翠）、〈相思豆〉（李喬）、〈愛河夜未眠〉（彭瑞金）、〈雨夜花〉（鍾文音）、〈我的歷史報告——爺爺徐飛〉（鍾文音）、〈一如稻湧時〉（蔡素芬）、〈廚貝的情詩〉（蔡素芬）、〈送鐘〉（蔡素芬）、〈鄉土考〉（鍾文音）、〈姐妹〉（彭瑞金）

體來說，很難看到有突破性的作品。

鍾文音：南方的書寫是這次比賽特色，最重要是語言的突破，要如何走出新鄉土的困境。不過，大部分作品仍局限於傳統框架，很多新手很難有所突破，題材上很多元化，有很多是城市書寫所沒有觸及到的層面。有些作品不耐讀，部分作品讀第二次後，會覺得很不錯。我喜歡有南方小人物描寫的創作。

楊翠：我也覺得這次作品題材非常多元化，整個感覺來說，水準都是中等狀態，沒有非常突出的作品。這些小說在文字結構的調度安排上，都出現問題，缺乏力道，整體參賽作品感覺不均衡。我建議下次決審時，圈選十篇就夠了。

李喬：作品如此分散，形式與主題上有特別挑戰的表現，我向來的標準是：如果一篇作品在語言、主題、結構、人物各方面都很好的話，以外的部分，我就不去看它。臺灣小說的語言文字，這幾年有些變化，南部的人把它的母語，經由過濾，進入作品裡。文學是最不像學術的學術，挑戰度最高。請創作的人，要有對小說創作的基本概念，要把寫作當成「一門功課」研究及創作。

彭瑞金：官方的文學獎，會讓寫手揣摩官方的意見。這些

作品看起來，部分很像是校園小說課的創作。文學獎舉辦了沒人參加，是很頭痛的事。參賽者沒有辦法放開去寫，就會出現像這次的狀況，水準很平均，但是沒有很突出的作品。

### 一票作品討論

彭瑞金：看投一票作品的委員，有沒有要爭取其他評審的支持。

楊 翠：我投一票的作品有三篇，決定放棄。

鍾文音：我推薦〈傳承〉、〈鄉土考〉兩篇作品，看有沒有其他評審要支持，如果沒人支持，我就放棄。

蔡素芬：我投一票的作品裡，沒有心目中的首獎，決定放棄。

主席宣布一票的作品，評審們都放棄。

### 二票作品討論

彭瑞金：二票的作品，除了原來投票的兩位委員之外，如果還有評審支持的話，就可以加入下一波投票。

#### 〈牠是我的狗〉

蔡素芬：有一個獸醫幫小朋友救狗，這群小學生常來看狗，進而帶出父母分居等問題。寫小朋友非常生動，語言文字活潑可愛。到最後也是由小孩子的語氣，看待結束整個故事。

楊 翠：我附議。

#### 〈拾貓記〉

鍾文音：我覺得這就是宅男的人生，慾望無法滿足，因而轉移到動物，最後還有櫥窗抓娃娃等書寫。這種現代年輕人的心情描寫，超過以往鄉土小說更逼視我們的人生，讓我們正視現代生活的虛無，但這篇沒有大英雄的部分。這篇小說看到後面，愈覺得愛人之間其實是很冷酷的。

楊 翠：這篇透過當代精神荒蕪的靈魂，描寫個人生命的姿態。在文字語言敘述的方法，都安置得很妥切，充分表現當代社會的虛無疏離，無論在議題或手法上都很密合，是篇完成度整體感很高的小說。

蔡素芬：寫得很生動，前面很容易被吸引，結尾貓躺在女孩旁，就算結尾多驚異，也要有所邏輯，小說情節的轉變，太隨身所欲，過於肉慾的感覺。



彭瑞金：我不知作者最後檢到的是屍體，還是幻覺。

#### 〈華山蒙卦〉

李喬：這篇部分內容沒有心理描繪，可以寫得很好，卻沒有寫好。

#### 〈梵林敦事件〉

彭瑞金：我推薦這篇，學生廁所偷拍的事件，請大家支持。

楊翠、蔡素芬：附議。

彭瑞金：二票的作品〈梵林敦事件〉〈牠是我的狗〉，獲得其他評審的支持，可進入第二輪投票。

### 三票作品討論

#### 〈記憶出軌〉

李喬：這篇是老故事，用後設的方式處理，技巧上我覺得還不錯。

楊翠：搬弄太多東西，炫學的意味太濃厚。

彭瑞金：這篇文章表達相當清晰，但是掉了那麼多書袋，我始終搞不清楚目的是爲了什麼。

蔡素芬：我覺得引用米蘭·昆德拉這些句子，他的內容是撐不起來的，拼湊太多，大概想要炫技一下，忽略內容的完整性，要把政治和性愛扣起來，但企圖心很大，卻無法說清楚。

鍾文音：想引用一個文本，再套用一個文本。事實上，想寫靈肉的東西，寫自己就可以，不用援引這麼多東西，不用這麼多拼貼。

#### 〈一堂課〉

李喬：這篇寫現今國中校園，寫得很真實，非常生動。結尾轉了一下，小說的味道就出來了。

楊翠：我有感受到它的優點，這個老師充滿著內在衝突，反差面複雜面很豐富。

鍾文音：這篇內容紮實度不夠，很像是小小說，如果是寫成極短篇就更好了。

蔡素芬：沒有小說的張力衝突性。

#### 〈生日快樂〉

鍾文音：描寫老年生活孤寂，用生日快樂反諷，文字語言平鋪直敘。

蔡素芬：結局大團圓，落入俗套。

彭瑞金：我覺得這篇的主題是八十三歲出走的阿嬤故事。

李喬：小說裡第一人稱又變成第三人稱，人稱混亂，犯  
了大忌。

楊翠：第一個我覺得平淡，第二個八十三歲母親跑去認  
養小孩，過於突兀感，在前後文沒有交代，轉折  
過於戲劇性。

〈航行的旅程〉

蔡素芬：這篇完整性很高，說父親去航海很像是遺棄了主  
角，但結尾是主角父親來救他。小說設計性很  
強，主角氣喘發生等等情節，但是敘述語言很集  
中，前後一致。

楊翠：描寫父子的情感，讀到後來，自己都被情節所感  
染，對於小說裡拋棄小孩的父親有所怨懟。但小  
說的發展相當合理，作者平平實實的在寫，算是  
很完整的作品。

彭瑞金：前面情節描寫兩個隨著環境轉變的人，在小說的  
刻劃上，是很可取，最後卻用水災做結局，有點  
偷懶，文末說父子和解，但是怎麼和解沒說清  
楚，沒有心靈的描寫。

鍾文音：這篇聚焦在航行的旅程，描寫父親的離去這點，  
父子的感情沒觸及到，設計性太強，事件也太  
多，內心轉變過程沒有描寫。

〈拼盤式人生〉

李喬：很特殊的題材，寫特定年齡的情事很好看，但部  
分拼盤沒有脈絡。

楊翠：感覺上很有羅生門式的安排與味道，從不同視角  
看這個故事，最後把它串接在一起，故事發展過  
於誇張，有小說的趣味。

彭瑞金：整篇小說是造出來的作品，是拼湊起來的作品，  
符合現代社會幾個不同面向的人，透過外勞串連  
起來。

蔡素芬：小說最精采的是主角茉莉女體誘惑老人家賴伯，  
描述得非常生動，深刻描寫外勞男女生的寂寞，  
用連環套把它拼湊起來，看了之後覺得太過設  
計，沒有讓人很感動。

鍾文音：有些小說的點很不錯，做成切片式的處理，這幾  
個人物很生動，如果可以從這些人物繁衍更多  
故事，將會更好。作者將小說戲劇化，以致失  
去血肉。

〈炮仔聲〉

李喬：母再嫁很感人，但不在我入圍的範圍。

楊翠：女兒把母親嫁掉了，題材本身就動人，透過嫁  
母親的過程，軸線安置很自然，沒有突兀感，所

有作品裡最感人。

蔡素芬：這篇是寫女兒嫁母親的情節，描寫得很細膩。女兒爲了母親失去戀情。母親在第一次婚姻沒有放鞭炮，第二次因而特別囑咐女兒，要叫叔叔放鞭炮，因爲沒有放鞭炮好像會不吉利。作者在各種細節的鋪陳上，都照顧得很好。

鍾文音：我寫過類似的情節，在小說裡想像母親再嫁，所以我沒有選它。這篇是這次比賽裡最完整的作品，最能打動我。如果摒除我有寫過這樣的小說，我會支持它。

彭瑞金：虛字太多，我沒有選它。

〈回家的路上〉

楊翠：透過主角坐火車回家比較動態式的移動，召喚老人的記憶，描寫夫妻情感、婆媳衝突等問題，寫得很細膩，刻劃老人的情感相當深刻。但部分情節突兀，有些地方不是很妥當，讓我的期待落空。

鍾文音：結尾很可惜，是很大的敗筆，如果用列車來引領，讓往事前進或退縮，就會讓小說改觀。但目前的結局，讓整個小說一下子垮掉。

彭瑞金：這篇作品撞擊到我的心。作品以中油煉油廠爲背

景，寫外省人娶臺灣媳婦的婚姻，觸及婆媳問題，不管媳婦做得多努力，始終得不到公婆諒解，有臺灣歷史的縮影。太太病死了，主角最後思考來臺灣一生的意義，最後小孩竟然把他送到養老院。小說最後，暗示主角毒死小孩而揚長離去。

蔡素芬：小說沒明說父親殺死自己的小孩，小說本來就要有暗示性，要放線索進去，才能讓讀者看懂。人稱有些混亂。

〈第二十四號箱子〉

李喬：書寫人心深沉的一面，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楊翠：結構完整，主角遭遇各種意外，主要描寫青春面對人生不可測的一面。

蔡素芬：散文性滿強的作品，被切成一段一段的，內容是三十四段的敘述。一直在想小說對比的意義在哪裡，現在還在想。

鍾文音：時間感很流動，很像手記式的小說，但這樣寫來，也可以寫到一百個段落。語言文字有感性的處理。

彭瑞金：文字好壞是一回事，但有效的敘述不多。

〈霧面玻璃〉

楊 翠：這篇像是城市漫遊者漂流者，描寫生存漂浮情境，透過霧面與自我的對立，文字描寫較混雜，沒有收斂得很好。

彭瑞金：寫出三十歲憤怒青年的自白，描寫當代年輕人的處境。但是除了發洩之外，沒有抓出主題。

蔡素芬：小說所談的事件，情節轉得過快，內容缺乏取舍和剪裁，作者處理得不是很好，很混沌的狀態。

李 喬：青年人失業是個好題材，內心轉變卻沒有交代，沒有處理好，非常可惜。

鍾文音：有幾段用性的角度書寫，會讓閱讀者投入，想窺看年輕人的感官世界，呈現社會的虛無感。

四票作品討論

〈出海口〉

李 喬：這是很切入現實，寫臺商也寫中商，在中國的商機與危機交叉的故事，也夾雜性與情慾的書寫，很寫實很生動，很符合現代社會現實。

楊 翠：這篇的優點是很會說故事，敘述動人。反映這些現實，是從當事人心靈的流動、情慾的流動來展現，擁有外在的社會性以及內在的思考深度，尤

其是二奶的部分，是一篇主題很獨特的作品。

蔡素芬：以文學的方式，讓外界知道臺商在中國如何陷入女人窩裡，臺商早期去中國怎麼受到優待，後來又變差的過程，這些都與女人有很大的關係。從文學的性質來看，它描述性比較多，文學質感沒那麼好，但是非常翔實的作品。

鍾文音：如果這是一篇報導文學，是很好的作品。我喜歡出海口，卻沒有地方可以駐足的窘況。有些情節靠著解釋，而不是靠著人物來推演，有些可惜。

彭瑞金：文字不理想是所有作品的共通毛病。但以主題來說，卻寫出不一樣的臺商故事，把臺灣家庭與小三的複雜情節，點出臺商出入及歸屬的困擾。

〈霉事〉

鍾文音：這篇是非常意象式的書寫，藉由女性剃毛這件事，最後魔幻起來，把它體驗成精神上的部分。我最喜歡它的結尾，表達現代生活的單調性，卻只能維繫在小小的唯物上。

蔡素芬：我認為這篇有說到潮溼，但小說發生地點是在旗津。發霉象徵人心的寂寞，像霉一樣蔓生。主角要替先生剃頭髮，只要看到黑色的東西都要把它剷除，她想排解內在寂寞，因而只要是發霉的東

西，就要把它去除。

楊翠：我很喜歡這篇作品，描寫女性在婚姻、在生活姿態，非常卡夫卡，有些意象，代表存在感本身就充滿了黑暗與潮霉。最後女主角晚上把先生叫起來剃頭，讓故事有了高潮，在故事的調配上，有鮮明可看的地方，無論是題目或內容，結構上的安排，都是很成功的作品。

李喬：這種內容呈現很模糊，不要把它寫成模糊。模糊是種寫作的技術，要引起讀者的興趣及想像，但內容一點都不模糊，我覺得有點可惜。

彭瑞金：我一開始就說，所有參賽作品的描述能力都沒有很突出。我覺得這篇抓到很重要的東西，卻寫不清楚，這篇我認為所謂的「霉」，是五十三歲的女主角，歷經三十二年婚姻形成內心的空洞，這篇是比較細微的作品。

### 投票決議

經過決賽會議充分討論後，針對進入決選的十三篇作品進行投票。評審選出前六名作品，第一名即為六分，第二名為五分……以此類推，六名以後不給分。

小說	評審	李喬	彭瑞金	楊翠	蔡素芬	鍾文音	得分	獎項
〈炮仔聲〉		3					20	首獎
〈霉事〉		4	4	5	2	4	19	評審獎
〈第三十四號箱子〉		6		4	4		14	評審獎
〈回家的路上〉				3	4	6	14	優選
〈出海口〉		5		1		1	11	優選
〈航行的旅程〉			3	5	1	6	9	優選
〈梵林敦事件〉			6		5	2	6	
〈牠是我的狗〉					3	3	6	
〈一堂課〉		2					2	
〈拼盤式人生〉			2				2	
〈記憶出軌〉		1					1	
〈霧面玻璃〉			1				1	
〈生日快樂〉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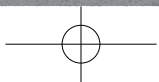
〈回家的路上〉與〈第三十四號箱子〉同分，評審們最後決定以舉手表決，〈回家的路上〉獲彭瑞金一票，〈第三十四號箱子〉則獲得李喬、蔡素芬、鍾文音、楊翠四票。〈第三十四號箱子〉獲評審獎，〈回家的路上〉獲優選。

主席宣布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炮仔聲〉。

評審獎兩名：〈霉事〉、〈第三十四號箱子〉。

優選三名：〈回家的路上〉、〈出海口〉、〈航行的旅程〉。





一般組  
·  
散文類

總評 >

## 從南方出發

吳晟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徵選，由散文名家陳列、詩散文報導集一身的名家劉克襄，臺灣文學獎散文金曲獎第一屆得主周芬伶、第二屆得主林文義和我五位擔任決審委員。

身為高雄女婿，青壯年時期，我經常偕妻子和兒女回娘家，每年至少一、兩趟。每次回高雄，當然會四處走走，逛逛，自然而然特別熟悉，更有一份特殊情感。有機會擔任這項評審工作，深感榮幸。評審結束，義不容辭負責撰寫總評報告。

本屆參賽作品，正巧百件。一個多月前，每位評審委員收到一大包稿件，詳細閱讀、比較，各自圈選二十篇心目中較理想的作品。主辦單位很貼心，決審會議前數日，先將統計結果寄給評審委員參考，有更多時間斟酌。

統計結果：獲四票三件，獲三票六件，獲兩票十七件，獲一票二十五件，合計五十一件；又很恰巧，占一半。這樣的結果顯示了兩個現象：其一是參賽作品中一半受到肯定，各具特色，普遍有一定的水準；其二是九篇作品受到三位以上的委員青睞，交集比例還算高。

我認為正符合文學獎的精神，兼顧多重意義。

地方政府設置文學獎，既有發掘、培育寫作人才的目的，也有鼓勵全民寫作的用意。每個人內心都有很多情感要抒發，有很多生活經驗、生命故事要記述，文字是最基本、最普及的表達方式。即使不得獎，完成作品並保留下來，已獲得心靈上的獎賞。

五位評審委員都是老朋友，但文學觀點不見得一致；決審過程中，各抒己見，相互說服，甚至有不少爭論，為自己中意的作品激烈辯護。這是負責任的態度。

最後一輪投票打分數、定名次，原先獲得四票和三票入圍的作品未必得獎，反而有兩篇原先只有兩票，因分數較高而得獎。大概每位委員都有遺珠之憾的「失落感」吧！

臺灣位處亞熱帶，不只特有種生物多樣，生態豐富，也是多種族文化交會的地方；無論地理環境、政經發展、生活經驗、語言腔調等背景，每個地方都有很大差別。直接說，南方高雄和北方台北，必然有很多殊異性。深切期待高雄子弟要有自信，善加掌握南方的特色和情感，創造南方、高雄特有風格的文學作品。

## 鳳邑夢華錄

唐墨

之一

難得打雷了。十數個到數十個不同方位的閃電，刀斧一樣劈落在高樓間，我只能從七樓高的旅館窗外，瞥見那一瞬的白光，隔著落地窗卻始終聽不到遠方雷音響起。這是夏天要結束前，最後一場雷雨，在雨滴還沒滾落寬廣的河面之前，天空密布著很稀有罕見的陰翳；雲霧裡的貓狸潛影迷蹤、雲朵幻化的樣子像精怪盤據在城市的正上方，眈視著底下的人潮與河流，隨著時光推移，緩慢得數十年也未嘗前進半寸。牠好壞，匆匆一口咬破今年以及從前數十個關於夏天的殘影。

夏天要結束了，突如其來的熱傷風卻證明身體的溫控系統有點問題，對於冷熱竟像沒有開關節流閥一樣，熱天感冒冬天中暑，或許我對季節是鈍感的人；而母親是焦躁敏感的人，因為我高燒不退，她怕我把腦筋燒壞了，說這體溫退不下去，再燒就要變白癡了；記得小時候五個女兒玩在一起，只要一個人發燒，那時候沒有健保又怕交叉傳

染，看醫生很貴，還可能碰到蒙古大夫，外公就直接帶五個女兒一起去夜市喝蛇湯，退燒消毒兼美白護膚，比什麼都有效。父親疼女兒，疼在手心也疼到骨裡，就怕女孩子家皮粗臉黑痘子腫。要不要喝？難得來一趟，我也帶你去喝碗蛇湯好了。她忘記我是男兒，而且我們回來的任務是找回外公和老房子裡的偽文物，那些戰士授田證、勳章錦緞、沒丟光的相片。假使外公還在，他一定完全服從都更拆遷令；沒人供奉的佛像該不該遣返佛國、殘破泛黃的沙龍照片一身海軍筆挺，要如何修補才能重現外公的榮耀，讓依法行政的差人懂得尊重老上校的家園呢？攔一邊吧！去喝蛇湯，母親拖我去夜市，喝那碗記憶中可以退燒解熱、清淤消腫百利無害的蛇肉湯，消除這一頭想著土地運動的政治熱。

之二

昨天從殘垣裡檢回了伶人一條命。飛馬豫劇隊的合



照，背面簽署某某先生惠存的字樣，被霉斑蝕去了幾個字，但還認得出那是外公的名字；照片的角落有一名扮演宮娥的演員，現在已經是豫劇團的傳藝大腕、當代的椰子姑娘。拿去和舊城牆斑駁的苔痕相比，這幀照片的缺損程度顯然不足以讓它成爲古物，政府清點房子的時候，只估了地價和木頭房子的造價，而且是現在的公告地價，至於屋內的寶貝骨董都當垃圾一把怪手掃去，揮別往日的手，果斷決絕毫不留情。

我們心疼，所以趕在拆除的前一週申請返家，把老房子內承載了一段充滿沒落貴族氣息的骨董全部先收到旅館來。箱型收音機專門放送戲曲，從京劇豫劇到歌仔戲，外公臺語認不得半句，依然可以聽懂山伯英台在樓台相會，唱小旦的總共哭了十八次；收音機躺在旅館套房的床頭櫃，就是它從前在老家裡的位置，只是它無法再昂然詠起那句：「我正在城樓觀山景。」手裡拍著板眼的日子就這麼卸妝下檔，罷唱了。

其他的畫軸掛像照片，也隨著從前的位置倚在旅館的套房牆角，畫裡面的人兒望著進出搬運這些僞文物的我們，好像在呼喚著趕緊把它們都釘上牆，回歸從前的生活。老屋子彷彿活了過來，要我們重新認識它。可有點那麼不同了，一個失聯多年的人，偶然見面你還能記得和他有過的回憶，藉由雙方的描述甚至爭吵，勾勒出一段陳舊

往事的溫柔與是非；但是一棟失溫多時的房子，母親撫著牆角的照片，原來對於磚瓦木條圍起來的那個呼吸了十八年的空間，已經記不清楚很多細節了，私藏的糖果應該在床頭還是床尾？姊妹們的交換日記是在樓上還是樓下的衣櫥夾板裡？夏天的時候究竟有多熱可以不開冷氣過日子？冬天的北風透進毛玻璃窗的時候，身上大概要穿幾件衛生衣棉褲襪才保暖？就算跟其他四位姊妹討論，也沒人記得當年那間房子裡，藏著當舖倒店的金戒指，躲過窮途的賭客，連被通緝的人都差點要來借住，是外公的軍人性格，僅能容許小過錯而不願接納大逃犯，母親才失去一段聽故事的機會。

唯一記得，那位賭徒後來北上，做了立法委員，拍過電影，直到現在還活躍於螢光幕前。母親說，人家不記得了，因爲房子都拆成平地，誰還能指認他半夜推開後門倉皇逃去的身影呢？

### 之三

始終無語，留下滿屋子用照片畫軸隱喻的口信，旅館套房試圖要破譯老房子的密碼，夜半颯颯竊談著僞文物的來歷，不想竟讓我得了熱傷風。可能是病得很不舒服，聽到蛇就先竄出一身汗，但想到湯，放點薑絲，落點細鹽；

或者浮在碗面的清香麻油；或是沉在碗底濃濃的味噌；蒜頭半煎炸之後和雞腿一起丟入湯中；紅蔥頭與芹菜可以貼演排骨酥一場葫蘆墩春夢，和魚丸合唱淡水暮色都不成問題。吃不下白飯，又嫌老是吃番薯糜太過呆笨，光是想起湯水划著佐料大船入港駛進喉嚨，就是一件極為爽朗又順心的美事，那好像迎著河光在遊船上，舌尖被帶點鹹味的微風輕撫著。

夏天的來，和去，總是熱鬧騰騰敲鑼打鼓。而且鬧到一種新的境地，雖然不習慣連年攀升，甚至高達三十八度的高溫，可是一個夏天以來，連陽傘墨鏡也懶得攜帶，頭頂被日照搔得似乎快要發芽了。

公車穿破了傍晚的餘霞，停靠中央公園，我們匆匆下車，走上三五步路，就能隨手揮來一身汗；轉五福三路，往橋頭走去，母親說她想看看整治後的愛河，所以提早下公車，聽人家說那河面上偶爾吹來涼風，回眸翹望天堂有種奇異的外國風情。我們沿著河岸要往中正橋的方向走去，踱步愛河邊乘涼散步這樣奢侈的幸福，這是誰可以想得到的呢？從前可是掩著口鼻迅速通過，甚至不惜移居美麗河川流經的其他城市，企圖躲避與水絕緣的臭名。

記憶順著路的軌跡奔流，這裡的景色在腦海裡是很模糊的，朦朧如天上遲遲不肯掙下來的雨水；有時候卻又那樣清晰，像是雨後乍現的虹霓。這是一個床邊故事裡經

常登場的奇幻場景：說她在愛河和家教約會，因為那裡曾經人煙罕至，只是親嘴的時候有點窘迫，以為對方沒刷牙；過高雄橋騎車到旗津只要二十分鐘，吃飽了一定要拐到六合夜市再來碗蜜豆冰。還有那間傳奇般存在的蛇肉湯店依然屹立六合二路口，只是當年她逃離高雄的時候，才十八，記得招牌很新，跑馬燈流轉不休，店門口沒有別的攤販，把蛇籠全堆在人行騎樓上，充滿江湖氣派的店家。

奇幻小說取代了古典戲曲在床邊的地位，母親幻想著如果建築物能說話，那麼舊城這邊會望向新城那邊，包夾著繁華的市中心，人潮最洶湧的地段，雙城要對竄起的高樓抗議；它們對圯毀的家園，表達哀悼之意。又忍不住嘲笑眷村用破木條配上洋鬼子的紅毛土蓋房，既不美觀又難長久，拆除的命運是在一開始選料時就已經注定了。

外公不用下艦隊的日子，開車載著從小腸胃就經常發炎的她，逆著我們尋找河風的路徑，從另一端的愛河岸邊同盟一二路，順中山路晃蕩從十全開始倒數，九如八德七賢，然後停在六合夜市路口。這裡的道路星羅棋布工整規矩，單純得像是貨車司機與業務的遊樂場，更是路癡的天堂。

「你要知道，蛇這種東西喔，為什麼可以在夏天的時候出沒？因為牠是冷血動物啊！吃了冷的血，中和你腦袋裡的熱血，就可以退燒啦。」

半信將疑，這口水偏方只是拿外公的話再說一遍吧？

但就算那碗湯解不了熱也化不了毒，總能止飢填飽，喝下肚裡的紮實和溫潤，也逼出了不少汗水。急病的第一天，加上昨日的勞動，食慾和精神疲軟得很嚴重，當我吃光碗底最後一片肉的時候，回頭看看外面的街景，突然間一股暖流從腳底麻到頭頂。蛇肉湯的確有點效果，另一種層次的飢餓感湧上喉間。

喝酒的時候會不自主地想塞食物到嘴裡，大概是味蕾上的脂肪區間帶對酒精起了化學反應，不吃到很油很腥的食物如魚乾肉條絕不罷休，而且無論晚餐是否吃飽了，酒精從嘴唇淹過食道通往未知的地帶，這一層關於油脂的飢餓感就會被點燃，蔓延出不可收拾的餓火；或者是正餐才剛結束，舌尖碰到一點點甜味又會撐開胃壁，恬不知恥地再多塞兩個波士頓派下肚。

#### 之四

「那我去我以前常吃的那攤啊，現在應該已經開了。就是鱈魚意麵啊。」

日本人習慣在土用丑之日吃鰻魚補氣，我們不用老方法計日子，總之今天星期六，夜市生意特好，意麵攤還兼賣近港的海鮮快炒，吃不慣甜乎乎的鰻魚丼，就試試酸溜帶點辣勁的鱈魚意麵。鰻魚和鱈魚功效差不了多

少，吃下那層黏膜彷彿有了堅韌剛強的生命力，暑氣差不多退一半了。

母親說，那時候還在念高中要上補習班，週末晚上都要來一盤鱈魚意麵，搬到臺北後，卻是怎麼也找不著了。不是鱈肉腥味過重，就是酸甜辣度都不足，令人氣結。和蛇湯一樣，就算到了臺北，也僅止於華西街那種吸引觀光客的刀法，把蛇釘在吊鉤上，當著路人的面剝皮去骨，片下蛇肉還一一說明哪些是膽要如何釀酒、哪些是精囊該怎麼爆炒。底下用一面淺淺的鐵鍋盛血，血滴進去的聲響叮叮然是蛇族最後的輓歌。就在炫技介紹的過程中，蛇肉不新鮮，蛇血也氧化了。

「吃東西要看時機看季節，不只是話不能亂說，東西其實也不應該亂吃的。你看，沒有吃點蛇肉鱈魚，要怎麼解毒解熱呢？還有，現在你們年輕人吃什麼炸雞排喔，那個真是不要命才會去吃的，臺灣春夏這麼溼熱，秋冬又很燥，不長滿臉痘子才怪。糟一點的是回鍋油啦，重組雞肉啊，連身體都會被吃壞。」她還說，小的時候，在外面玩耍很容易中暑，外公就到中藥行抓點自己吃的氣喘藥，順便買一瓶玻璃瓶裝的地骨露，冰在冰箱裡，玩累了就拿出來喝，雖然有股很濃的土味、草根味，根本不能算是好喝的東西，但是只要半罐，馬上從背脊一陣冰涼，耳目也會有清爽的感覺。

蛇湯店在街頭，母親記得夜市的街尾有一攤冰品攤車，賣的蜜芋頭是她和外婆賭氣不吃晚餐的時候，外公偷偷帶她到外面可以充飢又不會太貴的點心。通常外公外婆吵架的時候，外公也固定會到攤上報到，因此我可以推斷，哪些食物和點心，是真的可以退火的聖品。芋頭用火滾，滾出一個完整的模樣；放到嘴裡卻化得了無影蹤，記憶軌帶裡的街景房屋，還有親密或疏遠的友朋們都只剩下種不可追溯的馨香。

「他們就有賣地骨露，還是冰好的放在攤車裡，然後綠豆薏仁湯、枸杞菊花茶、仙草青草茶。那個才是消暑降火氣，真正有療效有功能的，不是喝喝外帶杯茶騙自己的舌頭喉嚨就好了。」大ml數的外帶杯茶飲，喝出了百億的商機之後，還有誰真正懂得喝茶？母親喋喋不休，買了地骨露，要我嚐一口。

## 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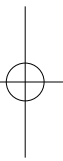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旋開紅色瓶蓋，透明蒸餾過的甘露才碰到嘴唇上，一股濃烈的青草氣息往鼻腔裡竄。下雨了，我說。藏在天空裡遲遲不落的水氣，終於因為這趟旅程的終點站，夜市正要璀璨的時節，文章也將近尾聲的段落上，掀起了一場猛爆的雷雨；悶在遠方的雷鳴終於鼓動，伴隨閃電和不知道

從何而來的狂風，一次次吹落攤販的帆布。燥裂的柏油路瞬間潤得像泡發後的烏參，慌忙走避的人，嘴裡喊著聽不清楚似懂非懂的語言，找不到避難的地方只能待在原地借店家的屋瓦一遮；在地的人卻是聳起肩，提著剛買到手的消夜吃食，又等老闆盛了兩碗綠豆湯；不過是天上掉下來的水，信步拐到一個彎裡，瀟灑的南都氣息瀰漫雨中。

店家的招牌被吹下來了，在瞬間暴雨淹起來的路面上漂，招牌寫著斗大的「鱈魚意麵」，還畫上了一尾黑溜溜的鱈魚，游魚得水，自在地毫不理會快炒攤夫婦追出來的脚步，一個勁兒地往前奔流。

流出了新城與舊城回憶，從雅號鳳邑的江南到譚名港埔的地段，我和母親立在騎樓旁看這一幕幕飛快消逝不屬於我們的畫面，因為演得好逼真又很流暢，關於外公的記憶已經變得淡了；被曝曬了數十年久未見天日的舊事，被迫從那間老房子裡拿出來回味，卻被夏末的雷雨泡發成疏鬆綿軟的散翅，從指尖溜走的，還有那些就學時的青春歲月，外公是如何呵護甚至偏袒女兒撒野，甜的酸的，都無影無跡。

吃了太多退火的食物，喝了太多解熱的湯，母親早已適應曾經焦躁不安的往日，用這島上順勢發展出來的納涼偏方，熬過了所有難熬。



評語

劉克襄

從一開始，文本即已稠密的意象鋪陳過往的高雄生活，文字緊實地相連相扣，教人難以喘息。初讀時，更不易一次閱畢，惟翻讀再三，進入其展現的情境時，一層層生活的記憶便如繁花綻放了。

或許，在結構形式上，本文明顯不若其他篇章的完整，卻符合表達的主題內涵。或許，在文字掌握上，也少了鬆緩之美感，但嚴謹有料，句句不浮脫。

整體而言，它的鋪陳手法和敘述節奏，都超乎認知的散文調性，自呈一個迷人的系統。而乍看有些取巧、鬆散的結構，透過喝蛇湯的活潑串接，一個有機的城市記憶，終究是美好地放射出來。

不按正規出手，卻能出奇地展現一個城市本質的情境委實不易。本文有通過此一考驗，才能博得諸多委員的青睞。

## 唐 墨



### • 作者簡介 •

本名林恕全。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畢業，目前就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所碩士三年級。

作品〈蔭瓜之詩〉曾獲第四屆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散文組季軍；〈剪燈廢話〉則獲國家文藝會補助短篇小說創作案；〈票根譚〉曾得到第十五輯北臺灣文學徵件出版案通過；〈蟲道之口〉榮獲第五屆蘭陽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二，民間故事〈符仔餅〉則是佳作。

### • 得獎感言 •

希望讓人看到一個都市裡的古老印象，以及現在生猛的脈動；沒有一座城市可以空穴來風，那些與我母親幼年記憶相關的，其實走到每一座城市都會發生。只是這裡比較熱，追求勃發的生命力，厭棄無病的呻吟。

##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倪惠娟

早年旅行歐陸時，最喜歡去逛各種市集。作為體現一座城市經濟實力的社會空間，市集迥異於觀光景點，反映一個超真實世界。大教堂前的市集廣場熙來攘往，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旅人、朝聖者及市民。繽紛雜亂的貨品、叫賣吆喝的攤商與流動穿梭的人群，互相層疊交錯，構成一幅宛若由眾多微型世界拼貼而組成的繁華盛世鑲嵌畫，洋溢著布勒格爾（Pieter Bruegel）描繪的俗世歡樂氣氛。

除了迴盪中世紀生活足跡的傳統市集外，最令我流連徘徊的莫過於蘊含萬般庶民文化風采的特殊市集：跳蚤市場。這種起源於十九世紀末法國巴黎聖旺地區，因貧民在廢棄練兵場隨手販賣從垃圾堆中挑揀出的老物件，而後在歐陸形成次文化的二手貨市場，其特色在於此類集市匯聚了由不同族裔和文化混雜組成的人群關係，以及形形色色充斥著各種符號元素的貨物商品，是體驗城市生活內涵與異質文化的極佳場域，更是一般市民撿便宜或蒐藏者尋珍挖寶的殿堂。進入跳蚤市場猶如在一個符號場域中巡弋穿梭，進行橫跨歷史的時空壓縮之旅。透過物件蒐藏和交

易過程，你可以和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及眾多世界連結。舊物件雖非價值連城，但卻散發如詩歌般吟唱歲月的迷人光輝。一旦獲得蒐藏，物件即各得其位。最精采的是，攤商們透過陳列的物品特色與流露的生活經驗，隱喻屬於自身的故事或傳奇，同時也演繹個人的美學風格，在書寫城市的生活與節奏之際，也成為城市多重論述的敘事之一。在如此一個充滿密集狀態的城市空間，並置分歧多樣的人物、混雜的生活風格，以及包羅萬象的商品，賦予跳蚤市場特殊的異質空間意義，它成為眾多敘事齊聚互動連結，記憶與慾望複雜交錯的地方。所謂「納須彌於芥子，縮萬象於大千」，正是跳蚤市場的最佳寫照。這是一個「一切地方盡收其中」之處，一個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式的「阿列夫」（Aleph），也是一篇充滿寫實與想像，真實與虛構，既繁麗多姿且魅力十足的複雜文體。

對大多數人而言，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八分四十八秒，東經一百二十度十七分二十二秒，這組數字毫無意義，那只是表明某位址的座標罷了。從外太空衛星定位儀俯瞰，



此區位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甚至模糊不清、無法辨識的小點。它標誌了我現在所居住的南方港灣大城高雄市，位於三民區西北方，被中華二路、十全三路及同盟三路所圍成的區域。更精確地說，這是嵌入三塊厝中都地區東北方邊緣，坐落在中華二路與十全三路轉角的大片土地，北隔愛河中游龍水段，左接內惟埤美術館特區，右鄰凹子底副都心商業區。往東，通往灣仔內。柴山像一隻座頭鯨，咫尺橫臥在河西。朝西南不遠的河畔遙望，矗立著二支守護三塊厝近百年歲月的磚砌煙囪。已廢棄的唐榮磚窯廠、變電所、高樓公寓、眷村遺址、違建聚落、工廠、廟宇、廢墟、貯木池、水道、溼地、河流等等眾多蘊藏歷史——社會——空間之不斷重構與解構的城市地景，如繁複織錦般共同構築了此邊緣位址及其周邊區域。

近四十年都市規劃延宕使這整個位居都市核心，卻荒涼無比的舊中都工業區宛若糟糠棄婦。河西盡是櫛比鱗次，華麗絢爛如彩蝶的河岸景觀豪宅；河東卻是荒煙蔓草，窳陋落後如醜蛹，亟待都市更新的「都市之瘤」。至於鑲嵌在此都市腫瘤東北角的邊陲土地，更是名不見經傳。它曾是古三塊厝的荒郊、墓仔埔，也是通往左營舊城的必經之路。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此地帶成爲真正爲「被他者化」而設計的他者空間，直到一九八〇年以前，緊緊鄰（舊）殯儀館。荒僻至極的奇特異質邊境，籠罩在鬼魅出

沒的陰影中。不論這城市歷經多少次土地紋理大翻轉，它都是被漠視疏離的孤島。縱使在北高雄進入如火如荼的大建構時，它依舊是眾人遺忘離棄的匿名空間。和河流對岸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相比，此地是無銀三百兩的蠻荒邊境。

然而，當這個和蛻變中的城市景觀格格不入的邊緣空間，被賦予名字，被人群形塑、維繫、競逐而建構爲地方時，即涵蘊並傳遞實質的空間意義。就涉身其中的市井小民而言，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八分四十八秒，東經一百二十度十七分二十二秒，不再是抽象的空間向度，而是一個充滿地域誘惑及生命力的城市地點。對一群依附在此位址上討生活或品味常民生活的人來說，過去十年來，被港都人統稱爲「十全三路跳蚤市場」或戲稱爲「賊仔市」的地方，既構成日常生活的基本座標，也代表生命地圖的經緯網絡。這個位於河流大轉彎，與龍水地區隔岸相望的古「排子路頭」，一個湮沒於消失的龍水古道上的邊境空間，是一群置身於此同一條地理線上，擁有各自不同故事的陌路人，產生集體想像、記憶與認同所在之處。

二〇〇一年的夏日，城市沉入水中。洪水退盡，大量毀壞的家具、電器、雜物被堆置丟棄在此。潭美颱風造成的七一大水災弔詭地成爲土地再生之因，龐大的商機和土地租賃利益於焉出現。權力、金錢、貨物、人群、

信仰、訊息，逐漸在此都市核心內的邊境空間匯聚、滾動及流轉。港都第一世家陳氏家族土地：三塊厝三小段三七一五、三七一五一、三七一五二號被承租使用，成為南方第一座跳蚤市場的位址，一個千百萬瞬間視界同時並存的「阿列夫位址」。每逢週末假日，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不論是識貨的專業買家、骨董收購商、常民文藝鑑賞者、蒐藏癡或戀物狂、撿「俗擱大碗」便宜貨的小市民，或路過因好奇心而停車暫借問的旅人，抑或是出沒於北柴山的登山健行者，只要進入這個充滿幻境物語的場域探險，便會樂在其中，甚至玩物喪志終不悔。口耳相傳之下，從南到北聞風而至的各路人馬，趕集趁墟般地紛紛到此朝聖。南宋陸游「逢人問墟市，計日買薪蔬」；港都人卻是「逢人問跳蚤，計日買雜貨」。攤商持續如雨後春筍冒出地表，雲集的貨物更是琳琅滿目，令人眼花撩亂，乍看似垃圾堆，細觀之則是一沙一世界，無數恆河沙世界。

全盛時期的跳蚤市場規模相當壯觀，多達五六百個攤商到此淘金，而且吸引不少遊民、流浪漢等無所之人，以及臨時攤販沿路聚集蔓延至廢棄的貯木池荒地，形成一個世界，兩個空間，視覺衝突，狂亂無章的城市街道奇觀。來此一探究竟，逛攤挖寶的人潮更是摩肩接踵，絡繹不絕，男女老少，士農工商，無一不備，甚至連麝香豬、鸚鵡、變色龍也緊跟朝聖隊伍行列，隨主人遊街市。演技

精湛的攤商使出渾身解數，噱頭十足地賣力表演，拚人氣換現金；敗家拜物的顧客則像跳蚤般瘋狂地尋找獵物，炫耀戰利品。在波濤洶湧的金錢浪潮中，大家抬價殺價砍價，各取所需，貨暢其流，萬物安適其位。一切買賣交易，但憑現金支付，願打願挨不囉唆，即使當冤大頭也要自認倒楣含淚和血吞，洋溢濃厚的南部草根味和港都人的豪爽。那些年，到磚仔窰附近「逛跳蚤」，成為庶民娛樂兼尋寶的代名詞。方興未艾的懷舊風潮更將此市集塑造為首屈一指的懷舊市場，蒐藏家莫不趨之若鶩。喧囂熱鬧的空前盛況使這塊被河流大彎曲擁抱的邊緣土地，宛如北宋「清明上河圖」汴河拱橋兩端攤販綿延、擊擊肩摩的繁榮街市景象，堪稱一幅現代版的港都盛世滋生圖。

從一個靜待書寫的渾沌空間，演變為稠密多樣的文化鑲嵌之地，聚天下貨物之所，十全三路跳蚤市場成為各種符碼跳躍其中及社會戲碼輪番搬演的場域，塑造出港都一段最奇特弔詭、充滿活力節奏的街道地景。這個仿若沙卡里巴「盛場」的城市新樂園，像一塊磁鐵吸引各類群體置身其中，以不同的身分、角色和語言，書寫其場域，猶如一枚凸透鏡聚集所有光束，層疊錯落地折射火光與熾熱，凝縮人生百態於一處，形成既屬個人又是社會的敘事。

擺攤成為寓居城市，證明在世存有的生活方式，一種屬於邊界生活的藝術。在經濟縫隙中求生存者或物質飽和

過剩者，均可在棋盤方格內安適其位。尋求優雅格調的高尚貴族對此鄙俗粗糙的消費空間，肯定不屑一顧，望之卻步。屬於縉紳階級的城市菁英分子定會睥睨這個狀似難民營，彷彿悲慘世界的場域。滿懷馬克思社會主義情感者，會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困境，迫使一群人選擇置身社會邊緣，活在當下的邊界上。如果你是保持深刻的邊陲意識之人，你會站在邊境，感受實踐於土地的力量及位居邊境的生活魅力，與生存搏鬥的這群人猶如鑽出牆縫或人行磚道裂隙的奇花異草，綻放旺盛的生命力。對置身權力核心的政治人物而言，這座市集是傾聽民意之所在，它是社會的縮影。若你是鎮日閒蕩的視覺消費者，這兒處處是驚奇，撒旦的誘惑會試探你控制奢侈縱慾的能耐。在此龍蛇雜處、三教九流充斥的魔幻場域，幾乎各行各業，無奇不有，甚至還有苦行僧、算命師、點痣改運者、理髮師、耍蛇人，更有蛇肉鱉湯、鹿茸虎鞭之小販，滿足芸芸眾生五蘊六識的色身慾望。

這兒並非真的什麼都可以賣！但總有為生活鋌而走險、出賣靈魂給魔鬼的攤商，販賣私菸假酒、銷贓貨物。然而，可別以為擺攤者全都是目不識丁，出身卑賤，來自社會底層的邊緣人，或都是邪惡狡猾的市場魔鬼。你可以用數字或幾何度量空間，卻不可用之於度量一個人的心靈或一個群體的意識。即使是身分最卑微者，也擁有一顆閃

亮的靈魂。在流動中譜寫生命之歌的攤販逐市集而居，猶如縱橫五湖四海的吉普賽人闖蕩寶島東南西北，在周遊列市的生活淬煉下，不僅見多識廣，舌粲蓮花，甚至身懷絕技，深藏不露。此地更臥虎藏龍，不乏在殷商朝歌都城市集屠牛賣肉的姜子牙，正等待慧眼識英雄的周文王。那一年，你可能和哲隱於此的作家或懷才不遇的藝術家不期而遇，或可能邂逅村上春樹筆下百分之百的女孩。如果你是如詩人波特萊爾（Baudelaire）凝視城市街道風景的閒逛者，你可隨著眼窗瀏覽世間百態，或駐足傾聽攤商與顧客天南地北的閒聊，上至廣漢三星堆，下至卑南遺址，大至貪官污吏之八卦醜聞，小至流傳在這城中的蜚短流長，甚至攤商自身歷盡的滄桑。漫遊一周後，你將發現自己閱讀的正是一部記錄常民生活心靈發展史的空間讀本。而那一年，我也曾和眾多市井小民站在邊境，觀看所有發生在邊境上的大小事，守在五尺見方的方格攤位內，販賣我的蒐藏詩學，並且等待好戲上演。

一大清早，攤商如候鳥般陸續抵達過境棲息地，擺好各種姿態，準備展開釣魚行動，希冀一日鹹魚翻身。奢望一夜致富的顧客們則將乘坐蒐藏萬物的諾亞方舟，展開一段驚異奇航，航向一個個象徵心靈宇宙的小型「阿列夫」星球。

賣五毒蛇霜刀傷藥水的阿順開始敲鑼打鼓，像江湖術

士般舞棍耍蛇，口沫橫飛的連珠炮讓人搞不清他究竟是要猴戲還是在玩致命遊戲。那頭二手真空音響店正播放大陸歌手刀狼震耳欲聾的嘶吼嗓音，這邊販賣「破銅舊錫」的歐吉桑則放送文夏溫柔婉轉又細語呢嚶的悅耳曲盤。虛擬實境的音景讓人身心都抽離，不知在原鄉或異鄉。自稱苦海女神龍的素姊早已聞酒握杯起舞，大唱〈蘇三起解〉，伴隨酣醉發狂的笑聲跳躍盤旋，神似作向中解離的尪姨。販賣菜刀的小陳束著馬尾，濃妝豔抹，男扮女裝登場，拉扯嗓門，大聲吆喝眾人欣賞利落刀法！土龍婆則是渾身上下鄉土味，數不清的滑溜土龍纏繞在水箱內，萬頭鑽動的景象煞是嚇人。更駭人的是十幾隻土龍活體標本被塞進大玻璃罐內，沉浸在一片為高粱紹興環繞的酒海中。熱心的土龍婆向我推銷親手浸泡的土龍藥酒。一群血脈憤張、幻想自己即將成為隋煬帝的圍觀男人，全都躍躍欲試，奉之為聖品。我可是嚇得花容失色，頭皮發麻！

最恬靜幽雅的角色屬於販賣回憶和不在場證明的常民文物商。一群中老年男人彷彿被邀請進入時光隧道中的場景，陷溺在歷史停格或解構的舊物堆裡，尋找失落的和虛構的韶光年華。日據青花瓷器、茶碟、煎藥壺、粿模、土甕、廣告鐵牌、老照片、尪仔標、古地圖、黑膠唱片，甚至家書信札，全都舊情綿綿如詩句般攤軟在地上，等待支離破碎的記憶被喚醒，過往雲煙的故事重新被書寫。湊熱

鬧的門外漢對淹沒於歷史洪流的舊物垃圾竟能買賣而百思不解。複雜的蒐藏行為正是傳達蒐藏者建構內心世界和重構失落鄉愁的方式。看似不起眼的老東西在時空錯置的場域氛圍中，彷彿靈光乍現，彼此呼應成純真年代的詩性關係，勾起一段段巨細靡遺的回憶。集體懷舊竟潛藏無限商機，形成龐雜的金錢、記憶與慾望交換的網絡。回憶也能煉金，真是令人驚奇！

酷似高士佛社人的阿茂更令人拍案叫絕，每次來擺攤就像上演一場裝置藝術行動，化無用為有用，轉無情為有情：無患子、雞母珠、蘿藤、柳珊瑚、夜光螺、漂流木、裝滿貝殼砂的玻璃瓶罐，寥寥數個物件看似漫無目的的散置在空間，卻宛若部署一篇字字斟酌的文章，醞釀濃郁的山海語意。你或許懷疑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為何也能賣。然而，這位雙手被雷管炸傷的奇葩販賣的不僅是無用之用的哲思，更是南方熱帶海岸林的生活美學。將荒野般的裝置語境延伸為無限的永恆詩境，不論是無心插柳或是匠心獨具，都像一杯淡淡的清茶，芳香雋永，而且果真有不少遠離自然的都市人沉浸在其塑造的山海意象中，購買其方寸之美。

如果漂流木是臺灣土地上最奇特詭異的圖騰，則匯聚於跳蚤市場的攤商就像沿著生命之河衝撞而下，在大海上漂流浮沉，隨後又被波浪沖上岸的漂流木一般，任由環

境的侵蝕刮盪與社會的推擠衝擊，各自擁有不同程度的紋理、質感及造型。即使歷經奇異旅程之後折盡枝葉，剝開樹皮，凸凹扭曲，卻依然能活出各種奇形怪狀的瑰麗，構成一幅又一幅迷魅魔幻的生命風景，閃耀著無可複製的靈光。

誠然，並非所有攤商都能如魚得水或隨遇而安。總有人和邊境格格不入。青仔在我對面席地而坐，攤開漂流木雕和鉛筆炭精素描畫冊，抱怨說他無法像一隻擬態蝴蝶，在這終將拆除的場域苟延殘喘，賤賣藝術與人生。持續困在核桃殼內，猶如作繭自縛，他遲早會崩解在這座棋盤陣的迷宮中，失去血肉與靈光。畫冊上那些在扭曲四方形裡擺出各種姿態的小人物，恰似附著在這塊大型珊瑚礁盤上吐納心酸的攤商。青仔的困境正是眾多人生擱淺於暗礁的攤商們共有的記憶。局外人從外朝內看，開啓的是容納大千世界的無限空間；圈內人由內朝外看，卻看到被禁錮在窠臼中動彈不得的困境。以管窺天的空間惰性，讓人忘記天地之大。殘缺的佛像在我的攤位上俯視蜉蝣度日的眾生相。路過的客人對著我那一群高鼻闊目、耳大頤豐、張口露齒、雙手扶膝的跪坐人像，發出竊笑聲。若要遇貴人，可得先跳出框限自身的空間，超越邊境的藩籬，否則怎堪墮入鏡花水月的孤芳自賞之境。置身在作為城市地理叢結的跳蚤市場，可以交換商品、金錢、記憶、慾望、

思想、眼神、故事，但唯一無法交換的正是命運！青仔終究賤賣了畫冊，而我也損龜收攤，闔上我的阿列夫式照世鏡。

二〇一二年的春日，這個如巴別塔般眾聲喧嘩的城市邊境，走入寂靜。被視為嵌入「都市之瘤」邊境上的「市容之瘤」，終被摘除，在與土地南霸天纏訟多年的租賃糾紛下，徹底夷為平地，成為被追憶的位址。從一個匿名的城市角落，被人群建構為喧囂沸騰的街市，再度被一群人解構為非地方。城市記憶在此轉瞬即逝的異質空間不斷地被刮除重寫。你或許會問，位居正式經濟體制邊陲地帶的熱絡集市，究竟是屬於這座港灣大城市井小民的繁華盛世，或是反映這座繁華港都的消極貧窮狀態？究竟是經濟不景氣抑或是物質飽和過剩，造就此段金錢與情慾滾滾如洪流般活躍的南方庶民盛世？答案早已遁失在回歸渾沌的空間中。這一大片河流沿岸土地正進入紋理大翻轉。龐大的建設工程和巨額的開發資金又開始在其上翻騰攪動。占地五十三公頃的中都重劃區將面臨大蛻變。重新編碼的空間大重構，是否會開啓下一輪城市空間精緻優雅化，讓所有人安居於斯的繁華盛世，令人拭目以待！

評語

周芬伶

前面的論述與後面的敘述連結性不大，然捕捉到高雄水災後跳樓大拍賣的荒謬現象，具有在地性，文字具有一定水準，若前面的長篇大論只保留幾句或化為敘述性語言會更好。西方的跳蚤市場文化與臺灣的臨時攤販應有所不同，資料性的堆砌，如不能達到情與思的表達，寧可捨去。可嘉的是對題材的敏感度，與寫作的大氣及企圖心，潛力可期。

## 倪 惠娟



### • 作者簡介 •

一九六五年出生於高雄市旗津。  
畢業於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  
曾任高科技研究發展協會德語翻譯師。  
二〇一一年獲「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優選獎。

### • 得獎感言 •

作家會放棄書寫，詩人則堅持創作。  
這座南方大城有數不盡的角落湧現著詩與思，等待被詞語挖掘。在詩意與哲思的語言經驗中，尋找其顯隱關係之相互歸屬與平衡，是一條崎嶇路，而我正在此路途中。

## 老屋

柳一

一切都空了。電腦桌和椅子給了人，床和畫作移到高樓，成堆的書、視聽影片、音樂專輯和幾十個袋子，回到各自的主人懷抱。沒有一張廢紙被留下，只有蜘蛛網，大方地邀集了灰塵，各自隨意而霸氣地進駐了這個房間，入了無人之地的它們，步調從容，姿態慵懶，只因那偷窺的眼睛知道，再沒有人會拿起掃把和拖把來殲滅任何之物。也許，還會有蚊蠅，有些蟑螂，聽聞這個消息，自某個角落趕來共舞，度一場沒有燈光沒有人聲的假期。

像個被掏空的句點，房間已經沒有主人。

一

這排九間的宿舍，我們分到的是位置最好的邊間，因而擁有一個非常大的院子，而在空心磚圍牆內的房子主體，卻僅有狹仄的空間。二樓有兩個很小的房間和一間浴室。兩個小房間，五十步笑百步地仍可比出較大和較小，較大的那個，放了一張雙人床和一張單人床，是母

親和我——長女也是么女的寢室；較小的那間，在高起來的木板上鋪了榻榻米，主人是奶奶和三哥。

一樓的客廳，同時扮演了家庭工廠，奶奶總是沉著一張臉，坐在客廳的一角，日夜趕著工，做著紙盒子，而我，是她最好的幫手，動作飛快地把一部分的童年摺進盒子裡。和客廳相連的，是兩個房間，一間是大哥和二哥共用的臥室，一間是兄妹四人共用的書房。房子最大的一區，是自行加蓋的廚房，地板僅是水泥地的樸實面目，廚房大到我們小孩子可以在裡面洗澡，兩個鋁製的大面盆，就是我們最奢華的浴缸。

這樣的空間，塞進一家三代，除了吃飯時較寬敞，其院子倒是十分適合孩子們奔跑嬉戲。說奔跑一點也不誇大，因為我們和隔壁那戶鄰居，兩家的前院是相通的，再加上我們這戶獨有的側院、後院和前院相通，在那個孩童們的身高互相競長的年代中，成了附近孩子最好玩捉迷藏、打棒球的地點。那時，院子中飛舞著的，除了是一九七〇年代末最潮的兒童運動——棒球，也迴旋著夜晚



時閃爍的螢火蟲，以及雖身處戒嚴年代卻不設防的孩童們的歡笑聲。

大而素樸的院子，有一株花開得茂盛的九重葛大樹，有雨後會青綠冒出的苔蘚，後院架了絲瓜棚，前院種了地瓜葉，有一個燒熱水的爐，有陣子還收容了流浪貓，養了小鳥，但不幸的是最後小鳥是死於貓的掠食。

在這個男主人長期缺席的家中，日子雖簡樸，卻也不覺得有所缺失。而當父親從遠方歸來後，家的氣味，也隨著一連串大動作的自行擴建而添入幾許攻城略地的氣息，後院和側院全部在父親的監工下，變成了住所，家，延伸了。

父親的事業是如此地坑坑洞洞，偶現的火花，往往之後卻演變成燎原式的浩劫，而陪葬的場面盛大，有祖母愈來愈愈苦的臉色，父母親經常性的吵架和冷戰，和子女一直想逃走的叛逆心情，以及被波及的親戚滋生出的不滿。

比較值得慶幸的，是家的版圖擴大，多少稀釋了三代人的壓力。在國中和高中的六年時光中，我有了自己的一間小小臥房，在那個慘綠的階段，至少，這樣的完整個人空間，讓我能逃避許多無力面對的，門一關，便不致在洶湧的波浪中滅頂。

性格勤快活躍的祖母，此時已進入垂暮之年，她分配到的，是最邊間，也是一個可以稍稍遠離主戰場的房間。

她的隔壁房，是三個男孫合住的大房間。以一排高高的窗戶與祖母的房間互通聲息。

如果不是須牽掛兒子的事業，在這清幽而寬敞的房間中，祖母該能卸下她一生重擔，聽著電台講古，讀著羅馬字版的聖經和聖詩，過一個安詳的晚年吧。

煎熬的不只是心頭望子成龍卻無法收穫的痛，還有中風的身體苦刑，一起把祖母的身心都拘禁在這個狹長的房間中。當父親在遠處時，祖母和母親尚能維持大致上的和諧，頂多偶爾有激烈爭吵時，祖母會帶我一起離家投靠三位姑姑的其中一位，讓母親在電話中低聲道歉。

但自從父親歸來，表面上家的完整，只是帶來更多的戰火，兩位都愛著寵著父親的女人，有血緣關係的，苦在心裡，嘴上卻不准人批評她這個從小最疼愛的兒子，因而和心直口快又長期忍受丈夫荒唐行徑的母親，分裂成東德和西德。

房間，那休養祖母晚年的，自此少了媳婦的足跡，父親總沉默地為祖母準備著食物，為她在床旁放置了特殊設計的便器，為她倒著屎尿。在這個房間內，性格其實活躍的母子倆都是無言的，好像能為對方做的一切事，就是把怨言和愧疚緊緊地鎖死在體內，只用關懷的眼光默默發聲。

在家裡向不多話的祖母，嘴抿得更緊了。

有時祖母會喚我進入，做一點小事情，例如幫她打電話給姑姑傳幾句話，或是替她看幾句羅馬拼音的聖詩聖經。她也會拿起指甲刀要我幫她修剪，在那個發出喀喀嚓嚓的清脆時刻，她總反覆叨念這幾句話：「人都不長了，指甲還是一直長。」

祖母一中風就數年，剛開始，她仍和我們同餐進食，也會自己扶著助步器在房外的長廊上練習，助步器和地板摩擦時，發出答答答的聲音像一種鞭打。但，到後來幾年，祖母只能自我囚禁在房間內了。

彼時我也念了大學，回家時，原三個哥哥共同的房間，也隨著他們紛紛念了臺大學士、碩士而幾成空房，我嫌樓上自己的小房間太熱，總借住哥哥們的空房。幾次在半夜中，大清晨，聽到祖母在向上帝禱告，語調懇切如上述天聽，哀哀說著，求主讓她癱軟的身體好起來，再能有昔日的健步為主做工云云。

半醒半睡之間，令我震慄的，除了祖母充滿感情與願求的語調，更驚訝的，是她的祈禱文中，仍充滿生存的意志力，祖母快九十歲了啊，臥病多年，怎還能有這樣不屈的意志力？

沒聽過房間傳出的祈禱之前，我還以為，祖母的心境早已是消極地在等待往返另一房間的日期。祖母這樣困居斗室，吃喝拉撒全在此解決，來看她的親友也日趨減少，

形同拘禁的生存方式，常伴她的，只有窗戶滲進的風，和電台裡講古賣藥的聲音而已，如此垂暮的人生，她竟不是求主早日恩召，而是懇求走出房間的新機？

然而，再有多強大的生存意志，祖母畢竟已是高壽，不久，她忽然跌倒下床，變成墜落地板的一個僵直驚嘆號。然後，便在八十九高齡，最後一次離開了自己的房間，換成一張遺照重新走入家中。仍是抿著一張愁苦而不屈服的嘴。

## 二

家裡的人愈來愈少了，只剩父母二人共度空巢期，感情好好壞壞。經濟幾番漲潮落潮，父親一下子當總經理，一下子在家炒股票，最後，什麼事也不做了，每天喝著酒，畫著油畫，與友朋高談闊論，等著就讀醫學系的兒子畢業出來賺錢。

家裡的物品卻反而隨著人的減少而愈來愈多了，快要變成一個大型倉庫，塞爆各種父親興之所至亂添購的器物，有各種自偏遠處搬回的石頭、木材可供藝術的再創，有不同樣態的菸灰缸可供逃避困處，有好幾十只的便宜茶壺可供眼角的憩息，有各種的書籍可供閱讀，即連每一片高冷的老邁白牆，都放滿書法、匾額、畫作、擺飾，來家

裡的客人，對這外表早已殘破不堪的宿舍竟暗藏這麼多的貴重或便宜的器物總驚訝不已。父親總是喜歡把他的人生塞爆而不加疏通。

祖母離開的房間，現在變成了父親的貯物室，放了一些股市萬點時的線圖，一些書畫的蒐藏品，幾本雜誌和幾張剪報——裡頭是關於父親的事蹟，以曾歷練過教育圈、商場的歸國博士和素人畫家身分作為標誌的誇大報導。

高談闊論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麻醉，苦悶長時無聲地霸住在父親心中的房間，殘忍呼應老屋長出的壁癌，毒瘤，是意外又不是意外地，繞過那些煙霧和心中的崎嶇不平，在體內的房間，大肆而惡意地入住，是趕不走的地痞，不付房租的房客，如白蟻喧囂著瓦解的口號，江河日下，房間傾頹，最後，整個地基被刨空，父親，六十幾歲就被奪走了身體的使用權。冷冷的白牆上，多了一張過於年輕的臉。

父親走後，我在這個祖母用過而為父親所承繼使用的房間中，找到一本資料夾，裡頭有一頁，是我在多年前某一個返家的無聊午後所隨意寫著的小楷書法，拙劣的筆觸竟成了他撿拾的寶貝。

曾經質疑過父親是否疼愛子女的我，在他死後的房間，用這樣的一種無法對質對談的翻閱，收訊到一則迂迴的父愛。我是記得的，他那雙閱讀我在報刊發表的文字

時的閃亮眼睛，我也記得，他炫耀我那堆亂買的文史藏書時，有怎樣的一種期待。他也屢次說著，自己的父親如何能沒上過學就自學成功而能教鄰人漢文，而那樣對文字的天生敏銳，在女兒的身上看到了一種重新的燃放。

### 三

這個最邊邊的房間，起碼不再關著病痛了。

隨著我和先生，小孩，一起重新入住了這個家，獨居的母親，又慢慢自黑髮白髮的傷痛中，綻放了笑顏。她是堅強的，只是捨不得丟棄那些形而上的恩怨情和形而下的器具，在父親任意亂買的大小物品中，她蹣跚地走過傷痛。

我們一起住了十年，其間水淹若干次，每一次都扔掉一些有父時代的物品，而漸漸取代那些乾掉的過往的，是兒子逐日長成的笑語，和一堆凌亂的玩具。

家歡笑了，也爭吵著。每年從十月開始，母親就緊張著能否在年節時以一個維持得光鮮的樣貌來迎接新的年度和到返的兒孫，把我也搞得緊張不堪。一個對別的家庭來講可能只是用一個週六週日就可大掃除完畢的儀式，在我家卻成了幾個月都拉鋸著的工程，一個不小心，就釀成一場口角。關於什麼東西該留該丟，什麼東西該被清潔到何

種程度，都是一年一年無法寫定的條約。

去年，愛在外頭閒逛的母親忽然在電影院跌跤，只好從二樓暫時搬到這個祖母住過父親用過的房間。在那長達數月的養傷中，因為行動的不便，思想取而代之的飄得更遠，回到了二、三十年前的婆媳歲月和夫妻歲月中，她咀嚼著回味著，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起鍋著多紛爭的往事，下了甜甜的佐料，回味的時候竟然是微笑的，一種歷經大風大浪之後的微笑。

不便的行動使她在時間的間距之後有了同理心，她撫著腿傷和記憶說著：恁阿嬤那時，中風的日子到底是怎麼熬過去的？

就在母親以為腳好了，急急噴灑起院子裡那些父親遺留下而漸枯乾的盆栽時，一個不小心的移動，她又跌倒了，再次又從二樓的房間搬到一樓的邊間，那有著亡靈氣息的狹長空間。

母親的腳傷期間，這已有四十年歷史的公家房子，收到了要交還或租借的公文，原以為只是個形式，不會真的趕人，沒想到卻是一場不得理的風暴，想過了各種延續下去的方式，也組合過各種去處的可能，最後，我們投降，決定放下這間已過於老朽又如同所有的鄰人一樣胡亂加蓋的房子，走向兩間不同的高樓。

母親曾經是怨這間房子的，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中，我們沒跟上那樣的腳步卻反而摔得更慘，只能眼睜睜看著同事和親友們愈買愈多的新屋，在擦拭父親買進的物品時，那些有藝術巧工卻很難清潔的彎曲雕飾，像一個一個引爆牢騷的地雷，讓母親反覆說著，如果不是妳父親，我們也早有錢像別人那樣搬到大廈去了，住大廈多乾淨多輕鬆，不像住這種大馬路旁的老房子，到處都是灰。

在不得不面對要走還是要留的抉擇時，母親竟一反過去時常抱怨這老屋的說詞，想拆掉自行加蓋的區域，讓我和先生小孩，搬回兩年前就買好而只在假日時去住的房子，一個人留下來。其實這排老屋幾近荒址，鄰人們幾乎早就移走了，又是個遇水則淹的弱地勢，一個老人，怎麼適合在此獨居？

最後母親終究也想通了未來的形勢，甘心一個人住進她一直想住的大廈，展現了性格中果決明理獨立的那個面向。夏天，這個老屋正式清空，像戛然而止的句點，清空了四代人的步痕。

老屋空了，故事是說不盡的。前幾天母親到我們新家吃飯，我把手機裡的老屋照片放給她看，「真的很像古蹟呢！」我們這樣說著，說著，好像在說一件似近又遠的往事。母親說著她接下來的旅遊計畫，年底先去香港，明年再去克羅埃西亞……父親死後，她去過二十幾個國家了，上天鬆脫了她在婚姻中被羈絆的腳步，慷慨地賜她更廣

的視界。

她問著我兒子，你喜歡舊家還是新家？當然是舊家。兒子毫不猶豫地回答，那個有著可以在院子中小便、玩沙，甚至騎腳踏車的大院子，是他這一代不得不窄仄的人很難擁有的生活回憶了。然而或許這是上天的另一種善意，一如母親自己所體會到的，她的晚年，會從另一處窗景明媚、內部寬敞的高處美麗地續寫，帶著被時光撫平過的過往記憶，和新牆上父親的畫作，和諧共處。

評語

周芬伶

雖是地方文學獎慣見的題材，然寫老屋的歷史極有層次，疾病與死亡集中在一間房子中，人物形象鮮明。年已九十的老祖母，隔室聽到的祈禱，是熱切地希望多活幾年；與母親手足皆疏離的父親，倉促短暫地結束一生；寡居母親與新一代的移入，老屋彷彿歷經三生三世，平淡的寫法，而有魔幻百年孤寂的效果。老屋拆了之後，再追憶已是惘然，題材雖平常，能抓住美感經驗而書寫親密空間與變異時間，實屬難得。

## 柳 一

### • 作者簡介 •



本名謝春馨。高雄人。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畢業，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出版等行業，現從事寫作及大學兼任講師的工作。有一個小孩和兩個部落格。曾獲多項文學獎，作品入選《一〇〇年年度童話選》。

### • 得獎感言 •

雖然這是今年得的第七座文學獎，但對我仍是最深具意義的一座，除開中間求學和工作而不在場，高雄一直是我呼吸的城堡。

老屋有四代人的回憶，能用這篇文章為它送行，是我所能為它做的一件最好的事。

## 雨月聚

陳柏言

六十年前我甲妳大姨婆跳上火車，天頂一片烏陰，才早時十點半就在彈雷公。妳查甫阿祖駛一架鐵牛仔到車頭，目睷金送阮上火車。要上車時，我停落來，轉頭只問妳大姨婆一句：「敢有確定？」伊只是拖一卡皮箱、攬一個包袱仔就向前行，「問那麼多衝啥？」枋寮上車，過林邊、崁頂、潮州，佇屏東市落站。屏東火車頭的人足濟，我一世人無看過那麼多人；我甲妳大姨婆的手牽牢牢，親像伊將欲乎瘋狗湧捲去。彼一工，我啥麼攏無想，只是一直行、一直行，妳大姨婆一定不知影我在衝啥。親像做眠夢，看無未來；但是我只有一个想法：乎我的查某人歸世人無煩無惱。

「妳嚟聽伊飲酒醉，黑白講話，妳大丈公上會講白賊。」撿紅點，祖母翻牌，底面黑桃八仔，每一家先罰十點。「對啊，對啊！妳不知影，妳阿祖有多討厭伊……」月亮隱沒的中秋，雨落在鐵皮屋頂，咚咚咚咚像敲鋼釘；大丈公養的小柴犬瑟縮牆角，看雨聽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是妳大姨婆乎妳大丈公拐去。阮厝無錢，兄弟姊妹一大堆，妳大姨婆是大姊，上大漢的，國小還未讀罷，就出去做女工賺食。透早搬兩點鐘的火車去車城，割瓊麻；妳敢知影？就是做麻繩的彼種瓊麻，當時攏是外銷日本。妳大姨婆歸工暎無四點鐘，本來幼秀的手變甲真粗，面皮嘛乎日頭曝甲無一吋是白的，攏無聽伊怨嘆過半句。

「實在是艱苦，」祖母清了清喉，接著說，「彼個年代哦——」

不幸喔，無多久就佇彼堵到妳大丈公，一塊顏顏，啥麼攏無，只有一箍蜜甘嘴皮。有一工，妳大姨婆轉來時，面色暗暗沒講話；隔日，天攏還未光，就包袱仔款款，家己錢攏攬走，隨人去。妳大丈公沒田沒厝，兩人就撞入去媽祖廟住；一去半年，後來妳查甫阿祖聽別人講，才吩咐我和妳小漢姨婆，去甲妳大姨婆帶回來。伊攏不愛咧，是我有嘴講到沒涎，妳小漢姨婆嘛一直在邊仔號，妳大姨婆才勉強答應，攏提出一個條件：「轉去可以，但是愛叫阿爸甲阮買一間厝。」當時，妳大丈公二十九歲，妳大姨婆



才十五歲吶！

祖母翻開最後一張牌，黑桃八為她多賺一百五，正好給我分紅買伯朗。我們同坐五十年前，外曾祖父提一卡麻袋錢為大姨婆買下的厝腳。一年一度中秋聚，鱷魚牌蚊香讓人昏眩，雨水沿著鐵皮屋頂的破洞，在牌桌四周迴旋成一條黑河。腹肚隆起如孕的大丈公連灌兩瓶高粱，赤身通紅，兩粒乳頭黑乾，只有父親與我坐在他的身邊。父親將酒倒至小酒杯，啞一響瓶杆便啜一口：「你查某孫仔在寫文章，想欲寫你的故事。」大丈公乾草皮般的頭頂晃了幾下，抬起醉矇矓的垂垂眼瞼，一襲酒氣直噴我臉：「妳會曉寫小說哦？」我忙搖手：「不是啦，我只是愛聽啦。」父親也愛問、愛聽，大丈公每次講的都不一樣，父親總笑著糾正他、詰問他：「你頂擺不是講……」到底哪次是真哪次假，無人知曉，只知大丈公一生酗酒、打零工，大半輩子做個無用的人。

大丈公再開一瓶高粱，大姨婆早不想勸。她的齒縫間恆有長期食用檳榔的漆紅斑駁，彎過頭瞥大丈公一眼，便又轉回，對著手裡的撲克臉，若有似無嘆息：「就乎伊死死去好了。」大丈公喝了烈酒就嘟嘟囔囔，楊家的歷史改了又改，大姨婆也換過一個又一個面貌。大家漸漸不聽大丈公說話了；他的語言只是一團模糊的時間，一則仍在持續擴寫的謊言。

大姨婆低聲呢喃打出一張牌，檳榔染紅的唇輕啓，像是六十年前說要離開。

六十年後中秋聚，大丈公的故事裡，離開的日子還是打雷落雨。晚到的表姑圓臀畫了個弧，車門翻開彷彿 spotlight 亮起，新的表姑丈跑出來，為她撐一把亮紫荷葉邊的 Playboy 傘。叩叩叩，表姑蹬著麂紅高跟鞋走進小埕，她的亞麻大波浪夾著一絲伏特加味，風裡漾蕩過來，不知是微醺紅還是寶格麗藍茶夜香？雨仍叮叮咚咚叮咚咚，叩叩叩，鞋跟也叩叩叩像敲門。打牌的舅公斜乜一眼：「妳不是講妳欲去拜拜？」氣氛轉僵，雨聲譁然，彷彿能聽得見姨婆們頰肉轉動、疏鬆骨節的磨合聲響。

只有大丈公仍嘟嘴仰頭，酒瓶倒轉咕嚕咕嚕像沙漏。短裙表姑頭也不回，走至我身邊，鬼白濃妝底下是一張痘疤起伏的臉。窄裙圍住她的大腿，微蹲，拿餐巾紙將紅色塑膠椅拂拭一遍，皺著眉又抽了幾張墊在臀下。我早有預料，她一坐下來果然拔刀見骨：「妳上次在報紙寫的那篇小說，什麼意思？」表姑的前夫開敞篷保時捷，在枋山沿海公路被卡車貼著山壁磨，安全氣囊全爆也沒用，拖出來時，黃白腦漿橫溢。身旁還坐著一個身分不明的女性，面目絞成肉泥般模糊。

二十歲的表姑說：「好家在，好家在北鼻還沒生出來。」夫家的喪禮剛辦完，她便提著大包小包帶球轉嫁。

我去參加表姑的法院公證，當然是跟這個「新」的表姑丈。表姑挺著微凸的肚子高喊：「我願意！」家族裡只有我父母，長她二十幾歲的表哥表嫂出席；法官敲槌，一串空洞洞的回音。未曾謀面的表姑丈抓簞雞冠頭，西裝外套顯皺，簡直剛從網拍買來，草草熨過。

「那不是妳的故事，」我不無難堪地說，「那是亂編的啦！」

坐在對桌的小姨婆淑鶯聽不懂我們的談話，起身收拾殘盤。「啪！」塑膠碗盤油滑，雞鴨碎骨紛墜落地，她忿忿地喊了一聲「臭雞掰」，彎腰去拾。小姨婆平日在車頭阿平師的海產店顧大鼎，前年拿到屏東縣中式煲湯第三名，每逢家族過年過節辦桌都請她料理。開頭毛店的五姑婆一身黑，坐在辦桌前看碗盤疊高，雖是氣聲我仍能聽得清楚：「聽說……妳勝雄仔又攞破病住院喔？」

「伊喔？共款啊！糖尿啦，拜五已經轉來啊。」姨婆小聲說，勾起只留蟹殼、幾粒米的空盤，「阿德仔頂禮拜去枋寮病院顧，歸禮拜無十點鐘。」姨婆連生四個女兒，三十六歲才求得一個獨子；表叔勝雄嬌生慣養，十八歲為逃兵役，在軍營裡裝瘋賣癲：拿洗髮乳刷牙，取同袍的臭襪吃，鬼吼亂叫，還在共用澡間就地拉屎。小姨婆小姨丈不捨，為他申請下伍送醫；後來表叔勝雄在高雄大寮，跟精神病患關一起，吃喝拉撒不離，綁約束衣，最後

語無倫次真正起瘡。

回鄉後他酒不離手，一日五包菸；敲撞球打網咖，前陣子迷上了釣蝦，枋寮港岸一坐就是八小時。沒有收入又亂花，跟小姨婆小丈公討不到錢就摔家具電器，三個月前還拿球棒掃，只差沒落在他父母親的頭與背。在枋寮郵局送信的小姨丈，鎖過門、報過警，卻總是心疼又把勝雄贖回。「後一擺一定會好，」變本加厲日復一日，明知不會更好還是相信，「後一擺、後一擺一定會改進。」姨婆找來經營豆漿店的鐵口仙，為他鎖兩次煞、換兩次名，撥盡算盤仍改不了運。小姨丈痛砸四十萬老本，為他娶來一個秀麗的越南老婆，傳宗接代順便轉轉穢氣。結果越南老婆生了一個女兒就受不了，徹夜竄逃，據聞在臺北士林夜市炸鹹酥雞，月入十三萬，還搭上一個烤石板豬肉的排灣族男人同居。今年除夕回來，第一次聽一歲半的女兒喊媽；不只鑄一塊金牌掛女兒胸前，還加買一卡玉手環給小姨婆。見面時她抱著小姨婆哭，仍喊小姨婆「媽」；勝雄和她未簽訂離婚，除夕那天她卻連年夜飯都未吃上一口即搭車北上。

「媽，錢啦！」我想起，表叔勝雄一小時前才來過這裡，好似一團黑霧，口叨長壽，左手插褲袋騎進埕來。

「借過、借過！」彼時姨婆正高喊上菜，「燒喔燒喔」

「媽，錢殺來啦！」表叔右手攤開，眼珠上吊彷彿朝天問款。

「衝啥？不是才乎你？」

「那是早時啊！我不像妳，我攞在大，腹肚卡緊飢啊！我想欲去買便當來呷。」

「呷啥？呷啥麼便當？」小姨婆右手仍端菜餚，食指中指像練過鐵沙掌，插入那兩盤冒著熱煙的東坡肉，「呷屎咧！你欲呷啥麼便當？」

「雞腿飯啦！」表叔的嘴裡還嚼著檳榔，「卡緊耶！」

「雞腿飯？你老母是阿平仔的總舖師，知無？講煮菜，北勢寮阿平師嘛拚不過我；真憨吶，你無欲呷我煮的，攞想欲呷什麼雞腿飯？」

「我想欲呷雞腿飯嘛！」表叔長期喝酒肝衰竭，印堂黑紫，眼似濁井總夾帶黃沙，「我只想欲呷雞腿飯嘛！」

「多少啦？」

「三百。」

小姨婆沒喊「討債喔」，甚至未問哪裡能買三百塊的雞腿便當，換算起來她端盤炒鼎半日，都不夠一頓雞腿飯。小姨婆放下那兩盤東坡肉，從油膩的圍裙前袋摸出一把錢，看來還不只三張百元鈔。表叔勝雄搶過鈔票，一握一捲入褲袋，油門催了就走，正眼未對任何人，即使他姊

和他媽。

「媽，後擺妳就嘍乎伊啊！妳一直乎伊也不是辦法，妳是欲乎伊到啥麼時欸？十年嗎？還是二十年？」獨身主義的大女兒秋枝剛跟團飛完杜拜，不婚讓她享受自由也享受獨身的富有，住在帆船飯店五十二層，俯見羚羊橫渡莽漠，還曬黑了一圈。

「對啦，妳嘛是會老啊，阮是為妳好，要多存一寡錢……」二女兒桂月抓著小姨婆的蝴蝶袖，搖啊搖啊持續拉高聲調，「攞講，頂擺那筆保險費，嘛是我甲妳和伊付的，我攞還未甲妳收……」

「收啥？妳是欲收啥？」小姨婆手臂一甩，桂月重心歪跌，隻手撐地隻手扶桌，小姨婆繼續吼：「我敢有甲妳收過啥麼錢？好啊，我知影，妳這個做阿姊嘛討厭伊，你們所有人攞討厭伊！敢講你們可以槍殺伊？槍殺就有效嗎？槍殺了，我就會快活、你們就會爽？好啊、好啊……」

「喂，鶯仔！」祖母從牌桌前跳起，塑膠椅撞倒在地，循著小姨婆的紅雨鞋快步追離，「鶯仔，轉來啦！妳是欲去兜位啦？」

小姨婆剛踏出前埕，雨又落得更大。我知道她仍會回來，收拾碗盤、擦拭桌面，等最後一支燈管暗去。體態豐勻卻始終沒有小孩的表姑桂月，坐在角落捧一碗飯，紅著

眼眶大口夾菜吞肉。秋枝則不以為然地拋下一句：「媽就是重男輕女啦！」開車離去，留下一地瘴霧。

「無效啦、無效啦！足可惜啊，妳小漢姨婆頭一胎本來是查甫仔啊。我攔會記得，彼個囡仔叫作建雄。」

「唉，無那個福氣啦，兩歲那年發高燒，無幾工就死死去啊……」

「我甲妳講，當時妳鶯仔姨婆號甲欲死，佇枋寮病院『阿娘喔阿娘喔……』一直號，號到燒聲，號到昏昏去。」

「伊攔講，伊欲甲建雄仔生轉來，嘛是為妳姨丈傳香火。結果連續生四個查某囡仔：頭一個秋枝，第二個桂月，後兩個飼未起只好送人。本來想講凍起來，嚟攔生啊，結果最後就來這個討債的……哎……」

「無效啦、無效啦，」一身黑的五姑婆背著手，似烏鴉搖擺聒噪，「生查甫仔又有啥麼路用？了然喔！」

她們口裡的勝雄表叔我未曾見過。只記得剛上幼稚園的時候，他總會騎那台小五十，載我到祖母家後面的漁行，看寧靜無波的海，堆整個下午的沙堡。勝雄表叔的數字概念很好，再難解的題目都能細心解破；還帶我到保安宮前的書局買數獨、連連看。大學聯考我填了數學系，才想起那些題本，那些殷殷解題的午後。據說我兩歲時長後臼齒，因生牙痛癢便大力咬他肩膀，他沒想到痛，只怕會

驚嚇到我；攬抱著的姿勢不敢動搖，也不敢發出叫吼，我的齒靜靜的扎進肉裡，至今他的右肩胛仍可見淺淺的門齒印。我的乳牙長齊又落，換了一嘴恆齒的我不再被抱在懷中；那一排細細小小的凹陷，卻彷彿求劍不得而刻舟——兩歲的我給表叔定錨，那些午後的事情怎麼永遠不會提到？

表姑哈哈大笑，將稍歪斜的Gucci包正擺回膝蓋，「『幸好北鼻還沒生出來。』我哪有講這種話？我哪可能講這種話？」挑了根竹籤插出一條田螺，吱吱吸吮，油汁飛濺上我的手背。「我不是要怪妳，我還要謝妳咧！把我的故事寫出來，講給那麼多人聽。但是妳寫的有一點不對啦！噢，全部不對；嬰兒不是我去拿掉的，是自己流掉的。」表姑撫著腹肚，繞著一圈鍍金腰帶掛雙C名牌，「我多想要他啊！妳知道嗎？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喔……」

「算算欸，差不多……差不多有五十幾冬啊……」表姑都來不及結論，就換大丈公接過話頭，「彼些攏是阮在承受……後來我批菜去市場賣，妳大姨婆就去山腳下幫人擔雞屎、撿番薯，腹肚束卡緊耶，日子嘛是一工一工在過。坐火車離開枋寮彼工……就是妳查某阿祖舉掃帚甲我打出來彼工啦！嘿，妳大姨婆佇火車頂就甲我講，伊的腹肚裡面，已經有一個囡仔哦！」

（一個囡仔？敢是勝雄阿叔「彼款」囡仔？）

「妳大姨婆彼時攔講，想欲甲囡仔拿掉，飼未起啊！妳知影嗎？阮兩個人賺的錢乎阮吃穿攏不夠啊，哪有才調飼伊？」

「結果咧？」

「我堅持欲甲囡仔生出來。艱苦啊！生一個囡仔有多艱苦，妳敢知？好家在，囡仔還是生出來。就是妳阿舅標仔喔。」

「妳嚟攔聽妳大丈公在練痞話，欺騙囡仔大小……」

牌桌邊的每一張嘴，彷彿都在說話，「姊仔，妳聽，妳廷又攔在講白賊哦……」

那一日，查某阿祖蹲在地上編麻繩，看祖母和小姨婆領著大姨婆進門，彈起來便打大姨婆一巴掌，破口怒罵：

「妳這痞查某、死查某，哪會嚟死佇外口！去啊！去啊！」

妳這個沒見笑的死站壁仔！」查某阿祖一面槌大姨婆一面哭，祖母和小姨婆拉開她時，指甲還劃傷大姨婆的臉，湧現一道血痕。查甫阿祖等在一旁，看打鬧告一段落才交叉雙手，若無其事說：「人轉來就好，轉來就好。」查甫阿祖依約，阿莎力給大姨婆一塊田一棟厝做嫁妝，沒地沒產沒工作的大丈公讓楊家招贅，不會務農便打一輩子零工。

「再說，妳標仔阿舅根本不是妳大丈公親生的，是他們兩個分來養的，」表姑的國語混著一點閩南腔，

「妳大丈公大姨婆沒生子女，爲了傳香火才去跟人領了兩個來養；他們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喔……」鐵皮築起小垵的屋頂，低矮的圍牆圈出好幾代人的生活界域。楊家開枝散葉，舊厝換了裝潢也往上加蓋一層，但仍是舊厝，仍是這裡。

都在這裡了，全部都在這裡。

表姑的肚子已微微隆起，這是第二胎，是否之前流掉的又來投胎？或者大丈公說的，那個永恆待產的虛構嬰孩？我穿過牌桌，想像大年初一大姨婆粗糙的手指，細細撫下那兩片殘黏的門神像，大紅鞭炮跟著綻炸開來。大姨婆一句話也沒說，像老舊屋瓦儲存積水，收集夢的暗影，而不反光。大丈公更醉了，絮絮叨叨起來：妳敢知影？妳的阿舅……阮確實用全部的性命去疼啊……伊佇妳大姨婆的腹肚內面，今仔猶攔佇內面喔！我無講白賊，我無講白賊……

我知影。大丈公，我攏知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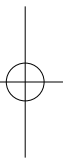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我哪會曉講白賊……」大丈公如跳針唱盤，一手捧酒一手指著大姨婆，捏起嗓兒唱：「你們攏無欲相信我，我哪會曉講白賊、我哪會曉講白賊……」

「喀噠！」火焰搖搖顫顫，表姑單手遮風，爲大丈公點了根菸。白霧裊裊浮升，他的面容疲憊，卻仍炯炯地注視著我。「啊，太可惜啊！」父親突然抬手，「特地

買一大包炮仔，都袂記得放。」除了宣告聚會結束的冲天炮，還有大丈公最愛看的水鴛鴦啊……「只好等後擺再放了。」也只好如此，我點點頭，終於將大丈公倒給我的高粱一口飲盡；出乎意料的醇，溫暖中夾帶著刺痛。

雨已漸漸停歇，蟲蟻繞著路燈飛轉，映出細微的水光。淡淡的月色透出來，中秋就要過了。小姨婆差不多要回來了吧？勝雄表叔買到雞腿飯了沒有？表姑桂月補進祖母的位子，牌局重新開始；洗牌，切牌，發牌，蓋牌。輕易的日復一日。大丈公又把我的酒杯填滿，也為自己斟上一杯。

「我甲妳講一個故事：六十年前，我甲妳大姨婆跳上火車……」



評語

林文義

此文膺選獲獎之特色，在於充分掌握散文質素的自然與自在；雖說參與文學獎項之徵求，作者可見其落筆沉定，抒情、喻理兼得。

評審對於用語，華、臺語交用的表達形式，能以自然與自在的利落合宜，未蓄意雕琢文字，亦可充分呈現其精緻及意涵，值得肯定。

散文之「散」，非意以「漫」，而是心所嚮之，自由從內裡泛發，所謂「我手寫我心」。作者之命題，自有不凡的定奪及求好之初心。

評審不擬推敲此文之意，卻必須特別尋之作者用字行文的態度，在於誠摯。這是一篇實質俱備、未來可期許更大可能的演示。

自然與自在。獎項是肯定，未來是文學初旅的艱辛行程，請珍惜，再努力，特質不易。



## 陳 柏言



### • 作者簡介 •

一九九一年生，高雄鳳山人，現居臺北木柵。輕痰讀書會一員。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宗教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有部落格：「文學，以及充滿結局的生活」。

### • 得獎感言 •

一個老厝廣場，三段故事。有雨、有月、有聚。它們是漫漫家史裡，一段插曲。我寫這篇文章，沒料到大姨婆今年會走。  
或許還是那個陰晴不定的中秋吧。

## 菩提鳳梨

卜敏正

那些年，你常在菩提樹下，看著車來人往。

灰白色的菩提樹幹上有些傷痕，似陽光炙過的痕跡。突出的枝椏掛著一支鋼刷，鐵灰色的刷柄套著如牙刷般的刷釘，刷釘上還纏著黃褐色的鐵鏽以及墨黑的油漬。遠遠望去像隻黑色毛蟲，張著一簇簇長毛安安靜靜的攀在樹上。

風吹，菩提葉落。黃綠色的葉，長長的尾似雨滴。

樹下是你停車的地方，是阿財的驗車場。他總在樹蔭下環視來訪的機車外型、色彩、樣式，然後發動車子，聽聽引擎的聲音。從噠噠、撲撲或轟隆隆的引擎氣流聲，以及排氣管的煙影，評估車的價值、狀況，然後他會拿起鋼刷緩緩彎下身，低頭探看引擎號碼。如有乾涸油漬就以鋼刷清理，再以工作手套抹去號碼上的黏油污印，確認引擎編號與行照是否相符，這一切標準動作不只是驗車，亦爲了保護自己。

才進入阿財店裡，那果香便撲鼻而來。你看見櫃台右側放置了一顆鳳梨，黃金甲、綠葉條，個頭橢圓、飽實芳

郁，屋子裡似染了一片鳳梨糖霜，空氣中溢滿甜香，更勝財旺意喻。

「先坐一下，隨意就好！你自己倒茶！」

阿財看你進門後抬頭打聲招呼，仍站在櫃台後忙碌。他的專注神情讓你想起銀行裡西裝筆挺的理財專員，委請你申購各種理財、保險、基金，當他們完成一切說明程序，爲你的存款擘劃出巨大的泡沫夢想，你將被動而自願地在文件下方簽名。若招呼你的是高層主管，或許會遞上他的白金筆、萬寶龍，讓黑色筆桿上頭的白色雪花炫閃你的視覺神經。你當輕聲詢問筆的品名、價格，是飄浮、藍寶抑或布拉姆斯、莫札特，每一支筆的背景故事都負載著不同的價值、身分與主人品味，但這來自白朗峰山頭的雪花，是多數基層工作者不曾親近的奢侈品。

在鳳梨果香中你爲自己倒杯茶，褪色的冷茶。

確認證件後，阿財囑咐客人十日後再來取回過戶資料，便從櫃台下數了鈔票。中年男子點算無誤後將錢塞入後褲袋，隨即轉身出門，騎車離開。

菩提樹下一陣白煙，油煙味污濁了鳳梨果香，讓你急忙關上玻璃門。玻璃門上貼著幾個綠色大字「機車租賃 流當買賣」。這是民間的地下金融、小額周轉、阿財的機車行。

阿財坐下來掏換茶葉，並從牆角紙箱中提出兩顆鳳梨。

「這係十七號，厝內咱己種的，要拿回去喔！」

倏忽，來自鳥松的十七號金鑽就移至你面前，金黃色的香甜讓你有些不知所措，只有不斷稱謝。他又提起一只鳳梨，踩著木屐至後頭剖殺。木屐卡噠、卡噠的聲音帶他走進闌然闇黑的廚房，景深托襯他的白衫與七分短褲，像五〇年代的黑白電影。

阿財身形瘦削，與你有同窗之誼。工作之餘偶有閒情，你就至他的店裡泡茶休息。從他的小平頭、身上的衣褲、穿踩的木屐，以及夾放在肩頭與白衫間的菸盒，多數人必皺眉懷疑。若看到左肩臂膀上靛藍的鬼頭刺青，或許更會側目擔心。但你對他有極深的認識、深厚的交情，知道他的生活方式、行為舉止，其實有令人稱道的兄弟之情。

每次看見阿財的身形穿著、臉上表情，那皺眉、咬唇、拘謹、認真的側臉，似跨越時空歲月撞見三島由紀夫作品中的日本男子，不是《潮騷》裡的健美新治，而是

《炎上》電影海報裡身形看似羸弱的青年溝口，他有自己的想法，對生命耽美的堅持，一如阿財對是非、善惡、情義的判準有自己的一條線。他知道自己不是主角，但是當他相信一個人、認定這條路是對的，縱是烽火刀槍的戰鬥廝殺，兩肋插刀，攻城略地，他仍將為君請纓，全力以赴。那率直、灑脫的氣勢、神色以及被煽動的情緒，十足就是電影海報裡的角色走進現實場景。

機車租賃是阿財的店名招牌，但借款放貸才是他的主要業務。社會新聞中常說某些人從事「掛羊頭賣狗肉」的工作，阿財倒不避諱。他說自己就是「拿機車換現金」的機車當舖，面對客戶的第一句話就是：

「阮是辦機車借款，你想要借多少？」

機車借款與地下錢莊類同，都是為了賺得高利。你知道許多高利貸業者以重利借款，利滾利的壓榨、循環，彷彿借款人的靈魂都被榨乾，只能渾渾噩噩的逃避、吶喊，慫恻地成為社會新聞的主角。

但阿財的機車借款重點在於機車，借款人擁有愈高檔、價值愈高的機車，即可借支更高的金額，其間的租金利息就相對便宜。事實上，其收取的高額利息仍遠超過法律規定，因此，為避走高利放貸的法律漏洞，阿財將機車過戶在自己名下，亦即先將機車買斷過戶，付予車主一筆車款，再以十天一租的方式簽下租約收取利息，機車仍然

可騎，雖然行照上已不是你的名。

然後你知道街頭巷尾當舖廣告上「高價收購 原車可用」的真諦，也清楚社會流傳「開著雙B找現金、軋票期」的背後意義。

剛開始，總以為這麼高額的租金利息應該沒有太多客戶，後來你才發現，這荒謬的質借行為不僅有客戶，還有許多的老客戶，他們是阿財眼裡安全、沉默的好人。每逢月底或三個月、半年，他們會來店借急，十天一到必準時還款、連本帶利從不延宕。若有延遲亦會來店告知，在菩提樹下商討寬延利息。開卡車的老吳即是一例。

老吳是砂石車司機，經濟景氣的時候建設公司到處蓋房子、建大樓，那一趟又一趟的砂石載運就是熱騰騰的鈔票。聽說那時候老吳跑車搶砂，三天兩頭就是五千萬的賺，跑車空檔還可以拿錢賭牌湊熱鬧，臉上雖有抹不去的疲憊，但褲袋裡的錢包卻進出開懷，有韻律的載運、行車、停車、傾倒，嘩啦嘩啦的砂石流動聲音，就像叮叮咚咚的銀色硬幣裝進口袋。但是當市場晴雨不定，收入亦不穩定，口袋少了重量，但許多固定的開銷卻不能停，於是，機車借款即成爲救急。

菩提樹下，一位紅衣女子停下機車，她連安全帽都沒有拿下，向門內的阿財遞了張千元鈔票，說了名字便轉身離開。

老吳的野狼機車兩年前就過戶這裡，他的家人不知道，或許連自己都忘記騎的是別人的車。他大約每兩個月就騎車來這裡商借一萬元應急，十天後卡車公司領薪就來還清，從未拖延。他的車也不再過戶，車籍資料就一直押在這裡。但幾個月前，眼看租約到期卻未見到老吳的蹤影，阿財撥了電話也沒有回應，只有依證件上的戶籍地址查找。

找人、討債是銀行、錢莊、機車借款的重要工作。銀行寄掛號通知、存證信函；錢莊派小弟擾動周邊鄰里，文攻、武嚇、白布條；阿財只是循著地址先探看究竟。

生命無常。誕生、告別、意外、救贖往往在一瞬間，倏忽而來、轉身而去，剩下的只有片片斷斷的回憶。

那日去到老吳家，門外竟是一片藍布白幡喪儀，法會誦經悼文聲遠遠就可以聽見，那驚訝的咒語，一遍又一遍響在阿財心底，老吳的家人則在炙熱的金爐前燒紙錢。原來老吳發生車禍、卡車翻覆，從此陰陽兩隔。阿財看了這哀戚光景，就順道送了白包奠儀。回來前還問了他家人的資料證件，將車籍過戶給老吳的母親，過程中的手續、零瑣的費用就當作思念故人的哀儀。

許多日子後你依然記得，阿財說起老吳，眼光仍有些許不捨、無奈與落寞的表情，這種借貸行爲、金錢往來，似乎仍牽扯許多旁人難懂的情感互動。兩人間的關係就在

借錢、賺息的時光中互信累積，老吳生活的道途或許有些遠、有些苦，但總知道路的遠方有杯水可以解渴。雖然這杯水撐不遠，甚至愈喝愈渴，但總是老吳的一線希望。一旦路毀、線斷，什麼都沒有了。

「呷鳳梨配茶！」阿財招呼著你。

水壺白煙蒸氣噴起，他先熄火降溫然後溫壺、納茶、沖茶、養壺。你則以牙籤戳起金黃色的鳳梨果肉送入口中，這鳳梨汁飽味香、酸中帶甜的好滋味，一入口將舌津都化開了。

「很甜喔！現在的品種都改得又香又甜，不像我們小的時候，很多都很酸。現在還有十九號蜜寶更香甜。如果你要吃酸一點，要等七月的土鳳梨。那個我們都是交給做鳳梨酥的……」

阿財一口鳳梨經，訴說農家的艱辛歲月，似烈日下戴著紙帽的鳳梨，只能以陽光、汗水滋養出甜蜜價值。除此之外，他手上的泡茶工夫亦沒停。那紫砂小壺讓茶湯養得油亮泛光，聽說使用愈久愈能孕出茶香。對於此，你懂得不多，僅能依樣畫葫蘆。當他將茶湯注滿聞香杯，你以小茶碗倒叩、翻轉，然後握杯於掌心嗅聞茶香。

淡雅清香、茶色青黃、味甘醇、齒回香，是好茶，難得好茶。茶湯交融了鳳梨的甜滋味，讓喉韻甘甜不已。

你與阿財討論借款人的想法，對於高利與借貸的看

法分析，他也納悶的告訴你，許多車主就是不願意歸還本金。他們習慣、願意十天納一次利息，規律、守時、守信，甚至皮夾裡有錢，阿財也提醒對方可以先還一部分，利息可以少算點。但他們就是不終止雙方的借款、租約、交易，這對阿財似乎是無解的難題。

或許這就是人性。害怕空虛，沒有錢、沒有安全感、沒有了自己。

近晚，阿財依借款行事曆逐一聯絡車主告知明日到期繳息，每一通電話似都平順回應，就像朋友來電提醒、一點點壓力，阿財的親善完全不像新聞裡的暴力討債、逞凶惡搞。

「只要不賭、不吸毒，會來這裡的都是甘苦人！電話能聯絡的都是好人，都是老實人。」阿財這麼告訴你。你亦相信每一通電話背後都有些難題，為工作、為家庭、為生活、為子女，連續的泡麵、空蕩的米缸、斷電的夜晚、即將斷炊的晚餐。當然，也有許多人單純的只為自己，他們明日不一定能支付利息，那又該如何？

「看著辦啦！如果是呷飯錢我不會吃他，大不了把機車牽回來。」

「如果愛賭，西厚！」阿財露出一抹不平、無畏的神情。

你點頭苦笑，知道他的義理、情感與道德界線。日

日面對那形貌各殊的男女老少，孰知苦難面具背後是貪心的狼抑或懶惰的羊，一旦車停菩提樹下進入這裡，橫亘於前的不是法律規則，而是人情義理，以及人性的黑暗與光明。幽明間的界線並非絕對，或許講道理、留些情面，但也可以完全無情、無義、無理，因為多數的掌權者、放款人已吃定借貸者的無知、無助與不知所措，一旦越線進入吸血放款的網，無論獵物肥瘦圓扁，身上的血肉終將被吸盡、任其宰割。要遇得阿財此類放款人，談情理、講人性，助人走過生命困頓的道路，一起穿越大環境不景氣的隧道，世間少矣。

幾次回沖，茶味已淡，你準備離開。阿財送你至菩提樹下忽然感慨，對於是否繼續經營這裡表達猶豫。他總以為自己不夠凶、不夠壞，多了情緒、少了魄力。加上近年來信用卡借款愈來愈普遍，好的客戶愈來愈少，真的需要機車借款之人幾近窮途末路，當瘦羊入門僅剩一層皮當如何處理？

你沒有答案，顧左右而言他，手裡提著鳳梨抬頭望著菩提樹上亮晃晃的光穿過樹梢、葉脈落在你的眼裡。再看吧，這個時機、光景做什麼好呢？

年後，阿財決定結束機車借款的工作回家種鳳梨。平時，除了幫忙父親打理那幾分鳳梨田，還找朋友合作開了一家釣蝦場。工作似乎更辛苦、更忙碌，但他總告訴你這

樣比較心安理得，不必強迫別人，亦無須委屈自己。你問他關於那些租約、借條、車籍，他竟瀟灑的告訴你，都讓客人領回去了，或撕了、燒了、歸還過戶了，那豁達自在的神情，似一切都與他無關，這讓你驚訝自己豈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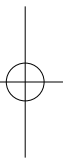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坐在釣蝦場的餐台前，阿財又提了一只鳳梨要你帶回去，你受寵若驚的回應他的厚禮，他仍然是那句老話：

「這係咱己種的，要記得拿回去喔！」

鳳梨果香中你看見他的膚色黝黑許多，但一樣的小平頭、白衫、七分褲，揮汗如雨。在這南臺灣一隅，釣蝦場幽幽灼明的晝光燈下，精瘦的身軀底，讓人看見他無懼、偉潔的背影拉得長長遠遠、銀銀亮亮，罩在每一個人身上。木屐踩著卡噠、卡噠的聲音，在蝦池邊進出撿盆、收竿、理線。若以電影的長鏡頭遠遠地定格不動，他依舊是三島由紀夫文學筆下的美男子。

像個主角明星。

不同的是，這兒少了菩提樹蔭。



評語

陳列

這篇文章藉由第二人稱的敘述角度，讓敘述者隱身在一個距離外，帶著些客觀和疏離意味地以平靜的心情和眼光去觀看和思索若干世相和人情，時而獨語，時而自我對話。

全文文字淺白，語氣清淡，在描繪記述和說明之間，輕盈剪裁和鋪陳，具體且生動地呈現了阿財這個曾以機車租賃、流當買賣為業的人物的生存態度，並也讓人認識了社會某些角落裡生活形貌的細節。

篇名中的菩提和文中一再提及的菩提樹，似也有另一層佛法中離苦得樂之願行的象徵意思，讀來有趣。但有幾處說理過於直接，釘板而俗泛，嫌欠較為深沉而動人的韻致。



## 卜 敏正

### • 作者簡介 •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碩士。目前從事平面廣告行銷與文學寫作、教學等工作，並協助推動嘉義縣市鄉鎮社區營造工作。作品曾經獲得桐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



### • 得獎感言 •

我的創作都是身邊的小人物、小故事，我只是寫出其中的喜、怒、哀、懼、愛、惡、慾與真實情感。創作是自我療癒，得獎則是鼓勵與成長。

謝謝評審的肯定，對於寫作，我應該更細心、更努力。

謝謝家人的支持。

感謝上帝。

## 濱海的願望

吳建興

父親今晚加班，不回來吃飯了。

手機嗶嗶震響，淡藍螢幕泛出顯示。四點半左右，你從核電廠頂個沉沉光輝，徒步走回貨櫃屋。過了水泥涵洞、植林，得拉抬履痕跨越輕躺斜黃的減速條；上季花卉大概枯萎了，鳳仙、胡椒葉……哪丟隨長的強韌變得畸形。扣著背兒，抬不起一絲盎然生氣。你經過布滿鐵絲捲的矮牆，從工作褲掏出一只龜裂手機：「喂，喂……喂！」扯高分貝的。就這麼一句，在二十秒內結束通話。你說，電話多講很貴，有事回家再說。影子應該愈拉愈長？就像海角延伸的盡頭，會不會陷入馬里亞納海溝呢？

牆外冷卻的滾水嘩啦傾瀉一灣，你看不見、聽不見。湍急混合湧浪捲上心頭，隨突出礁塊打得破碎，竄入碩大漩渦底。堤岸假日才塞進遊客，擠到消波塊那處燈塔看海。賣芋頭冰的阿伯死命按壓喇叭：「叭嘆！叭嘆！」只有小孩注意到；他的分貝不及出水口的高。落漆斑斑燈塔佇擊映紅，掛一只紅白交雜的救生圈，掐在一堆傾排的防波塊。水泥粽子是釣客倚一方的基地，螃蟹棲俯的

夜。堆到就要溢出四季，你依舊看不見屈原丟上岸的粽子。逆風不適合翱翔，箏與降落傘不高掛；淡淡而依舊的黃昏時分。

縱逝澄光從鐵窗納進貨櫃屋底，一小塊鐵鋸方框騰出擁有短暫的亮。裡頭只有一只不大的單門冰箱、凹陷斑黃的飲水機，旁邊堆疊一箱箱泡麵碗、汽水。多數紙板占據一處處地面，翹躺方才結束工程的隊組。紙緣讓溼透工作衫暈得皺癢，然而你習慣了高溫烘烤，縱使外接幾台強力風扇。裝妥機具、螺栓的厚紙板是可貴搶手，趁寒流尚未探進的冬季得先囤積。完整而張大的，用塑膠繩綁上幾圈成爲厚被單，勉強咬牙撐過一波波刺骨；碎缺不整的紙板大可串疊當枕靠，厚高全能自個兒增減。吃完炸醬泡麵，你說，先靠一下讓腸胃消化。倒挺無聊，只有講古電台沙沙聽得雜吵；工人們無力聊天，闔眼冥想索性睡著了。只許淺眠，無關佛洛伊德的深層記憶，更來不及做上夢。行控中心隨時透過無線電傳訊，沒有緊急插曲尚可稱得安穩，僅須等待輪班制的檢修。

大修為核電廠一年數期的繁複工程。以三班且支援為制，探進龐然鉛鋼灌塑的水泥心臟地帶，不叫從外頭瞥向反應爐的神祕。父親穿上緊戒防輻衣著，黃澄面罩掩蓋汗水竄流的悶苦，將身軀夾在倚建的鐵架通道。沒有多餘的護網，直竄數十層樓的爐具彷彿心懸峭壁，卻是唯一最堅固的依靠。逐層檢查螺栓、扣環……用榔頭、電動起子達到音律不全的數據值，襯著透熱嚴肅的敲打節奏。底頭工人將渦輪機殼卸得醜陋，它映出一副機械臉兒，重新接受工程美容——換了環片，清除粉刺似的塵埃；無關果酸、飛機雷射……輪機又換上一張新臉娃。冰冷鋼條從模具工廠剛送抵，乙炔綻出最熨貼的溫暖，於防護面具前盡情浪漫。無線電音訊嘈雜，扯吼嗓門不見得說清楚。隔上數十米的進度了解、操控交代；你在海角，那人在天涯。腰繫繫皮帶安全繩環，沒隔上一層牆，鏤空鋼架看得赤裸，上頭工人視線能穿過無數淵黑，底頭景物全皺縮如螞蟻大小的點。那點移動的影不是隕墜的星，即使夜早已降幕。

是夜深，而海水正藍。

工廠底，你拖著一只彎曲皮囊。在徹底漆黑中，緊握榔頭、機具，將全身氣力爆青筋似的輸出。抽水器把海水位吸進，混合滾燙後的反應廢水；疲憊無法如高噸位沖刷而盡。海水只是核電廠平凡的運作之一，捲進送出仍是沒魚的水。夜釣、看海的人呢？他們無法多探近重重管制

柵門，只見最外圍那層高低起伏如浪的鐵絲水泥牆。上頭油彩綻放美豔圖幅，一框框繪盡山色、海景——雙燭台、仙女鞋、女王頭……說穿了都是自然的刻劃，伴隨斜前方那灣灘地，被譽為「最美麗的海岸線」。索性這裡被歸納為踏青祥和的去處，只知道後頭倚著山腳是核能發電廠，沒它可能會永夜；有了又擔心斷層、核廢料。山頂是廣闊平坦的降落傘基地，飛員早遺忘正下方的景物，他們看雲視海。敲響的機具震耳撼動不了地，夜裡風箏不飛、魚兒垂睡，少了人煙，外頭尚未平靜。發財車疾駛沿海公路，尙有加班欲歸的車輛，隨黃澄澄散落街燈拉長間距，轟隆隆的扣響陸橋伸縮縫，朝隧道漆黑中抹拭地面的履痕。反應爐前同樣有個深邃隧道，卻無時用探照強光點得乍亮，能清晰數盡工人來往疲憊、遊走緊貼而泛油的毛細孔。

刻附不及歲月的皺紋。張著一嘴鬆垮，反覆打出睡呼。

你來不及走進房，脫去髒黑污垢的襪子。凹摺身軀納進最合適的長木椅，枕了手臂當軟靠，不說晚安。我躡著手腳關電視新聞，拿出薄被子悄然添上，將臉湊迎你黝黑掌葉。一脈脈延向微微突起的胼胝，彷彿蛛網鋪蓋的一層白皙碎網格；指縫間遺留操作機具所沾黏的吻痕，凹陷且脹紅著。大小不均的傷口留存一彎凝血，新舊交雜結痂褐塊，來不及剝落又忘記抹藥。你說，搬些繁重機械、鋼板

多少被劃烙幾筆。日子久了該習慣，那似痛卻平常的傷。你的手掌尚有一際隱藏餘溫，朝我臉部緊緊烘托，猶如我仍是孩子時被擁抱的暖意。其實，就算不減肥，我體重也不超過動輒破表的切割鉛塊、鋼梁。你的手有濃烈金屬味，但卻很久沒抱過我了。客廳一盞不到十燭瓦的夜燈高掛，隨半開紗窗納入的風吹得歪斜。輪廓逐漸模糊，連我進房的背影也沒入白透瓷磚。

是你的手機叫醒了深夜，不是我房裡桌上的鬧鐘。

鈴聲持續鼎沸了一陣子。「喂！喂！」你用惺忪的嗓門扯開寧靜。大概核電廠又有緊急召喚，不論任何時刻的當下，一通電話遠至就得毫無理由飛歸。我豎起兔耳長掛，悄然跟隨你起身之後。一雙泛著黃漬酸味的襪拖出細長足痕，你走向廁所粗糙的洗把臉，對鏡摸摸自己如鋼刷似的鬚渣；乾脆不刮，披上毛巾晾乾。冰箱啪的打開，你拿起一瓶綠茶巴著飲盡。彷彿怕遺忘什麼，父親總在出門前仔細摸過側邊褲袋——鑰匙、證件，家人。這是有回聽你談起，大修後就不需太多約聘工人，何況景氣變差了，外包減量、工程多標。三十餘年的歲月走得倉促，來不及回味就換褪皺紋與白髮；不關歲月，家人是你咬牙扛起的支撐。爲了這家，爲了我的學費，爲了……剎那這兩字變得催淚同傷感，我的腳步進了房門，回復方才直聳聽許的臉孔。

老舊摩托車得使勁踩壓一會，才肯應聲抖起鐵鏽身軀。轟轟爆震穿響巷尾街頭，你加遲疑的催緊油門，只怕吵起貓臉的黑；我依舊窩在被裡，始終迷糊恍惚的記憶，隔天也變得斷層。

路燈稀微照點濱海公路，深夜的海岸稱不起蔚藍。通往核電廠筆直暗道，總先騎過舊路顛簸的考驗。老爺車避震早不堪用，只能硬拿筋骨來比拚。碼頭散溢鹹苦魚腥味，一艘艘板船塞擠灣砌的擁抱，繫於一座座如蘑菇般的綁座。成串似蟠龍的聚魚探燈不點，討海人進了安穩的夢鄉；海水窸窣窸窣打在石肉粽，只剩看不見的裝點當襯。失溫護欄沒有風景，後段路途住家不多，停下紅燈聽了內心鬆垮的嘆通，倒數、催油。

如果，能轉瞬將夜垂拉下，遮住一片光湛的明媚；如果，不分滿月與太陽的圓……也許，變得喧騰而不寂靜的濱海公路。我能趁你等紅燈時，猛力踩著腳踏車、死咬一股順風的推移，看見你紅燦車尾燈和沾有污漬的背心。同時，降落傘朵朵開向天際；你說，以後要像風箏一樣，飛得高、看得遠。儘管逆風的確適合飛翔，卻呼嚕打歪腳踏車身，吃下我爆發向前的腿力。假若我是一個風箏，那就一直攔淺在你身後，無法停在下個紅綠燈口。

放學回家，擺了書包在門口。我憑著一股傻勁牽了腳踏車往濱海直踩，即使明知到了管制口也無法探進。談

不上熱血光景，好比例行公事。頂多在核電廠前那塊空地自個兒轉圈；騎過木棧道，走往河堤旁的抽水冷卻口，也許這樣近了些。傍晚傘友依然掛滿有彩霞的天，然而風箏不飛，只是拿魚線綁在發財車前。芋頭冰的阿伯烤起香腸兼賣，繼續發出「叭撲！叭撲！」綁著遮陽帽的阿婆掛上寫好招牌——雞排、叉燒、排骨一律五十元。保麗龍箱內裝滿一盒盒便當，等上行駛的砂石貨車。電動門到一個時間會自動拉開，仍舊謝絕一切外人。約八、九輛鐵灰屬綠的中型巴士駛出，伴隨如傾巢的摩托車。不著拉長頸子，車陣中不會有父親的影子，固定要加班麼。你說，那是行政、管事部門的專車，好命的像保母定期接送。看著車輛從目前漸遠的行駛，我總奔走了幾下，心中莫名發出「哇」的羨慕，直到喘噓噓的停下回走。

那時，我對公務人員的羨慕僅止於用工人的電可以半價。工人得不時加班、隨傳待命，將自己關在一顆水泥、鉛鋼封閉的爐子底，用慢中子、燃料棒撞出一絲電流能量。渦輪、抽水灌了數噸海水，沖走碩熱卻帶不走輻射。粒子飄蕩未知的西弗，哪怕將一次性防護衣著全扔進鐵桶，灌漿、上蓋封存；遠紅外射的浴洗房偵測漏網的汗染，然而肺葉早吸上一輪輪職業印記。你說，核研所裡不偷偷研發原子彈了，兩百多個全是博士，退休有高額金。我沒納進對原子彈的興趣，什麼工程圖、原料提煉……

腦中不經意繞轉——工人退休要吃自己！吃自己！長期加班、巴著反應爐心不放，始終帶來一筆可觀的老年療養。隔一段時間，就得抱著X光機，下巴緊緊貼妥。掃描、抽血，職業病不像哆啦A夢的時光機，能夠倒回換顆潔白的肺葉。健檢貴得嚇人，可換取六十個經濟便當，過上不著挨餓、嗑泡麵的大半個月；但沒健檢單無法辦大修通行證。血脂過高、血壓、隱疾沒法遁形，微恙的身體反應於數據。工人們口耳相傳哪家指定哪位醫生，驗不過先放鬆、灌水……再三重驗，直到吻合核電廠的安全數值。

醫生全知道哪家核電廠包商，沒驗過可讓工人丟賠工作、餓了老小。

不曉得安分的喉咽怎喘動起來？父親隔上幾日不著輪班，好不容易掙上一夜的溫床；稍嫌變質的夜。清早，房門後傳出嘶力的呼喊。「喂……喂……我闖袂當起行。」你變得無力、鬆垮，鼓著眼直睜睜的朝上看。彷彿一顆洩氣的鋼砧，管線全悄然皺縮，你那粗勇拿來敲鎖的手臂變得趴軟，指頭微微顫出無奈。我咬起牙根將你鏟起，托在背頭直衝街口的計程車招呼站。幾個階梯、石坎差點絆著，父親稍微鬆落、兩腳就快沒進尚無晨曦的暗街。「快到了……再忍一下……」瞥了半眼，你闔眼、傾斜的靠在我肩頭。呼嚕嚕的喘著氣，額頭幾枚深邃的尾紋全消淡，父親變得柔軟。小時，你會這樣背過我，走在巷口街尾；

時光換成廣告詞說的：「有多久，沒背過老父親呢？」其實，我一點也不想在這焦急中，更未曾想過背起你的這天，是現在、此刻。無關重量，短短一條街卻走得維艱、滾燙，熬出一線線爬梳的汗水。我的牙就快盡裂，在底心呵出一氣嘶吼，眼前只剩悠悠哉停在白線格內的計程車。小黃，小黃……快點，拜託。

那是第一次，我不看跳錶器。探伸身軀清晰納入泛白的上班車陣，抄上無數窄隘的小路。「嗶嗶，嗶嗶……」紅焰的數字不代表計較的車費，到長庚醫院大概一百初頭；九十，九五……再跳快點，前方那幢白色的建築已進了眼角。心開始忐忑起來，在每個扭曲的轉彎處。我輕輕攔著你肩，靠緊；擦平一絲盜汗的急促呼吸，撫了那顆腫大的喉頭。

綠色急診布簾唰一聲，醫師簡單幾句叮囑——過勞且未照實服用錠量。我湊近病床，遞了溫水紙杯。父親舉起正吊打點滴的右手，急著要出院。你說，藥吃了，點滴也打了，頂多晚點灌幾瓶純柳橙汁降腺素。「醫生說，打完葡萄糖才准走麼。」我牽起你未全然恢復的手臂，拉妥一方歪斜厚被。循沿一彎管線攀爬到冷冰的鐵支架，葡萄糖液從晶透塑膠孔擠過控制管栓。應該是滴答，滴答的……卻稍嫌靜悄。陽光露出臉，從一牆百葉窗篩了進來；同時正掛向濱海，沒有風箏、海景的公路。

不用加班，我以為你能寫意的騎著車。瞥一眼欣賞清脆的天海一線，乘股徐徐海風如高掛希冀的圖騰；停靠你說的，一家不起眼卻吃上數十年的老味。歪曲褪字的「早餐」，飄散蒸籠剛沸騰的醒人香氣，綿密包子點上不同盎紅記點。鹹粥、饅頭加蛋，你不變的熟味。

我出走醫院，尋上一段冗長的街。清粥、幾樣家常小菜，應該合父親的胃。你說，做工的人吃不慣西式，沒飯又少，貴得要命，況且沒那體力捱到中午放飯。我恍惚的駐足紅燈口，腦海晃了一回核電廠外的管制門。今天，不著上課魂不守舍，向學校請了半天事假；更不用倒數放學，急衝腦的踩死腳踏車，趕在夜幕降臨那刻，清楚的看一灣海、進不去的核電廠。實在也夠嚇人，緊握早餐的手泛出汗來，甲狀腺發作那刻已成空，卻牢刻我牽腸的掛心。

「甲狀腺要定期服藥，別太疲累……」

「我知影啦！緊咧，我要轉去做檔頭。」

等不及醫生的交代，父親急忙起身要走。我攙扶到領藥口，用塑膠袋剝半幾粒粉紅抑制藥物，再三叮囑早晚飯後記得吃，記得喔……你嫌我像個查某嘮叨，坐向一旁塑膠排椅。狹長方廊只剩護士推著病歷滾車，嘎嘎磨出兩條細痕；轉了角，留下濃厚的消毒味。我將藥物丟進提袋，頭也不回的拉起你。

「哭天咧！無代無誌行遮爾緊。」

「走快點啦！」

「啥款？筋骨猶原粗勇。」父親有些驕傲的攤出右掌。

父親忘了自己方才發作的趴軟，無力感貫通的身軀；只想著回核電廠工作。我不懂為何突然轉身牢牢抓緊你手，然後走得如此失調。急診室前刷開的自動門剎那，外頭一股焚風似的暖燙參透裡頭喪溫的空調，莫名滾出背後卻道不出的奇妙感。我喃語說了，再也不來這，永遠。

老舊摩托車發動，同樣頭也不回。

我想起你攤出掌葉映了驕傲說：「我筋骨多麼樣硬朗。」你曾說，睡在貨櫃屋冬暖夏涼的；紙板一點也不硬，以前是有錢人才睡得起厚床、高枕，沒錢只能拿塊石頭來墊頭殼。高枕無憂？父親從不擔心反應爐螺柱又斷了幾根、爐心龜裂幾公分。聽說核電廠蓋在兩條活躍斷層上，潛藏隱沒地殼表面的傷疤；福島核災疤深了些，自然撼動那擎天如柱的反應爐。工人擔憂通不過輻射劑量的掃瞄，拚命在浴洗房沖得透徹，奮爬著油膩髮梢，他們不想又被剃光頭。你說，光頭就不用花錢買洗髮乳、吹頭髮。彷彿樂天夾藏父親心窩，抑或當皺眉吐著悶菸時，像隱遁的斷層帶。只是我不曾在沒有加班的稀少相處裡，觀察你那際湊貼的鎖眉。

我聽上不安的海正啓程，遠處載浮幾艘小船。發財車旁仍舊掛滿希望的風箏，透明魚線纏了多少心願扶搖直上呢？好幾次，我是掛兩行淚直直看醒所謂湛廣的一線藍。底頭的祕雕魚眼睛外凸，像廣漢三星堆的大立人，是否非人類？一如核電廠安全、龜裂老舊的問題，吵翻天仍舊兩極說法。只是無關甲狀腺的症狀，不著定時服藥。變種的花身雞魚成S形脊椎，彷彿後方公路的夾彎、地底躍動的斷層。堤岸的冷卻抽水口立上告牌：「危險，請勿靠近」。然而，有些距離是無法徹底擺脫，好比魚兒賦歸的家鄉、你傍著檢修的機房。你用一紙健康換了管制哨，暴露無感的吞食環境，卻淡定說著：「免驚啦！」好像瞬間又扯遠，糾結似的心塊，我忘了多少高掛的風箏，俯頭猛踩腳踏車板。

新聞不說核災、斷層了，改談最近很夯的臺電公務員招考，高福利、少工時。補習街開始傳遞這類消息，我對摺拿來遮陽，泛起模糊又穿插的思緒。一陣風不偏的吹走廣告單，我盯著它透出粉紅色澤，朝天空一隅探升；賣風箏的發財車還在，隱約看見濱海公路旁的核電廠，隔上一顆心的距離。

評語

吳晟

核電廠的夢魘，蔓延全球。

臺灣核電廠的存廢，三十年來不斷爭議；日本巨大的核災慘劇，更震驚全民，反核聲浪一波又一波，而行政決策單位仍無動於衷。核災一旦發生，是全面性災難，誰也躲不掉，別以為身上懷有綠卡、楓葉卡、什麼卡什麼卡，就可以倖免。

〈濱海的願望〉一文，以身為核電廠基層員工的父親其工作實況為背景，刻劃為人之子從旁關注的心情，描述十分細膩，許多不為人知的情節，令人怵目驚心。

濱海的願望是什麼？這是一篇發人深省的傑作。



## 吳 建興



### • 作者簡介 •

一九九一年生於多雨的基隆，就讀輔仁大學中文系。

走過一趟街景，蜜桃也有成熟時；腦子充滿奇異，覺得尋找的童心就在闌珊處。不用筆去刻劃，只帶筆電敲打著生命。

曾獲時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菊島文學獎、懷恩文學獎等。

### • 得獎感言 •

這篇寫給最愛的父親。

熟悉的記憶。倚著一曠天際，風箏、傘客，再探的希冀能飛得多高？排水口磅礴傾出，嘩啦啦也沖不退礁岩的烙印。

你在反應爐前，我呆佇外頭。多少故事夾有風景？存有愛的風景卻被遺落於海濱。

## 散文類決審會議記錄

時 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二時  
 地 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吳晟、周芬伶、林文義、陳列、劉克襄（依姓名筆畫序）  
 列 席：陳美英、毛麗嵐、田運良  
 會議記錄：郭漢辰

###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介紹五位評審，並指出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二屆舉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散文類參賽狀況：散文類共有一百件參賽，由五位委員評審，選出五十一篇作品進入決審，作品票數如表列：

2 票	3 票	4 票
<p>〈寄鯨〉（吳晟、林文義）、〈高雄之光〉（吳晟、劉克襄）、〈誰打開了潘朵拉的貨櫃盒子？〉（吳晟、劉克襄）、〈天賦〉（林文義、劉克襄）、〈北方〉（林文義、劉克襄）、〈旅行的意義〉（吳晟、劉克襄）、〈舞碼〉（吳晟、林文義）、〈浪淘沙〉（吳晟、林文義）、〈我的愛河流域〉（吳晟、陳列）、〈話妝〉（林文義、陳列）、〈花婦〉（周芬伶、劉克襄）、〈借西裝〉（周芬伶、林文義）、〈父之船〉（陳列、劉克襄）、〈菩提鳳梨〉（林文義、陳列）、〈雨月聚〉（陳列、劉克襄）、〈候鳥的飛翔〉（吳晟、周芬伶）、〈是誰在黑暗中唱歌〉（周芬伶、陳列）</p>	<p>〈師與徒〉（吳晟、周芬伶、劉克襄）、〈濱海的願望〉（吳晟、林文義、劉克襄）、〈老屋〉（周芬伶、林文義、陳列）、〈療養院風景〉（吳晟、林文義、劉克襄）、〈蟹行紀事〉（周芬伶、陳列、劉克襄）、〈鳳邑夢華錄〉（周芬伶、林文義、劉克襄）</p>	<p>〈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吳晟、周芬伶、陳列、劉克襄）、〈羞恥〉（吳晟、周芬伶、陳列、劉克襄）、〈沉默的健身房〉（吳晟、林文義、陳列、劉克襄）</p>

1 票
<p>〈最終的末日〉（林文義）、〈離家四百里〉（周芬伶）、〈單車的沉默家哲學〉（劉克襄）、〈親愛的神小風〉（劉克襄）、〈生態國寶〉（吳晟）、〈中年鄉愁〉（陳列）、〈靴城〉（林文義）、〈微笑的你〉（林文義）、〈火金姑〉（林文義）、〈潮騷的歲月〉（陳列）、〈高雄，我的母親〉（吳晟）、〈我在高雄的足跡〉（陳列）、〈指望〉（林文義）、〈龍眼記憶〉（陳列）、〈貓都〉（林文義）、〈行走在城市〉（林文義）、〈滷肉飯〉（吳晟）、〈青春地圖〉（陳列）、〈澄湖漾漾〉（吳晟）、〈字音字形比賽〉（吳晟）、〈看海的貓主人〉（陳列）、〈游泳與駕車〉（陳列）、〈油桐樹就只是油桐樹〉（吳晟）、〈蛋白質小街〉（劉克襄）、〈當慾望纏身〉（劉克襄）</p>

劉克襄：由於這次比賽參賽作品高達一百件，我之前已擔任過類似的評審，由我擔任會議主席。

這次入圍決賽的作品共有五十一篇，四票的有三篇，三票的有六篇，兩票的有十七篇，一票的有二十五篇。

### 評審標準

陳列：這一百篇我看得很快，我評審的原則有兩個，一個是高雄性，一個是文學性。總體看起來沒有

很特殊的作品，如果有符合這兩個原則我就選擇去。有的文字很不錯，但高雄特色沒有很強烈。不過，有高雄特色的創作，文字能力卻不是那麼好。

吳晟：我和南部的淵源比較深，有感同身受的地方比較多。這些作品來自於真實生活的體驗，不是我們習慣的文字細緻性，但呈現了粗放自然的特色，比較難以清楚的去決定，哪些作品是特別好的，包括一票的作品，有些我覺得滿可惜的，因為我覺得有些作品寫得實在很好。

林文義：這次作品水準高低都很平均，可見評審的看法都差不多。參賽者很多都是南部寫作者，創作思考時都用南部的思維創作。我的評審標準，作品不是原創，還是爲了這個獎而去創作。我最怕的是，參賽作品爲了高雄而書寫高雄。

劉克襄：既然是和高雄有關的文學獎，就要寫高雄。寫高雄不是爲了這個獎，而是要用新的角度，書寫高雄的生活精神和風味。不難看出很多作品是爲了參賽而寫高雄，但是也有好幾篇作品，那是真的只有在高雄這塊土地孕育出來的南方創作。我很希望，有機會找出屬於南方地方特色的文學創作。

周芬伶：第一次看與自己家鄉有關的文學獎，比我預期的好很多。當我們在強調一個地方文學獎特色的時候，一定要寫本地的風土，事實上也失去了它的特色。因為其他地方文學獎也是這樣強調，反而就沒有差異性。比方寫臺中及高雄，都變成用同樣的方式書寫，我認為要挑選真正用文學方式創作的作品，並賦予新的意義。

### 一票作品討論

劉克襄：獲四票的有三件作品，二票的有六件，主席認為已有進入票選名次的資格，需要充分的討論。獲二票的作品有十七件，有投票的評審，可提出意見和大家討論。

主席建議獲一票的二十五篇作品，如果評審有圈選，認為是心目中極佳創作，想把它的名次往前拉，可爭取其他評審支持，如果一票沒獲得支持，就直接討論二票作品。

### 〈滷肉飯〉

吳 晟：我認為這篇創作屬於美食文學，更擁有傳統的父子情，有臺灣本土色彩的熱鬧氣氛，有富裕年代

與貧窮年代的比較。作品到最後回歸到，只要有一碗滷肉飯就很飽足的平常心，很有地方特色的作品。

林文義、陳列、劉克襄、周芬伶均發言，對於所投票的作品，都自願放棄。此外，吳晟推薦作品無其他評審附議，獲一票的二十五篇，沒進入複選。

### 一票作品討論

### 〈寄鯨〉

吳 晟：〈寄鯨〉這篇作品，剛開始看不是很清楚它的目的，但看到最後愈來愈明瞭，是一篇父親悼念兒子的創作，文章裡作者藏著兒子的相片日夜思念，讀起來很心酸，整體敘述沒問題。

劉克襄：文章讀起來有其設計性，稍微有往造作的方向發展。

陳 列：作品的設計性過強，在時空中來回穿梭頻繁，有其迷人之處，卻也顯得有些跳躍及零亂，較為刻意。像是文中所說到的萬金教堂是在屏東，在高雄的教堂，應該是玫瑰堂。

林文義：這篇文章筆很好，不落俗套，又有高雄地方特色，

我投它一票。

〈高雄之光〉

劉克襄：題目不好，不像一篇好文章的題目，可是讀了以後覺得很可愛，裡面放入鄭太吉、黃小琥的人物，以很生活的方式書寫，苦中帶著幽默，算是相當有趣。

吳 晟：題目有其意涵，它要說的是，作者的母親長期中下階層工作，她是高雄之光，並且從母親的工作沒落，來觀看時代的變化，作品很有特殊的地方特色。但是最後卻莫名其妙引用毛澤東的語言，顯得突兀。

陳 列：這篇作品我轉而投它，連部分段落都有問題，主題可直接從第三段切入。但作品有其特色，很自由地融合各種語言，它的敘述語氣坦率真情，符合高雄特色原則。

〈誰打開了潘朵拉的貨櫃盒子？〉

劉克襄：這篇作品太過乾硬，資料豐富，但作者無法完全在文章中消化，我放棄。

吳 晟：我去過幾次貨櫃港口，貨櫃是非常重要的港都特色，它的敘述放入太多過程，並沒有很有系統。

但是說到貨櫃，要很了解港口的操作，語言精簡。

林文義：這篇作品，我認為宣傳意味過濃。

〈天賦〉

劉克襄：這篇談論自己身體的狀況，談得很細，談得也很好，但很難讓人產生共鳴及反思，有太多拉里拉雜的東西，這篇我不會積極幫它。

林文義：這篇我也放棄，很像其他大型文學獎得獎作品，過於常見。

〈北方〉

劉克襄：這篇跟前篇一樣拉里拉雜，毛病過多，過分說理，我放棄。

林文義：我放棄。

〈旅行的意義〉

吳 晟：對於旅行，有作者自己獨特的見解，行文沒有枝枝節節，只針對旅行這個主題精簡地書寫，也具有高雄特性。

劉克襄：基本上勉強選它，基本上我不會支持，論述性太強。

林文義：從陳綺貞的歌開始書寫，表達旅行要找到自我，只論述這個主題，我不支持。

〈舞碼〉

吳 晟：我不會跳舞，所以看人會跳舞，覺得很好很厲害，看人情如何在跳舞中滋長及互動，寫得很生動。

林文義：爲了要寫跳舞，展示其人情世故，我沒有很堅持。

〈浪淘沙〉

林文義：主題以高雄爲主，寫得很認真，我沒有很支持。

這篇作品爲了要堅持說某些東西消失而太刻意，在臺灣什麼東西不會消失，因而我們堅持最後的文學。

吳 晟：其實這篇作品有很強的生活性，〈浪淘沙〉有很深的意涵，作品很生動地講很多建設是在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像以前看旗津海岸都是一大片，如今都成爲水泥海岸。我很強烈建議這一篇。

陳 列：這篇作品的思索、表現手法都很制式，缺乏獨到而新鮮的表現方法。

劉克襄：最後幾段寫得不好。

〈我的愛河流域〉

陳 列：我選這篇是文字相當平實，後來看起來，卻好像爲了比賽而創作，談的都是很私人的事情，我放棄。

吳 晟：從小學到愛河的旅遊等活動，內容太個人性，語言上有些趣味，因爲有更中意的作品，這篇我放棄。

〈話妝〉

林文義：寫得有些趣味，但我放棄這篇。

陳 列：我選它文字相當凌厲，有其趣味性，但它的題材和高雄完全沒關係。

〈花婦〉

周芬伶：這篇結構方面作者很節制，但是我想花多點時間，討論前面幾篇的作品，它們差距較小。相較之下，這篇內容貧乏，描寫的東西太少，我不堅持。

劉克襄：我也不堅持，放棄。

〈借西裝〉

林文義：我想聽聽周老師的意見，這篇和周老師部分作品

很像，寫年輕人的生活，很時髦很時尚，這篇題材比較特殊，也希望其他委員看一下。是說高雄年輕世代的生活。

周芬伶：講人對物質及時尚的執迷，悖離傳統的散文書寫，除了背景是在高雄之外，沒有特別強調高雄。像高雄這樣的大城市，應該是會與物質生活有關，跟物質的墮落有關，不一定是陽光正面的。

#### 〈父之船〉

劉克襄：這篇談到和父親之間糾葛的關係，父親去行船，主角後來也去行船，這篇雖有父子情感，卻沒有梳理得很清楚，我沒有很堅持。

陳列：描述的時間地點，還有很多場景，但作者都把它攪在一起，有些混亂。

#### 〈菩提鳳梨〉

林文義：這篇文章很特殊，寫到汽車貸款，描寫庶民的生活，很有味道，很有趣。文章裡面的小人物，做的是汽車機車貸款的行業，但是這個人卻很溫透，人情卻很濃郁。

陳列：我滿喜歡這篇的，寫到生活的細節互動，寫到借

貸，卻在尋常的基層生活，寫人情之間對待的溫暖，又借用鳳梨傳遞人情，菩提也有它的象徵。沒有站出來直接講道理，讓我們看到一群人生活的樣子，以及如何去面对生活，在小善小惡之間怎樣活著。

吳晟：我比較了解庶民生活的狀況，我覺得這篇讀起來很有庶民文學的趣味，它的語言也很庶民。不過，像這樣的作品，我覺得比較像小說。如果這部分沒問題，我覺得這篇是描寫底層生活的作品。

#### 〈雨月聚〉

劉克襄：相對於〈菩提鳳梨〉，這篇文章我更喜歡。我覺得〈雨月聚〉的簡潔、對話及活潑性，更有文學性。

陳列：使用的語言非常活潑、非常生活，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並不是那樣直接的談出來，滿有意思的。

林文義：這篇文章我可以支持喔，文字語言很流利，臺語加國語，都非常順、非常流暢。

#### 〈候鳥的飛翔〉

周芬伶：對這篇文章的內容，候鳥和留鳥的關係，原先看

起來不錯，後來看就覺得沒那麼好，如果專注於家庭糾葛的處理會更好。它有提到問題，卻沒有進去，我不堅持。

吳 晟：這篇用候鳥留鳥的比喻，我覺得還算是很恰當。家庭遭遇到大轉折，整個家都破碎了。文章裡的角色，又想漂泊又想當留鳥，算是深刻的寫法。

〈是誰在黑暗中唱歌〉

周芬伶：我自己挑的作品，是覺得不要用太直接的東西寫高雄，要用迂迴的方法寫不起眼的東西。這篇作品用很平實的手法，寫高雄不為人所知的邊緣人物，寫得很生動。

陳 列：作者是用訪調員的角度，訪談獨居單身的老人，有個概述性的觀察，很近距離的對話，滿紮實的文章，但也許是這樣，最後流於表面及單調，無法很深入。

劉克襄：住進老人公寓是很好的題材，按理說可以寫出極佳創作，作品內容卻沒有進去，好像作者住個兩三天就跑出來，很可惜。

經過大家的討論，二票進到三票的作品有三篇〈高雄之光〉、〈雨月聚〉、〈菩提鳳梨〉，可進入第二輪投票。

### 三票作品討論

〈師與徒〉

吳 晟：這篇不是那麼好。當然文章裡有溫暖的人情，其內容的深刻性，我認為可以再加強，和其他作品比起來反而沒那麼重要。尤其過程內容顯得單調些。

劉克襄：這篇講到人情義理，使用的書寫方法比較老眼。

周芬伶：這篇比較大的問題是，桐花寫得那麼多，是不是其他比賽的作品。但文字寫得實在不錯，並且寫了一個時代，強調古老時代的人情義理，是現在不再講究的東西，在大文學獎裡是比較少見的作品。

〈濱海的願望〉

吳 晟：這篇是非常難得的作品，語言文字敘述平實有力，作者父親在核電廠工作，並在文中直接點出核電廠隱密的地方，都實際地把它說出來，這篇既有真實性，又有生活性的特色，整體結構很完整。

林文義：這篇我選它，是作者寫對父親核電廠工作的了解，作品寫得深刻實在，但分數沒有打得很前面。



劉克襄：我投它是因為很感動，給它的排序非常高，我完全同意吳晟老師對它的推崇。

〈老屋〉

陳列：這是一篇憶舊的文章，從老房子點滴的回憶，親人的糾葛與人的遭遇，以及時間的消逝，在敘述的時候，文字相當平實，整個鋪陳十分有條理，像是在分享自家的瑣事，包括地方及家庭的變遷，看到後來並沒有太大的驚喜。

林文義：我的看法與陳列一樣。

周芬伶：常在地方文學獎看到這類的作品。這篇作品比較特別寫了三代，同樣的房間有人在那邊死去，也有人在這裡生病，交織著生病死亡的作品。文章裡有阿嬤的出現，是生活真實體驗的展現。不像上篇文章，看起來很有設計。

陳列：既然周芬伶提到〈濱海的願望〉，我也認為敘述很刻意，人稱上的稱呼也是亂的，從第一人稱轉到第二人稱很不順。有些敘述是不必要的。

劉克襄：這篇第一次沒有投是我的疏忽，第二次讀來很有力量，我投它一票。

〈療養院風景〉

劉克襄：這篇我放棄。

林文義：這篇我也放棄，女主角找不到人，後來被送入療養院。

吳晟：題材很特殊，有些地方可取，敘述卻凌亂。

〈蟹行紀事〉

劉克襄：描寫檢查過程，患病的掙扎，作者很精采地把生病的恐懼猶疑都寫出來。

陳列：把患病過程相當平穩地敘述出來，很有娓娓道來的味道，相當動人。我只有一個質疑，和高雄毫無關係，但高雄人也很可能會患病。

周芬伶：這篇寫女生疾病，很生動平實，沒有太大的驚喜，沒有超越疾病的書寫。

林文義：這篇作品很像報紙的醫藥新聞。不過，得到這種重病，應該不會那麼輕鬆，沒有寫出患病的恐懼。

吳晟：我自己有生病的經歷，這篇把疾病寫得太輕鬆，沒有寫出一般人聽到患重病的震撼，那段時間應該是很煎熬不安。

〈鳳邑夢華錄〉

周芬伶：這篇很符合我們要的風土民情，比較放在味覺上面，寫小吃很有在地風味。文字很不錯，只不過小標題用之一之二之三，是可以拿掉，還是可以成爲一篇文章。

劉克襄：第一次讀來把它丟掉，後來回頭再看，第二第三次愈看愈著迷。我稍微可以了解到小標題的應用，文字非常迷人，超越我以前對散文認知的極限，比較像記憶的片段，用全新方式表達。

林文義：文筆很迷人。

四票作品討論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劉克襄：我選進來分數不是很高，講了一大堆論述的東西，讀起來非常辛苦，雖然和過去散文有不一樣的寫法，讀完之後卻有不知從何而來的脫離感。散文如果寫到這樣子，我自己無法接受。

林文義：這篇是波赫士加馬奎斯加米蘭·昆德拉，這樣的文章在很多文學獎都看得到，只差一個村上春樹。文章的句子，很多都是這種卡爾維諾的風格，我覺得很詭異。

周芬伶：這篇是典型的比賽型文章，武器裝備很好，但還是可以挑出毛病。後面寫到高雄大水後的情況寫得不錯，前面內容我也不喜歡。文章前後風格語言很不一致，值得討論。

吳晟：這篇很會寫，從跳蚤市場到擺攤，有它的豐富性，但這樣的寫法卻很有限制性。

陳列：以文化論述的角度，觀察社會存在過的現象，但又不是很純熟，在作者觀看書寫時，又有些炫耀僵硬，顯露菁英的特性，很像碩士生套用西方理論書寫，不是很順暢。

〈羞恥〉

劉克襄：這個案例很讓人驚心動魄，最後沒有處理好。後來的敘述，比較像張老師的作品。

周芬伶：第一次讀很驚嘆，第二次覺得誇大了。我覺得提出的意念還不錯，文中敘述有病的小孩案例，要羞恥的是整個社會，不是個人。

吳晟：這篇經營深刻，整個看起來引導到最後羞恥的觀念，是這個社會帶給主角的羞恥。

陳列：作者站出來談一些道理，凸顯作品裡的教導性，教人家如何如何做，我不是很喜歡這類的作品。  
林文義：作品說教意味濃厚，我不敢苟同，沒有投它。

## 〈沉默的健身房〉

劉克襄：沒有寫出女性的觀點，應該可以更強力的去放大，很顯然沒有處理好。

林文義：這篇沒有堅持女性觀點，這篇我不堅持。

陳列：沒有很深入探討女性的角色。我從沒進過健身房，覺得很有趣。

吳晟：一般人很少人去健身房，題材及敘述很有趣，不過，不是很深刻的作品。

周芬伶：最後一段寫女性的角度，寫得太少了，沒有寫得很深刻。

## 投票決議

經過決賽會議充分討論後，吳晟臨時建議讓〈浪淘沙〉進入決賽，經林文義、周芬伶同意進入決賽，共有十三篇作品進入最後決賽。評審選出前六名作品，第一名即為六分，第二名為五分……以此類推，六名以後則不給分數。

散文												評審	
〈沉默的健身房〉	〈療養院風景〉	〈師與徒〉	〈蟹行紀事〉	〈浪淘沙〉	〈羞恥〉	〈高雄之光〉	〈菩提鳳梨〉	〈濱海的願望〉	〈兩月聚〉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鳳邑夢華錄〉	〈老屋〉	
				5	2			6	1	4		3	吳晟
		2			3			1		4	6	5	周芬伶
						2	5		6	3	4	1	林文義
						1	6		5	3	2	4	陳列
			3			2		4	1		6	5	劉克襄
0	0	2	3	5	5	5	11	11	13	14	18	18	得分

由於前兩名成績一樣，評審針對〈老屋〉、〈鳳邑夢華錄〉再次進行投票。吳晟提議〈鳳邑夢華錄〉因為有兩名委員均評選為第一名，應該為首獎，此建議經由五位評審舉手同意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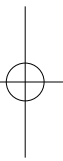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散文	評審	吳晟	周芬伶	林文義	陳列	劉克襄	得分	獎項
〈鳳邑夢華錄〉			6	4	2	6	18	首獎
〈老屋〉		3	5	1	4	5	18	評審獎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4	4	3	3		14	評審獎
〈雨月聚〉		1		6	5	1	13	優選
〈濱海的願望〉		6	1			4	11	優選
〈菩提鳳梨〉				5	6		11	優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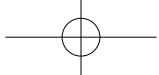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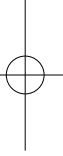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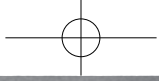
主席宣布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鳳邑夢華錄〉。

評審獎兩名：〈老屋〉、〈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優選三名：〈雨月聚〉、〈濱海的願望〉、〈菩提鳳梨〉。







一般組  
•  
新詩類

總評 >

## 大高雄的地誌精神與詩意

陳義芝

二〇一二年打狗鳳邑文學獎邀請五位詩人擔任新詩評審委員，分別為：發表過後殖民詩學論述的曾貴海、一九七〇年代即以政治題材樹立詩風的鄭炯明、同時致力於翻譯世界詩的李敏勇、筆下最具女性詩聲籟表現的陳育虹，及倡言承續抒情傳統的陳義芝。

本屆評審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從將近兩百首詩中各自挑選題材或表現技法可取者四十六首；十月三十日五位評審會商於高雄文化局會議室，進行第二階段討論，目標縮小成十五首。第三階段，仔細斟酌入圍的這十五首，五位評委充分表達正反意見，敲定最後得獎的八首詩；最後一輪投票以計分方式產生獎次。

首獎一名：〈魚說〉，以百餘年前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生（John Thompson）的照片起興，聚焦臺灣原住民、移民、殖民等國族課題，具有歷史與環境意識，敘事者化身為魚，上下求索，頗為動人。

評審獎兩名：〈我從山中來〉簡淨而細膩地描繪原住民青年投身大都會討生活的情景，他們是都會的新住民，相互取暖，遙念家鄉與家鄉中的親長。作者觀察角度深刻，城鄉對照給予讀者思索的空間極大。另一篇〈茄苳，魚塢裡的身世〉，以魚洄游為喻，抒寫離家的高雄子弟，心心念念在家鄉，由於生命座標的關係，他甚至覺得故鄉的魚塢比海洋還迷人。

優選三名：〈艱難的海洋〉詩分四章，其中第一章格局最大、語法表現最凝練，暗含島嶼族群的探查，以「艱難」說出人間關係的本質。〈阡陌邊緣〉描寫鄉景優美、親情溫暖，人文與自然交融，夏、秋、冬、春的構思，更顯示生生不息的希望。〈兒童病房〉觀照人生最令人無言的挫傷，題材本身就容易打動人，具普遍性，特別獲得醫生詩人青睞。

遺珠者如〈人魚國境〉、〈非常的日常〉、〈在文明造次以前〉、〈走過永安溼地〉、〈雙溪渡船頭〉，都曾有兩位以上的評審支持，限於獎額，以些微之差落選，附記於此。

期盼上述有才情功力的創作者持續寫作，為臺灣現代詩開出更燦爛的前景。

## 魚說

吳鹽益

游過晃漾的壯年和老年  
游過川流不息的盛衰  
我從夕陽的滅亡裡迴游歸來  
游進約翰·湯姆生的浮光掠影裡【註一】  
一個西拉雅女子  
剪短了時光的髮尾  
隱匿於文明消音的山林  
幾個孩子牽著煙霞  
走進月光的餘溫。一艘移民的新船  
在西子灣的滄桑裡清醒  
擺動歷史溼冷的帆布  
沒有漣漪的夜，輕顫著無數  
惶惑的面容，夜色撥動鱗片的間奏  
輕伴著我往內陸的文明游去  
惺忪的眷村在黎明醒來  
廢棄的戰爭像礁岩緩緩風化  
許多流亡的夢聚集如珊瑚

泛白而易碎  
西子灣的行船在經年的航道  
輕離著大航海的景致，年復一年的  
拓印生活的明暗變化  
殖民在域外規律的拍打著島嶼  
璀璨的哈瑪星閃爍著動盪感戚的軌跡  
我無法忘懷整座海播放的樂音  
我的腹鱗裡沒有燈害，沒有霓虹盛開  
英國領事們在港口矗立成  
數道灰蒙蒙的船影，巨大而鏽蝕的  
船艙裡，彷彿還有太陽在舵輪上迴繞  
映照著意識裡未完成的契約  
史溫侯、額勒格里終於簽下【註二】  
日漸形單影隻的文字和帝國混亂的筆畫  
拍打著水光裡晃漾的典故  
流雲捲舒的記事，也該在黃昏  
烘焙出殉美的色澤，我款款游過



鹽埕消融的紅燈之海，忽暗忽亮的鉛華  
彷彿在引退這一場海上的盛事

沉重的國族命題

在岸邊丟棄的空瓶底淺游

婆婆之島的旗子，頂著舶來的海風

眺望著整裝歸去的落日

太陽終究沉入大地的靜脈

我終於聽到島嶼之心在航海日誌裡

隨著我的鰓瓣，緩緩跳動著

直到我被一個夢

緩緩釣起

【註一】維多利亞女王御用攝影師約翰·湯姆生 (John Thompson)，一百四十年前到臺灣旅遊，曾拍下當時的打狗港、荖濃溪等珍貴照片。

【註二】史溫侯 (Robert Swinhoe)、額勒格里 (William A. Gregory) 皆是打狗英國領事。



評語

鄭炯明

這首詩的發想頗為特殊，作者超越時空，化身為一尾魚，「從夕陽的滅亡裡迴游歸來」，自一個殖民者捕捉的影像，聯想一百多年後，歷史的變化，人事的滄桑，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哀愁感。像「惺忪的眷村在黎明醒來／廢棄的戰爭像礁岩緩緩風化／許多流亡的夢聚集如珊瑚／泛白而易碎」，詩中意象的經營甚為成功，抒情性的語言，雖然有如「哈瑪星閃爍著動盪感感的軌跡」讀來拗口，但整體而言，仍自然而兼感性。尤其詩的結尾：「我終於聽到島嶼之心在航海日誌裡／隨著我的鰓瓣，緩緩跳動著／直到我被一個夢／緩緩釣起」，可說安排巧妙。

## 吳 鑒益



### • 作者簡介 •

一九七六年生，臺灣省雲林縣人。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語教系、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桐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第六屆及第七屆宗教文學獎敘事詩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聯合報文學獎等。曾任中興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目前任教於南投縣立南投國小。

### • 得獎感言 •

高雄，是當兵也是抵禦孤單的地方。謹以此獎獻給懷抱夢想，並勇於實踐的朋友。

## 茄萣，魚塭裡的身世

林餘佐

夜裡彷彿有光

我偷偷醒來

像是離家的魚睜著眼

就以爲能看到海葵

小巷的盡頭是海

魚群在夜裡洄游至

巷口，帶回遠洋的故事

與一些陌生的人物

輕輕翻過身，像船隻返回航線

以熟悉且溫柔的姿態，靠岸

——我將訴說我的身世。

記憶中的茄萣

好似巨大的魚塭

養殖我燥熱的青春

青春像是魚苗，纖細且浮動

時光讓村子裡的魚苗

都蛻變成船，急於越過魚塭

航向每一個陌生的港口

我們識水如識字

每一朵浪花都是詞彙

皆能以鄉音讀出

所有掛念卻又模糊的細節

像是神祕的捷徑

帶我們來到故事的核心

——我能聽見

乾枯的魚塭

發出幫浦運轉的聲音


盛夏有雨

落在廣闊的海上

彎曲洋流覆上一層薄霧後

竟像是童年的小巷

我迂迴地航行



173 茄萣，魚塭裡的身世

卻始終回到原點  
就讓我：  
從海洋深處拔錨、返航  
讓肉身成爲家鄉裡的魚塭  
養殖出另一批魚苗  
有天我將告訴他們魚塭裡的身世  
遠比海洋遼闊、迷人。

評語

陳義芝

本詩筆法細緻，首句「夜裡彷彿有光」，以具象表現心中那一縷思情，家鄉的景物一一定位在洶湧的情懷中。

「魚群在夜裡迴游」，是精采意象，寫活了長夜靜寂一個離家的高雄子弟，繫念家鄉之情——作者說燥熱的青春像魚苗急於出航，而今回顧，故鄉如魚塭，甚至出門在外的肉身即是魚塭，而海上彎曲的洋流竟有童年小巷的幻覺……

由於生命座標的認定，他將為子孫訴說魚塭裡的身世，渴望帶回異鄉的禮物。這確是一首有情韻有意義的詩。

## 林 餘佐

### • 作者簡介 •



嘉義人。東海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中文碩士班畢業，  
現就讀清華大學中文博士班。  
想以書寫抵禦時光，但肉身卻時時磨損。

### • 得獎感言 •

這是寫給父親的詩。  
寫父親的故鄉——茄萣。  
茄萣靠海，海就是茄萣生活的一部分。  
童年在彎曲的小巷裡奔跑，盡頭就是遼闊的海洋。  
想寫下茄萣人與海的情感，藉此召喚著自己搖晃的身世。

# 我從山中來

林德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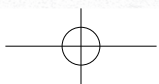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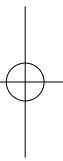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我從山中唱下來  
唱在高高的鷹架上  
踩在八五大樓之上  
和萬壽山平起平坐  
和摩天輪轉來轉去  
迎著海風  
吹不掉一身土味  
唱不掉一身汗味

落腳港都的族人  
聚集一塊就成了部落  
噓寒問暖吆喝叮嚀  
在工寮的一角  
在放工的片刻  
我們開懷吟唱  
部落的古調  
林班的老歌

有薪水可以溫飽  
有新火可以點燃  
思鄉就思想回鄉的路  
從打狗過去就是阿猴  
從阿猴過去就是大武山  
思鄉就望向部落的方向  
在八五大樓之上踮腳遙望  
伸長脖子

工業區的煙霧遮望眼  
望不見炊煙繚繞的原鄉  
我用心呼喊  
部落的阿嬤您可好  
從高高的大武山上  
應該看得到萬壽山  
應該看得到八五大樓  
應該看得到鷹架上的我啊





評語

陳育虹

抒發在都市底層工作的原住民情懷，〈我從山中來〉從「落腳港都的族人／聚集一塊就成了部落」，寫到「思鄉就思想回鄉的路」，語言節制而真摯，感傷之情流露自然；末段想像大武山高處的阿嬤「應該看得到八五大樓／應該看得到鷹架上的我啊」，尤其深沉動人。

篇名源自胡適詩作〈希望〉。此詩原譜成民歌〈蘭花草〉，一九九〇年代由具原住民血統的歌手張雨生改寫成〈再見，蘭花草〉；在借題寓意中，含蓄點出作者對社會弱勢族群的不捨，是決審稿中唯一關注此議題的作品。

文字淺白洗練，層次清晰，節奏感極強，不假斧鑿而見功力。

## 林 德義



### • 作者簡介 •

一九五〇年出生於北大武山上傳說中臺灣原住民排灣族發祥地之一的古老部落，一九六七年參加救國團暑期青年戰鬥文藝營，意外得到新詩佳作獎，從此很虛榮的自以為是作家。

得過一些文學獎，卻因慵懶隨性，零零碎碎發表的作品，一直沒能蒐存結集出版；又因為換了一堆筆名，所以，也難以累積知名度而成名。一九九九年起為原住民架設了一個網路文學創作平台——原住民文學院網站。

早期在平面媒體擔任編採工作，後來擔任公職，前年退休。目前重回新聞界，並在高中兼課，教授原住民文學等課程。

### • 得獎感言 •

三十年前，我寫一篇〈人生何處不青山〉，為自己下山到平地打天下投石問路。

二十年前，我寫一篇〈青山有情〉，一心想著，什麼時候像風兒雲兒月兒，像太陽一樣隨心所欲的翻過一座又一座的山。

十年前，我寫一篇〈遠鄉情怯〉，且把高樓當家園，只是，怕更上一層樓，怕望見遠方回不去的故鄉。

今年，惟恐忘了自己來自青山，所以我寫這篇〈我從山中來〉，因為，我深深體會了摯友——霍斯陸曼·伐伐生前說過的那句話——「寫作是為了尋找回家的路」，所以我從港都的萬壽山上遠眺大武山，我從八五大樓上俯瞰找尋「我從山中來」的來時路，因為，我想回家了，我要踏著來時的蹤跡，重回青山懷抱，重新在部落出發。

## 阡陌邊緣

田姝甄

夏

「該忘與不該忘的  
都收藏在河畔與稻田，剎那  
寂靜得喧嘩」

躡起腳後，連聲音都忘了怎麼開口  
水圳的長度與稻穗的彎曲都  
讓風生出皺紋

母親捧起蓮蓬轉開青澀的蓮子  
灑出鄉愁，直到高挺的荷葉都學會傾聽  
日光的角度  
逐漸滿布我失溫的話語後，你還  
想起彎腰收穫的婦人嗎

傳說，當風來自南方

打盹的水稻田開始凝結金黃的眼淚  
為太燦爛的陽光折射此許溫柔

秋

孩子盪著秋天  
試圖在暖陽與晚風彩繪的夜裡  
眺望微醺的暮色

祖母熟練地剝開文旦的飽滿  
替我穿上一層又一層的故鄉  
初嚐微酸的歲月

如果夜色被街燈鬆開  
滑溜的月光就讓滿是皺紋的雙手捉住  
裹在果皮裡  
為童話的文字結出豐饒的果實

冬

田埂是迷宮的方格，我嘗試辨認  
晚間油菜花的體溫與遠處  
突如其來的柑橘香

我想起祖父母粗糙的繭，在冬日繁衍  
毫無防備的龜裂並  
寫下千頃傷痕

當視線與阡陌都難以丈量  
避冬的幼鳥也學會歸鄉，在靠海的城鎮  
海岸線被寂寞拉得筆直

直到野火與稻稈為晚冬加溫  
臘月的夕陽也讓孩子上色

春

「還記得嗎，落葉與種子彼此深愛  
它終以墜落成就

你的萌芽」

我夢見母親將我捧起  
輕輕地放置水中  
遠方，婦人正為水田插秧  
汗水和著日光，落下就化作文字  
而阡陌都成為詩篇

評語

李敏勇

〈阡陌邊緣〉以夏、秋、冬、春之時序展演四季風景，既是田野的，也是心靈的；是遊子的鄉愁，也是成年的回憶；交織地景，也交織人情。

汗水和日光化成的文學，阡陌交織的詩篇，穿插在敘述與母親、孩子、祖母的親情裡。這是寄託在大地的寂靜與喧囂，隱藏在故鄉的憂傷與甜美，也隱喻著南方的風土情懷。

動人的情境，清晰的語句，彷彿是育於自然的景致，映照著情念人間。

## 田 玟甄



### • 作者簡介 •

本名田乃文，臺南新營人。目前為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生。

來自鄉鎮、卻熱愛都市的一種人。

喜歡凝視雨天與嘉南大圳上的每一片落葉，或者出走，記錄城市的光影與尚未遺失的自己。

### • 得獎感言 •

我知道情緒難以描繪。而在與詩結緣的日子裡，這無非是極大的鼓舞。

感謝父母與師長，以及至今仍相伴的你。

願今後的我們仍須保有一雙張望這座城市的眼，在生活與長日中捕捉難以細數的瞬間。以致我們能，不斷書寫。

## 艱難的海洋

莊仁傑

### 一處艱難的海洋

艱難的河流交會艱難的海洋必然有  
艱難的沿岸淤積艱難於島的牽扯必然有（艱難的溼地與每

#### 一道

艱難的潮間帶）

艱難靠泊的船隻必然有（艱難的繩錨與每一面

艱難的網）

艱難的漁人必然有（艱難的日常與每一處

艱難的遠方）

艱難的妻必然有（艱難的燈泡與每一晚

艱難的眺望）

### 一段艱難的生活

艱難於粗糙的生活

赤腳奔跑而過的小孩 無懼尖銳沙石與貝殼上艱難的笑  
（黑色反光的皮膚與白色反光的門牙）

一個用盡弧度與稜角，呼喚著他們晚飯煮好了叻的媽媽  
端捧一只無所謂方圓鐵面的鍋

縱使艱難：總還有些米飯／有些蝦米／有些鹽巴

### 一座輕易的立場

耳聽白海豚恍如安慰的頻聲佐以 不足以瞭望向卻明眼的

星光

僅存如此的牽引卻又同時艱難著 一座化工廠的鐵塔／又

一座

一座水泥圍牆／一座／一座

又一座／座輕易的說法——

被驅離的海洋／被解散的沿岸／被廢棄的船隻／被停擺的



185 艱難的海洋

漁事 / 被

遣散的妻

與家

一場輕易的死亡

彷彿艱難過秦半歷史的海洋

全將輕易涸竭為政治的想像 / 輕易一尾小魚艱難的死亡

—— 再看不見任何

一粒

結晶艱難的鹽巴

評語

陳育虹

首段策略性重複「艱難」兩字，凸顯生存環境之困窘；次段鋪陳生活細節，使抽象的「艱難」得以落實；末兩段「艱難」彷彿消失，一切變得「輕易」卻反似更難堪，文字中夾雜大量「/」符號，形成斷裂與壓迫的雙重視感。

以點描法寫「艱難」，畫面鮮明有力，不沉悶；跳脫慣性思考，語句新奇不落俗，帶給人閱讀的趣味。

## 莊 仁傑

### • 作者簡介 •



著有《德尉日記》，目前於《臺灣詩學·吹鼓吹詩論壇》擔任版主暨文編。

### • 得獎感言 •

每天都在不斷前進，卻也同時後退著自己——海洋平衡於潮汐，如此給人生命的隱喻——身為海的子民，我始終無膩催眠似地著迷，進而書寫祂的神性，企圖表述渺茫者應具的尊敬。即便最後，海的寬慰，還是把詩，還給作者自己。

## 兒童病房

趙韡文

### 未命名植物

他永遠不會被記載

如同最美好的謊言永遠不會被揭穿

每天，每個星星失蹤的午夜

妳在想像的邊陲種植花香

與色彩，任意地將光與溫暖

披上山林粗獷的肩，任意挑揀

尋覓，摘採一片月色

逗弄一株含羞草

他的悲傷永遠不會被記載

也許悲傷過於耗能

憂鬱不夠環保。那些日常的眨眼皺眉

翻身時撒嬌般的姿態

是某種光合作用嗎

其實妳都知道了一開始

它就是一株容易受傷的

未命名植物，被動地等待

人們在不同時刻前來，替他澆水

然後一同離去

其實世界都忘記了就連妳

也忍不住懷疑著他的沉默

(有時我會輕靠在床沿，偷看你的夢境

夢裡熱鬧的聖誕節，苦等在樹下的玩具

那些曾經不是夢的，最好的時光

我如此清醒，每個星星歸來的午夜

等著跟你說聲：「早安」)

### 縮小

(一起去玩吧等你好一點，一起去玩吧)

清晨總會帶來甜美的錯覺

彷彿在這裡的是另一個你

如此健壯而開朗

醫生的口吻如沙塵迷濛

在體內荒涼了起來

（是不是你的靈魂也逐漸縮小了呢）

溫馴很久的雙手開始

進入叛逆期，右腳逕自宣告獨立

青春太易碎了

（你是夢裡捉迷藏的贏家，始終安靜地隱匿）

他們的雙眼以聽不見的

聲音觸碰，婉轉地扎傷了你

狹長而柔和的觸覺，等待著

永不停泊的船隻

等待有人騎浪而來

以綠繡眼的靈敏，海豚的優雅

（窗外。木棉絮輕盈，飄過你僵硬的眼球）

你在陽光不通的午後

練習深呼吸

如果繼續縮小，某個夏天

有著水一般柔軟溫潤的風  
你會飄浮嗎

評語

〈兒童病房〉這首詩出現的人物包括第一首的〈未命名植物〉「他」、「妳」、「我」，第二首〈縮小〉中的「你」、「他們」和另一個隱藏的敘述者。

〈未命名植物〉的敘述者是「我」，而敘述接受者是「他」以及「妳」。「他」是兒童醫院中的病患，無法在病歷上記載悲傷的小病患，受傷的含羞草般的小病患，而「妳」卻守著夢一般的謊言，為「他」在暗夜種植花草和摘採月光，這個「妳」應是病患的親人或母親，而「我」應是病童的「父親」。父親知道那只是一種無法溝通與回應的夢，作為母親的「妳」和父親的「我」偷偷的攀援愛的夢境與病童對話，其實是愛的獨白，不願放棄謊言似的關懷，表現出作為病童父親那份感受與憐惜。第二首詩〈縮小〉，是隱藏的敘述者，也應該是父親吧！對於長期住院的植物病童，身體功能與反應的逐漸萎縮與消失，醫生的口吻也愈來愈像沙塵迷濛，醫療的過程變成了例行公事，父親在最後的時刻，仍溫柔體貼的訴問著：「如果繼續縮小……有著水一般柔軟溫潤的風……你會飄浮

嗎？」

作者的文本呈現了對生命尊嚴的禮敬和堅持，也付出了溫馨高貴的關懷，令人感動。

曾貴海

## 趙 韓文

### • 作者簡介 •

學生，高雄人。  
曾獲菊島文學獎。



### • 得獎感言 •

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感謝大家。謝謝！

## 新詩類決審會議記錄

時 間：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二）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 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敏勇、陳育虹、陳義芝、曾貴海、鄭炯明

（依姓名筆畫序）

列 席：陳美英、田運良、林瑩華

會議記錄：蘇凡珊

###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介紹五位評審，並指出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二屆舉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散文類參賽狀況：新詩類共有一百七十九件作品參賽，四十六件進入複審，評審選出十五件進入第一輪決審，作品票數如表列：

4 票	3 票	2 票
<p>〈魚說〉（陳育虹、陳義芝、曾貴海、鄭炯明）</p> <p>〈艱難的海洋〉（李敏勇、陳育虹、陳義芝）、〈非常的日常〉（李敏勇、陳義芝、鄭炯明）、〈在文明造次以前〉（陳育虹、陳義芝、鄭炯明）、〈加定，魚塢裡的身世〉（陳育虹、陳義芝、曾貴海）</p>	<p>〈鞋聲〉（曾貴海、鄭炯明）、〈穿越——記高雄港引水人〉（李敏勇、鄭炯明）、〈走過永安溼地〉（陳義芝、鄭炯明）、〈美麗境界——翻閱阿嬤的歲月履歷〉（曾貴海、鄭炯明）、〈人魚國境〉（陳育虹、陳義芝）、〈雙溪渡船頭〉（陳育虹、陳義芝）、〈阡陌邊緣〉（李敏勇、鄭炯明）、〈一起〉（陳育虹、曾貴海）、〈兒童病房〉（李敏勇、曾貴海）、〈我從山中來〉（陳育虹、陳義芝）</p>	<p>（此處為空欄，表示無作品獲得2票）</p>

委員們推舉曾貴海擔任主席。

這次入圍決審的有四十六篇，四票的有一篇，三票的有四篇，二票的有十篇，一票的有三十一篇。

### 評審標準

李敏勇：參賽者的心態可議，為比賽而比賽，無令人驚豔



的作品。作品應從在地著眼，表現在地特色。

曾貴海：去年已討論過是否就以在地特色書寫為標準，最後共識即無論是否具有在地特色，只要寫得好便是好，然在地更好。

陳育虹：這次參賽作品令人感到違背文學，冀望能提高層次，看到有熱情、感人的作品。以在地特色為主題的作品，且文字有新鮮感，並異於他人者，是這次挑選的依據。

陳義芝：多注意詩的內涵與形式，文字不要太多，盡量穠纖合宜，才不失詩的精神。

鄭炯明：如果能將景點融入文化、社會的觀察與想像，緊扣住社會與生活，會讓詩更有深度。

### 一票作品討論

主席提議：如果有評審想堅持保留便提出討論，否則就視同放棄。最後全數放棄，不予討論。

### 一票作品討論

#### 〈鞋聲〉

曾貴海：描寫孩子與祖母之間的感情，令人動容。

#### 〈穿越——記高雄港引水人〉

鄭炯明：引水的行業很特殊，是吸引挑選此篇的因素。描寫具歷史性的高雄港，技巧佳，但內容可再向上提升，多些感動。

#### 〈走過永安溼地〉

陳義芝：優點是輕順，不矯揉做作。缺點則內容顯單薄。  
鄭炯明：語言的使用太簡單。

#### 〈美麗境界——翻閱阿嬤的歲月履歷〉

曾貴海：放棄不予討論。

#### 〈人魚國境〉

陳義芝：感覺似讀一篇來自他鄉的遊子移居到高雄漁港經歷的過程。如果其他評審未堅持，亦可放棄。

#### 〈雙溪渡船頭〉

陳育虹：前面寫景，後面寫人物、時間，加入空間與時間的元素，豐富了作品。語法也稍異於其他詩作，但另一首相似作品更佳，所以這首也可放棄。

陳義芝：技巧佳，特殊的語法帶出詩的韻味。用「如果」的語句，表示一種不確定、曖昧不明的情境。又

似長鏡頭，如看風景的長卷，令人賞心悅目。

〈阡陌邊緣〉

李敏勇：消失田園的再生，文字乾淨、淺白、不造作。

鄭炯明：不錯的抒情詩。

曾貴海：文字運用巧妙，感情細膩。最欣賞春的部分，是一首缺點不多的作品。

〈一起〉

陳育虹：不特別堅持這個作品，如果無人支持，可放棄。

曾貴海：放棄不予討論。

〈兒童病房〉

曾貴海：描寫父母在醫院照顧病中孩子的情形，是一首充滿溫暖的詩。

〈我從山中來〉

陳義芝：詩的主角是原住民，描寫的地景巧妙，不刻意，前後景的呼應相宜。用詩的手法來呈現原住民為討生活離鄉背井到都市打拚的社會現象，令人省思。

陳育虹：是唯一談到勞工議題的作品，而勞工問題的確是

都市中存在的大問題。用平實、不煽情的寫法來描寫對親人的懷念，是一篇優秀的作品。

三票作品討論

〈艱難的海洋〉

李敏勇：第一則用艱難開頭，加上節奏的處理，特殊的掌握，讓整首詩的呈現效果更佳。

陳育虹：新鮮的語法，跳脫一般的寫法。

曾貴海：重複使用艱難，但到底為什麼艱難並未清楚交代。技巧很多，卻不亂。

陳義芝：用艱難道出了人生及人間關係的本質，是所有作品中最有衝擊性的一篇。

鄭炯明：作者想用新的字句來表達，但缺點頗多。語言是個問題，另一則是想表達的企圖太大太雜，故無法集中，容易失焦。最後一則應刪除為宜。

〈非常的日常〉

陳義芝：用日常著眼，雖是日常也是非常，用特殊事件、景點帶出歷史的意義。但有部分構思過於簡單，是小瑕疵。

李敏勇：整首詩描寫高雄的街景及遊行的活動，感覺很嘈

雜，像達利的超現實意象。

鄭炯明：作者的標題很有意思，看似非常（不是平常），但實際上就是高雄的現象。巧妙的把高雄的歷史和地景拼湊起來，剪裁技巧甚佳。

曾貴海：想表達的太多，無法聚焦，也無更深層的意義。

陳育虹：語言沒有經過任何轉換，太白話，失去詩的美感。重複句太多，應當簡潔。

〈在文明造次以前〉

陳義芝：此篇作者的用意是思索文明帶給人類是幸福還是破壞？作者為此找到了一個說法，這個說法即題目〈在文明造次以前〉。寫詩的人找到一個說法是不错的，但整個內容如一般人的知見，並無震撼的衝擊力。

李敏勇：整篇的意義不明顯。

陳育虹：文字平實，無過多的修飾是優點。整個論述無激烈的講法，親切、含蓄、理性，用字簡淨、順暢。

鄭炯明：文明是很大的題目，但作者呈現的方式顯得頭重腳輕。詩的安排及完整性有其水準，但無令人驚豔之處。

〈茄荳，魚塭裡的身世〉

陳義芝：起筆寫光，便讓人帶著光的視覺意象，不僅是外在的光，也是內在生命之光，藉此回憶故鄉。詞語自然，結構完整，是一首對家鄉眷戀作品中的佳作。

陳育虹：這是一首不邈遠又貼切主題的詩。整首詩層次清楚，意象集中，不偏倚，也不似其他篇因題目太大，囊括的東西太多而凌亂。用隱約、抽象、婉轉的寫法來敘述，達到詩的優美目的。

四票作品討論

〈魚說〉

李敏勇：用魚的角度來發言是很特別的想法。但筆觸不是那麼深刻，應有更貼切的表現。

陳義芝：用湯姆生的照片來表現，使整篇結構非常完整，有歷史感。從移民時代回溯從前再慢慢往下探尋，從眷村、戰爭、戰爭過後到今日，文筆脈絡清晰。

陳育虹：著力在歷史的軌跡，但邏輯、順序和思路有些混亂。

鄭炯明：利用魚的化身串場整首詩，結構完整，具在地性

及歷史性。語言的掌握極佳，結尾更令人印象深刻。

曾貴海：知名攝影師湯姆生的照片引發了作者寫這首詩的企圖。高雄是海的城市，所以用魚的角度來看高雄的變遷是貼切可行的。且地方歷史的書寫因本身親歷過，故知是可靠真實而非虛構。

根據決選票選結果，主席宣布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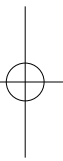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評審獎兩名：〈茄荳，魚塭裡的身世〉、〈我從山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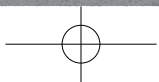
優選三名：〈阡陌邊緣〉、〈艱難的海洋〉、〈兒童病房〉。

### 投票決議

經過決審會議充分討論後，共有九篇作品進入決審，主席決定就評審心目中的第一名給六分，第二名為五分，以此類推，統計出來最高分即是首獎。

新詩	評審	李敏勇	陳育虹	陳義芝	曾貴海	鄭炯明	得分	獎項
〈魚說〉		6	2	4	6	6	24	首獎
〈茄荳，魚塭裡的身世〉		3	5	6	3	2	19	評審獎
〈我從山中來〉			6	5		4	15	評審獎
〈阡陌邊緣〉				2	1		13	優選
〈艱難的海洋〉		2	4	3	2		11	優選
〈兒童病房〉		4			5		9	優選
〈在文明造次以前〉		1	1		4	1	7	
〈雙溪渡船頭〉			3				4	
〈非常的口常〉				1			3	







# 一般組・臺語新詩類

## 總評 > 語言該先活起來，文學創作會較順範 李魁賢

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臺語新詩組參選作品總共四十八件，由方耀乾、林央敏、陳昌明、廖瑞銘、李魁賢五位擔任評審委員，初步各選十五件，統計結果，得五票者三件、四票者四件、三票者九件、兩票者四件、一票者八件、〇票者二十一件。得過半數三票以上十六件總共得五十八票，占總票數百分之七十八，表示評審委員對本屆參選作品的認定，相當有共識。

評審會議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各位評審委員表達評審觀點俾選擇標準後，全體同意，得兩票以下的作品無列入考慮，四票以上入選，三票件數逐篇經過討論，只要有得到原來無投票的兩位評審委員任何一位支持，就晉升入選作品，結果有兩件得到晉升機會。

第二階段注九件入選作品全部討論了，按照各位評審委員認定名次「序位」一至九的方式投票，順利選出各項得獎作品如下：

首獎一名：〈柴山的思念筆記〉

評審獎兩名：〈高山組曲——第三章 濛霧·大霸尖〉  
〈坂井德章ê觀點〉

優選三名：〈我佇神話中清醒〉  
〈永遠唱袂煞的歌聲〉  
〈各種的批信〉

臺語詩發展到現階段，已經晉到提升詩質的努力，文字符號的書寫方式雖然猶有一寡出入，尊重作者的選擇係應用，評審委員統無棄嫌，一律公平看待。不過有評審委員感覺到，有部分作品顯然用華語思考，才轉譯作臺語書寫的款勢，讀起來真礙逆未順，應該是語言該先活起來，文學創作會較順範。

大部分參選作品有注重在地性，雖然徵文簡章無規定，不過這是各地文學獎應該有的特色，地誌詩比較會打動在地人的感情，是自然的事誌。當然在地性不是唯一的標準，普遍性的優秀作品本來也會包含在地人民的感情在內，敢不是？

# 柴山的思念筆記

林姿伶

## 第一頁

攬抱海底地殼的祕密  
成做一座島的孤單  
假若倚佇水邊的釣魚人  
釣日光魚鱗的閃熠  
釣夕陽落海的姿勢  
釣紅樹林頂的月色溫純  
釣袂起砗磲石心悶的質量  
數念沉重的時陣  
只有風偷偷來講  
浪濤的節奏  
就種佇打狗嶼的山內兜  
每一樣青翠的湧  
有珊瑚礁深刻入骨的記持  
鹹鹹的滋味  
親像海

## 第二頁

親像海  
歌聲遐邇響亮  
頭戴鮮花  
共手牽做枝葉相倚  
刺竹的圍籬  
Takau，聲聲有你釘根的印記  
一堆柴火點著  
紅色的燒焰佇竹影裡搖擺  
月夜時的舞蹈佇樹林幌動  
火舌不時跳出親像魔神仔，突然爆現  
衝向暗暝懸懸的天  
鑽過袂當撥開的烏  
鑽過歲月如雲霧的風塵



你的跫步聲，煞愈來愈遠  
彼時曾經留落的跳舞基地，一場冷清  
Makadao，如今揣無你的我  
只好點引一段一段的記憶  
親像薰著相思樹的柴炭  
以思念的燃火來溫暖  
打狗社小小的山崙

Makadao，如今揣無你  
彼時曾經留落的跫跡裡，一路山草  
就是一逝長長的批字  
寫予砵砧石鹹鹹的海味  
寫予刺竹欖的風聲  
寫予你

第二頁  
名是平埔，字—Makadao  
只賭你的故事佇遮生炭  
歌聲不再  
這粒山，火—滅化去  
四百外冬前海賊落船，殘酷上岸

【註】Takau / Makadao：佇四百至二千年前，柴山是平埔族的原住民——Makadao族生活的所在。Makadao族佇住家周圍種刺竹來防禦盜匪的入侵，平埔族竹林的語音是Takau，恰臺語的「打狗」讀音相近，所以Makadao族的部社被漢人稱呼作打狗社，柴山古早就叫作打狗山。

評語

方耀乾

〈柴山的思念筆記〉這首詩以「筆記」的方式書寫對柴山歷史的哀嘆——對若「葛天氏」的樂暢歲月、海賊侵擾，到滅族，甚至失去族群記持的運命。用簡略的「三頁」筆記，也會使講是三塊切片，來哀悼數百年來柴山Makadao的族群史。這首詩文字清氣，意象活跳，情深意遠。

本底，筆記的書寫方式是較隨意的，情感的透露也會較直接、滿瀆，毋過這首〈柴山的思念筆記〉有真好的節制，舉重若輕，無予感嘆隨意掣流、情感隨意流竄，最後「以思念的燃火來溫暖／打狗社小小的山崙」，是有節制的收縮。

這首詩的敘述結構完整，而且節俗節之間用頂真的技巧營造歷史的流動。文字嬌氣，意義深沉，譬如：「釣日光魚鱗的閃熠／釣夕陽落海的姿勢／釣紅樹林頂的月色溫純／釣袂起砗砧石心悶的質量」。這是一首好詩。

## 林 姿伶



### • 作者簡介 •

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畢業。一九九四年開始投入臺文新詩創作，作品有深刻的真情份對土地的關懷。捌得高雄市「婦女文學獎」、「臺灣兒童文學獎」等。出版的作品有：華語詩集《聽！那木棉花》、臺語詩集《海》。

### • 得獎感言 •

得獎嘍！心內充滿感動。感動的是，會使用上親切的母語，來為成長的土地留落文學的印記，是遮爾仔有意義！

得獎嘍！心內充滿感激。感激的是，滋養我創作內涵的這片土地。無在地豐富的人文歷史，就無這首詩，多謝高雄！

# 高山組曲——第三章 濛霧，大霸尖

陳正雄

踏著當年侵入者ê 跂跡  
只是爲著 Bon 滿足彼種征服ê 虛榮  
毋免火銃大炮 Kap 指揮刀  
一支拐 á  
簡單就割開百外冬來發炎刺疼  
一直無法度復原ê 傷痕  
我輕聲ê 跛步  
就 ㄟ 出滿山攻擊ê 戰鼓  
淡薄 á 吐氣  
就捲起遍地毀滅ê 火煙  
獵鴉毋敢公開巡邏  
飛鼠放棄暗中監視  
山豬 Kap 烏熊撤退最後一條ê 防線  
規支青翠ê 山脈成做一座殘破ê 空城  
猶有啥物會當阻擋我ê 去向

莫那 用性命去守護ê 驕傲 Kap 尊嚴  
竟然予人放 sai 佇歷史ê 壁角  
親像收藏佇見本櫥仔內底ê 樣品  
久久 á 一遍才想著提出來展示  
鐵木 就算你 Koi 按怎勇猛  
全款是拍袂贏散赤 Kap 病疼聯手ê 追殺  
只有用燒酒燒死卑微ê 希望  
用酒精全身麻醉倒落佇部落ê 路邊  
隨在 ㄟ 創割凌治  
巴萬 毋管你外 sau 走閃  
走會贏野獸閃會過銃籽  
嘛 iok 袂著繁榮 Kap 進步引誘ê 速度  
到今猶迷失佇都市複雜ê 山林淪落佇文明險惡ê 陷阱  
揣無倒轉去ê 路  
Koi 有啥人好膽敢倚出來反抗  
Kan-ta 你自頭到尾無任何ê 搖動退讓

龐大ê身軀

公然攔截佇我ê面頭前

用一萬外尺 kuan 高傲ê態度拒絕

我進一步ê接近

霸氣ê眼神

完全無將我 khng 佇目珠內

用溫度零下冷淡ê口氣警告

驚出我一身青狂ê心跳恰清汗

你尖利ê耳空

恬聲靜等祖靈ê呼叫 tsj 指示

時機若到風雲就變色

毋管 tsj 是紅色ê日抑是藍色ê天

烏暗才是唯一ê統治者

當濛霧一針一劃佇你ê面頂完成最後ê刺青

雷陣雨是上原始ê喊喝

土石流是上野蠻ê番刀

未來將會是

一遍 koh 再一遍無停又 koh 無情e

出草

【附記】大霸尖山，泰雅族古稱“Papak Wagu”，意思為耳朵。標高三五〇公尺，山形獨特，有「世紀奇峰」之稱，為泰雅族的聖山。

霜雪·向陽山

無論我啥物時陣來到

你總是用三千外公尺懸的態度

遠遠看我

毋管日頭不時表示熱情

你全款用溫度零下的面色

冷冷相對

向陽的背後

講袂出的苦衷

當年受傷的空喙

天色一變猶會幽幽仔抽疼

天使用伊的目屎斟酌為你補綴

變作一粒美麗又閣堅定藍寶石的印記

掛佇胸口

予你留作永遠的紀念

【附記】向陽山標高三六〇二公尺，位於原高雄縣桃源鄉與臺東縣海端鄉交界處，布農族原住民稱之為「蘭烏斯滔臘」。「蘭烏」為啞巴的意思，斯滔臘是某位獵人的名字。  
嘉明湖位於向陽路段，為隕石造成的高山湖泊，湖色寶藍，有「天使的眼淚」之稱。

風雨·北大武

你是臺灣母親的身軀

上尾一截的龍骨

粗勇又闊強硬

倚挺挺的骨架夯起島嶼的頂半身

毋管伊頭殼頂太平洋的風雨

海賊全款

倚穩穩的雙趺支撐島嶼的下半身

毋驚伊跔底地動

土匪

上擔心的是

彼一支一支剪紐仔全款的怪手

偷偷仔

勾倒彼欖樹挖走彼粒石掘開彼堆土

就親像無一直流失去的骨質

終其尾總有一工

Khiau-ku 倒落

【附記】北大武山標高三〇九二公尺，位於臺東縣與屏東縣交界處，為中央山脈南段最高峰，有「南臺灣屏障」之稱，也是排灣族的聖山。

日出·太麻里

忍受規暝

風起風落的絞滾

湧來湧去的陣疼

太平洋是堅強多產的腹肚

當日頭總算佇眾人無眠的等待

破水而出

哭甲面紅紅的聲音

共規个島嶼攏吵精神

太麻里用母親滿面花開的笑容

頭一个出手趕緊共伊

攬過來胸前

【附記】太麻里位於臺東縣，原稱「大貓狸」(Tjavuali)，排灣族語的意思為「太陽照耀的肥沃土地」，又有「日升之鄉」的稱呼。金針山標高一四五〇公尺，為太麻里的代表性景點。

望海·秀姑巒

當初時秀姑你

傷過頭幼稚軟心

袂堪著伊暝日來回

無停的追求

彼款粉身碎骨的激情

確實予人心動

一句一句的情話

結果攏沉埋佇伊深

無任何的回覆

今仔日大海伊

猶是全款的輕浮放蕩

毋管閣按怎煽動

就算講甲喙角全波

幼稚的熱情風化做粗硬的

青春予火燒

一支一支的白頭毛

【附記】秀姑巒山標高三八〇五公尺，位於南投縣信義鄉與花蓮縣卓溪鄉交界處，為中央山脈之首。鞍部的玉山圓柏枯木，為臺灣著名的「高山三大白木林」之一。

評語

陳昌明

這應該是一位長期創作臺語詩的作者，語言很熟練，文字敘述的鋪陳也很流暢。由於是組曲中的一篇（第三章），前後應有系列相關作品，但單獨此首寫大霸尖山（Papak Wagu）的詩作已是圓熟自足。本詩以登山的行程回憶歷史，以「火銃大炮 ㄟ 指揮刀」開始，進入日治時期日人高壓統治的時代，「我輕身 ㄟ 跛步 / 就 ㄟ 出滿山攻擊 ㄟ 戰鼓」帶領讀者進入戰爭的氛圍。本詩對於人物的書寫，確能顯示其個別的特色，莫那、鐵木、巴萬這些英雄，雖然最後都受害身亡，但依然顯現其過人的本領與尊嚴。而「毋管 ㄟ 是紅色 ㄟ 日抑是藍色 ㄟ 天 / 烏暗才是唯一 ㄟ 統治者」充滿著當代的隱喻與憂傷。最後「雷陣雨是上原始 ㄟ 喊喝 / 土石流是上野蠻 ㄟ 番刀 / 未來將會是 / 一遍 koh 再一遍無停又 koh 無情 ㄟ / 出草」以生態破壞產生的土石流，惡劣氣候的雷陣雨，意味如同歷史的出草，今昔相映，發人省思，這的確是寫得相當好的一篇詩作。



## 陳 正雄



### • 作者簡介 •

一九六二年出世仔臺南縣柳營鄉，目前倚家住臺南市安平區。

已從臺南一中教師退休。曾得過鹽分地帶文學獎、南瀛文學新人獎、南瀛文學創作獎、府城文學獎、海翁臺語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育部母語文學獎、李江卻臺文獎、臺南市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教育部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臺南文學獎。著有臺語詩集《故鄉的歌》、《風中的菅芒》、《失眠集》、《戀愛府城》等。

### • 得獎感言 •

二十年前，頭一擺「征服」大霸尖山，彼時陣是何等 ê 自信 kah 自大。

今 á 日，山猶原是山，人已經身虛、心老、跤軟、氣失。這時才知人生短暫，性命脆弱，對天、對地，甚至對人、對物，攏愛心存謙卑 kah 敬意。

【噫吧哞事件】  
坂井德章 ê 觀點

施俊州

E-tsai-á 十一點，sap-á 雨落，石像圓環

——我 e 心 ka-na 一塊 huí-á 碗，光滑完滿。

歷史——á！你 kam 行，記，團圓光滑 e 邊境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 e-tsai-á 七點 koh 戒嚴一萬年

圓 e 圓——nih，歷史 e 歷史本身飽，：

「臺灣人 bàn-tsai-á！」跪 leh 講 e 一句話

無輸雨水滴，tak 粒 to 時代暗 khóng e 中心

以我 e 身世做 a-lù，畫 e 心悶 e 圓

Ká 畫 e 出紙面，我立體 koh 破格 e 一世：

末廣町 ng 西 hiang tui hit e 海煙風雲 e 時代，

鯤鯨弄出海湧一隻一隻亡朝遺 te e 神魂；

明治四十冬新町 iau ti 你 kan e 慾念頂起造，

我出世 e 新居德藏 kap 湯玉 e 雙人關係

Hia 是南庄。Ng 東南東勢清水町西來庵

你 e 慾念 kám 講 to 是余清芳 e 慾念

月光 te ti 滑面 e huí-á 碗，陰 thim ná 雪

Guán 老父德藏死，南庄警察官派出所

大明慈悲國平臺征伐天下祭旗 e 匿名頭客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 e-tsai-á 十一點，碗 te 雨 ná hui

你 khia 我 e 名 she 我 e 姓：「臺灣人萬歲！」

Tsit 句話 tui tsia 起 tsia-tso 文學 e 中心點

血做 a-lù 畫 guán ah lan 番薯 a e 身世

幸町鳳凰木 lak ti 你平坦 ná 紙 e 面——nih

詩——á！花 hiah-ni 紅，你 e 風格 hiah-ni 焰

我 e 內涵火 hiah-ni gan 總——是語言 e 結局

講我 to 是，n 是 Chi-ná，歷史 n 是詩 gam

To ka-ná 我講 ka-ti n 是日人 hiah-ni 堅決

——ká-ná 一塊破碗 huí-á，光滑完滿：

天光 há 烏 há 烏 e mng 哺，花園町 ng 北

我湯德章 e 慾念 kám to 是你詩 e 慾念。

余清芳 n e 慾念合該然 to 是詩 e 慾念

一九一五年七月初一 ah 是初五落 kui 日雨

Hit-tsun sia<sup>a</sup>-mih tai-tsi to iau-bue<sup>e</sup>發生

江定 iau-bue<sup>e</sup>走路。天皇 iau-bue<sup>e</sup>坐位赦罪

清芳手記 iau<sup>e</sup>臺日紙ê報面 iah-bue<sup>e</sup>寫，

清清白白。湯玉 khian<sup>a</sup>頭 a<sup>a</sup>hi<sup>a</sup>穰 abiki。

郡王 uá<sup>a</sup>東南西勢開山町 m<sup>a</sup>ta<sup>a</sup>輸贏。雨。

頂下打石、做蔑 iau-bue<sup>e</sup>hong<sup>e</sup>改做錦町

兩——a<sup>a</sup>我 buē-tsing<sup>e</sup>講話 hit<sup>e</sup>首詩 to suah<sup>e</sup>句

詩 buē-tsing<sup>e</sup> sua<sup>e</sup>句事件 ê ting<sup>e</sup>來去 to to tia<sup>a</sup>——a

余清芳決定後攻南庄派出所，八月初二

天氣 ka-ná<sup>a</sup>食 m<sup>a</sup>-tioh<sup>e</sup> gnaraum<sup>e</sup>ê世紀陷眠…

Kha-tsiang<sup>a</sup>頭看我八歲ê面容 ná<sup>a</sup>檳榔花

In n<sup>a</sup>知 in thài<sup>e</sup>死 i<sup>e</sup>臺灣人ê老父，ka-ná

湯玉 m<sup>a</sup>知 in kia<sup>a</sup>u<sup>a</sup>夢——mih thài<sup>e</sup>死 in 老——ê

In n<sup>a</sup>知 in thài——死 ê hit<sup>e</sup>人，圓滿無罪。

【註】湯德章（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父新

居德藏（原名：坂井德藏），為南庄警察官吏派出所巡察，死於

噶吧哞事件；母湯玉，嗜檳榔如命，頗有平埔遺風？大正公園建

於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俗稱「石像圓環」；一九九八年

二月二十七日，於張燦鑒市長任內改稱「湯德章紀念公園」，共

有七條街道匯集於此：中山路（大正町通）、青年路（清水町通）、

開山路（開山町通）、南門路（幸町通）、中正路（末廣町通）、

民生路（錦町通）、公園路（花園町通）。

評語

廖瑞銘

用「坂井德章」破題，凸顯臺灣人皇民化 *hōng* 改姓的悲情：對照一九四七年，湯德章 *tsi* 日本完成的大正公園（石像圓環）*hō* 戰後來臺灣再殖民的國民黨政府槍殺，是一種連繼 *hōng* 殖民的歷史諷刺。湯父新居德藏是 *tsi* 一九一五年八月初的噶吧哖西來庵事件，死 *tsi* 南庄警察官派出所，彼時，湯德章八歲。臺灣人做日本警察，*hō* 臺灣的起義軍創死，是另外

「身世」，詩人 *Chhi* 幾句點明「二二八」的歷史苦難理當成做臺灣文學、歷史的中心點以及臺灣人主體性的思考起點。加讀幾遍了後，會當感受著詩人彼款為族群代言的氣魄，*hō-lāng* 想起古早希臘史詩傳唱者（像荷馬）的角色。

一種歷史的悲劇。詩的 *siōng* 尾 *a* 彼句——「*In n̄* *in thài*——死 *é* *hi* *é* 人，圓滿無罪」對湯德章爸 *lōng* 適用。

*Chhi* 首詩 *tsi* 經 *ka* 臺語詩 *sak* 起 *tsi* 新的文學巔峰，連華語詩 *mā* *toe* 袂著 *ah*。

詩人 *Khiá* *tsi* 現代，創造三代人、三個時空、三種歷史情境，運用現代劇場的手路 *ka* *in* 壓縮 *tsi* 全一個畫面 *n̄h*，透露臺灣人 *hōng* 連繼殖民的苦楚，製造出真強烈的戲劇效果。規首詩的結構、意象、修辭 *lōng* 真幼路，有傑出的表現。

用湯德章的觀點講「以我 *é* 身世做 *á* *lū*，畫 *é* 心悶 *é* 圓」，「臺灣人萬歲——」*Tsit* 句話 *tui* *tsia* 起 *tsiá* *tsò* 文學 *é* 中心點 / 血做 *á* *lū* 畫 *guán* *ah* *lān* 番 *tsiá* *á*

## 施 俊州

### • 作者簡介 •

筆名Mahohsuki lanbupo。一九六九年出世 tī 彰化市，花壇中庄人。NDHU創作所藝術碩士；NCKU文學博士。曾獲二十一至二十三屆鳳凰樹文學獎；第一至二、四至五、十四至十五屆府城文學獎；第十二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二〇〇〇年優秀青年詩人獎；第四屆磺溪文學獎；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二〇一一臺南文學獎；二〇〇五李江卻臺語文學研究論文獎助；二〇〇七臺灣文學館、二〇一〇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博士論文獎助。著作有詩集《寫在臺南的書信體》（一九九九）；長篇《愛情部品》（二〇〇三 MFA）；《語言、體制、象徵暴力：戰後臺語文學kap華語文學關係研究》（二〇一〇 PhD）、《巢窟文類：臺語文學導論》（二〇一二）。



### • 得獎感言 •

四月中，gún hit-ê 倒 tī 新樓病院。透早，beh lái trng ê 時，tī 鐵枝路邊 khioh-tioh — tè huî-á-phuè，想著 mò-mih-làng ê 句：「在心靈空間中我流逝的身姿都 / 圓寂成一只銀質的碗 / 盛滿語言如雪」。雨已經落，江定走路，tō ká-ná 夜走水滸 ê 禁軍教頭，m̄-bat 詩、m̄ 知死 ê 世代，hām 一句 á 感謝 ê 話 to 無。感謝主耶穌！

## 永遠唱袂煞的歌聲

陳胤

金色的麥仔酒內面  
漂浮著，溫柔閣熱情  
幼咪咪的白色波浪  
這是港邊熱天的歌聲  
透心涼的青春  
佇歌手曖昧的眼神  
美麗搖擺，愛，滿滿是  
手牽手，拉開打狗港  
迷濛的暗暝

（狗去豬來，你敢知影  
狗閣會顧門，豬只知食  
我才輕輕佇心內吠一聲  
小小聲啊，起瘡的海湧就英雄淹過  
人性的土岸，水變作血，血變作水  
一隻一隻驚惶的船，愣愣  
等待天光，佇寒凍的春夜……）

咖啡的芳味，穿一領嬌嬌的  
新娘衫，有男男女女的嘻嘻嘩嘩  
有安安靜靜的溫存佻體貼  
歌聲，無論是歡喜，抑是傷悲  
攏輕輕鬆鬆，飛過每一個人快樂  
清閒的心晟，時間稍暫停一下  
愛，就忘記得家己的分寸  
佻姓名

（你敢知影，天猶原袂光  
海水嘛無清，春天春天  
若會這爾寒，烏暗的世界  
充滿了莫名的恐怖 佻疼  
銃聲，一聲一聲，閣佇水波面頂  
跳舞，唱歌，你敢知影  
正港的傷心，蹓佇遮……）

碼頭的霓虹，閃閃爍爍

溫暖的南風吹來，懶懶的節奏

無想欲閣佇歌聲內面，安分守己

偷偷仔走去人客的喙舌，流轉

來來去去的跛步，來來去去

歌，繼續閣唱落去，親像酒

找無理由無欲閣繼續流落腹腸

聽講，這就是世間的愛

（暝，愈來愈深，港水

愈來愈鹹，你敢知影

豬狗不如的性命

嘛有家己的歌，你敢知影

啥物款的傷悲永遠唱袂煞？

若閣有一片冤屈的魂魄無歸所

愛，就失去意義，你敢有聽著

六五冬前，春天，哀怨的船螺

一聲，一聲，閣一聲……）

【註】六五冬前，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港水，是紅的，嘛是鹹的；聽講，是血，恰目屎。

評語

林央敏

詩分六段，用現在港口的聲光酒色，恰六十五年  
前二二八港邊的屠殺交織做古今對比，今之享樂對比  
古之苦難，有諷諭之意。「現在」詩節用作者旁述，  
「過去」詩節以角色敘述，設問句若佇苦問讀者或詩  
中繁華聲色中的現在之人群，手法意象雖然平常，猶  
算平穩。第二段的狗指統治臺灣的日本人，豬指國民  
黨政權，然後用「吠」摹寫受迫害者（「我」指臺灣  
人）的動作，造成角色小可亂去，因為「吠」字是  
「狗叫」的一般用詞。



## 陳 胤

### • 作者簡介 •

本名陳利成，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埔心國中教師。著有詩集《流螢》、《島嶼凝視》、《青春浮雕》；散文《半線心情》等六冊。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等。



### • 得獎感言 •

悲劇永遠是悲劇；愛，是歌聲。有時陣，嘛愛越頭看，看一下歷史傷心的所在，才有新的氣力，閣向前行。感謝評審老師，予我的詩上媿的伴奏。

## 我佇神話中清醒

梁明輝

### 龍目井半醒

佇阿猴林密密的樹林內，我初見  
彼對傳說的目矙  
彼時，水面的蓮花  
一寡仔歹勢，一寡仔猶咧眠  
我跔心內，輕輕仔講  
勢早，龍目井

面對你數百冬，嬾目袂老的傳奇  
我敢會使共你深深看愛，我敢會使  
用井水爲墨，水面的竹影做筆  
接繼古早地方誌，記錄落來  
這兩池仔清涼的字句，爲龍目點光

鳳山縣誌錄你做古蹟  
講出歲數，評清國猶較老

謝巴兩姓古厝群，拈佇井墘淡濟代  
松樹王廟跤，到底啥人統早來？  
兩井兩片鏡，一看透，古今千里  
佇阿猴林的口傳內，龍目井半眠半醒中  
打狗人偷偷啊，變作阿猴人

### 阿猴林內石頭公

是一粒閣一粒血淚，創生的神話樹林  
抑是借著神話掖散，規山的種子  
每一幕古早悲劇，每一篇瘡花茫霧的故事  
欲風的聲音，罨水的光影  
發出阿猴林的喙，驢入來阿猴林的耳  
佇遮籬螺無停，撼鑽阿猴林的心肝  
我跔故事咳嗽的胸崁，曾經溝水齊紅的山野  
想當年鴨母王敗軍，予南路營進兵剿捕

怎算石壁寮郎君寮彼暝，  
偌濟查埔人無返去  
怎點溝底石丸，是偌濟英雄理想，  
血水堅疔  
閣按怎知影岸頂圓石，  
有偌濟粒查某人目睷  
多少情人眼淚，攏變相思琉璃，  
故事化石

放幾若篇神話在風中飛

竝一粒石頭佇坑溝山湖敬拜

偌濟野鬼化秋葉，幾百遊魂落紅花，  
畚入傳說

我佇風中炭種，幾千契团，  
幾萬信徒

我佇風中講古，一身無落軟，  
頭殼留記持

我幾百年竝風中，我甘願風中  
千萬年

化焮飛去，閣變一篇神話

### 故鄉口傳印象

一片風，帶幾逝目屎飛

一溪水紅血，彩畫了故事中英雄腳數

染黥了偌濟老人哺話，  
幾代檳榔飛瀾

一滴目屎，佇風中徘徊

即號悲哀牽絲，演出一身閣  
一身義士影跡  
大濟戰爭，太濟遷徙

太濟革命，太濟烈士夢想

講，那是幾句眼淚，幾字目屎

數百年冬，哭做紅血，  
攏放予千溝流水

這款味，散出廟埕樹趾

一聲悲，閣再千年，  
嘛是風飛溝水寒

這塊山崙藏傳說，  
大肚懷神鬼，歹成王，  
做敗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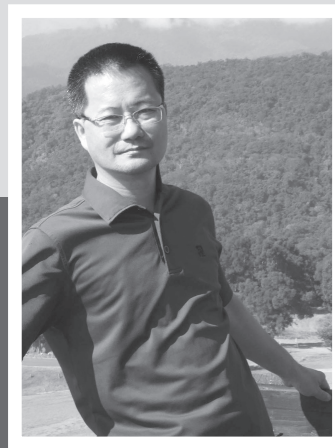
割出家已幾逝血，  
譜作淡水溪聲，  
四界寄送

評語

林央敏

本詩是由三首小品詩合成的組詩，以阿猴林的龍目井、石頭公為主要對象，書寫故鄉的景物、歷史與神話傳說。第一首詩作者用流順的口語，充滿感情的口氣向龍目井講話，恬靜柔美的氣氛塑造甲誠嬌。第二首互石頭公自述，用設問方式將多種事物結合甲誠嬌唱。第三首作者旁述故鄉的歷史俗傳說，無具體對象，應該是延續第一首、第二首的爭鬥事件。詩裡「太濟戰爭，太濟遷徙」等句，內容比較不虛，較欠缺感動人的真實感。

## 梁 明輝



### • 作者簡介 •

二〇〇五年〈登頂窮遠看鳳山，碧落黃泉尋放索〉史論得著臺灣史蹟源流會徵文第一，全年《獨攀之歌》詩集受高縣文化局錄取出版。

二〇〇八年〈一尾魚的記持〉得教育部臺語詩社會組第一。

二〇一一年為屏東縣政府出版的《千尋萬年溪》編寫〈第一章 / 阿猴的古溪與舊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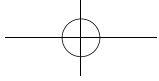
### • 得獎感言 •

阮愛寫詩閣興趣臺灣史。

我位二〇〇〇年開始用臺語寫詩，全彼時陣位臺南、高雄到屏東踏遺址、駛舊社，骨力走揣南臺灣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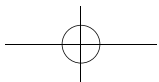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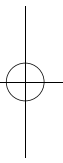
最近幾年，我仔出生地——高雄大樹，用跛行小庄頭，親耳蒐集部落故事，了解口傳神話，寫作一篇一篇家鄉的文史詩，希望發出每一庄統特殊的芳味。

這遍得獎，證明了阮的努力。



優選  
 一般組·臺語新詩

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牌。  
 臺語新詩優選作品〈各種的批信〉一詩，因涉抄襲，經查屬實。依簡章規範，取消得獎



## 臺語新詩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賽委員：方耀乾、李魁賢、林央敏、陳昌明、廖瑞銘  
 （依姓名筆畫序）  
 列席：陳美英、田運良、林瑩華  
 會議記錄：郭漢辰

###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介紹五位評審，並指出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二屆舉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臺語新詩類共有四十八件參賽，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二十八篇進行第一輪投票，作品票數如表列：

3 票	4 票	5 票
<p>〈一枝草一寡心酸露〉（李魁賢、陳昌明、林央敏）、                      〈永遠唱袂煞的歌聲〉（李魁賢、方耀乾、林央敏）、                      〈蜂〉（李魁賢、廖瑞銘、陳昌明）、〈袂 (Be) 赴講 e 情話〉（李魁賢、陳昌明、方耀乾）、〈美濃情絲〉（廖瑞銘、方耀乾、林央敏）、〈國境之南——給高雄屬地太平洋〉（李魁賢、陳昌明、林央敏）、〈探險打狗——烏居龍藏行臺灣人類學 e 年代〉（廖瑞銘、陳昌明、林央敏）、〈走揣意愛的歌聲——佇高雄玫瑰聖母教堂〉（李魁賢、廖瑞銘、方耀乾）、〈迴過光的黃昏〉（廖瑞銘、方耀乾、林央敏）</p>	<p>〈我行神話中清醒〉（李魁賢、陳昌明、方耀乾、林央敏）、〈恰西仔灣講情話〉（李魁賢、廖瑞銘、方耀乾、林央敏）、〈田耕花 e 願望 &amp; 紅瓦厝之情〉（李魁賢、廖瑞銘、方耀乾、林央敏）、〈坂井德章 e 觀點〉（李魁賢、廖瑞銘、陳昌明、方耀乾）</p>	<p>〈柴山的思念筆記〉（李魁賢、廖瑞銘、陳昌明、方耀乾、林央敏）、〈高山組曲——第三章 濛霧，大霸尖〉（李魁賢、廖瑞銘、陳昌明、方耀乾、林央敏）、〈各種的批信〉（李魁賢、廖瑞銘、陳昌明、方耀乾、林央敏）</p>

1票	2票
港〉（陳昌明）、〈糖廠é新趨勢〉（廖瑞銘） 單〉（廖瑞銘）、〈婚姻責卵蛋〉（廖瑞銘）、〈高雄 〉（林央敏）、〈大象山〉（陳昌明）、〈走tshue孤 〉（一場無法翻譯的遊戲）（方耀乾）、〈三行組詩〉	銘）、〈旗山蕉農é悲哀〉（李魁賢、陳昌明） 坵田〉（方耀乾、林央敏）、〈改變〉（李魁賢、廖瑞 銘）

### 評審標準

委員們推舉李魁賢擔任主席。

李魁賢：我發現評審對這次作品的共識很高，十分集中，我建議一票二票的作品可以不用討論，三票的就看看有沒有評審要推薦。四票以上的作品有七件可直接入圍，再與其他晉級的作品合在一起，由評審選出前六名得獎作品。評審大家沒意見，就這樣決定評審程序。

方耀乾：臺語詩是正在發展的文類及作品，比較傳統的思維是考慮形式及內容，部分創作內容也有歌詞或歌謠，建議不用採取標準形式。基本上我的評選標準是，作品要有創意及深刻思想，尤其語言的臺語化要更加濃厚，不能過於華語化。

廖銘瑞：一開始覺得作品並不怎麼好，後來發現好的作品都在後面。我主要選有臺語味道的詩作，看是不是有過多的漢語。選出來的語句要有創意，要有詩意，並且要與南方的地景意象有關聯。我建議最重要的是討論排名在前面的作品，才能選出有代表性的創作。

陳昌明：臺語詩基本上要分成兩個層面思考：一個層面是語言，另一個層面是詩意。其實大家的意見都差不多，比較好的作品都有選出來。現在的臺語詩創作，已很少有傳統七言或打油詩的作品，這是一種很大進步。大部分詩作在語言文字上都很有進步，但作品是否有詩意，還要再努力。

林央敏：不管什麼語言的詩，看是不是寫得好，詩意、詩質是否濃厚，形式上並不一定要哪一種。要重視詩的素質是否足夠，不能過於中文化，並且以讀得順暢為優先考量。詩句融入臺語，內容及形式都要能配合。此外，作品是否有觸及臺灣歷史，以及個人思想的深層面，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李魁賢：我選詩的重點，要有形象、思維及意象等各種元素。各縣市都有舉辦文學獎，要有地方特色來凸顯，創作的詩作因而要有強烈的在地性，反而運用何種語言是其次。



臺語表達有好幾個層面可以思考，我發現現今很多臺語作品都用華語思考，再用臺語去翻譯，這是臺語創作亟須突破改進的地方。當然，還是會有很好的作品，值得鼓勵。

### 三票作品討論

#### 〈一枝草一寡心酸露〉

陳昌明：這首詩語言雖然不是非常好，但是描寫上班族的  
心聲，看見工業區的人情風景，工作時的狀態，  
有它的代表性。我想推薦它，看大家的意見。

林央敏：詩句的意象不準確，我放棄。

廖瑞銘：我也放棄。

#### 〈永遠唱袂煞的歌聲〉

方耀乾：這種寫法不一樣，以古今對照的方式對應。用以  
前歌聲的悲哀，凸顯時代的滄桑。這篇有在我的  
十名之內。

林央敏：這首詩確實有古今對照的味道，有小小的中文  
化，不會扣分很嚴重，詩裡有批評性的語言。

李魁賢：詩質的本質來說，使用文字的技术不錯，部分意  
象及文字過於直接，如果能改進會更好。

廖瑞銘：第二段語言文字過於直接，我不推薦。

陳昌明：這首詩以對照性的方式，處理兩種時間點，用歌  
曲處理政治事件的對比，雖然有些缺點，但這首  
詩以詩質來看，我投它一票。

#### 〈蜂〉

廖瑞銘：就詩質來看，題材及處理方式不錯，但是第二段  
從華語轉化為臺語，轉換得沒有很合宜，太直  
接，詩的想像及語言沒那麼好。

陳昌明：這首詩以大量蜜蜂失蹤的新聞為背景，用生態的  
變化，描寫到人的內心，有表達高雄養蜂者的心  
聲。

李魁賢：這首詩用蜂象徵了大自然的變化，凸顯人與自然  
的共同轉變。

方耀乾：我沒選它的原因，沒有具體性及原創性的語言，  
整個詩質比較不足。不過，詩行裡表達自然保育  
的議題，比較少見。

林央敏：我不予推薦。

#### 〈袂(Bue)赴講.e情話〉

方耀乾：整個語言文字意象很不錯，沒有很特殊的地方。

〈美濃情絲〉

方耀乾：這首詩整體來說，語言文字不錯，但詩句思考邏輯有點問題，我不予推薦。

〈國境之南——給高雄屬地太平島〉

李魁賢、林央敏、陳昌明都不予推薦。

〈探險打狗——烏居龍藏佇臺灣人類學é年代〉

廖瑞銘：我沒有要特別推薦，這首詩是很直接的敘述詩。

〈走揣意愛的歌聲——佇高雄玫瑰聖母教堂〉

方耀乾：這次有兩首寫聖母教堂的詩，這首詩是抒情詩，覺得不錯，有些浪漫，有些戀愛，感情覺得超過了。

〈迴過光的黃昏〉

廖瑞銘：這首也是寫玫瑰堂，但是詩質比較飽滿，沒像前面那一首詩那般軟性，有在我心目中的十名之內，我向大家拉票。

陳昌明：這兩首寫聖母教堂的詩，並沒有很好。

方耀乾：這首詩沒像之前那首那般輕鬆自在，這首詩可以思考入列。

林央敏：這首詩我推薦，不像剛那首詩軟弱，詩質不足，也過於散文化。

經過討論結果，三票有兩篇作品進入決賽：〈永遠唱袂煞的歌聲〉、〈迴過光的黃昏〉。

#### 四票作品討論

〈我佇神話中清醒〉

陳昌明：這首詩寫得不錯，我有投它票，但主題的對稱性及結構上有問題。

方耀乾：這首詩語言非常好，述說阿狗城的神話風俗，說特殊不是很特殊，是不錯的一篇作品。

廖瑞銘：詩句較傳統老派，以地方書寫是很好的作品。但是如果就詩意而論，排名就沒有在那麼前面。

林央敏：此詩是北京話說得四平八穩，把傳說和歷史融合，整體上還不錯。部分詩句有明顯問題，如詩裡一下子出現淚水，一下子卻成了眼淚。

〈佮西仔灣講情話〉

沒有評審發言。

## 寫我南方盛世

### 〈田耕花 è 願望 & 紅瓦厝之情〉

方耀乾：整體文字語言不是很好，也比較傳統老套，內容對生命對青春很有感嘆，是較安全的一首詩，但沒有特殊性。

陳昌明：這首詩有基本程度，但有一個問題，這其實是兩首詩，但卻變成一首詩來參賽。

廖瑞銘：如果要做組詩，卻沒有說明是否為組詩的關係。

林央敏：對這首詩感受不錯，也認為是不是組詩沒有太大關係。

### 〈坂井德章 è 觀點〉

廖瑞銘：這首詩向大家推薦，我讀了三遍，是很好的朗誦詩。看起來文字很多，卻是一首很順的佳作。

林央敏：從詩的後半段來看，詩的語言素質不足。

### 五票作品討論

#### 〈柴山的思念筆記〉

廖瑞銘：這首詩語言文字極佳，讀起來讓人很舒服。

林央敏：此次參賽的寫景詩裡，最好的作品，沒有很直接的方式來感嘆，卻能在詩行裡傳達訊息，給人很深刻的感受。

方耀乾：這首詩無論是詩的素質、內在邏輯都很好，詩行裡更透露出時間的流動感。

### 〈高山組曲——第三章 濛霧，大霸尖〉

陳昌明：這首詩看起來是組詩的一系列，有原住民的部份，融入莫那魯道的歷史。

林央敏：這首詩寫得很好。

### 〈各種的批信〉

廖瑞銘：這首詩四平八穩，名次沒在那麼前面。

方耀乾：這首詩題目可以取得更好，其語言文字經營很好，和主題配合極佳，整首詩非常乾淨，調子輕輕柔柔，我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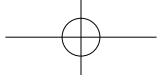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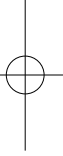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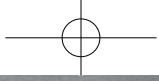
### 投票決議

經過決賽會議充分討論後，共有九篇作品（五票三篇、四票四篇、三票兩篇）進入最後決賽。主席決議：評審們以序位（作品名次）作為評審標準，比方第一名就為一，第二名為二，以此類推，序位愈低者，名次愈高。

情	〈田 花 願望 & 紅瓦 厝之 情〉	〈俗 西仔 灣 講情 話〉	〈迴 過光 的 黃昏〉	〈各 種的 批 信〉	〈永 遠唱 袂 煞的 歌聲〉	〈我 佇神 話 中 清 醒〉	〈坂 井德 章 觀 點〉	〈高 山組 曲— 第三 章 濛 霧， 大 霸 尖〉	〈柴 山 的 思 念 筆 記〉	臺 語 新 詩 評 審
7	9	8	6	4	5	3	2	1	李 魁 賢	
9	5	3	7	8	6	1	4	2	廖 瑞 銘	
9	7	8	5	2	6	4	1	3	陳 昌 明	
9	6	7	5	8	4	3	2	1	方 耀 乾	
9	7	6	5	3	1	8	4	2	林 央 敏	
43	34	32	28	25	22	19	13	9	分 序 數 位	
			優 選	優 選	優 選	評 審 獎	評 審 獎	首 獎	獎 項	

主席宣布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臺語新詩類名次：  
首獎一名：〈柴山的思念筆記〉。

評審獎兩名：〈高山組曲——第三章 濛霧，大霸尖〉、  
〈坂井德章 觀點〉。  
優選三名：〈我佇神話中清醒〉、〈永遠唱袂煞的歌  
聲〉、〈各種的批信〉。





青衿組  
·  
散文類

總評 >

## 看到更深一點的東西

法爾索

今年青衿組散文類的來件數相對比較少，共計十一件，即使如此，我們仍看到十分多樣的切入點與表現手法，並不因為數量的寡少而顯得過於單調，這是相當令人寬慰的。

打狗鳳邑文學獎因為明列了「呈現具有大高雄特色的文學精神」的徵選宗旨，一直以來都有著相當濃厚的在地精神與鄉土情懷，是為一大特色。這點在散文類的參賽作品中尤其明顯，記遊式的、風土選介式的題材占有一定（有時甚至是多數）的比例，其實這樣的選題並不容易寫好。

無論抒情或論理，我們都希望能從文章裡看到更深一點的東西，可能是反省批判——不管對象為何——也可能是情感背後的激揚、積澱與澄清，而不單單是景物的描寫和名特產的介紹。那些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故鄉美景或美食，往往也讓書寫變得很難，我們忙著在字裡行間把它們一一羅列齊整，唯恐稍有不慎遺下明珠，卻忘了給「更深的東西」預留篇幅，難免流於走馬看花。

今年我們非常幸運，選到幾篇對土地、對城市充滿感情，卻不拘泥於選介形式的作品，也有在如此傳統的記遊題材當中，試圖寫出不同風貌的用心之作，兩者同樣令人歡喜不置。

然而，即使是出線的作品，普遍也都有錯字、贅（詞）句過多，未能妥善校稿等問題。競賽有其嚴酷的一面，題材的選擇、書寫的方式可以自由揮灑，不拘一格，愈有野心企圖，愈容易攫取評審的注目；但落實到技術層面的部分，如標點符號的使用、錯別字或闕漏字的勘校等，都應該以更審慎的態度來處理，才不致平白喪失分數，甚至與獎項失之交臂。

## 平庸之城

張順華

我看到這城市的平庸。

毒辣的太陽侵襲著肌膚，燠熱的天氣似乎傾瀉出時代的氣焰，這可搭配著南國的熱情嗎？若用來解釋豔陽象徵居民濃烈的人情味，會不會太牽強？有人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是的，我看到這片美麗的、恆久的、純粹的景致——以人堆砌而成的，平庸。

尋常的早晨，天空是略帶昏暗的藍，可惜我看不到，我坐在捷運車廂內，明亮、乾淨、舒適、便捷，所有精準且富含美感的形容詞被完整運用。年輕的大眾運輸系統，像隻在地底奔馳竄動的龍，乘載著學子、旅人以及那平庸的一群。只有少數車站是高架於天空的，大部分的時刻，我躲在龍肚裡，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推向這座城。

「你們家鄉有什麼特色？」曾經有人這麼問。我思索了一下，有什麼東西梗在喉嚨。好像沒什麼特色，我住在一個平庸之城，值得驕傲的大概是我們很有人情味吧。

我看著明亮的車廂，燈是鮮黃的，照著龍身，如月光

灑落一片皎潔無瑕；車廂外是黑漆漆的，從窗戶望去，投射回來的是自己偏執的猜想，猜想窗外的黑闇掩蓋了我最認知的城市，抑或城市的明亮違逆了生活的平庸。

乾淨的地板，整潔的座椅，銀得發亮的扶手。遊客們踏進車門，或站或坐，進入了整潔的空間。舒適，是種頗主觀的描述法，毫無參照係數與評量準則的用詞。坐在不擁擠的空間，躲在城市地底，頭頂吹送著冰冷而直接的冷氣風，那是舒適？見仁見智。

幾年前，捷運還未出現在平庸之城以前，我們搭公車，或坐在機車後座（甚至站在前踏板）。那時的公車上很擠，我們在上頭大肆的討論著某些人，現在都已是過氣的團體。還有，忘了坐在誰的後座，跑遍了那些外地旅客來平庸之城必遊的景點。我曾讚嘆著龍虎塔的氣勢雄偉，也賞玩過澄清湖的風光明媚，處處都為我平庸的童年增添了一抹繽紛色彩。那些交通工具，使我透過雙眼捕捉了市井之聲，捕捉自我對城市的連結，卻也捕捉不回青春的歲月。

「搭捷運不是更快速、便捷嗎？」烏雲說來就來，遮掩了南國豔陽，驟雨狂掃，遂有人這樣提議。我們離開苦等已久的公車站牌，走進捷運站。這座城的雨可淋不得，你們擔憂著禿頭。儘管現今公車上依舊滿載，機車騎士更是滿街跑，我也逐漸懂得使用各種交通工具。但有什麼東西卻不同於往昔了，是城市脫離了平庸了嗎？

捷運真的很便捷，我利用它上下學，不到三十分鐘，就到達離家數公里遠的學校。我回到尋常的早晨，發現便捷快速的又豈止交通工具而已？時尚女郎把頭髮縮起來，好不擋住她注視智慧型手機的視線。她可能正忙者打卡、切水果或拔蘑菇，纖纖玉指在光滑的螢幕上游移。疲憊的上班族拿出平板電腦，同樣滑動著他手裡的世界，以指腹摩擦，一下又一下勾勒出的宇宙。「好潮喔！」「很流行呦！」沒錯，跟不上潮流的就叫落伍，就叫平庸。遠處的、不被注意的、獨身的我默默地環顧了平庸之城，條地震懾。會不會，只有我還稱它平庸，只有我對這城市的印象凝滯於平庸的一面。時代已逼著我的城市進入宏淵的湍急的潮流。

張愛玲曾寫到她在舊夢裡做著新的夢，我卻始終沉浸在庸俗的、土氣的舊夢裡，酸雨也滴不醒我。

有一句歌詞提到「海邊有個漂亮高英雄妹」。那是以外

地人的眼光看待這城市。我們都站在同一片土地，怎麼區別臺北的女孩和高雄的女孩？如果從穿著、髮型、口音、方言，甚至是平庸與否，我都無法區別出來。看來平庸之城也把我養得迂腐了。

其實這城市根本不平庸，你們開始反駁我。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設置在此，人口第二多的直轄市，港口曾位居世界貨櫃吞吐量第三大港，辦過世界運動會。還有還有，你們繼續說著港都，彩虹般絢麗的歌功頌德，完全忽略了那些我所注意的平庸微小地帶。

頃刻間，我震懾了。一直以來，我習慣性地選擇相信，城市是貧乏的，充斥著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沒有美景，只有庸庸碌碌的人群。原來我忽略了如此多的特色，屬於城市的美麗，而不自知。

是我自己選擇了平庸吧。

從前，我到獅甲去看舞獅的表演，那時的場面很熱鬧，看得我們拍手叫好，血液是沸騰的。那些年歲雖然不是封塵已久的往事，卻也不是如今時常回憶的深刻。今日，我們搭著捷運到獅甲，目的是去逛那間來自瑞典、有設計感的家具店。儘管現在舞獅還是存在的，我已經不存在那現場了，凝聚了豔陽下眾多熱情的現場。這才是所謂的平庸吧，都市化、商業化、工業化，甚至國際化，帶走



了對傳統文化的關注，也帶走了人心。

時尚女郎只關心她指尖裡微小的天堂，努力追趕上這世界這潮流。她還記得自己曾是別人筆下那個穿比基尼的、已被定位的平庸高雄妹嗎？上班族前往左營，可能是要搭高鐵吧。他腋下夾著報紙，一手提著公事包，一手拿著手機，挺忙碌的。他會記得高鐵站旁的蓮池潭，自己曾經駐足、停留的那些年華？

我們跟隨時代向前走，但卻不再緬懷曾經飽覽的景致。定居在此已久，往日情懷都已是過眼雲煙，山光水景都已變成了柴米油鹽。被問起家鄉特色，卻含糊說不出口。若最美的風景只剩下人情味，雖然好，但是那也是平庸，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庸俗。那風景是以人堆砌而成的，但也是最缺乏文化的。最可哀的，是我們都已麻木了，竟然對這樣的平庸無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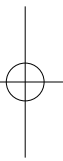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我們順道去看舞獅吧！」我對他們說。不是矯俗干名，不是刻意保守傳統，是爲了再度捕捉青澀的時光。

「這是你們家鄉的特色？」又有人問了。還有更多呢，我答道。我細數著那些風光旖旎，我的青春拜訪過那些足跡，我的靈魂都還記得，回憶鮮明又模糊：蓮池潭、澄清湖、愛河畔；柴山、半屏山、佛光山；月世界、橋頭糖廠、英國領事館……這座城永遠像初戀情人一般環抱著

我，我也一直依偎摸索在令人驚豔的景致。

俄頃，雨停了下來，洗滌了我們遊走於城市的風塵僕僕後，天色明亮，喚醒了我。就好像捷運穿越半屏山，露出光彩的一片天，重見曙光。

平庸之城逐漸瓦解，但不是消失，它將以我們曾夢想的模式再現。我從舊夢裡醒過來，並鑿開了這座城市的切面，發掘了更多新鮮。



評語

胡淑雯

開篇第一段，僅僅一句話：我看到這城市的平庸。

有膽識。

在這個以「盛世」為名的徵文競賽中，以「平庸」切入正題，需要的不只是「寫作的勇氣」，還有「失敗的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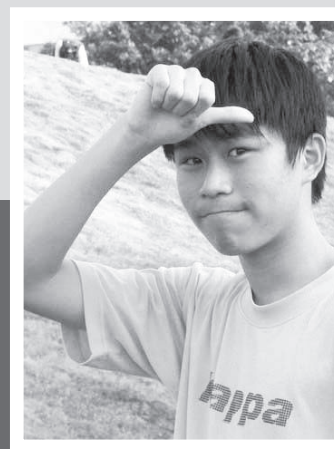
這篇文章，是「鄉土之愛」的另一種表達：正因為我認同高雄，所以，我不願意閃避她的問題；我直視她的缺陷，對一切充滿切身的羞恥感。——羞恥是因為我對她有責任，不是嗎？

這位年輕的寫作者，啟動細膩的觀察，思考什麼是「進步」、什麼是「文化」、人民的品格如何形塑一座城市的風土……而這樣的思索，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結論。

## 張 順華

### • 作者簡介 •

一九九四年生，臺灣高雄人，現就讀於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 • 得獎感言 •

感謝我那充滿戲劇性卻又平凡不過的生活，成為寫作的原動力。謝謝評審肯定。

## 魚人

薛仲恆

從小就喜歡看哥哥在夜市撈魚。看哥哥拿著網子跟魚兒在謀對謀，等到魚兒成了甕中之鱉時，再小心翼翼的把水倒光，最後一鼓作氣把魚撈起來，連在旁的我都替哥哥捏一把冷汗。其實周遭的親朋好友都有教我撈魚的小撇步，也真的好幾次都想自己來玩看看，可是心裡總有一道高牆始終攀不過去，就是如果我連一隻魚都沒撈到，我一定會耿耿於懷。

那已經是好幾年前了，家裡的魚缸似乎遭人下蠱，已經所剩無幾了。有一個晚上，媽媽聽說有個夜市不錯，於是就帶我們去逛逛，然後走著走著，我跟我哥的目光又再次被撈魚的攤子所吸引。哥哥再次大顯身手，結果撈到三隻，我也滿懷喜悅的心情歡迎三隻新寵兒加入我們的家族，從此魚缸的風水也被大大的改變。

人家都說夜市撈的魚都活不久，可是這三隻好像是有靈性一樣，並沒有像流言蜚語說的那樣。不過時間久後，有兩隻已經修練得道先成仙去了。就在傷心地看著孤單的寡婦時，餘光發現有東西在水草裡蠢蠢欲動，仔細

看，發現是兩隻魚兒寶寶耶！原來那兩隻已經事先為牠的愛妻還有我留下慰藉，當下好像能些許體會當爸媽的那種喜悅感。其他的孔雀魚也陸續的產下許多小魚，比起之前冷清的魚缸，現在一待在魚缸面前就會注視許久。喜歡看著魚兒寶寶在水草叢間瞪大眼睛地看著這個一無所知的水世界，還有玻璃壁前被光線所扭曲的大人兒，或者東閃西閃的像在玩躲貓貓一樣，還有張開櫻桃小嘴啄木鳥般的輕啄魚食。

漸漸地，兩隻魚兒寶寶慢慢成長茁壯，也愈來愈像牠的爸媽們，三隻一身素白的魚鱗在五彩繽紛的孔雀魚中格外鶴立雞群，體型也算是孔雀魚眼中的巨人。我好像也可以體會到為什麼父母真的只希望孩子可以快快樂樂、平平安安的長大，這樣他們就滿足了。我也開始幫牠們母子取名字，然後跟牠們玩躲貓貓。先躲在暗處不讓牠們看到，然後再迅速的跑到魚缸前去嚇牠們，喜歡看牠們看到我出現，就一窩蜂的游到水面跟我打招呼，像是嬰兒聽到媽媽的脚步聲就會開始全力爬向媽媽的懷抱。我偶爾也會伸伸

手指去跟牠們做親密接觸，那種溼溼滑滑又帶點黏膩的魚鱗有種獨特的觸感，讓我愛不釋手。

我一直記得那天，那天我無時無刻都惦記著家裡，那天永遠抹滅不去。一如往常的早上起床，餵魚，或許是剛睡醒，意識依然朦朧一片，一大團的飼料就撲通一聲地墜入魚缸深淵，頓時清澈的水質像被倒入重金屬那樣，混濁不堪。我一時也慌了手腳不知道該怎麼辦，眼看著上學就快要遲到了，其實是自己害怕被責罵，於是不敢說。就這樣出了門，無情的離去，留下了永遠無法彌補的後果。

等我回到家門時，我知道悲劇發生了，我看到媽媽在幫我收拾善後，準確地來說，應該是幫魚兒處理後事。看到魚缸的水色，我無法想像那是魚兒能住的家。有很多的孔雀魚都死掉了，還有我一眼就看到兩隻母子的屍體靜靜的躺在那邊一動也不動，身上的魚鱗不再閃閃發亮，魚眼白地死不瞑目的看著我，我整個人都呆掉了，僅剩一隻弟弟還在水中靜靜的發出悲鳴，或許這時的水嘈起來會鹹鹹的，我想裡面是活下來的魚兒為牠們摯愛家人所流不停的淚水。那天晚上，我深深的記得，我坐在魚缸前哭了好久，好久。罪惡的是，如今我還是沒有說出實情來，是我的過失造成的，是我的膽怯還有懦弱害牠們死掉的。從那天起，我誓死保護剩下來的兩隻遺孤。

後來，牠變成了跟我最親密的生命，好多心裡話我會

偷偷的告訴牠，我知道牠是最守口如瓶的家人。我記得，在我去考基測的那天，我還求牠要保佑我，希望一切順利。牠也回應我的心願，當考我最不擅長的數學時，突然都知道怎麼算，猜也都猜對，也因此我考上不錯的學校。我相信牠一定是一隻有靈性的魚，在背後默默的守護我、幫助我，陪我度過小時候的美好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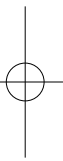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生命總有到盡頭的那一天，媽媽跟我說一隻魚能活那麼久也算是不容易了。慢慢地，當我出現在魚缸面前，牠只能有氣無力地勉強游到我的面前，慢慢地，牠不再那麼地活躍，有時會看到牠只能吃力的擺動牠的魚鰭，卻只在原地停滯不前。我知道這是什麼的前兆，我都知道，可是我騙自己說牠只是生病了，我天真的以為自己不要去面對、不去接受它，事實就不會發生。某一天的下午，牠安詳的走了。這樣也好，至少擺脫了痛苦，回到牠媽媽和哥哥的身邊了。

我哭了。人家說跟魚講話根本沒用，魚的記憶只有七秒鐘，牠不會對你產生感情，我才不相信。人家說當狗知道自己的生命快結束時，牠會去尋找一個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然後死去，因為牠怕主人看到牠死掉的樣子會難過，也不想讓任何人看到牠死掉的樣子。魚缸就那麼大，結果在一座城堡擺飾後面的小角落發現了牠，頭是鑽進城堡的洞裡面，把整顆頭隱藏了起來，只露出身體與尾巴的

部分。我哭了，因為牠最後的體貼。瞳孔裡隱含了許多情愫，透過四目交接可以知道一個人在想什麼，我想牠是因爲怕我看到牠的眼睛會難過。至今，那個畫面還是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我記得，當我有困難時，或者心情不好時，我就會跟牠說話，然後心情就好了。是牠，陪我度過那段生命中低潮的時光。謝謝你，再見了。

從此之後，我就把魚缸的主權授給了我爸爸，不再養魚了，偶爾倒餵料，偶爾看看新生命的到來，偶爾看看小淘氣鬼們在水中蠕動的樣子。當現在逛夜市發現有撈魚的攤位時，還是會忍不住停下來，看到有白色的魚時就會想說那隻是不是牠呢？還有哥哥撈魚，我在旁邊緊張的畫面就會浮現，當下真的會有一股衝動想去撈看看。不過一想到如果又要面對生離死別的話，我該怎麼辦？最後還是算了。

嘿！你們還記得我嗎？





評語

法爾索

〈魚人〉這篇文章乍看探討的是「死亡」，這使得它在參賽作品中十分顯眼。「死亡」對青春期的孩子而言是相當巨大的衝擊，身心正處於劇烈變動的慘綠少年們，在初次發現「死亡」竟是如此切身的當兒，會撞擊什麼樣的心靈火花，是這個題材最吸引人之處。可以說在每個人的心底，都有一部與生死初遇的交響詩。

但細讀之後，才發現〈魚人〉並未在生死離別上濃墨重彩，它真正的主題是情感。本文以自然而不做作的口語筆法，將人與魚之間相處的點滴娓娓道來，十分真摯；後半段金魚瀕死前的細節描述，可視為作者對於「面對死亡」的態度投射，渲染力十足，令人感動。

唯結尾的「嘿！你們還記得我嗎？」一句稍顯突兀，削弱了前面堆疊發酵的情緒，予人匆匆作結的倉促感，甚是可惜。若能處理得更完整一些，在我心目中〈魚人〉應該要有更高的評價。

## 薛 仲恆



### • 作者簡介 •

臺南人，現在就讀高雄師範大學英文系二年級。從小就被媽媽強迫看課外書，但那時候很不喜歡，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好像就突然愛上了。喜歡文字在腦海裡碰撞出精采動人的篇章。

### • 得獎感言 •

某天心血來潮想說來投個稿，反正暑假也不知道要做什麼，重點是還有優渥的獎金令我動心。就憑著一古腦兒，沒有想太多，就去做。聽到自己得獎那一瞬間，有點不敢置信，然後心境慢慢刮起漣漪。澎湃！

## 逐鹿圖書館

徐志丞

每到考季，圖書館總免不了一場爭戰。

距離圖書館開門前半個小時，廣場上早已擠滿了人，甚至溢到了馬路上，排隊的人群與車爭道。一列五彩繽紛的書包，也從門口延伸到馬路上，這列暫時代為排隊的書包好似氣派的長地毯，且仍不斷地加長再加長。

各方豪傑群聚於此，等著城門大開，便要領軍角逐天下，為自己的子民爭地，建國興邦。各路兵馬在這城關外各據一方，操演著各家兵法，彼此於心中相互較勁。嘈雜當中總會聽到各方對話，各種盤算不斷進行著。

一群國中生評估過天氣後說：「今天的太陽很大，我們如果坐西側的位子，中午過後會很熱，今天就坐東側吧！」

「二樓太安靜了，講話會被人瞪，而四樓期刊室又太吵了！我們坐三樓的雙人座好了，可是位子少又不好搶，我們排這麼後面，一定搶不到，叫學長幫忙好了！」一邊的兩個女孩打量情勢之後投靠他軍。

「今天人好多，我們人馬多，要占好幾桌。那你們從

南梯上去，我們從北梯。至於妳們幾位女生走後面，記得故意走慢一點，幫我們擋別人的路，拖延時間……」

「噓！你講小聲一點啦！都被別人聽到了！」

離開門的時間愈近，各方豪傑愈是緊張，剩下十分鐘時，大家各自提起書包，列成一隊。一群人站在不是很寬敞的台階上，有些站在階梯下的人，暗暗地鑽入人群與人群的縫隙，偷偷的一小步一小步往前移動，莫不希望可以鑽到最前頭似的。夏日的豔陽漸漸清醒，愈來愈躁動的人群不斷往前推擠，彼此氣息之近，令人感到極為不適，熱氣不停的向上蒸騰，汗水就快沸騰似的，圖書館的大門卻沒有因此融化，一如往常的冰冷。

各方人馬如百米選手屏氣等候槍聲響起，大門一開，隊伍便奮力一擁而入。由外頭看去，這座圖書館依然寧靜，內部卻是人海翻湧，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各路兵馬正不斷奔逐著。不久，馬蹄聲似乎緩了下來，一切又回復寧靜。

兵荒馬亂中，跟著人群在狹窄的走道跑著，看到自己往

常坐的位子，馬上將手上外套一擲，就像插上戰旗一般，當爭得一席之地，身後的人只好跑向別的方向另覓座位。

這座寧靜圖書館，燃燒著一把又一把的青春烈火和年少輕狂。升學主義掛帥的時代，為面對課業難關，大家都只想爭一塊能好好讀書的淨土，不允許任何人干擾，只求坐擁一座屬於自己的城堡，默默充實自己。每到考季，圖書館便引來四方有抱負的青年角逐座位，為理想前進。

特別是在這寧靜又喧騰的時刻，總讓人很喜歡在這座迷宮遊走。一座座書架有規律或沒有規則的排列擺放，一條又一條的走道該選擇哪一條？走到底了是死路就折返，不知道往哪一條岔路走就多走幾次。穿梭於書架與書架之間，從一架又一架的書架看去，書與書的縫隙之間，矇矓地，被切割成一格格的影像，總讓人想看清楚這一幅幅的人生圖景，往前走幾步，往後走幾步，踮踮腳尖，蹲下身來，便能拼湊出來。走著走著，似乎讀盡多少人間事，從一道道的書牆，抽出一本書，亦翻看書冊，亦從架上書與書的縫隙端看現實。我尤其喜歡在傍晚觀賞這一幅幅的人生圖景，金黃色的夕陽透過落地窗照進來，穿過書架，穿過書縫，映照在一張張專注的神情上，認真的背影散發出光輝，使青春的意義更加深遠，更加光彩迷人。

## 五二〇 教育學

走過樓梯間，總會有人緊握著參考書相互討論著艱深習題。再一次走過樓梯間，問題似乎早已解開，這一回換成是更難解開的愛情習題、親子問題、師生問題、人生問題……當快要閉館的時候，才赫然發現有太多問題解決不完，倉促地把桌上未解完的習題收入書包帶回家。

## 一七〇 心理學

一個高中男生一直在圖書館門口徘徊，偷偷地把自己的包包放到隊伍前段，自以為沒有人發現。進了圖書館後，他奮力搶了一個在三樓較為隱密的雙人座，原來是為了能和女朋友一起讀書。到了中午，大家紛紛出外用餐去，他們仍留在圖書館裡，正當圖書管理員經過他們的座位時，停下腳步對他們嚷著：「你們在做什麼？這裡是圖書館耶！這位女同學可不可以請妳不要坐在男同學的大腿上？請妳下來坐好好嗎？」

## 一九〇 倫理學

在列隊的人群中，常常可以看見偉大的母親替自己的

小孩排隊，無聊的時候便和同學們聊天，問問他們是否跟自己的孩子同校？問問他們怎麼都這麼認真的常常自己來圖書館讀書？問問他們該怎麼讀數學和英文？問問他們有沒有補習？問問他們的父母為什麼都不用替他們操心？進了圖書館，媽媽就坐在孩子身邊一起讀書，督促著孩子要多喝水；看見孩子因為冷氣太冷而打噴嚏就要孩子穿上外套，甚至去把空調調高；順便幫孩子把英文雜誌上的單字一一的查出來，減少孩子查字典的時間，如此一來就有多一點時間讀其他科目；當孩子離開座位太久，還得要提醒孩子時間不多了，聯考馬上就到了，再加把勁好好努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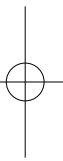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青春的烈火澆不熄，年少輕狂壓不住，即使在圖書館亦會擦出火花，圖書館是一個可以暫時和現實對抗與妥協的樂園，終究還是被發現了。爲了升學、爲了喘息、爲了愛情，圖書館似乎是一個能夠達成所有夢想的地方，究竟吸引了多少的青春年少？這座寧靜的圖書館真的沒有辦法關住這一把青春烈火，也壓不住年少的輕狂，幽靜的建築裡，上演著各種劇情，憑藉著圖書館的美名，大膽地在此高歌青春的美好。

陽光仍從天井不停流瀉著，我倚在欄杆旁，看著人群不停的來來往往。自從國中開始固定到這座圖書館念書，至今已已經六個年頭了。每逢考季，圖書館就有好幾個禮拜這麼有生氣，一切就如春夏秋冬一般不停循環，不停運

轉。而我好像就是天井下的小盆栽，在此受到滋養，逐漸茁壯，慢慢的開出花苞，直到結果花落的一天。能安穩穩讀書的日子似乎有限，能在圖書館悠閒沉浸的時光，也許不會像現在這麼的長。

我只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不知不覺地被細細刻劃了下來，正如圖書館裡的書冊，完完全全地被封存住了，儘管所作所爲多麼無知，隨著時日的遞進，書頁逐漸泛黃，卻仍被安放在那架上，等待著我們再借閱，等待著我們再去回味，等待著我們再去品讀——那一去不復返的青春。

等到我們這些青春年少經歷了人生階段，才會發現青春真的是一本太倉促的書，唯有這座圖書館能讓我們知道青春是怎麼樣的一個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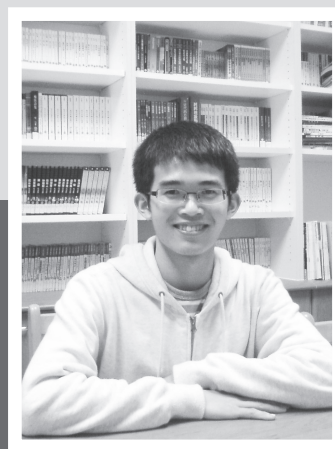
評語

劉芷妤

年輕學子寫作最忌Murmur，由於生活經驗的不足，而將眼光與筆尖局限在自己的小情小愛上，或者模仿流行作家的筆觸……而這篇散文之所以獨樹一格，便在於作者將自己的眼光從自身拉開，觀察他者，又不貪心地企圖掌握過大的議題，也不在小故事上過分渲染，恰到好處地將圖書館眾生相的趣味寫出來。

作者巧妙地運用了「圖書分類法」來分類了這雙眼睛所看見的百態，那些片段如同一格一格的書架，將視野切片，而切片的品質端賴作者功力。本文選擇的視角幽默簡短又不流於說教，輕鬆又犀利地組合了這些作者眼光所及之處，文筆清新而不平淡，是評審們一致予以好評的作品；精準的觀察力與幽默筆鋒合而為一，讓這篇文章在這次參賽作品中格外出眾。

## 徐 志丞



### • 作者簡介 •

出生於彰化縣溪湖鎮，在稻禾與韭菜田間長大，五歲遷至臺中烏日。現於高雄哈瑪星就學。

### • 得獎感言 •

感謝我的父母與老師，還有「創閱」讀書寫作會的朋友們，支持我寫作至今。如今，我要將這個獎項獻予你們。



## 散文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 間：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

地 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賽委員：法爾索、胡淑雯、劉芷好（依姓名筆畫序）

列 席：毛麗嵐、林美秀、田運良、林瑩華

會議記錄：郭漢辰

### 初選結果

委員們推舉胡淑雯擔任主席。

散文類共有十一件參賽，全數進入複審，由三位評審委員選出八篇作品進入決賽，作品票數如表列：

1票	2票	3票
〈交會〉（法爾索）	〈魚人〉（法爾索、胡淑雯）、 〈劉芷好、胡淑雯〉、〈故鄉·高雄〉（劉芷好、法爾索）、〈逐鹿圖書館〉（劉芷好、胡淑雯）	〈平庸之城〉（劉芷好、法爾索、胡淑雯）、 〈五十三號公車〉（劉芷好、法爾索、胡淑雯）、 〈十八這年〉（劉芷好、法爾索、胡淑雯）

### 一票作品討論

〈交會〉

法爾索：我放棄。

### 二票作品討論

〈魚人〉

法爾索：我還滿喜歡這篇作品，但有些錯字贅字，在情感上還不錯，結局弱了一些。

胡淑雯：這篇散文凸顯年輕人第一次了解什麼是死亡，更了解生命竟如此脆弱，呈現出年輕人對生命的看法。雖不是很有深度哲思性的創作，但卻是很誠實地表達年輕世代對生命的回顧。我覺得這篇是很坦率的作品。

〈堀江，由舊到新〉

劉芷好：這篇很有見地，稍微有些囉唆的感覺，錯字、標

點符號都有些問題。我覺得文字不落俗套，又有在地風情。

胡淑雯：作品在錯字那麼多，標點符號如此混亂，敘述很雜亂的情況下，我卻選了它，原因是它提出獨特的觀點，表達老舊商圈逐漸沒落，被有生命力的新商圈取代，它以既是本地又是觀光客的觀點書寫，很有特殊性。

#### 〈故鄉·高雄〉

劉正好：這篇我覺得比較普通，雖然文字很漂亮，也很有在地風情及故鄉情懷，整體來說卻沒有特殊的表現。

法爾索：這篇在文字技術層面相當不錯，沒有多餘文字，筆法相當精簡。但作品裡沒有深刻呈現故鄉寶來的變遷問題，情感真摯，但是內容可再加強。

#### 〈逐鹿圖書館〉

劉正好：我用兩個字形容這篇就是「有趣」，文章編排方式也挺有意思，用圖書分類法的方式，書寫圖書館內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雖然和高雄的關係並不大，我很喜歡這篇。

胡淑雯：這篇作品它對應的是在地的普遍性。述說每個地

方都有圖書館，孩子在爭位子，但在爭取中卻出現問題。作者很有觀察力，會把視角移到自己之外的周遭去觀看，切入很大的主題，情感及主題上都很契合。

### 三票作品討論

#### 〈平庸之城〉

法爾索：是參賽作品裡總體戰力最強的一篇，在初次看作品時，就把它放入OK的作品裡。我認為年輕人的參賽企圖心很容易被看穿。

胡淑雯：我先補充說一下對〈故鄉·高雄〉的看法，情感濃厚，文筆穩健，但是到最後他對既有政策歌頌，這對年輕人來說是致命缺點。不過我相信作品在情感上的誠懇，太希望故鄉盡快變好，最後卻流於官式文宣。

我認為〈平庸之城〉是所有作品裡最帶種的，最具有強大書寫勇氣，光憑這一點就應該被鼓勵。他對於故鄉的不確定感，是比較特別的地方，作者看待世界的角度，展現青春氣息的桀驁不馴。

劉正好：這篇作品桀驁不馴，讓我有好感，行文用字也極具創意。文章的不確定感可以更強烈，以作為全

文結尾或指引。這篇與〈故鄉·高雄〉相較，都從不同角度描寫高雄，情感都很真摯，好像一篇是在野黨，另一篇是執政黨。

胡淑雯：我覺得愛鄉土表現可以有兩種形式，像〈故鄉·高雄〉是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另外一種愛鄉土，是認為故鄉不夠好而感到焦慮，甚至有些羞愧，這種是我們不習慣的愛鄉土。

#### 〈五十三號公車〉

劉芷好：我喜歡文章的「切片感」，切片似的文字很對我胃口，它的角度是有趣的，但可惜的是稍微不夠利落，文章的勇氣及角度值得嘉獎。

法爾索：我覺得這篇文章的觀點有趣。但是文章在敘述的過程及鏡頭是飄移的，你沒辦法判斷，作者到底是要以五十三號公車作為視覺焦點，還是公車上的乘客作為主題，有時還出現若干旁白，變成了干擾。

胡淑雯：我選它是一篇有巧思的作品，但是敘述的位置及觀點不穩定，有時是公車的觀點，有時又是乘客的觀點。讓讀者在公車上看來看去，不知在觀看些什麼，就是少了一個我們稱之為觀點的東西。

#### 〈十八這年〉

劉芷好：我覺得情感很真摯，很直接書寫親人的生離死別，與高雄沒有直接特別關係，文章的感情相當動人。在技巧上稍微囉唆一點，一直在重複相同的氣氛，全文也沒有提煉出核心主題。感情文字算是這次參賽作品裡比較優秀的篇章。

法爾索：看完這篇文章後，我很懷疑，高雄市有哪些地方的櫻花是開得如此燦爛，後來我認為文章描寫的地點不在高雄。作者的文筆很不錯，文字表現能力不錯，可是在處理親人死亡的議題上，沒有很細膩。

胡淑雯：這篇說的是十八歲那年，作者的爺爺過世父親重病，說生命裡的生離死別。任何抒寫親人的離開，都有情感上的感染力。只不過在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會面對很多至親的亡故，此文沒有新的東西出現。

#### 投票決議

評審進行決賽投票，選出分數高的前三名，名次愈高分數愈高，投票結果如表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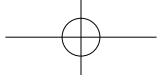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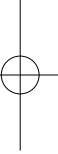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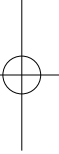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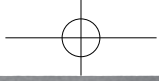
							散文	評審
〈逐鹿圖書館〉							劉芷妤	1
〈故鄉·高雄〉							法爾索	2
〈十八這年〉							胡淑雯	2
〈五十二號公車〉							得分	5
〈掘江，由舊到新〉							評審獎	8
〈平庸之城〉							優選	3
〈魚人〉							獎項	1
3								
1								
1								
5	0	0	0	0	0	0		
優選								

評審共同決議：

首獎從缺。

評審獎一名：〈平庸之城〉，從缺一名。

優選兩名：〈魚人〉、〈逐鹿圖書館〉，從缺一名。





青衿組  
•  
極短篇類

總評 >

## 這裡沒有失敗，請繼續向前

法爾索

首先，我想恭喜每位參賽的同學。即使文學徵獎本身就是競賽，然而這次，在這個競賽場上並沒有失敗者；這場仗徵集的是膽大包天、充滿野心的士兵，就某種意義而言，你們的表現證明自己值得更多的期許。

這也是這一次，我們決定首獎從缺的原因。

「極短篇」是很難寫的，除了在有限的篇幅內把故事說完，還得要有個「轉」的動作——無論是「強調意外性」這種形式上的表現，還是利用反差把意念凸顯出來，像這樣表、裡的轉折，是極短篇的重要特徵之一，也是我們非常期待能在參賽作品中讀到、卻未能俱都如願的地方。

因此，「必須具有撰寫小說的自覺」以及「在形式或意念上有所轉折」兩點，成為兩階段篩選的標準：前者幫助我們排除部分在「『小說』或『散文』」的判定上存有疑義的作品，再就轉折的表現、作品的完成度，及蘊含的主題意念等，選出我們心目中的佳作。

在本次參賽的十七篇作品中，仍有若干在第一階段就被篩了下來，其中不乏文筆出色的作品，這是比較可惜的。我們必須提醒現在，乃至將來的參賽者：極短篇是小說的形式，沒人規範該怎麼寫，但你必須充滿創作小說的自覺。在緊迫的篇幅裡嘗試用散文筆法說故事，可能是種富含野心的表現，然而真把它寫成散文就不可以了。

本屆得獎的作者都非常年輕，文筆未必是最好的，但在取材或表現手法上相當攫人目光，似也呼應了這個組別渴求勇敢大膽、野心昭昭的特質。而諸位投身戰場的勇氣已被嘉許銘記；下一次，你們要用磨礪得更加鋒利的刀槍征服戰場，奪取勝利。

## 墜落

李芹漁

星期一下午第八節課，燥熱。

數學考卷上塞因、扣塞像堆亂碼恣意的排列組合，同學埋首寫著，教室只剩筆與紙張摩擦出的沙沙聲。

此時外頭也被曬暈了，只有蟬鳴歌頌著豔陽天，我們硬撐著一天下來的又飢又累的身軀，埋頭苦寫著段考前最後一張練習卷。

「欸！你看有人！」陳比了比窗外。

我瞥了一眼，沒答腔，不就是榕園旁的小閣樓有個黑影罷，沒什麼稀奇的！晚上留校自習也常和劉爬到閣樓吹吹風，儘管那兒建築老舊，地處偏遠，倒也是個視野極佳之處，心想那人也是個浪漫之人。

「快看！那人坐在欄杆上好陣子了，好像快掉下去！」陳又比了一次窗外。

我聳聳肩，只顧著在數學考卷裡尋找正確答案。

「那不是九班那個女孩啊？」陳慌張的拍了我的手。

我抬頭一看，頂樓上仍有個小黑影，背光，看不清楚。或許就是九班那女孩吧！聽說她壓力過大，先前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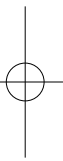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許多危險動作，嚇得同學都不敢靠近她，這兩星期都在輔導室度過的。這次我不會大驚小怪了！

終於寫完考卷，離放學還有五分鐘，環顧教室，同學似乎還在奮戰，我好生得意。此刻校園傳來救護車的聲音，猛然抬頭看看方才被我忽視的小閣樓，沒人！救護車聲音響遍整個校園，過了幾分鐘，救護車聲漸漸離去。莫非那女孩真的墜樓了？據說那女孩已尋死多次都未成功，難道此次真的墜樓身亡？榕園駭然聽聞的傳言又添一樁，想到此，全身起雞皮疙瘩。

下課鐘聲響，同學們急著回家溫書，似乎沒人在乎剛才的救護車聲，我滿腦子就想趕快離開這詭異的校園。

星期二上午升旗，豔陽高照。

心中默背國文課文，一方面哀悼九班女孩，此時看見教官打著石膏走向司令台，說：「各位同學，凡事要謹慎小心！教官昨日監督閣樓施工時，不幸摔了一跤……」





評語

法爾索

〈墜落〉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小說。在三位評審的兩輪圈選當中，本文始終都在領先集團內。也就是說，我們都對〈墜落〉印象深刻，本文的結尾成功地讓三個人嘴角失守，沒有人想淘汰〈墜落〉……

或許該換個問法。〈墜落〉少了點什麼，以致沒能奪下首獎？

對我而言，〈墜落〉會一直被放在奪魁的候選名單，是讀過第三遍以後的事。讀到第三遍才發覺，這個故事非但不好笑，還隱隱透著一股驚悚：在考試中，主角的「我」和鄰座的同學討論著疑似跳樓的女孩，卻沒有任何行動，甚至在女孩跳下之後，仍趕著回家溫書……這種疏離的冷漠吸引了我。失去了這個意涵，〈墜落〉就不是極短篇，而是寫得太長的網路冷笑話。

作為這個隱密結構的收筆，結尾的黑色幽默是好主意，但還需要再調整一下，讓故事收得更漂亮。無論如何，〈墜落〉是我心目中最接近首獎的傑作。

## 李 芹 漁



### • 作者簡介 •

目前就讀高雄女中。平時喜歡閱讀、聽音樂、旅遊、參加藝文活動、聽演講、看展覽，寫作是休閒亦是興趣，總喜歡在寫作中咀嚼生命、找尋自己。

### • 得獎感言 •

偶見打狗鳳邑文學獎徵文比賽的訊息，信手便將平日所觀察的人、事、物串成一個小故事。今日得獎，真的很感激評審的青睞，給我莫大的鼓舞，我將會更細膩地去體驗生活。

## 這是我的顏色

薛仲恆

飽餐過後，跟媽媽一起坐在沙發上，突然腦海閃過了一些問題。記得前幾個禮拜媽媽買了一件嶄新的薄外套，那時她爲了顏色僵持了許久，因爲她喜歡的款式沒有她喜歡的顏色。那個時候我看到一件水藍色的，我感覺還滿適合她的，就推薦給她，可是她一聽到水藍色，頭也不回的看一下，就直接拒絕於千里之外了。最後她還是買了一件覺得這是屬於她的顏色。

我就問我媽：「爲什麼妳的衣服總是那些顏色？」她也好像回答不出爲什麼。我乘勝追擊的繼續追問下去：「妳是不是覺得有些顏色是屬於男生的，有些顏色是屬於女生的？」她也支支吾吾的默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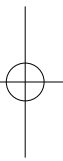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記得前些陣子要買一雙鞋，我看到一雙不錯的鞋款，搭配鞋子穿的衣裳剛好有些粉色，我想我好像沒有這類的顏色，自己先試穿看看，也覺得挺適合我的，就跟我媽說我想要買這一雙。可是當她一看到顏色，就一臉厭惡的回絕我說：「那是粉紅色的耶！那是女生的鞋子。」我立刻極盡反駁說：「這是男生的鞋子。爲什麼男生不能買粉色

的東西？」最後我還是因爲媽媽的反對，而沒有買了。

我跟我媽說：「妳之所以衣櫃都是那些顏色，是因為妳內心已經把顏色歸類爲兩大類了，同時妳也限制自己只能站在女生的那一類，其他一概都不能接受。」她也回了我：「我覺得那些顏色穿在我身上比較好看，其他的我覺得不好看。」我冷冷的回嘴說：「我從沒看過妳試穿別的顏色過，其實妳不是覺得哪些顏色穿在妳身上不好看，而是妳覺得那些屬於男生的顏色穿在妳身上一定不好看。」

我們時常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待事情，隨波逐流，被大眾認定的事情也就理所當然的跟隨著。說穿了，其實是自己限住了自己。是誰說藍色是男生的顏色、是誰說粉紅色只有女生可以穿。其實顏色是不分性別的，是我們自己把它們分類了，然後再把我們自己又歸類到這兩類。

那天晚上，我媽好像也被我上了一課似的，輕輕的點了頭幾下，雖然她還是繼續買所謂屬於她的顏色，她好像一心認爲這些顏色才是最適合她的顏色，不過她好像不再那麼管我買了什麼顏色了。



評語

劉芷妤

本篇的特出之處在於極短的篇幅內隱藏了性別議題，結尾處卻又難得地不過分渲染這個極容易被濫用的題材。年輕寫作者一般不懂適當的收束與留白之美，本篇卻能夠點到為止，使人眼睛一亮。

然而文字失於粗糙，結構稍嫌鬆散，則使本文顯得失色許多。雖然最後一段的轉折讓本篇擁有了極短篇的趣味，但倒數第二段的說教意味濃厚，雖有意顛覆一般對色彩與性別的局限，立意甚佳，但直接跳到觀眾讀者前說教，則是所有創作者的大忌。另外，整體結構偏向散文，少了故事的情節性，則使得本篇原有的特殊觀點與點到為止的妙處，失去了應有的光芒。

## 薛 仲恆



### • 作者簡介 •

臺南人，現在就讀高雄師範大學英文系二年級。從小就被媽媽強迫看課外書，但那時候很不喜歡，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好像就突然愛上了。喜歡文字在腦海裡碰撞出精采動人的篇章。

### • 得獎感言 •

某天心血來潮想說來投個稿，反正暑假也不知道要做什麼。重點是還有優渥的獎金令我動心。就憑著一古腦兒，沒有想太多，就去做。聽到自己得獎那一瞬間，有點不敢相信，然後心境慢慢刮起漣漪。澎湃！

## 在地的鑿井師——阿公的腳趾頭

瞿 映

還記得，在我細漢的時陣，因為阿爸、阿母工作的關係，都是阿公、阿嬤照料我，阿嬤又久病纏身，嚴格說來，是阿公一面照顧年老力衰的老伴，一面撫育年幼懵懂的稚孫——我。

「Lo——Le——Lo——Le——Lo——Le——Mi——」阿公一如往常的打著赤腳，盤坐在木製長椅上，敲著放在腿上的小鐵琴，一邊用濃濃鄉土口音哼唱著我一直都聽不懂的「Do Re Mi」。我抱著打發時間的心情走上前，並坐在阿公身旁，細細聽著鐵琴鏗鏘有力的樂聲，搭上阿公蒼老粗糙的嗓音，我突然覺得，那不標準發音的「Do Re Mi」似乎也挺有一番風味的。我側著頭，看著身旁盡情開演唱會的阿公，眼中除了喜悅，更是享受——這時，我默默地將視線移向阿公的腳趾頭——「阿公，你怎會少一隻腳趾頭仔？」我好奇，並指著阿公的腳嚷問。阿公停了歌聲、止了琴聲，低頭也看看自己的腳趾頭，而後側著臉看著我，笑道：「那是阿公剝下來，去給你換奶粉錢的。」我看見他眼中的濃濃笑意，牽動的是那眼尾的深跡。當時的我不

懂，誰會收下一隻血淋淋的腳趾頭來換錢？阿公剝腳趾頭不會痛嗎？如果會，他為什麼笑得出來？

阿公有一台舊舊的小綿羊機車，速度慢、車齡高、外型土氣……但這次，它在我心中成了英雄戰駒——而阿公成了英雄。還記得，阿姑發生意外，當時的我，什麼都懵懂，就是個子比別人高了許多。當日放學，是阿公搖搖晃晃地騎著小綿羊機車到校門口接我，說要去看阿姑最後一面，我不假思索地上了車，阿公小心翼翼地發動小綿羊機車。路途中，倏然而過的大型車有如巨型猛獸、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有如湍急狂河，就連人孔蓋都像隨即出現的敵營陷阱……搖搖晃晃的小綿羊機車騎過一個路口又一個路口，閃過一台又一台的大小車輛，我緊抓阿公的衣襠，從後照鏡中，我看見阿公執著且專注的神情，剎那間，阿公有如身穿飄逸披風的傳奇英雄，我鬆開了緊抓衣襠的手，轉而環抱住阿公——我不怕猛獸抑或者狂河，因為我知道我有阿公。

阿公過往後，我想起阿公少了一隻腳趾的腳，並向

阿爸提問起那不知去向的阿公的腳趾頭——「恁阿公較早少年時是在做鑿井的，那是被鑿井的機械削到的。」——有如當頭棒喝般，我想起阿公會說，他剃下腳趾換我的奶粉錢……揮汗如雨、苦心竭力地在太陽下鑿井的阿公，也會如此用雙手撐起屬於自己打造的家，打拚的不單單是餵飽我的奶粉，而是孕育一個家的生計。那溫暖慈祥的笑意，是視重擔甘之如飴，甘願付出的無私；那執著專注的眼神，是視家人為珍寶，誓死守護的勇氣；那缺少的趾頭，是最偉大的愛。



評語

劉芷妤

雖然行文頗有散文的味道，但最後揭開謎底仍有極短篇必需的趣味。溫馨真摯的情感，獲得三位評審一致好評，描寫阿公與自己的相處，也是特別容易引起共鳴的題材，尤其是那句「那是阿公剝下來，去給你換奶粉錢的」，極其動人，也具有相當的懸疑感。

可惜這個「謎底」卻被作者自己訂下的題目先破了眼，極短篇的最後這一「轉」，也讓題目一開始就讓讀者先摸清了故事方向；那句似乎藏有無限遐想可能的阿公的話，也並未發揮它應有的懸疑效果，之後平淡的鋪敘雖帶出了溫暖的祖孫情，卻疏忽了經營極短篇的故事性與懸疑感，使得這個原應是好故事的特別題材過於平淡，甚至傾向散文，是相當可惜的一點，也建議作者多練習故事情節編排，讓這個來自阿公真實故事的動人題材更加吸引讀者。

## 瞿 映

### • 作者簡介 •

本名林惠淳，就讀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英語科，現為科會長，並數次擔任校內各大典禮主持及司儀，兼任校內暑期夏令營助教及總召，並與外籍教師搭檔授課，本年度代表學校擔任交換學生遠赴加拿大進行文化交流。



### • 得獎感言 •

對於作品得以在眾多參賽者中榮獲此獎項，真是我始料未及、喜出望外的。在接獲消息的同時，我甚至難抑心中欣喜欲狂的心緒，而身為在地的高雄人，能以文章得到肯定，可說是何等榮幸！我會將其發揚光大！

## 捕

徐志丞

他向前奮力一傾，機車中柱應聲彈起。在實驗暫告一個段落的午夜時分，疲憊得連機車引擎都要多發動幾次。

加速騎上往宿舍的斜坡，頭燈忽照出數十雙閃爍的目光，他心頭顫了一下，按下煞車的瞬間，才反應過來，那不是平時散落在校園的流浪狗？怎麼忽然全部聚集在這裡？沒有犬吠，只有幾隻小小狗起身讓路，只有皮毛盡落的老犬搔搔自己紅腫的皮膚，還有幾隻哀傷的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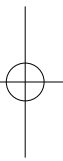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最後的實驗終於完成了，儘管依然疲倦，但一想起漂亮的數據，他不禁把鑰匙套在手指上打轉，咯咯咯，心想等會兒要和室友夜唱狂歡，就樂得哼起歌。當他推開感應門，警鈴嗡嗡作響，不知什麼時候被關進來的狗，從暗處跑了過來，高舉著尾巴，一邊不停的搖擺，一邊從他身旁鑽了出去。

在停車場打轉，一圈又一圈，怎麼找也找不到自己的車。即使用手機微弱的燈光一輛一輛查看車牌號碼，還是不見口中默背的數字。眼看赴約的時間將至，在這沒有

燈光的暗夜裡不知如何是好，呼了口氣，才注意到剛剛那隻狗怎麼跟自己也在这裡繞圈。他彎下身來，揉了揉狗的脖子，又捏了下巴，心想如果你能幫我找到我的機車就好了。不知怎麼地，那狗不再搖尾巴，開始嗅起他外套的袖子，看了他一眼，忽然就跑到他三點鐘方向。看他佇在原地，還對他吠了幾聲。他狐疑的走近一看，隨即高興得跳上機車，習慣性的扣上安全帽，戴上口罩。正當中柱扣起，準備催油門，才想起要感謝那條狗。忽然，竄出兩道黑影，如狼，撲向那狗，血肉模糊之際，他只看見一道刺眼的白光。

一早，翹起的頭髮還梳不好，就奔出宿舍，來不及思考昨晚的狗群與那個惡夢的關聯，就趕著往實驗室去，繼續未完的實驗。

跑到路口，從差一點撞上來的卡車，聽見昨夜夢裡的那陣哀鳴。



評語

胡淑雯

這篇贏在節奏與律動感。一開筆就直入小說空間，沒有廢話。

在短小的結構中，給出了戲劇與轉折，掌握了極短篇的基本精神。

文字清爽，語言的密度剛剛好，織就了適切的速度感。

以校園中的「人狗關係」為主題，取材自日常生活，以自然、年輕的角度切入，是一大優點。

結局透過惡夢與視覺聯想，營造想像的開放性，與敘事的「不確定感」。這樣的收場，可以說是創意，也可以說是「便宜行事的書寫慣性」——寫不下去了……沒關係，把問題丟給萬能的「夢」吧……

筆力不夠，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張力打不開，反而削弱了故事的力量。——這樣的批評，對年輕的寫作者來說，是苛求，也是期許。

## 徐 志丞



### • 作者簡介 •

出生於彰化縣溪湖鎮，在稻禾與韭菜田間長大，五歲遷至臺中烏日。現於高雄哈瑪星就學。

### • 得獎感言 •

感謝我的父母與老師，還有「創閱」讀書寫作會的朋友們，支持我寫作至今。如今，我要將這個獎項獻予你們。

## 極短篇類決賽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賽委員：法爾索、胡淑雯、劉芷好（依姓名筆畫序）

列席：毛麗嵐、林美秀、田運良、林瑩華

會議記錄：郭漢辰

### 初選結果

委員們推舉胡淑雯擔任主席。

極短篇類共有十七件參賽，全數進入複審，由三位評審委員選出八篇作品進入決賽，作品票數如表列：

1 票	2 票	3 票
〈你願意為我唱一首歌嗎？〉（胡淑雯）、〈走過〉（胡淑雯）	〈敲兩下〉（劉芷好、法爾索）、〈史學家的悲歌〉（劉芷好、法爾索）	〈這是我的顏色〉（劉芷好、法爾索、胡淑雯）、〈墜落〉（劉芷好、法爾索、胡淑雯）、〈在地的鑿井師——阿公的腳趾頭〉（劉芷好、法爾索、胡淑雯）、〈捕〉（劉芷好、法爾索、胡淑雯）

### 一票作品討論

〈你願意為我唱一首歌嗎？〉

胡淑雯：我不想投的作品太少，造成現場討論的困難，因而選了這篇。這篇是從年輕人的觀點書寫，但技術上有問題，我放棄。

〈走過〉

胡淑雯：我認為這篇有很多錯字，連校對都沒完成。不過文章裡談論到，通過愛情的體會，連鹽的味道都變成是甜的，最後愛情遭受挫敗，鹽再次通過眼淚，回歸到鹹的味道，這是真實的生命體驗。不過，因為錯字過多，我決定放棄。

### 一票作品討論

〈敲兩下〉

劉芷好：這篇作品雖然很符合我心中極短篇的形式，但是

太像偶像劇，情感過於浮濫，是我想要淘汰它的原因。

法爾索：這篇作品情感浮濫，是它的致命缺點。不過，在結構上更有它的問題，一般極短篇在情節上有其轉折的過程，但此文並沒有成功轉折。

胡淑雯：這個作品對年輕人來說，是個很不錯的模仿及練習，卻沒有看到作者的書寫勇氣。我給這名年輕創作者的勸告是，寫作不要打安全牌，這是我沒有選它的原因。

#### 〈史學家的悲歌〉

法爾索：我喜歡這個故事的企圖，不過前面鋪陳的方法實在太不OK，故事透過史學家和老人對話的過程，彰顯生命及歲月互動的過程。但在這個鋪陳的過程中卻很粗暴，主角毫無來由地和街上陌生人對話起來，情節設計相當突然，不是很合理的轉折。

劉正好：我覺得主角選得不是很好，為何一定是史學家，為何不是另一個專業的學者。我選它的原因，是這篇作品符合我心中極短篇的小規格，但是轉折不夠漂亮，比較像一般制式化的起承轉合。如果不過分的話，我持保留態度，先讓它

進入決審。

胡淑雯：我覺得這篇作品很像小孩玩大車，故事缺乏鋪陳和經營。類似時間老人及旅行的故事，早被過分書寫，況且此文也不是寫得很好。

#### 三票作品討論

##### 〈這是我的顏色〉

劉正好：這篇我喜歡它，作品有討論到性別的問題，但是點到為止，沒有強烈地把這個議題提點出來，我喜歡這種輕描淡寫的方式。文字稍微粗糙，整體符合極短篇的調子。

法爾索：如果這篇文章是散文的話有它的味道，但作為極短篇又少了一點力道。此文隱含同性戀的意味。文章內容很像老作家琦君的風格，但重複鋪陳的狀況有點嚴重。

胡淑雯：花費太多的敘述在說一件小事，如果在主題上再做一次淬煉，表現會更好。這篇作品最大的優點，是作者情緒上的節制，作品因而有了一點點味道。



〈墜落〉

劉正好：這篇我給它最高分，簡單乾淨，符合極短篇規則，有幽默感，含有豐富的校園經驗，並有很有趣的轉折。

法爾索：這篇有其優秀的地方，但此文卻差一點就寫成笑話，有其結構性的危險，前面的部分和後面的結果要有所呼應，這點我覺得可以改進。

胡淑雯：最後的結論過於跳躍，作品只給我們戲劇性的撞擊，卻缺乏鋪陳，缺乏助跑。此文討論女孩自殺的問題，缺乏同理心，可惜它沒有把主題說得更有力道。

〈在地的鑿井師——阿公的腳趾頭〉

法爾索：我對這篇的不滿，是太早破題。極短篇在題目就把主題說出來，到後面如何述說，都不會讓閱讀者有閱讀極短篇的驚奇。但是文章所傳達的情感真摯，令人動容。

劉正好：這篇文章因情感真摯而投它一票，最後揭開阿公腳趾頭的祕密，也符合我心中極短篇格式。作者可以多討論鑿井師這個行業，情節鋪陳力道明顯不足，沒有讓我有當頭棒喝之感。

胡淑雯：一開頭就把結論說出來，破壞讀者閱讀極短篇的

樂趣。作者原本看似要寫黑色小說，但卻書寫祖孫騎車的溫馨片段，沒有描寫阿公因鑿井而失去腳趾頭的神祕性，非常可惜。

〈捕〉

劉正好：作品時序上安排得很混亂，無法讓讀者在第一時間，體會到極短篇情節轉折的感受。

法爾索：我選它的原因，是文章到最後，仍然吸引著我的目光，讓我非常想知道結局到底是什麼。

胡淑雯：這篇作品描寫主角因焦慮校園的狗被獵捕，而做了一個這條狗被捕的夢。作者寫到最後就是失手，就算沒失手，用夢來處理也是老套。作者在失手之前，寫學生與狗的片段，十分吸引人。

投票決議

經過決賽會議充分討論後，共有五篇作品進入最後決賽，主席決議評審們各以五篇作品名次排序，總數獲得最高分者則為第一名，依此類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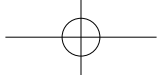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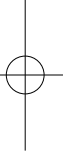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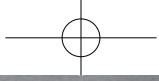
極短篇	評審	劉芷妤	法爾索	胡淑雯	得分	獎項
〈這是我的顏色〉	3	2	2	7	優選	
〈史學家的悲歌〉				0		
〈墜落〉	2	3	3	8	評審獎	
〈在地的鑿井師——阿公的腳趾頭〉	1			1	優選	
〈捕〉		1		2	優選	

評審共同決議：

首獎從缺。

評審獎一名：〈墜落〉，從缺一名。

優選三名：〈這是我的顏色〉、〈在地的鑿井師——阿公的腳趾頭〉、〈捕〉。





青衿組  
•  
新詩類

總評 >

## 南方情感圖像

凌性傑

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青衿組新詩評審工作，由詩人陳雋弘、夏夏與我共同擔任。我們在閱讀詩稿的過程中，非常喜悅地看見了至為精采的南方情感圖像。每一件作品都彷彿是思想與情感的地圖，為我們勾勒出南方生活的美好，具體而微地展現書寫者的關懷。我們在評審過程中極有共識地選出年度得獎作品，被這些作品說服，並且深深地感動著。

就詩歌語言來看，年輕得獎者作品的共同特質是：風格清新、語法活潑、富有韻律感。〈上學，城市印象〉取材於生活片段，寫求學與城市面貌的關聯，頗有新意。〈南方之戀〉以戀歌形式傾訴愛意，整體而言非常成熟，餘韻十足。〈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則較為含蓄吞吐，形成歧義與曖昧。〈甕〉的形式簡單，語言明朗，深得託物抒情之情味。〈航行〉一詩以溯流為喻，企圖回顧本城歷史淵源，手法中規中矩。〈鑽石悲歌〉反思意味濃厚，帶有強烈的批判控訴，卻能不落俗套。青春書寫者透過這些作品，分享了對世界的看法，也讓我們看見美好的情感圖像。

## 上學，城市印象

郭珩

### 賴床

夢一場，只是  
夢一場過期的願望  
褪色的眼影，也無法分辨  
帶刺的你，躲進了  
疲倦還是謊言

### 進站


一切都是無解的  
包括你身上的號碼  
被擺設在擱淺的月台  
用不同的排列組合  
呈現彼此迥異的夢  
究竟是你追逐我  
還是我追逐風？

### 走路的人

你總是不看前方，便將自己溶解  
鑲進單字卡上的重音節  
以蔓生的憂鬱，為時間朗誦帶刺的陰影  
漲潮的文明，淹沒你顫抖的發聲練習  
在世界傾斜以前，學會孤獨的語言  
遠方有新的裂痕，讓腳步聲失溫

### 課堂

而我們都被俘虜  
沿著精密計算的藍圖  
索居在答案卡上適合生存的空格  
用歪斜的筆跡  
為童年寫滿陌生的定義  
偶爾前方的太陽脹紅了臉，教你呼吸



281 上學，城市印象

你便望向窗外的風景  
但沉默的背影，卻始終聽不見你

評語

凌性傑

〈上學，城市印象〉以組詩形式抒陳城市生活經驗，結構相當完整。此詩語言乾淨明朗，善於驅遣意象，將內心感受具體化。「進站」、「走路的人」、「課堂」幾節，都有精采的概念，把城市生活說得細緻又深刻，在在凸顯作者敏銳的觀察。

## 郭 珩



### • 作者簡介 •

目前就讀前鎮高中三年級。曾獲南華文學獎，港都青年文學獎新詩首獎，前青文學獎散文貳獎，好詩大家寫。

### • 得獎感言 •

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評審。  
感謝家人和老師的叨叨絮絮。  
感謝三一四的包容和寵溺。

巴魯茲金：「只有生活，才能不斷提供新的構圖。」  
謝謝上學途中，每一片不經意飄過的風景。



## 南方之戀

趙映程

午後發燙的路上  
所有夢境都無端融化  
我們於是沉入地底  
像水母漂浮  
在婆婆的歌聲中流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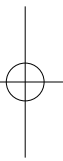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下一站 西子灣」

而流動的步伐總是急於  
跨越記憶的圍欄  
在到站之前確認  
寂寞的隱喻，並練習微笑  
和陌生人熟稔地偶遇交錯  
時空伸展，包覆湛藍的青春  
潮汐於季節耳畔伴奏  
迎風的船帆低身  
傾聽珊瑚古老的心事

我們站在永恆之上  
在敘事的轉角魚貫高歌  
等夕陽吻別玫瑰色的淺海

你說，南方的時間總是晴朗  
像今日的預言

在昨日的芬芳中醒轉  
而世上再沒有一座城一座海  
比你更適合索居和閱讀  
我們丟棄糾纏的  
煩惱，並決心就此  
維持落雨前  
告別孤獨的姿態  
朝聖南方最暖最耀眼的光芒



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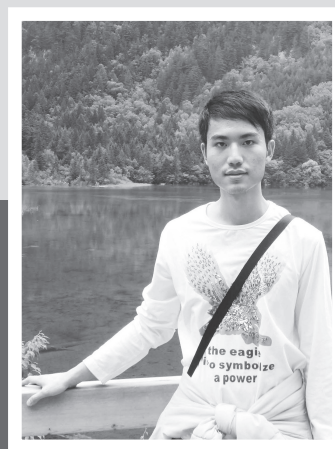
陳雋弘

作者駕馭文字功力成熟，意象經營自然流暢。然而優點亦是缺點，在繽紛的陳述背後，似乎缺少一份誠意，一種真正打動人心的力量。某些意象失準，諸如「……沉入地底／像水母漂浮」、「在敘事的轉角魚貫高歌」等，然而瑕不掩瑜，節奏舒緩、語言精練，整體讀來浪漫抒情，相當符合主題。

## 趙 映程

### • 作者簡介 •

高雄人，目前就讀於高雄醫學大學。  
用詩來關照生活，以想像架構世界。  
喜歡午後坐於咖啡館，放空自己成為各種形狀。  
喜歡出走，在旅途中擁抱寧靜並探索生命的意義。  
曾獲文學獎若干，喜歡享受生命當中無所不在的小確幸。



### • 得獎感言 •

生活中有許多感動，總是來得適時而意外。接到得獎通知時，人還在前往鹿野的旅途上流浪。

感謝父母的栽培以及評審的肯定。

感謝賦予我靈感的大自然及美麗的山海。

感謝W及C，下次再一起到海灘看星星。

感謝Chopin，總在寂寞時刻給我溫暖的旋律。

感謝高雄，那令人魂牽夢縈的南方，是你的溫柔包容才讓我們得以展翅飛翔。

## 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

趙韡文

潮溼的街道，無數

發亮的窗口

那是孩子窺伺的雙眼，等待著

時間的魚群穿梭其中

日常匆忙的早餐，來不及

兌現的玩具，如果有足夠的時間陪你

複習賴床的姿勢

就能將貨櫃垂吊成巨大的彩色積木

持續搬卸，堆積著

五十肩與骨刺

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

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

讓自己站成一座

燈塔挺直痠痛的腰，等待陽光

升起每一天

日子狹窄，急促的間距裡

將一整籃的睡意丟進廉價咖啡

乾洗，即使生活一再縮水

永遠記得

再黏稠的黑暗都只需要一點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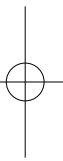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每個孩子紅色的酒窩總有

被碳粉掩埋的期待

我在稚嫩的掌心畫上

一個玩具，決定不抬頭

素描你當下的表情



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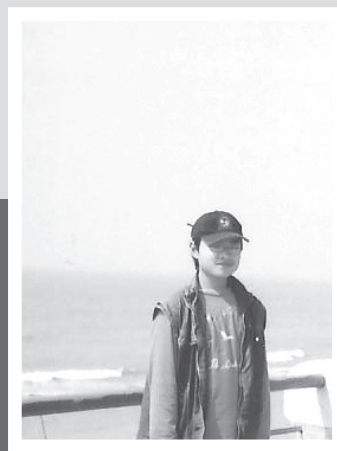
陳雋弘

這首詩意象獨特，語言經營亦見活潑，全篇有不少佳句，然而整體觀之，卻缺乏某種統一感。在字句造型的背後，意義的核心略嫌曖昧，只能猜測主題是關於親情，描述著父母對於孩子的期待。然而「魚群」、「貨櫃」、「燈塔」、「廉價咖啡」、「碳粉」究竟何指？似乎都缺少線索。末三句以輕盈之筆，承載沉重心情，可見作者具備一定功力。

## 趙 韓文

### • 作者簡介 •

學生，高雄人。  
曾獲菊島文學獎。



### • 得獎感言 •

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感謝大家。謝謝！



## 甕

我把親情醃漬起來

一個眼神

一句鼓勵

一份早餐

一聲呼喚

再加點溝通

把親情醃漬起來

我把友情醃漬起來

一個微笑

一句安慰

一點幫助

一種擁抱

再加點感動

把友情醃漬起來

我把愛情醃漬起來

一個禮物

一句告白

一些互動

一點付出

再加點甜蜜

把愛情醃漬起來

我把自己醃漬起來

一個目標

一句肯定

一份努力

一種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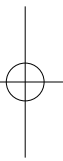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再加點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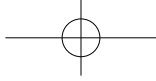
把自己醃漬起來

期待

愈陳愈香

蔡文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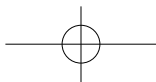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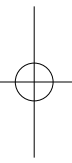
# 寫我南方盛世

優選  
青衿組·新詩

## 評語

夏  
夏

不論何種年紀，只要誠摯地表達就能打動人，〈甕〉這首詩便有這樣的魅力。簡單反覆的句型中，有青澀也有溫情，可見詩人敏銳的心性已萌芽。其餘的，就靜待時間的醞漬，愈陳愈香。



## 蔡 文溥



### • 作者簡介 •

我畢業於燕巢國小及燕巢國中，現在就讀於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我的人生觀是：有許多事如果現在不去做，以後就沒機會了；現在的一分一秒都是自己最年輕的時候，我們應該享受生活而不是埋怨生活。

### • 得獎感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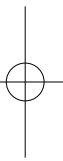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很高興我所寫的新詩能獲得殊榮。〈藝〉這首詩我想表達的是：在人生道路上有三種情——親情、友情和愛情，總是形影不離的影響著我們，而我們也要為自己創造些有意義的事，人隨著年齡漸趨穩重，就像酒一樣要愈陳愈香。

## 鑽石悲歌

洪政賢

多少人  
爲了我流了汗  
多少人  
爲了我流了血  
爲了我流了淚

我的閃耀  
造成了他們的空虛  
我的價值  
造成了你們的貪婪  
我的折射  
影響了他們的思考  
我只不過  
是被遺忘的碳六十



評語

凌性傑

〈鑽石悲歌〉題旨明確，意念鮮明，彷彿讓我們看見電影《血鑽石》中人性與命運的慘酷。作者的語言形式非常簡單，善於使用短句，將複雜的概念簡單化，頗能以簡馭繁。建議不妨再深化詩中的批判與辯證，擴充對人性的理解。

## 洪 政賢



### • 作者簡介 •

從小在書的陪伴下長大。國小的一次新詩練習，發現自己有寫新詩的興趣與能力。上了國中，接受恩師——蔡碧霞老師的教導，她讓我對新詩充滿無限的憧憬。高中的國文老師——成蒂老師，她幫我找到初露頭角的機會。這是我初出茅廬的比賽，希望能獲得嘉許。

### • 得獎感言 •

感謝各位愛才評審的欣賞、提拔，讓我的拙件獲獎。我即將面對人生的重大考試——學測，能在學測前得到這個獎項，這是何等的殊榮啊！感謝蔡老師、成老師對我的諄諄教誨，讓我有創作的動力。最後感謝父母，營造一個優良的讀書環境，我也將繼續努力提筆述說內心激昂的情境。



## 航行

邱文儀

歷史閃爍著謎之光  
誘惑我 乘坐時光之舟  
航向高雄的過去

百餘年前

清廷開放海關

英國人來到這裡

百餘年後

英國領事館的紅磚綻放魔力

我 跨過古老的巴洛克拱門

走入過去

議事廳裡

決斷過幾次歷史新戲

壁爐燃火後

能否抵擋冬日海風的寒慄

迴廊裡

可曾上演過愛情的悲劇

狹隘的監獄中

有無冤魂滯留 泣訴自己的不幸

是否 所有的歷史

都無法迴避美好與殘酷的並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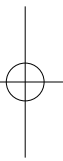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走出過去

遠望 波光粼粼

巨輪在高雄的港灣

駛出 駛入

歷史的航行 依然在繼續





評語

夏  
夏

〈航行〉一詩所承載的是較龐大的題材，透過歷史的排序，使詩中增添引人入勝的敘事。如能更精練文句以及斷句的使用，會更能彰顯光彩。

## 邱 文儀



### • 作者簡介 •

高中加入思辯社，一年下來，在透過不斷的討論、參加辯論賽中，我學習到以不同角度、觀點，重新審視各樣事物。而在國文作文的訓練之下，我試圖將靜態的事物轉化成心中的畫面。雖然曾在校內比賽獲得佳績，但打狗鳳邑文學獎是我第一次嘗試跨越既有的範圍、自我突破。很開心能獲得評審的肯定！

### • 得獎感言 •

感謝評審的青睞，能夠得獎是對我很大的肯定。感謝老師的鼓勵與家人的支持。未來我會繼續努力精進自己，要求自己嘗試以更多元的角度進行創作，與更多人分享世界的美好。謝謝大家！

## 新詩類決審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時

三十分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凌性傑、夏夏、陳雋弘（依姓名筆畫序）

列席：陳美英、田運良、林瑩華

會議記錄：蘇凡珊

### 初選結果

青衿組新詩類共有二十七件作品參賽，十九件進入複審，評審選出十件進入第一輪決審，作品票數如表列：

3票	2票
<p>〈獲〉、〈上學，城市印象〉、〈南方之戀〉、〈航行〉、〈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凌性傑、夏夏、陳雋弘）</p>	<p>〈當我遇見迷人的你——音樂〉（凌性傑、夏夏）、〈最美的家園〉（夏夏、陳雋弘）、〈燃燒之城，火焰之夏〉（夏夏、陳雋弘）、〈鑽石悲歌〉（凌性傑、陳雋弘）、〈眷村情眷〉（夏夏、陳雋弘）</p>

### 評審標準

委員們推舉凌性傑擔任主席。

這次入圍決審的作品有十九篇，三票的有五篇，二票的有五篇，一票的有九篇。

#### 一票作品討論

三位評審沒有特別支持任何一票的作品，故直接進入二票討論。

1票
<p>〈另一端的情人〉（陳雋弘）、〈你在〉（夏夏）、〈跨年〉（凌性傑）、〈浮生〉（凌性傑）、〈光陰光年〉（陳雋弘）、〈港都夜情〉（陳雋弘）、〈雨淋高雄〉（夏夏）、〈神話〉（夏夏）、〈夜——港都溫存〉（夏夏）</p>

## 一票作品討論

### 〈當我遇見迷人的你——音樂〉

夏 夏：參賽者的年齡是挑選作品考慮的因素之一，而這篇作品尚符合這個年紀的孩子能掌握的內容。

凌性傑：這是篇很年輕的作品，但缺點也多。第一節的一、四行太過直接，兩個重要的比喻都失控。應不會列入第二輪的討論。

### 〈最美的家園〉

陳雋弘：選稿時會特別掏出描寫高雄地景、地貌的作品，而這篇是其中寫得比較自然且好的作品。但除去主題不談，此篇用句過於淺白是其缺點。

夏 夏：當初選這篇的理由與陳老師相同，認為此次的作品中描寫高雄地景、地貌的作品較少。但這篇的比喻與意象太多，斷句也不甚流暢，故不堅持留在第二輪的討論。

### 〈燃燒之城，火焰之夏〉

陳雋弘：有些句子挺好，但缺點也有些多。這首詩乍看之下熱鬧、繽紛，但仔細讀後發現，句與句之間是斷裂的，且不知其中的邏輯。意象重複強調，不

斷重複燃燒與炎熱的主題。並不特別堅持這一篇。

夏 夏：選這篇的原因是因為作者精神可嘉，很有勇氣。

但內容超出能力範圍，且不知所云。所以也不堅持保留這一篇。

凌性傑：這是篇很有趣的詩，但有些他想操控的東西，卻控制不了。如果刪除最後那一節，可能名次會前面一點。

### 〈鑽石悲歌〉

凌性傑：這首詩是新詩初寫者喜歡採用的方式。用鑽石的概念換成不同的比喻來訴說，用化學概念帶出作者對鑽石的想法，還有批判的意味存在。但批判寫得過於單調；又想要試圖藉此了解人性，卻又對人性描寫得不夠深刻。

陳雋弘：這篇是這次參賽中比較統一的作品。喜歡其中「我的折射／影響了他們的思考」及「我只不過／是被遺忘的碳六十」，寫出了碳六十及人們爲了它流血、流汗、流淚、景仰和追逐。這篇缺點是太顯露，但相較於其他部分，穩定度是夠高的。

夏 夏：無特別意見。

## 寫我南方盛世

### 〈眷村情眷〉

夏：作品中提到高雄的一些地方場景，且有故事性，是這次作品中較罕見的。作者掌握到意象的表達，算是內容豐富的作品。

陳雋弘：與〈最美的家園〉理由相同，皆因主題的關係而獲青睞。但並無突出的技巧，所以並不支持這一篇。

凌性傑：相同的題材去年曾出現過，標題太浮濫，尤其情眷的「情」是故意設計，個人覺得很失敗。內容過於陳腔濫調，無法打動人心，且四字的句型過於呆板，所以不支持這篇。

### 三票作品討論

#### 〈甕〉

夏：這篇的感覺近似於〈鑽石悲歌〉，寫得很簡單，就其作者所能表達的能力範圍內。讀起來有些呆板但誠懇，感情的表達能打動我心。

陳雋弘：選這篇的理由同於〈鑽石悲歌〉，但相較於〈鑽石悲歌〉更有所發揮，算是完整的作品。

凌性傑：句型和〈鑽石悲歌〉相類似。但用甕聯繫到醃漬的概念時，有點美感的失落。如果將醃漬的概念

改變成釀造，整個形象會更特別。應屬於佳作的作品。

### 〈上學，城市印象〉

陳雋弘：它是用詩的語言，而且有許多不錯的句子。如：「包括你身上的號碼／……／用不同的排列組合」、走路的人「……為時間朗誦……」，雖然不清楚這些句子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但在所有的作品中，這是一篇比較像詩的一篇。

凌性傑：題目有點弱，但就結構而言是所有的作品中最完整的。試圖用城市印象中的切片，片段片段的寫出作者在求學時和城市之間的關聯。第一首稍弱些，但二、三、四首非常好。寫求學和城市面貌時，選取生活中的意象，頗有新意。作者用的語言最吸引之處就是乾淨、明朗，不會太灰色。可列入前三名的考量。

夏：這是最讓我掙扎的一首作品。它的語言簡單，但意象是豐富的。以作者目前的年紀就實際的生活經驗所能發揮實力的創作，這一點是肯定的。

### 〈南方之戀〉

凌性傑：這首詩有些取巧，爲了符合文學獎主辦的主旨而

寫。深刻的城市觀察，其實是經過設計，而且是預設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評審或讀者來寫的。但這篇作品也非常成熟，用戀歌的形式來傾訴作者對某人或某個城市愛的感覺，也呈現城市生活中較細緻的面貌。但用力過頭，所以出現失控的地方，有些意象不是那麼準確。第三節的部分，語句乾淨，讀起來也挺舒服，但寫到：「我們站在永恆之上／在敘事的轉角魚貫高歌／等夕陽……」這裡用力太過，且用魚貫的形象無法說服人。雖有些小毛病，但會是心中前三名的作品。

陳雋弘：從句子的掌握可以看出作者應該具有寫作的經驗。懷疑模仿去年得獎的作品，包括題目和抒情感覺都滿相似。雖然句子乾淨，意象優美，但感受不到動人之處，像是被造作而出，這是最大的缺點。

夏：剛開始看這篇作品時卻有被嚇到的感覺。乍看是非常成熟的作品，但仔細看後，像是拼湊出來的感覺，很多模仿的痕跡在裡頭。過重於技巧的琢磨，所以缺乏內容。我會放在前三名，但不會是前兩名。

#### 〈航行〉

陳雋弘：這篇同樣是寫高雄地景，相較於前兩篇被淘汰的作品，這一篇較完整不會雜亂。但書寫有些呆板，有些部分過散，不太像詩。

夏：這篇與〈眷村情眷〉一樣都提到歷史相關的事，把故事融合在詩裡，讓詩有厚度。如果拿掉主題這部分，單純以詩來看便顯薄弱。

凌性傑：這首詩企圖非常大，用字和句子結構簡潔、明白、中規中矩。正因為太規矩，所以無法喚出新的概念，尤其航行概念與歷史事件往往扣不在一起，這是可惜之處。再者，斷句形式和讀起來的感覺都有問題。

#### 〈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

凌性傑：第一次看題目時不知想表達什麼。名字到底暗喻象徵什麼？作者試圖拼貼一些城市生活的片段，想造成意義的含蓄、模糊或曖昧，在曖昧中想形成一種奇異，好讓讀者有想像空間。但這些設計有些前後不一致，意向是破碎的。

陳雋弘：第一次讀這篇便很喜歡，但整體的意義不太明朗，不知魚群、燈塔、貨櫃又變成咖啡、碳粉是從何而來。猜測應該是描寫家人對孩子的呵護，



頗動人心。句子、概念和意象是成熟的，但意象太跳動是缺點。

夏夏：和兩位評審的觀點相似，意義不明，意象模糊，令人費疑猜。有許多佳句在其中，但整體感覺顯雜亂。

### 投票決議

經過評審會議充分討論後，共有六篇作品進入第二輪決賽，主席決議評審們各以六篇作品的名次排序，進行票選，如評審心目中的第一名即為六分，第六名為一分，統計出來最高分數的就是首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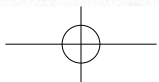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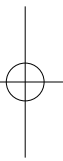
新詩	評審	凌性傑	夏夏	陳雋弘	得分	獎項
〈上學，城市印象〉	6	6	5	4	17	首獎
〈南方之戀〉	5	4	5	4	14	評審獎
〈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	4	4	6	6	14	評審獎
〈甕〉	3	3	3	3	9	優選
〈鑽石悲歌〉	1	0	3	2	3	優選
〈航行〉	2	1	1	4	4	優選

根據第二輪票選結果，主席宣布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青衫組新詩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上學，城市印象〉。

評審獎兩名：〈南方之戀〉、〈在你的名字足夠高大之前〉。

優選三名：〈甕〉、〈鑽石悲歌〉、〈航行〉。



## 「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徵稿辦法

- 一、宗旨：鼓勵文學創作，並藉創作主題的發揮，呈現具有大高雄特色的文學精神。
- 二、指導：高雄市政府  
主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規劃執行：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 三、徵文對象及文類

一般組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	
文類	說明	獎額	
小說	六千至一萬兩千字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十萬元整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八萬元整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四萬元整	
散文	三千至六千字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八萬元整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六萬元整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三萬元整	
新詩	行數五十行以內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八萬元整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六萬元整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三萬元整	
臺語新詩	行數五十行以內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八萬元整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六萬元整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三萬元整	

※臺語，同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獎之臺語、臺南文學獎之臺語、臺灣閩客語文學獎之臺灣閩南語用語。

青衿組		校	
文類	說明	獎額	
散文	一千五百至兩千五百字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兩萬元整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一萬五千元整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一萬元整	
極短篇	五百至一千字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一萬五千元整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一萬元整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八千元整	
新詩	行數三十行以內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一萬五千元整 評審獎兩名：獎座及獎金一萬元整 優選三名：獎牌及獎金八千元整	

#### 四、投件日期

(一)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止，一律採掛號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信件封面請註明投稿文類。

(二) 收件地址：新北市235中和區中正路八〇〇號十三樓之三 打狗鳳邑文學獎執行小組。

#### 五、評審方式

(一) 原則分初審、複審、決審三個階段。初審由主辦單位及規劃執行單位做資格審查，複審及決審則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作家等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二) 參賽作品若未達水準，得由決審小組議決獎項從缺。

(三) 得獎名單預定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間公布，頒獎典禮時間地點另行公布。

#### 六、投稿須知

(一) 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二) 參賽應繳資料：

① 報名表一份。

② 投稿作品一式五份，中文書寫。請以電腦繕打，內文新細明體十四號，固定行高25pt，直式橫書，以A4規格紙張雙面列印，編列頁碼，長邊裝訂。字數不符規定或字跡不清者，不予評審。

(三) 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類徵文，惟每類作品以一件為限，並分別封裝掛號郵寄。信件封面上請註明參賽文類。

(四) 參賽作品上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印製任何可資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符號、圖像或文字。

(五) 參賽作品限未曾獲獎、未曾出版、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虛擬媒體（包括網站、部落格、BBS等網路媒體）發表或公開展示者；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情事；得獎名單公布之前，不得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及媒體刊物。違反上述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已頒授之獎項，主辦單位並得對違反人求償專輯銷毀及修正印製之費用。

(六) 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資格，其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若因作品抄襲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時，主辦單位得以追償其法律責任。

(七)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他人利用該著作。出版權則為作者與主辦單位共有，主辦單位為推廣、行銷之用，有發表及印製權利，不另支稿酬或版稅。

(八) 主辦單位及規劃執行單位同仁不得參加徵文。

(九) 報名簡章及報名表請至網站下載：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http://www.khcc.gov.tw/>

活動專屬網站 <http://www.sudu.cc/>

洽詢電話：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執行小組

(02) 2228-1626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07) 228-8812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布。



# 寫我南方盛世

## 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作者 陳沛宜、周紘立、王正良、何志明、陳文偉、林逢展、唐墨  
倪惠娟、柳一、陳柏言、卜敏正、吳建興、吳鑾益、林餘佐  
林德義、田姣甄、莊仁傑、趙韡文、林姿伶、陳正雄、施俊州  
陳胤、梁明輝、邱永平、張順華、薛仲恆、徐志丞、李芹漁  
瞿映、郭珩、趙映程、蔡文溥、洪政賢、邱文儀

出版者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人 史哲  
企劃督導 劉秀梅、郭添貴、潘政儀、陳美英  
行政企劃 毛麗嵐  
地址 802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電話 07-2225136  
傳真 07-2288814  
網址 www.khcc.gov.tw

執行企劃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總編輯 初安民  
編輯企劃 田運良、林瑩華、詹宜蓁、鄭嫦娥  
美術編輯 黃昶憲、陳淑美、楊鳳儀  
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 02-22281626  
傳真 02-22281598  
網址 www.sudu.cc

總經銷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30桃園市春日路1492之8號4樓  
電話 03-3589000  
傳真 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出版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2年12月  
ISBN 978-986-03-5037-1  
GPN 1010103300  
定價 新台幣30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寫我南方盛世：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2  
/ 陳沛宜等作. -- 初版. -- 高雄市：  
高市文化局，INK印刻文學，2012.12  
312面；21×28公分  
ISBN 978-986-03-5037-1（平裝）  
830.86 101024901

Printed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